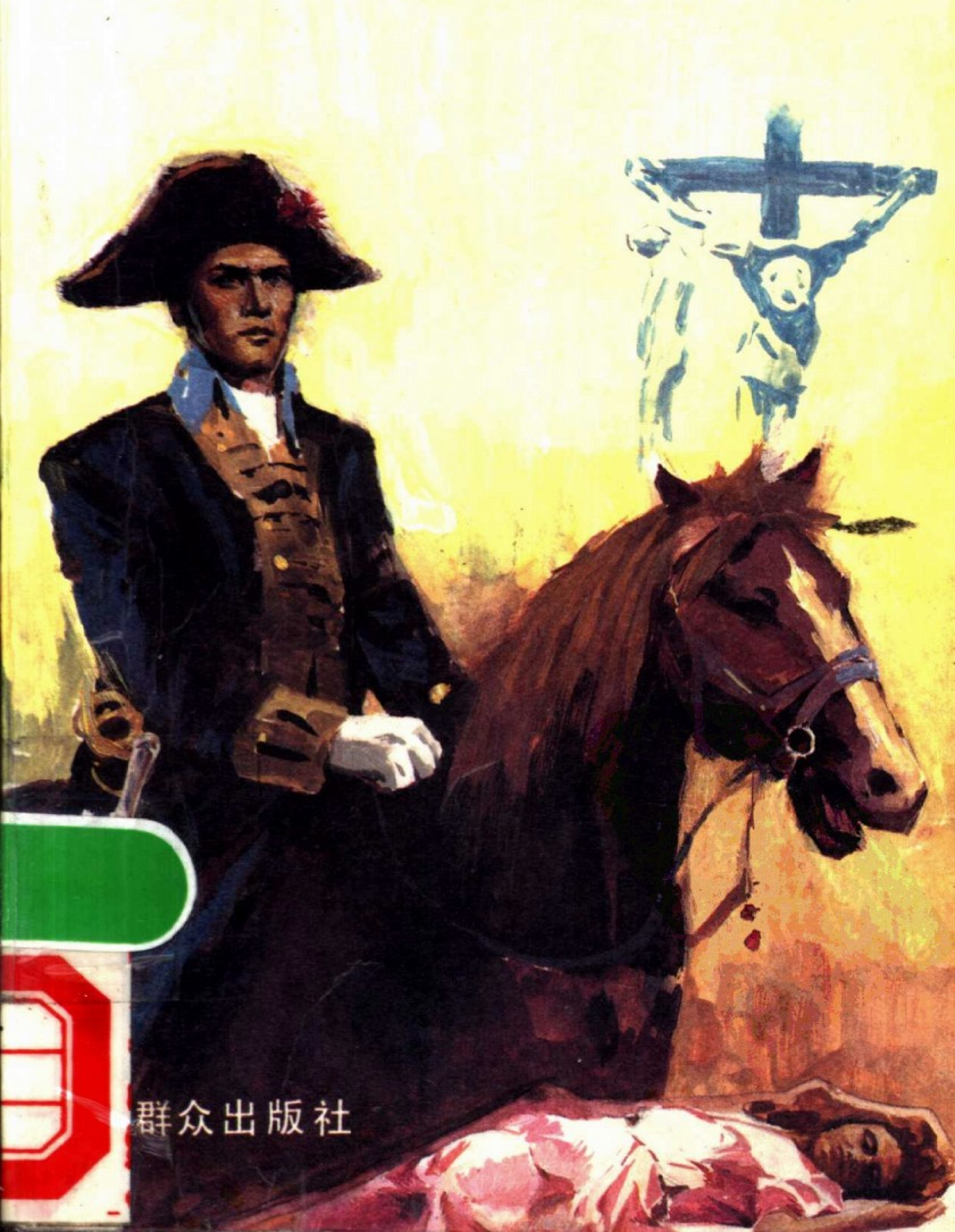
芭罗妮斯·欧西 著

叶大波 邓路平 译

紫樱花



群众出版社

紫 樱 花

（匈）茜罗妮斯·欧[illegible] 著

[illegible]大波 邓路平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紫 樱 花

（匈）芭罗妮斯·欧西　著

叶大波　邓路平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183千字　插页2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232-9/I·73　定价：3.50元

印数：00001——5300册

译者的话

芭罗妮斯·欧西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作家。1865年她生于匈牙利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在作曲及演奏方面都颇有造诣的艺术家。自幼耳濡目染，加之系统训练，欧西也成了“小音乐家”。

她早年求学于布鲁塞尔和巴黎，后来又赴伦敦专攻美术，她的一些画甚至为英国皇家学院所收藏。

欧西女士在音乐、美术方面的功力本来可以使她成为音乐家或画家，但是真正使她蜚声艺坛的却是她的写作才能。她曾经写过《角落里的老人》、《不解之结》、《苏格兰场的莫莉夫人》等小说，都获得了成功。而她的《紫樱花》更使她声名大振。此书一出，人人以先睹为快，剧院也立即将它改编为剧本，竞相上演。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紫樱花》已经家喻户晓，大众以欣喜的心情迎接它的到来。”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初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并被爱尔蒙出版公司列入“世界名著系列小说丛书”之中。

故事发生在1792年动荡的法国。巴黎的黄昏，残阳如血。一辆马车驶向戒备森严的城门口，看守的团丁正待上前检查，赶车的丑陋老妇告诉他们，车上载的是鼠疫病人。于是，团丁望而却步。马车驶出了城门。几分钟后，追兵赶到了城门口。原来，神出鬼没的"紫樱花"秘密组织，又从断头台下劫走一批法国贵族，送到了英国。

法国警方派出了老谋深算的侦探肖弗林。他亲自前往英国，找到了巴黎上流社会中的交际花、法国血统的玛格丽特，试图利用她的交游广泛，找到"紫樱花"的线索。肖弗林探知玛格丽特的哥哥仍在法国，而且也是"紫樱花"秘密团体的成员，便要挟她合作并提供情报。为了换取胞哥的生命安全，玛格丽特被迫为肖弗林提供了有关"紫樱花"的消息。但当她获悉"紫樱花"居然是自己一向轻视的丈夫时，便不顾生命危险回到了法国，决心与他共存亡。于是，一场追踪者和被追踪者之间的智斗又在法国展开了……

《紫樱花》正是以其跌宕起伏的情节、动人心魄的悬念而引人入胜的。小说中人物不多，每个角色的言语、行动都紧紧围绕主要情节线，因而情节发展节奏鲜明，虽然波澜迭起却又脉络清晰。小说构思巧妙，险象环生，以奇制胜。评论家们说："《紫樱花》是一部一打开就不想放下的小说。"

情节性强是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却不是它唯一的优点。《紫樱花》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具有很高的文学性，真可谓雅俗共赏。书中人物性格刻划层次丰富，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爱与恨的冲突，期望与失望的交替、欲望与骄傲的纠结等等，都写得委婉动人。作者文笔流畅，语言优美，并常常表现出她对音乐美和绘画美的那种敏锐的感受力。她幼时受到的良好教育，少女时期出入宫廷，穿梭于贵族之间的亲身体验在书中都有所反映。这一切给这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抹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但同时又不失其现实主义的真谛。

作者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描写法国大革命的，这表明了作者的局限性。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时期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全面了解大革命的资料。

作为世界名著的《紫樱花》目前尚无中译本，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为此，我们谨献上粗拙的译作，算是介绍这部好作品吧。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教。

一九八五年六月，福州

目　录

1

1792年9月的巴黎

如血的残阳。西城堡内。一群喧嚣的、蜂拥在一起的人。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断头台一直在忙着它那可怖的工作。这时，天已经晚了，大屠杀刚刚停止。可是，在城门最后关闭，实行宵禁前的几分钟内，却还有更为有趣的场面呢。

于是，人们从广场上一哄而散，纷纷涌向各个城门，去观赏那些逗人乐的情景。

每天下午城门关闭之前，市场的运菜车一辆挨一辆地通过城门。这时，总有某个贵族想混出城门，逃出“公安委员会”的手心。他们利用各式各样的化装，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千方百计想从共和国民丁严守着的关卡混出去。男人穿女人的衣裳，女人着男人的服装，孩子打扮成衣衫褴

褛的叫化子。伯爵、伯爵夫人，甚至公爵，都想从法国逃走，逃到英国或其他国家，拉起队伍来搭救那些可怜的囚徒。

可是他们差不多总是在城门被擒。特别是在西城门，中士比伯有个灵敏过人的鼻子，能嗅出伪装得毫无破绽的贵族来。接着，有意思的场面开始了。比伯总是象猫似地盯着他的猎物，故意捉弄他们，假装被他们的乔装打扮所迷惑，辨认不出那些戴着假发或用其他化装作掩护的侯爵夫人或公爵。

嘿！比伯中士可幽默哩！如果想看看他怎样当场抓获一个想逃走的贵族，是值得到西城门去转一遭的。

有时候，比伯故意让他的猎物逃出城门，让他至少有两分钟时间可以暗自庆幸，以为自己确已逃离了巴黎，甚至可以设法安全地到达英国海岸。比伯总是让这些不幸的家伙朝着开阔的乡间走出十米远左右，然后派两个人追上去，把他重新抓回城门，当众剥下他的伪装。

哈，那真是很吊人胃口的。逃犯往往是个高贵的伯爵夫人，当她意识到自己终究逃不出比伯的魔掌时，那绝望的模样真是滑稽极了。她知道，第二天等待她的将是简短的审判，尔后便是断头台的亲密拥抱。

怪不得在这个九月的晴朗下午，比伯负责守卫的西城门会围上一大堆神情热烈、激动的人

群。

此时，比伯中士正坐在城门边一个倒扣着的空木桶上面，指手划脚地指挥着一小队民丁。最近，比伯一直干得很得意，因为每天他都抓获一些贵族，把他们送交给“公安委员会”审判。

今天，各个城堡领队的中士都接到一项特殊命令。最近有一大批贵族成功地逃出法国，安全地到达英国。关于他们的出逃，有许多离奇的传说。葛中士就因为让一家贵族从他鼻子尖下溜出北城门而被送上了断头台。

据说，这些成功的出逃都是由一帮英国人组织的。这些人胆大包天，闲得无聊，便来抢劫断头台上的祭品。这些谣言越传越离奇。甚至传说这些英国人是在某一个人的领导之下；这个人勇气过人，胆量超群，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们只要一出城门，便会象有了神力来助，顿时变得无影无踪。

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这些神秘莫测的英国人。可是，一讲起这些人的行踪，人们便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在路上，在大衣口袋里，或者在人群中，随时都会发现一张来历不明的纸条，上面总是写着简单的一行字：爱管闲事的英国人在行动。这张纸条的下边总是签署着一个紫红色的印记：一朵星角形小花。这种花在英国称为“紫樱花”。每次收到这种傲慢无礼的通知后，公安委员会便会得到报告：有很多贵族已经逃到了通往

英国去的路上。

于是，城门的守卫增加了一倍。领队的中士如果渎职，立即会被处以死刑。但如果能抓住这些大胆的冒险的英国人，则能获得重赏。能抓住行踪诡秘的“紫樱花”者，便可领赏五千法朗。

人们都认为比伯中士是最有希望得到这五千法朗的。而比伯本人也乐得让这种猜测在人们头脑中生根。所以，一天又一天，人们不厌其烦地跑到西城门来，都想亲眼看看比伯如何抓获这批英国人；有福气的人说不定还能目睹“紫樱花”的下场呢。

“嗤，”比伯对他的部下说，“葛中士真是个蠢货！换上我呀，上星期在北城门……”

比伯往地上啐了口唾液，表示他对葛中士的鄙视。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呀，比伯公民？”他的下士问道。

人群围了过来，比伯便开始绘声绘色地说了起来：

“葛中士在北城门本来守得好好的，而且我们都听说过那帮爱管闲事的英国人了。那该死的‘紫樱花’！从城门口可溜不了，除非他是个恶魔，不过，话说回来，葛中士也真个笨蛋。运菜车从城门经过时，有辆车上面装满了木桶，赶车的是个老头，旁边坐着个男孩。葛中士那天有点喝醉，不过他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呐。他往木桶里

瞧了瞧——大多数木桶都看过了——它们都是空的，就把车子放过去了。”

蜂拥在比伯周围的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愤怒与鄙视的嘘嘘声。

比伯中士接着说：

“半个小时后，卫队长带着一支大约由十来个人组成的小分队赶来了。‘有辆运木桶的大车从这里经过吗？’卫队长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是的，’葛中士说，‘刚过去不到半小时。’‘你让他们跑掉了？！’卫队长暴跳如雷地喊道，‘为这事你必须上断头台去，中士！那辆车上藏着德·查理公爵一家人！’‘什么？’葛中士吼了一声，惊呆了。‘哼！赶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该死的英国人——紫樱花！’卫队长咬牙切齿地说。”

比伯的故事又引起人群一阵嫌恶的狂叫。“葛中士因犯了大错而上了断头台。蠢货！啊哈，笨蛋！”

比伯对自己的生动描述也得意得哈哈大笑，好一阵子才又继续往下说：

“‘追上去，弟兄们，’卫队长喊道，”比伯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记住，追上他们有赏，他们不会跑得太远的！’说着，卫队长便冲出城门，他的十来个士兵也紧紧地跟着冲了出去。”

“已经太迟了！”人群中有人激动地喊道。

“他们永远抓不到那些贵族的！”

“该死的蠢中士，这么蠢笨！”

“他活该上断头台！”

“居然没有好好检查一下那些木桶，真不可思议！”

比伯中士听了人们这些诅咒语似乎很快活，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也流了出来。

“不是的，不是的，”最后他说，“那些贵族并没有躲在车上，赶车的也不是‘紫樱花’本人！”

“什么？”

“不是的！那位卫队长才是那该死的化了装的‘紫樱花’；他所带的每个士兵都是贵族装扮成的！”

这回，人群中却鸦雀无声。这个故事确实有神奇的味道。尽管共和国已废除了上帝，但人们还是难以消除对超自然的恐惧。那位英国人本身一定是个魔鬼！

太阳从西边渐渐下沉。比伯中士准备关起城门。

“运菜车来了。”

几十辆有篷的车排成一行停住了。这些车要出城去，到附近的乡村为明天的早市拉货。他们大多数人比伯都熟悉，因为他们进进出出，每天要经过比伯的城门两次。比伯同赶车人（大多数是女人）搭腔着，仔细地检查着车子。

"你们晓得，"他说，"我是决不会象蠢货葛中士那样被送上断头台的。"

赶车的女人们白天通常都在广场的断头台下面，一边编织着东西，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看着成排的死刑犯押送车把每天判处的牺牲品送到。看着贵族被送上断头台是很有趣的事，所以人们总是争着抢占靠近断头台的位子。比伯中士白天就在广场值班，他认识大多数老妇人，她们就象那些边打毛衣边列席国民议会的平民妇女。头颅一个个在铡刀下面滚落，贵族的血溅了她们一身。

"嘿，太太！"比伯对其中一个老妪说："你那儿放的是什么？"

白天的早些时候比伯见过她，旁边放着针线活和车鞭。这时辰，老妪已把一绺绺的卷发绕在车鞭柄上。那些头发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金色的、银色的，浅色的、深色的。老妪用她那骨节嶙峋的大手捋着那些毛发，朝比伯大笑起来。

"我和断头台的刽子手交上了朋友，"她带着沙哑的笑声说，"那些脑袋瓜滚落下来时，他就把这些头发割下来给我当车鞭。他答应再给我一些，可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占到那个老位子。"

"啊！怎么回事，太太？"比伯问道。他虽然是个硬心肠的大兵，但面对这个手握缠着毛发的车鞭、面目可怖而丑陋的老妪，也不禁战栗起来。

“嗨！我的孙儿得了天花，”她说着伸出大拇指回头指了指车里头，“有人说是鼠疫！如果是鼠疫的话，明天我就不能进巴黎了。”

一提到天花这个字眼，比伯不禁后退了一步；当老妪讲到鼠疫时，他更忙不迭地躲了开去。

“你这该死的！”他咕噜道。这时人群都急忙躲开了车子，让它孤零零地停在那地方的正当中。

老妪大笑起来。

“该死的是你，公民，竟然是个胆小鬼！”她说。“哈，好一个男子汉，这么怕得病！”

“该杀的，这鼠疫！”

人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被那可怕病症的恐怖攫住了。这是一种仍然具有威力、足以引起这群人恐惧和恶心的病症。

“赶快和你那个得鼠疫的小子滚开！”比伯声音嘶哑地喊道。

老妪又发出一阵粗鲁的笑声和沙哑的戏谑语，接着便抽了她那匹瘦马一鞭，赶着车出了城门。

这件事把下午的兴头全打掉了。人们对天花和鼠疫这两种无药可治的、值得诅咒的病症感到惊骇。他们待在城堡周围有好一阵子不说话，一片沉闷，猜疑似地互相对望着，本能地互相躲避着，唯恐鼠疫在他们当中偷偷地流传。

片刻过后，就象葛中士碰到的情形一样，有个卫队长突然出现了。不过比伯认识他，不必害怕他会变成化了装的狡猾英国人。

“有辆车……”卫队长还未跑到城门时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

“什么车？”比伯粗鲁地问道。

“有个老妪赶着车……一辆有篷的车……”

“有十来个人？”

“一个说她孙子得了鼠疫的老妪！”

“是的……”

“你放他们走了？”

“走了！”比伯中士的紫红色脸膛一下子因害怕而变得煞白。

“车子里藏着德杜纳伯爵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叛国者，已经被判处了死刑。”

“那个赶车人呢？”比伯咕哝道，一阵神秘的战栗遍透他的脊椎骨。

“恐怕就是那位该死的英国人——‘紫樱花’本人！”卫队长说。

2

多弗尔的“渔民客栈”

莎丽正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平底锅和煎锅一排排放在大壁炉上面，炖汤用的大汤锅放在墙角，烤肉叉缓慢地转动着，把上等牛腰肉的两面分别翻向炉火。两个厨房小女仆东奔西跑，忙得满头大汗，气喘嘘嘘，乐于当个帮手。她们那棉布袖子高高地卷到胖乎乎的手肘上面，私下开着玩笑。每当莎丽转过身去的瞬间，她们便吃吃地傻笑。性情迟钝、手脚僵硬的老杰米玛，一边慢条斯理地搅着放在炉火上的大汤锅，一边老是不停地低声咕哝着。

“哎哟，莎丽！”从旁边咖啡室内传来一个欢快悦耳的声音。

“上帝保佑！”莎丽喊道，心情愉快地笑了，“不晓得他们现在又要什么东西了！”

"啤酒呗！这还用问，"杰米玛咕哝道，"别以为吉米·彼特金喝一杯就够了，对吧？"

"阿雷先生，看来今天你也喝得不行了。"其中一位小女仆玛萨痴笑着说。当玛萨的眼光同她的伙伴相遇时，玛萨那双圆溜溜的黑眼睛眨了眨，于是两人又开始压着嗓门吃吃地笑起来。

莎丽朝她们看了一眼，若有所思地把手放在自己那匀称的臀部擦了擦，她觉得掌心发痒，真想给乐得双颊泛红的玛萨一巴掌——但是莎丽天生一副好脾气，她只是板着脸、耸了耸肩，把注意力转移到煎蕃薯上面去。

"哎哟，莎丽！嘿，莎丽！"

于是传来一阵白镴缸子的碰撞声，那些不耐烦的手用缸子往咖啡室内的栎木桌子上敲击着，一边高声叫喊着主人的那位长得很丰满的女儿。

"莎丽！"一个更执拗的声音嚷道，"整个晚上你就卖那么一点点酒啊？"

"我想爸爸不会给他们啤酒喝的，"莎丽喃喃道。这时，杰米玛一言不发，笨拙地从架子上取下两三个冒着泡沫的罐子来，往几个白镴大酒杯里斟上自家酿的啤酒。自从查尔斯王时代到现在，"渔民客栈"就一直以酿这种啤酒而闻名。

"你爸爸和汉普德先生在谈国事，正谈得欢哩，管不了你和厨房的事儿啦！"杰米玛低声咕哝道。

莎丽走到挂在厨房角落的一个小镜子前，匆

忙地把头发理平，把一顶镶有褶边的帽子，戴在她乌黑的卷发上。然后，她拿起大酒杯，笑红了脸，嘴里嘟哝着，走到咖啡室去。

咖啡室里的人一点儿也不忙乱，不象热烘烘的厨房里那四个女人，忙得满头大汗。

“渔民客栈”的咖啡室，在二十世纪初叶，已经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了。可是在十八世纪末，在1792年，它还没有赢得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以及时代的风气所给予它的地位。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它就已经是个古老的地方了，因为橡木椽梁由于年代的遥远已经变黑了——那些有着高高的靠背的嵌板座椅，和座位中间擦得发亮的长桌子都同样的古老。无数的白镴酒杯在桌面上留下了大小不一的圆形痕迹，组成了各种古怪的图案。在竖着铝条的窗户口放着一排罐子里面种着鲜红色的天竺葵和蓝色的飞燕草，给这阴暗的到处是橡木家具的客栈增添了明亮的色调。

多弗尔“渔民客栈”的老板吉里班德先生是个财运亨通的人。对于这一点，大多数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当然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放在很考究的古老的食具柜上面的白镴酒杯，搁在大火炉上的铜壶，都象金银似地闪闪发光——红花砖地板就象窗槛上的鲜红天竺葵那样明亮——这意味着他所差遣的仆人为数不少，又都很勤勉；意味着这里宾客盈门。而他那必要的发号施令，又使得咖啡室一直保持着高标准的雅致和整齐。

莎丽进来时虽然双眉微蹙，却是满脸笑意，露出一排闪亮的白齿。她马上被一阵欢呼声和鼓掌声包围了。

“呀，莎丽来了！哟嘀，莎丽！好哇，俊莎丽！”

“我想你在厨房里一定是聋了，”吉米·彼特金嘀咕着，用自己的手背往他那干燥的嘴唇上抹了一下。

“好啦，好啦！”莎丽笑起来，把盛满酒的酒杯放在桌子上。“哈，你急什么来着？真是！是不是你家老祖母快归天了，你想赶在她闭目之前去看看她？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个狼吞虎咽的饿鬼！”

对这番戏谑话语人们又报以一阵欢乐的笑声。于是大家谈起笑话来，一直闹了一阵子。莎丽现在似乎不忙着回到那些坛坛罐罐的旁边去。她一直注视着一个留着一头很好看的卷发，有着热切明亮的蓝眼睛的年轻人。这时，人们的喧闹取笑，同那重重喷出的团团烟雾的辛辣味儿搅混在一起。

“渔民客栈”的老板，可敬的吉里班德先生，这时正叉着双腿，面对火炉站着，嘴里含着陶土制的长烟斗，一派店主人的神气。这派头倒很象他父亲以前常常在他面前摆出的那副样子，还有他祖父和曾祖父，也都是那样的姿势。吉利班德先生身体肥胖，神色快活，头顶微秃，确实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农村“约翰牛”①。那个时候

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不管他是贵族，是自由民，还是农民，欧罗巴整块大陆是个道德沦落的兽穴，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才是一片未开发的土地。

可敬的主人站在那里，双腿支着地。他抽着那陶土制的长烟斗，一副对国人不屑一顾，对异邦人傲然鄙视的气概。他穿着那件典型的英国式紫色背心，上面的铜扣闪闪发光，下身是灯心绒马裤，脚着灰色毛线袜子和精致的带扣的鞋，确实具有那个时代大不列颠每一个自尊的客栈老板的特色。当丧母的俊莎丽需要两个女仆来帮忙干活时，吉里班德先生却同他的座上宾议论起国家政事来。

两盏擦得锃亮的灯从椽子天花板垂挂下来，照亮了咖啡室，使它看起来的确有一种十分欢乐与舒适的感觉。尽管厚厚的烟雾笼罩着屋里的每个角落，顾客的脸看起来还是红通通的，让人看了就高兴，感觉到他们之间，他们与店主人，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房间各个角落里不时传来一阵阵高声哄笑，伴随着虽不十分高雅然而欢快的谈话。哈雷·卫特先生正在充分利用那短暂的时间来取乐，逗得莎丽咯咯地笑个不停。

这些光顾吉里班德先生咖啡室的人大都是渔民。渔民是出名地能喝酒。他们出海时吸进了很多盐份，难怪他们上岸时便感到口干唇焦，嗓子

---

①英国人的绰号。

冒烟。但“渔民客栈”并不光是这些寒酸家伙的聚会场所。伦敦和多弗尔的马车每天从这里出发，那些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旅客，以及那些开始出发去长途旅行的人们，都认识吉里班德先生，品尝过他店里的法国酒和他自家酿的啤酒。

1792年的9月底，本来一个月来都是晴空万里的炎热天气，突然之间变了。英格兰南部接连下了两天倾盆大雨，那些苹果、梨子和晚梅本来有希望长得很好，这一场雨却使出最大的劲把它们全毁了。甚至到了这时，雨点还在叩打竖着铅条的窗户，从烟囱里翻滚而下，使得欢乐的火苗也在炉子里发出愤怒的哧哧声。

“天哪！你可曾见过这样一个大雨滂沱的九月么，吉里班德先生？”汉普斯先生问。

他坐在炉子旁边的一个座位上发话道，因为他不仅是“渔民客栈”的权威人物和重要角色——吉 里 班 德 先 生 总 爱 特别挑选他作为谈论政事的陪衬人物——而且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哩。他那关于《圣经》的知识，赢得了人们极大的敬畏和钦佩。他一只手插在灯芯绒衣服的宽大口袋里，外面罩了一件精心缝制的但早已磨破了的工作服，另一只手拿着陶土制的长烟斗，坐在那里，视线越过房子，神情沮丧地望着那沿着窗格玻璃象小溪流般地往下流淌的雨水。

“不，”吉里班德先生故作庄重地说，“我没见过，汉普斯先生，我从没见过，我已经在这地

方呆了将近六十年了。”

“啊！可是你回想不起这六十年中的头三年了罢，吉里班德先生，”汉普斯先生插话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婴儿会注意到天气的变化，我在这儿也已经住了将近六十年了，吉里班德先生。”

这种智慧的优势简直不容置辩，此刻吉里班德先生平时那种滔滔的雄辩竟无法施展了。“这天气倒更象是四月份，而不是九月份，”汉普斯苦着脸继续说道。这时一阵密集的雨点泼在炉火上，发出了嗞嗞的响声。

“嗯！是这么回事，”主人同意道，“不过，汉普斯先生，我说呀，我们这样一个政府，你还能期望它办些什么事呀？”

汉普斯先生不以为然地晃了晃脑袋，他对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英国气候和英国政府的看法大为不满。

“我什么也不期望，吉里班德先生，”他说，“象我们这种庶民百姓在伦敦根本无足轻重，这点我是清楚的，所以我并不经常抱怨这抱怨那，不过在九月里下这么大的雨，我种的所有水果全都烂掉了，眼睁睁地瞧着它们烂掉而又无能为力。老伙计，要是英国产的苹果梨子长得好，谁还会去买那些外国的鬼水果呢？就象《圣经》上说的——”

“说得对，汉普斯先生，”吉里班德先生赶

忙截住话头说，“我说嘛，你还能期望什么呢？英吉利海峡那边有那么多的法国魔鬼在残杀他们的国王和贵族。很多人争吵成一团，辩论我们英国人是否应该让那些法国人任意地干坏事，有的人说，‘让他们大开杀戒吧！’也有人说，‘坚决制止他们！’”

“让他们大开杀戒吧，我也这么说，这些该死的，”汉普斯先生加重语气说，因为他对他的朋友吉里班德的政治观点并不喜欢，他比吉里班德高明得多，却没有机会来展示一下他的满腹珠玑，而这些东西使他在邻人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甚至他到“渔民客栈”来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都不用付钱。

“让他们大开杀戒吧，”他又重复道，“不过九月里不要下这么大的雨，因为那可不是法律，《圣经》上也没这么说——”

“天啊！阿雷先生，你让我吓了一跳！”

实在不幸得很，正在调情的莎丽刚好在这时喊了这么一句，不然的话，汉普斯先生正吸了一口气，准备宣讲他由此而闻名的《圣经》中的某一章节呢。莎丽这一喊不要紧，倒引来了父亲的愤慨，朝莎丽漂亮的小脑袋上，劈头盖脸地倾倒下来。

“好啦好啦，莎丽，我儿，够了够了！”他说着，尽量在他那愉快的脸上堆起不高兴的神色，“别再跟那帮乳臭未干的傻小子们扯嘴皮

了，快干活去！”

“活儿干得蛮好的，爸。”

但吉里班德先生是很专横的。他对那长得挺丰满的独生女儿另有主张。吉人自有天相，他想让她成为“渔民客栈”的主人，而不愿看着她嫁给那帮仅靠一张渔网混饭的穷小子，不管是哪一个都不行。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儿？”他用安祥的口气说。这种口气在客栈内没人敢不服从的。“准备好彤尼勋爵的晚餐，要是你不好好地拿出点本事，让彤尼勋爵吃了不满意，瞧着有你的好处！明白吗？”

莎丽不太乐意地服从了。

莎丽从房里退了下去，可是吉里班德先生还在想着女儿的事。

“今晚有贵客光临吗，吉里班德先生？”杰米·彼特金问道。他带着忠诚的神色想把主人的注意力从那不愉快的场面引开去。

“啊，是的，我在等着，”吉里班德答道，“等安彤尼勋爵的朋友，从海峡那一边过来的公爵和公爵夫人。我那年轻的勋爵和他的朋友安德鲁·福克斯爵士和另外一些贵族青年，刚刚帮助公爵一家逃离那帮杀人恶魔的掌心。”

这几句话已经够爱发牢骚的汉普斯先生抒发一通哲理了。

“天哪！”他说，“他们干嘛要做这种事？

我真不明白！我想不应该干涉其他国家臣民的事，就象《圣经》所说的——”

“也许是这样，汉普斯先生，”吉里班德先生带着辛辣的讥讽口吻打断他的话道，“因为你让他们大开杀戒！”

“请原谅，吉里班德先生，”汉普斯先生心虚了，他反驳道，“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不过吉里班德先生终于顺利地又扯到了他喜欢的话题上了，他不想轻易地丢开这个话题。

“或许你跟那些法国佬当中的一些人交上了朋友，他们故意要你来这儿说服我们英国人也同意大屠杀。”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吉里班德先生，”汉普斯先生建议道，“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主人高声打断道，“我有个朋友，诨名叫‘胡椒眼’，他开着‘蓝脸公猪’店，就象你在这陆地上看到的英国人那样真挚和忠诚。可现在怎么啦——他同一些‘食蛙者’① 交上了朋友，同他们臭气相投。嗬！结果怎么啦？‘胡椒眼’明里高谈阔论地谈革命、自由，暗里却与贵族勾勾搭搭，就象汉普斯先生一样！”

“请原谅，吉里班德先生，”汉普斯先生再

① “食蛙者”——指法国人。

次嗫嚅着，“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吉里班德先生已经转入大伙的谈话中去。他们敬畏地听着，对“胡椒眼”先生的事惊得目瞪口呆。在一张桌子旁边的两个顾客——从他们的衣着看来显然是两位绅士——早已经把玩了一半的骨牌游戏丢在一边，静听这番谈话有好些时候了。其中一位绅士，从他那表情多变的嘴角上浮现一丝安静的、讥讽的微笑，朝着吉里班德先生站着说话的房子中间靠上去。

“天哪！先生，我听说，那些法国人都是能说会道的家伙。嗬，汉普斯先生在这儿呢，他可以告诉你们这些法国人怎样操纵一些人，叫他们团团转。”

“确实是这样吗，汉普斯先生？”一位绅士彬彬有礼地问道。

“不，先生！”汉普斯先生答道，一副窘迫的样子，“我不知道，我没法给你提供这些情况。”

吉里班德先生一向和颜悦色，安之若泰，这下子他却爆发出一阵大笑。于是便有几个受过他恩惠的顾客马上起来附和他。

“哈哈哈！嘀嘀嘀！嘻嘻嘻！”他用各种声调大笑，一直笑到捧着腹部，眼泪也流了出来。“听听他吧！上帝保佑你，先生，不过你的确说了些古怪的话。”

“好啦，吉里班德先生，”汉普斯先生故作

正经地说："你知道《圣经》说什么来着：立者防跌……"

"不过你听着，汉普斯先生，"吉里班德先生一边笑得捂着肚子，一边反唇相讥："《圣经》并不认识我。怎么，我是决不会同任何一个杀人如麻的法国人一起喝啤酒的，什么也不能改变我的看法。喵！我听说那些'食蛙者'甚至连我们王国的英语都不懂得讲。所以，不消说，如果他们有谁对我讲外国话，吓，我马上就会把他认出来的，不信走着瞧！——'凡事预则立'，就象俗语说的那样。"

"啊！我的诚实的朋友，"陌生的绅士满脸堆笑地赞同道，"我看你也太尖刻了，你一个人足可以顶上二十个法国人。来，为你的健康干杯，我尊敬的主人，如果你愿意同我把这瓶酒饮个精光，我会感到很荣幸的。"

"我想你实在太客气了，先生，"吉里班德先生说着，揉了揉那堆满笑意的眼睛，"我很乐意同你共饮。"

陌生人往两个酒杯里斟满了酒，一杯递给主人，他自已拿起另一杯。

"虽然咱们都是忠诚的英国人，"他说道，带着幽默感的微笑浮上他那薄嘴唇的两角——"虽然咱们都很忠诚，咱们也得承认，至少这酒是法国运来我们这里的好东西！"

"啊！我们可没有否认这一点哪，先生。"主

人赞成道。

“现在为英格兰最有财气的店主，我们可敬的主人吉里班德先生的健康干杯！”陌生人可着嗓子喊道。

“干哪，干哪，好哇！”在场所有的人一片喝彩声。接着是高声的鼓掌，觥筹交错，桌子上一片叮哨声，伴随着高声说笑，还有吉里班德感叹的咕哝声：

“想想吧，先生，你到底说了些太古怪的话。”

显然陌生人对这话心悦诚服。如果有人居然想改变吉里班德先生那些根深蒂固的看法，那简直是荒谬绝伦！

3

逃亡者

这时莎丽神情激动地跑回来了。咖啡室里那些顾客谈兴正浓，一点也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但莎丽已经看到了一匹浑身水淋淋的马和一位骑马人停在“渔民客栈”门前。管理马厩的童仆跑上前去牵马，这时莎丽便到大门前去迎接这些受人欢迎的来客。

“我看到安彤尼勋爵的马停在外面院子里，爸爸。”她说着从咖啡室跑过去。

但是门已经从外面被推开了，接着有一只罩着黄褐色雨布的手臂，上面仍然在淌着雨水，抱住了俊莎丽的腰，同时一个亲切的声音沿着咖啡室那发亮的椽木回荡着。

“啊！上帝恩赐你这双褐色眼睛，那么明亮，一下就认出我来了，我的俊莎丽！”刚进门

的那位男子说道。这时，吉里班德先生急匆匆地走上来，神情热切而又惊奇，好象他旅店中最受欢迎的贵客来到了一样。

"上帝，我抗议，莎丽，"安彤尼勋爵吻了一下莎丽那花儿般的脸颊，接着说，"每次我见到你都发现你长得越来越美了——而我的诚实的吉里班德先生，一定很难挡开那些想搂抱你的细腰肢的家伙们。你说呢，卫特先生？"

卫特先生很尊重勋爵，但又讨厌这一类的玩笑。他只是不置可否地嘀咕了一声。

安彤尼·都赫斯特勋爵是位公爵的儿子，是那个时代里最典型的年轻英国绅士——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宽宽的肩膀，愉快的脸孔，走到哪笑声便响到哪。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一个可爱的伙伴，是那个世界上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的男子。他没有太多的心计，性情随和，是伦敦市内客厅或乡间旅店中到处惹人喜欢的人物。在"渔民客栈"里，人人都认识他，因为他很喜欢渡海到法国去旅游，而且在往返的途中总是在吉里班德先生客栈里过夜。

他对卫特，彼特金和其他人点了点头，便放开了莎丽的腰，走到炉火前去暖暖身子，烤干衣服。这时，他对两位陌生人投过迅速的、怀疑的一瞥。那两人正神情安祥地重新玩起骨牌来。一时他那愉快的脸上布满了严肃甚至是焦虑的神色。

109107

但这只不过是片刻间的事。接着他便转过身，对正在恭敬地抚弄着自己额发的汉普斯先生说：

“你好，汉普斯先生，水果长得怎么样啊？”

“糟透了，我的勋爵，遭透了，”汉普斯先生神情悲哀地说，“不过，这个政府偏袒法国那些弑杀君王和贵族的恶棍们，你还能指望它干什么好事？”

“真见鬼！”安彤尼勋爵反驳道，“诚实的汉普斯，他们要杀的，至少要杀那些被他们抓住的人，真造孽！不过今晚我有些朋友要来这里，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逃离了魔掌。”

年轻人说这话时，似乎朝坐在屋角里那两个安静的陌生人投去一个挑战的目光。

“谢谢你，我的勋爵，谢谢你的朋友，我已经听说了。”吉里班德先生说。

但是安彤尼勋爵赶紧带有警告意味地把手放在主人的肩上。

“嘘！”他断然地说，不由自主地再次望了望那两位陌生人。

“啊，上帝保佑你，没关系的，[illegible]勋爵，”吉里班德先生不以为然地说，[illegible]讲出去的，只是我知道在座的都是朋友。我的勋爵，恕我冒昧，坐在这边的一位绅士象[illegible]一样，[illegible]是乔治王的真诚臣民。他不过是刚刚到达多弗[illegible]

尔；在这一带开始做生意的。”

“做生意？那么，我担保他是个办丧事的生意人。我敢打赌，我从没见过比这个更沮丧的脸孔了。”

“可不是嘛，我的勋爵，我相信那个绅士是个鳏夫。毫无疑问，他那忧郁的举止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可是个朋友呀，我可以对天发誓——你会承认这一点的，我的勋爵，还有谁能比一个远近闻名的客栈老板更善于判断人呢——。”

“噢，那就好了，假如在座的都是朋友的话。”安彤尼勋爵说，他显然不想同他的主人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告诉我，你这里没其他外人住，对吧？”

“一个外人也没有，我的老爷，也没有人会到这儿来，至少——”

“至少什么？”

“至少没有老爷你所讨厌的人，我知道。”

“到底谁要来？”

“哦，我的老爷，珮西·布莱克尼勋爵和他的夫人马上就要来这儿，不过他们不想在这儿住下——”

“布莱克尼夫人？”安彤尼勋爵吃惊地问道。

“是的，我的老爷。珮西勋爵的船长刚才已经先到了。他说布莱克尼夫人的哥哥今天要乘‘白日梦’号快艇渡海到法国去，那是珮西勋爵

的游艇。所以珮西勋爵和太太将送他到这里来，同他最后一别。这不会使你生气吧，我的老爷？”

“不会，不会，不会使我生气的，朋友；什么事也不会使我生气的，除非晚餐不是莎丽小姐做的最拿手的好菜，因为这菜已经是‘渔民客栈’的名菜罗！”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的老爷，”莎丽应道。她这会儿一直在忙着摆弄晚餐用的桌子。餐桌正当中摆着一大束色彩鲜艳的大丽花，四周是闪亮的白镍高脚酒杯和蓝瓷碗碟，看起来令人愉快，十分诱人。

“要准备几个座位呢，老爷？”

“五个位子，莎丽，不过晚饭至少要够十来个人吃。我们的朋友一定很累了，还有，我希望他们也都很饿了。至于我呢，我敢打赌今晚我可以吃下一头牛。”

“我想一定是他们来了。”莎丽兴奋地说，远处的马蹄声和车轮声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很快地越响越近。

咖啡室里顿时一片忙乱，大家都很好奇，直想瞧瞧安彤尼勋爵那些刚从海峡对岸来的身份高贵的朋友。莎丽小姐往墙上的小镜子里很快地瞟了一两眼，可敬的吉里班德先生乐颠颠地走出去，想头一个亲自迎接他的尊贵来宾。只有墙角里那两位陌生人没有卷入这阵激动中。他们神态

自若地继续玩他们的骨牌游戏，甚至连门也没有瞧一眼。

“一直往前走，伯爵夫人，门就在你的右边。”外面一个愉快的声音说道。

“啊，他们到底来了，一切都挺顺利，”安彤尼勋爵满面春风地说，“快到厨房去，我的俊莎丽，看你能不能快点把汤麵端上来。”

门大开了，前面是吉里班德先生引路，他点头哈腰，满口“欢迎欢迎”，后面一共是四个人：两位女人和两位绅士，一起走进了咖啡室。

“欢迎！欢迎到古老的英格兰来！”安彤尼勋爵喜形于色，一迭声地说着，急忙迎上前去把两只手伸给了新来的客人。

“哦，我想你就是安彤尼·都赫斯德勋爵？”其中一位女人带着很重的外国腔说。

“听候吩咐，夫人，”安彤尼勋爵回答道，客气地吻了吻两位女人的手，然后转向两位绅士，热情地同他们握手。

莎丽帮助两位女人脱下了旅行大氅。她们不禁打了个寒颤，转身走向火苗闪亮的炉子。

咖啡室人群中一阵骚动。莎丽急匆匆走到厨房去，吉里班德仍然必恭必敬地同客人寒暄着，在炉火旁放了一两张椅子。汉普斯先生抚弄着他的额发，悄悄地腾出炉火边的位子来。每个人都怀着好奇而尊敬的神情注视着这些外国人。

“噢，诸位先生们！我该说些什么好呢？”

年纪较大的那位女人说着，把一双好看的、贵族的手靠向火苗去取暖，并带着不可言宣的感激心情，先是看了看安彤尼勋爵，然后又看了看其中一位陪着他们来的年轻人，他正忙着把他那件沉重的、连着帽子的大衣脱下来。

“你应该很高兴已经来到了英格兰，伯爵夫人，”安彤尼勋爵答道，“还有，这趟艰难的行程应该没有使你吃太多的苦头吧？”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我们很高兴已经到了英格兰，”她说着，眼里闪着泪花，“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所受的磨难了。”

她的声音又轻又悦耳。她那漂亮的高贵的脸上有一种泰然自若的尊严以及一种豪侠地忍受折磨的痕迹，她那一大绺银丝般的头发，按照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做法，高高地盘在前额上方。

“我想我的朋友安德鲁·福克斯爵士一定是个令人愉快的旅行伙伴，是吗，夫人？”

“啊，确是如此，安德鲁爵士真友善。你们诸位的恩情，我和孩子们怎么报答得了呢，先生们？”

她的同伴是一位秀丽的姑娘，疲倦而悲哀的脸上有一种孩子般天真的、忧郁的表情。她到现在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可她那褐色的大眼睛里泪水盈盈。她把视线从火炉上移开，抬头寻找着靠近炉火的安德鲁·福克斯爵士的眼睛。他那双眼睛带着毫不掩饰的爱慕盯着他面前那张甜美的脸

庞。接着，当她的眼睛同他相遇时，一阵红晕泛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那么这就是英格兰了。”她说道，带着天真无邪的好奇心朝四周瞧了瞧，看到了开着的大火炉，橡树椽子，还有穿着精心制作的工作服的乡下佬和愉悦的、红润的英国脸谱。

“只是一小部分，小姐，”安德鲁爵士微笑着答道，“不过全英国都愿意为你效劳。”

妙龄少女又红了脸，不过这次她明眸忽闪，嫣然一笑，一层淡淡的甜情蜜意使她那秀气的脸容光焕发。她什么也没说，安德鲁爵士也沉默下来，但是两位年轻人都彼此心灵相通。年轻人总是很有办法，而且生来就懂得这样做。

“嗨，我说，晚饭哪！”安彤尼勋爵的愉快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晚饭哪，诚实的吉里班德先生。你那傻姑娘跑哪儿去了，还有那盆汤呢？伙计，你老站在那盯着女人，她们会饿昏过去的。”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的老爷。”吉里班德先生说着，推开了通向厨房的门，起劲地喊道：“莎丽！嘿，莎丽呀，都弄好了吗，我儿？”

莎丽已经准备好了，片刻她就出现在门口，端着一个大而深的蓝碗，上面烟气腾腾，散发出一股薄荷香味。

“老天爷，晚饭到底来了！”安彤尼高兴地

赛道，殷勤地把手臂伸给了伯爵夫人。

"我能有幸邀你入席吗？"他客气地说，领着她走到桌边就座。

咖啡室里又是一阵忙乱；汉普斯先生和大多数乡下佬以及渔民伙计们赶快给"贵宾"让座，跑到别处去继续抽他们的烟斗，只有那两位陌生人还待在那里，安安静静旁若无人地玩着骨牌，呷着酒。

莎丽看起来就象是幅英国乡村生活的优美图画，怪不得那位易动情感的法国少年一直舍不得把眼睛从她那俊俏的脸上移开去。威巩特·德杜纳是个不满十九岁、嘴上无毛的少年，他自己的国家内发生的可怖悲剧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很漂亮，穿戴得甚至有点象花花公子。一旦安全地登上了英格兰陆地，在英国生活的欢乐气氛中，很明显地他马上就忘记恐怖了。

"请问，这就是'英嘎兰'吗？"他一边说，一边带着满意的神情继续向莎丽送着秋波，"我觉得它真令人快活。"

这时，要准确地记录下哈雷·卫特先生从咬紧的牙关嘣出来的惊叫声看来是不可能的。只是出于尊重"贵宾"和安彤尼勋爵，要不然他对那位外国少年的明显反感早就发作了。

"可不是嘛，这就是英格兰，你这被遗弃的小崽子，"安彤尼勋爵笑着插话道："请你不要把你们那种放荡的外国生活方式引入这个最讲道

德的国家来。”

安彤尼勋爵已经坐在桌子的上首，伯爵夫人就在他右边。吉里班德先生转轴似地忙着，一会儿斟酒，一会儿把椅子摆正。莎丽在一旁等着，一勺一勺地分菜汤。哈雷·卫特先生终于被朋友推出了房间，因为威巩特对莎丽毫无掩饰的爱慕使他的怒气越来越大，快要到撒野的地步了。

“苏珊娜，”传来了神色严峻的伯爵夫人那威严的声音。

少女苏珊娜的脸又红了。她站在炉火边，让那位年轻英俊的英国人的眼睛一直盯在她那可爱的脸蛋上，他的手也好象不知不觉地搁在了她手上。苏珊娜飘飘然忘乎所以了。母亲的严厉声音把她重新唤回现实中来。她顺从地应了声“就来，妈妈”，接着也到餐桌旁坐了下来。

4

“紫樱花”组织

他们围着桌子坐下来，就象一次欢乐的聚会。安德鲁·福克斯爵士和安彤尼·都赫斯特勋爵是两位器宇轩昂、出身名门望族、很有教养的英国人。刚从虎口逃出来的伯爵夫人和两个孩子，终于在英格兰海岸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

墙角里两位陌生人显然已经结束了游戏，其中一位站起身来，背朝着桌子边闹得正欢的人们，一边小心翼翼地整了整他那件宽大的带有斗蓬的夹层大衣，一边朝四下里很快地扫了一眼。这时每个人都在高声谈笑，他低低地说了声：“平安无事！”于是他的伙伴便以久经训练的机警迅速地跪下去，接着不出声音地爬到橡木凳子底下去。陌生人高声道了个“晚安，”便若无其事地

走出了咖啡室。

围坐在餐桌旁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悄悄的动作，但是当那位陌生人最后把咖啡室的门从身后带上时，他们不由得都松了一口气。

“终于没有外人了！”安彤尼勋爵高兴地嚷道。

接着少年威巩特·德杜纳站了起来，手里拿着杯，以那个时代特有的优雅的姿势，把杯子高高举起，用很糟糕的英语说：“为英格兰乔治三世陛下干杯。他对我们所有从法国逃出来、离乡背井的可怜人表示友好，愿上帝保佑他！”

“为国王陛下干杯！”安彤尼勋爵和安德鲁爵士附和道，带着忠心耿耿的神情一饮而尽。

“为法国路易斯国王陛下干杯！”安德鲁爵士神色庄严地补充道。“愿上帝保护他，让他战胜敌人。”

大家都站了起来，表情肃穆地干了这一杯。不幸的法国国王，那时还是一个自己臣民的囚徒，他的厄运似乎在吉里班德先生愉快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

“也为德杜纳伯爵干杯，”安彤尼勋爵快活地说，“但愿不久我们就能够在英格兰欢迎他。”

“啊，先生，”伯爵夫人说着，用有点颤抖的手把杯子送到唇边，“我几乎不敢存有希

望。”

这时安彤尼勋爵已经把汤舀出来了，接着所有的谈话便都停止了。吉里班德和莎丽把碟子递给每个人，大家开始用餐。

“我担保，夫人！”过了一会安彤尼勋爵说，“我的祝辞不是随便说的，看看你自已，苏珊娜小姐和我的朋友威巩特，现在都已安全地到了英格兰，当然你对伯爵先生的命运也应该觉得有把握。”

“喔，先生，”伯爵夫人深深叹了一口气，回答说，“我相信上帝——我只能祈祷，只能希望……”

“嗯，夫人！”这时安德鲁·福克斯插进来说，“什么事都应该相信上帝，但也要相信你的英国朋友，他们已经发誓要把伯爵平安地带过英吉利海峡来，就象今天带你们过来一样。”

“那是，那是，先生，”她答道，“我完全信赖你和你的朋友们。你们的英名，我敢肯定，已经闻名全法国。你们有办法使我的一些朋友从那可怖的魔掌中逃出来，简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都是你和你的朋友们干的——”

“我们不过是帮帮手而已，伯爵夫人……”

“可是我的丈夫，先生，”伯爵夫人说着眼泪又流了出来，声音也哽咽了，“他的处境太危险了——我本来不会丢下他的，只是……还有我的孩子……我恨不得能把自已劈成两半，一半跟

着他，一半照看着孩子。我不来，孩子们也不愿来……而且你和你的朋友们已庄重地向我担保我的丈夫会平安的。可是，啊！现在我在这儿——在你们大家中间——在这个美丽、自由的英格兰——我想起他正在到处逃命，象可怜的动物一样被人追捕……在这样的危险中……啊！我不应该离开他……我不应该离开他的！……。”

这位令人同情的女人心痛欲裂。疲惫、悲哀和冲动支配了她那威严的、贵族式的举止。她只顾轻轻地哭起来，苏珊娜赶紧跑过去吻她，替她擦掉眼泪。

伯爵夫人说话时，安彤尼勋爵和安德鲁爵士都没有打断她。不用说，他们深切地同情她，他们的沉默不语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不管在哪一世纪，甚至自从英格兰有史以来，一位英国男子要是动了感情，起了怜悯心，他总会多少感到害臊的。所以两位年轻男子一句话也没说，忙着掩饰起他们的情感，只是最终看起来显得非常局促不安。

“至于我呢，先生，”苏珊娜突然说道，透过她那绺棕色的卷发望着对面的安德鲁爵士，“我绝对相信你们，我知道你会把我爸爸安全地带到英格兰来的，就象今天你把我们带来一样。”

这句话说得那样信心十足，那样难以形容的充满希望和信赖，好象魔法般止住了母亲的眼泪，使每个人的嘴唇都挂上了微笑。

"快别这么说，你让我真不好意思，小姐，"安德鲁爵士答道，"虽然我终生为你们效劳，我不过是我们了不起的领头人手中一件平常的工具罢了，是他组织好一切，才使你们的逃跑计划得以实现的。"

他说得那样热烈而充满激情，苏珊娜的眼睛不由得盯住了他，掩饰不住她的惊奇。

"你们的领头人，先生？"伯爵夫人急切地说，"噢！当然，你们一定有个领头人。先前我可没有想到！不过，请告诉我他在那里？我要立刻去找他，我和孩子们一定要拜倒在他脚下，对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天哪，夫人！"安彤尼勋爵说，"这不可能。"

"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紫樱花的工作是秘密的，他的身份只有几个宣誓严守秘密的心腹才知道。"

"紫樱花？"苏珊娜问道，开心地大笑起来。"哟！多么美好的名字！什么叫紫樱花呢，先生？"

她带着热切的好奇心望着安德鲁爵士。那年轻人的脸差不多全变了，对领头人的英雄崇拜感、爱戴、钦佩，似乎真的在他脸上一起闪亮起来。

"紫樱花，小姐，"他终于说，"是一种普通的生长在英国的路边野花，但它也是世界各地

用来掩护最勇敢的人真正身份的名字，这样他就可以更成功地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崇高任务。”

“噢！是呀，”这时少年威巩特插话说，“我听人谈起过这种紫樱花。一种小花——红色的？——对了！他们说在巴黎每一次保皇党逃到英格兰，那个恶魔检察官就收到一张纸条，上面画有一朵小红花……对吧？”

“对，是那么回事。”安彤尼勋爵同意道。

“那么，今天他也会收到这么一张纸条啰？”

“那还用说。”

“哦，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苏珊娜快活地说。“我听说那小红花的图案是唯一能吓倒他的东西。”

“肯定如此，”安德鲁爵士说，“他会有许多的机会去研究那小红花的形状。”

“啊！先生，”伯爵夫人叹口气说，“听起来全象是个传奇故事，我一点也不理解。”

“为什么要理解呢，夫人？”

“可是，告诉我，为什么你的领头人——为什么你们大家——要这样花钱并冒着生命危险呢——因为一旦在法国落脚，你们就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先生们，全都是为了我们法国男女老少，可他们跟你们又没有什么关系。”

“游戏呗，伯爵夫人，这是一种游戏。”安彤尼勋爵活泼愉快地高声宣称道：“我们是个出

运动员的国家，你知道；而现在又形成了一种风尚，就是从猎犬的牙齿中抢回野兔子。”

“啊！不，不，不只是游戏，先生……你们有更高尚的动机，我敢肯定，才会做这种好事。”

“不错，夫人，那么希望你能找出这种动机。至于我呢，我打赌，我爱好这种游戏，因为这是一种我从未遇见过的最好的运动——死里逃生……魔鬼才冒这种险——”

伯爵夫人还是不大相信地摇了摇头。在她看来，这似乎是很反常的现象，这些年轻人以及他们了不起的领头人，他们都很富有，而且很可能是出身高贵的，又正当年华，居然会没有别的动机，仅仅是为了游戏就去冒这种可怕的风险。她知道他们干这种事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一旦他们涉足法国，他们的国籍也不能保其安全。任何人只要藏匿或帮助有嫌疑的波旁王朝拥护者，不管他是哪国人，马上会被判刑并迅速处决。在巴黎的森严壁垒之内，这伙年轻人几乎是从断头台下抢走了那些已判处死刑的牺牲者。她回想起几天前的事，不禁一阵战栗。她和两个孩子从巴黎逃了出来，三个人藏在摇摇晃晃的破马车的车篷里，躺在一大堆萝卜和白菜下面，大气不敢出。在通过那可怖的西门关卡时，只听得暴民们在呼叫“把贵族送上断头台！”

一切都象奇迹般地发生了。她和丈夫都明

白，他们已经被列入"嫌疑分子"名单，那就意味着他们被判决和处死不过是几天内的事情了——也许是几小时以内的事了。

接着得救的希望来了。签着莫明其妙的红色图案的神秘信件，清楚而果断的指令，使这位可怜的妻子心痛欲裂地同德杜纳伯爵分手，接着便是同两个孩子的出逃，盖着篷子的马车，还有那赶车的丑陋老妪，她就象个可怖的恶魔一样，手里还拿着一根手柄缠满死人头发的马鞭！

伯爵夫人四下里望了望这个古雅的、老式的英国旅店。她闭上眼睛想赶去老是萦绕在心头的西门关卡的幻象，那些一听到老妪提及鼠疫便退得老远的暴民们。

在马车里的每一分钟她都在等待着被发现，被捕获，被审讯和判决，可是这些年轻的英国人，在他们勇敢而神秘的领头人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把她们救出来了，就象他们已经救过其他几十个无辜的人们一样。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游戏？不可能的！苏珊娜的眼睛寻找着安德鲁爵士的视线，分明是在告诉他，她认为不管怎么样，把他们从那可怖的死亡之中抢救出来，一定是出自一种更崇高更伟大的动机。

"你们这个勇敢的组织里有多少人呀，先生？"她腼腆地问道。

"听说共有二十名，小姐，"他答道，"一

人为首，十九人领命。都是英国人，都为了共同的事业宣了誓——拯救无辜。”

“愿上帝保佑你们，先生。”伯爵夫人感情炽热地说。

“上帝一直在保佑我们，夫人。”

“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太好了！——你们都那么勇敢，对朋友那么真诚——可你们都是英国人！——然而在法国，背叛行为是那么流行——全都是在自由博爱的幌子下进行的。”

“在法国，那些女人甚至比男人对我们贵族更怀有敌意。”少年威巩特叹了口气说道。

“啊，对了，”伯爵夫人补充道，她那忧郁的眼睛里闪着高傲的鄙视和强烈的仇恨。“譬如有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罢，她向法庭控告了玛奎斯·德·圣西尔和他一家。”

“玛格丽特？”安彤尼勋爵问道，很快地同安德鲁爵士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玛格丽特？”

“对！”伯爵夫人回答道，“你肯定认识她。她是法国喜剧院的女主角，最近嫁给了一位英国人。你一定认识她——”

“认识她？”安彤尼勋爵说，“认识布莱克尼夫人？伦敦最时髦的女人——英格兰第一号富翁的妻子？当然，我们都认识布莱克尼夫人。”

“她是我在巴黎女修道院时的同学，”苏珊娜插话说，“我们一同来过英格兰学习你们的语

言。我挺喜欢玛格丽特，我不能相信她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确实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安德鲁爵士说，“你说她真的指控了玛奎斯·德·圣西尔么！她干吗要做这事！可以肯定，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不可能有误会的，先生。”伯爵夫人接住话头冷冷地说。“玛格丽特的哥哥是个知名的共和党人。风传他和我的表哥玛奎斯·德·圣西尔有些家庭夙怨。玛格丽特一家是很卑贱的，而共和党政府又雇了很多奸细。我敢向你保证决不是什么误会……你没听说过这件事吗？”

“我相信，夫人，我的确听到过关于这事的一些谣传，但是在英格兰没有人会相信的……珮西·布莱克尼勋爵，就是她的丈夫；是个很有钱的人，社会地位很高，又是威尔士王子的亲密无间的朋友……而布莱克尼夫人又领导着伦敦社交界和时尚的新潮流。”

“也许是这样，先生。当然，我们将在英格兰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不过我祈祷上帝，只要我们在这块美丽的国土上，我希望永远不要碰见玛格丽特。”

这桩事情似乎使围坐在桌旁的快乐的小团体大为扫兴。苏珊娜满脸不痛快，一言不发；安德鲁爵士坐立不安地摆弄着餐叉，而伯爵夫人却沉浸于贵族的偏见之中，挺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靠

背椅里。至于安彤尼勋爵呢，他神色不安，忧心忡忡地朝吉里班德先生瞧了瞧，后者的神色同他一样的不安。

“你估计珮西先生和布莱克尼夫人几点会到？”他尽量压低声音问主人，以免被别人听见。

“马上就到，我的老爷。”

话音未落，马车的“得得”声已经由远而近地传来，声音越来越响，已经听得见一两声叫喊。接着便是马蹄踩在凸凹不平的鹅卵石路上的“嘎啦嘎啦”声。片刻，马厩小男仆撞开咖啡室的门，激动地冲了进来。

“珮西·布莱克尼勋爵和夫人，”他高声嚷道，“他们马上就到。”

接着是更多的叫喊声，马具的叮当声，铁蹄踩在石子上的咔嚓声。一辆华丽的马车，由四匹好马拉着，在“渔民客栈”门外停了下来。

5

玛格丽特

客栈里欢快的咖啡室立即陷入一片混乱。马厩小男仆头一个进来报信，安彤尼勋爵骂了一声，便从位子上跳起来，给不知所措的吉里班德下了许多模糊不清的命令。吉里班德似乎智穷计尽，不知该做些什么才好。

“行行好，先生，”勋爵警告说，“设法先让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夫人在外面谈一会儿，好让这儿的女人们都避开。真见鬼——”他加重语气说，“这实在太难堪了！”

“快！莎丽！拿蜡烛来！”吉里班德喊道，一边替换着两条腿，颠颠地从这儿跑到那儿，给每个人的不安来了个火上加油。

伯爵夫人也站起身来，身子僵硬而笔直，尽力用一种更为适合身份的沉着来掩饰她内心的激

动。她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愿意见她！——我不愿意见她。"

外面，伴随着贵宾到来的那种骚动变得更迅速了。

"日安，珮西勋爵！""日安，夫人！听候您的吩咐，珮西勋爵！"一连串的招呼声在回响着，中间还夹杂着微弱的嗫嚅。——"记住可怜的盲人！上帝保佑，女士们，先生们！"

接着突然有个特别甜蜜的声音在一片喧闹中响起来：

"不用管这位可怜人——给他点饭吃吧，由我付钱。"

话音又低又悦耳，就象唱歌一样，还略带点外国人的腔调。

咖啡室里每个人都听到了这声音，本能地屏住呼吸听了一会儿。莎丽带着蜡烛站在对面门边，那门通向楼上的卧房。伯爵夫人正急急忙忙地避开这位有着甜蜜而悦耳声音的敌人。苏珊娜老大不高兴地跟着母亲走开，惋惜地朝门边张望着，仍然希望看见她从前的学友。

接着吉里班德打开了大门。他还是那样笨头笨脑，希望能避免即将临头的大灾难。那个低沉而悦耳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带着一种欢快和自嘲的声调：

"哦——！我湿得象落汤鸡一样了，天哪！有谁见过这样讨厌的天气吗？"

“苏珊娜，马上跟我来——我要你马上来。”

“哎，妈妈！”苏珊娜恳求道。

“夫人……嗯……姆！夫人！……”传来了吉里班德微弱的声音，他笨拙地站在那里想挡住去路。

“喂，我的老伙计，”布莱克尼夫人不大耐烦地说，“你挡住我的路干吗？就象脚肿的火鸡到处跳舞似的。让我进去烤火吧，我冷得要命！”

接着布莱克尼夫人轻轻地把主人推到一边，步履轻盈地走进了咖啡室。

有关玛格丽特——那时她已经是布莱克尼夫人了——的大大小小画像，可真不少，不过这些画是否画出了她的绝世佳色，这倒是值得怀疑的。现实中的玛格丽特，个子比一般人稍高，容貌和身段雍容华贵，怪不得伯爵夫人在转身背朝着这位佳人时，也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羡慕地瞅了一眼。

玛格丽特还不满25岁，她的美貌正处于最令人目眩的时候。那顶大帽子飘动着波浪般起伏的羽毛饰带，给她那典雅的脸宠投下轻柔的影子——那没有粉妆的、甜蜜的、孩子般的嘴唇，线条分明、笔直的鼻子，圆而尖的下颌，秀气的脖颈，这一切在华丽的服装衬托下显得更为醒目。颜色鲜艳的蓝色天鹅绒长袍，把她那苗条身

段的轮廓衬托得线条毕露。一只纤手仪态万方地拿着一把饰有一大束丝带的长手杖，那时的女人刚刚开始使用这种时髦的手杖。

玛格丽特很快朝屋里四周扫视了一眼，对每个人进行了一番观察。她愉快地朝安德鲁爵士点了点头，一面把手伸给了安彤尼勋爵。

"哟，我的安彤尼老爷！——你在多弗尔这儿有何贵干？"

不等安彤尼勋爵回答，她便转身面对着伯爵夫人和苏珊娜。当玛格丽特把双臂伸向那年轻女孩时，她的整个脸宠由于兴奋而变得更加容光焕发。

"哟！那不是我的小苏珊娜吗？喂，小公民，你怎么来到英国的？还有夫人！"

她感情奔放地朝她们走过去，她的态度和微笑一点儿也没有窘迫的意味。安彤尼勋爵与安德鲁爵士带着焦虑的心情望着这小小的一幕。尽管他们是英国人，但他们一直住在法国，同法国人交往甚密，了解他们那种冷漠的高傲，以及法国旧贵族对那些促使他们倒台的人的刻骨仇恨。

玛格丽特站在她们面前，带着那种连她自己都感觉不出的，使周围一切都黯然失色的美丽，向她们伸出了她那双纤白的手。好象通过这个动作，她就能够填补过去的冲突与流血的沟壑似的。

"苏珊娜，我不许你和这个女人说话！"伯

爵夫人厉声说，并用手拉住了她女儿的手臂。

她是用英语讲的，好让所有的人，包括那两位年轻的英国人，以及愚蠢的客栈老板和他的女儿都能听得懂。当他们听到这个法国夫人目空一切地在玛格丽特夫人面前出言不逊时，个个惊恐得喘不过气来：玛格丽特不仅是珮西先生的妻子，还是威尔士王子的朋友呢。

至于安彤尼勋爵和安德鲁爵士，对于这种无缘无故的侮辱，他们更是吓得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其中一个象乞求似的，另外一个象警告似地喊出了声。接着两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朝门口飞快地瞟了一眼。

在场的人们中间，只有玛格丽特和德杜纳伯爵夫人看起来似乎无动于衷。伯爵夫人严厉、刻板、挑战似地，一只手仍然抓住她女儿的臂膀，一副不可一世的高傲模样。玛格丽特可爱的面庞一时变得煞白，就和她脖子上那条柔软的白色三角披肩的颜色一样。眼尖的人也许已注意到，她一只手把饰有丝带的长手杖握得紧紧的，还略微有点颤抖。

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事。片刻过后，她那迷人的眉毛便轻轻挑起，嘴唇讥讽似的向上噘起，清澈的蓝眼睛直盯神色严峻的伯爵夫人，接着，她稍稍耸了耸肩膀——

“哎哟，女公民，”她快乐地说，“请问什么飞虫叮了你呀？”

"我们现在是在英国，夫人，"伯爵夫人冷冷地答道，"我有自由禁止我的女儿同你握手言欢！过来，苏珊娜。"

她向女儿点头示意，再也不看玛格丽特一眼，但却朝两位年轻男子行了一个老式屈膝礼，接着便威严地、仪态尊贵地走出了屋子。

一时间这旧客栈的客厅里一片寂静。伯爵夫人的裙摆沙沙作响的声音消失在过道里。玛格丽特象一尊塑像一样，用冷漠而呆滞的眼光目送那笔直的身影，直到它消失在门口外。——但是，当小苏珊娜恭顺而听话地准备跟着母亲走出去时，玛格丽特的眼里出现了一种若有所思的、几乎是孩子气的神色，她那冷漠而呆滞的表情突然消失了。

小苏珊娜捕捉住了这种表情的变化。她那孩子般的可爱本性对这美丽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少妇充满了同情。当她走到门边时又突然转过身来，跑回玛格丽特身边，搂住她，感情奔放地吻了她一下，然后才随着她母亲走出去。

苏珊娜可爱而优雅的冲动使不愉快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了。安德鲁爵士目送着那迷人的小身段，直到它完全消失，然后带着真诚的欢乐同布莱克尼夫人的目光相遇了。

玛格丽特带着感情朝那两个女人的背影送了个飞吻。接着，一丝幽默的微笑开始在她的嘴角跳跃。

"就这么回事，对吗？"她快活地说，"嗯，安德鲁爵士，你可曾见过这样令人不愉快的女人么？我希望我老了的时候，也不会有她那种神态！"

她撩了撩裙子，摆出了一副雍容的欢快，昂首阔步地走到火炉边。

"苏珊娜，"她模仿着伯爵夫人的腔调说，"我不许你和这个女人说话！"

随着这句俏皮话，玛格丽特发出一阵多少有点勉强的笑声，不过安德鲁爵士和安彤尼勋爵并非敏锐的观察者。她模仿的声调这么象，使两位年轻人很开心，他们快活地同时喊道，"妙极了！"

"啊，布莱克尼夫人！"安彤尼勋爵接着说，"法国喜剧院的人一定很想念你，巴黎人会怎样地怨恨珮西先生把你给带走啊！"

"天啊，年轻人！"玛格丽特耸了耸她那雅致的肩膀，接着说，"不可能为了某件事而怨恨珮西先生的，他那机智的俏皮话甚至可以使刚才那位伯爵夫人举手投降的。"

少年威巩特没有站起来跟着他母亲威严地退出。这时，他向前跨了一步，准备袒护他母亲，如果布莱克尼夫人再把箭头对准他母亲的话。但是他连抗议的开场白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一阵豪爽而愉快的笑声从外面传了进来。接着一位不寻常的、个子高高的、穿戴富贵的男人出现在门口。

6

1792年的花花公子

珮西·布莱克尼勋爵三十岁刚出头。他个头高大，比一般英国人还要高，宽宽的肩膀，身材魁伟。可是他那深凹的蓝眼睛却有一种懒洋洋的表情，而那永远是愚蠢的大笑又似乎毁了他那线条分明的嘴。要不是因为这些，他是可以被称做美男子的。

将近一年前，珮西·布莱克尼，这位伦敦最大的富豪之一，威尔士王子的挚友，从国外的一次旅行中带回了一个美丽、迷人而聪明的法国妻子，使伦敦和巴黎的上流社会大为震惊。他，一位最懒散、最愚笨、使漂亮的女人们看了都打呵欠的英国人，却能击退所有的对手，得到了一位追求者如云的绝色佳人。

玛格丽特第一次出现在巴黎艺术界社交场

合，正是那个世界最大的社会动乱在巴黎城墙内发生的时刻。她当时还不满十八岁，才貌出众，天资聪颖，却仅有一位年轻而真挚的哥哥陪伴着她。她很快在里舍利厄大道那华丽的寓所周围聚集了一伙意气相投、才华超群的人。在她眼里，财富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一种不幸的偶然，她所承认的唯一不平等就是天资的差别。“金钱与爵位可以是世袭的，”她过去总是这么说，“但是头脑就不可能。”所以她那迷人沙龙专门留给那些有独创性和有学识的、出类拔萃的才子，以及有天份的女人。在那动乱的时代里，知识界还是把支点放在巴黎，并且把能够进入她的沙龙看作是艺术生涯前程远大的印记。

许多聪明绝顶的人，名声鼎盛的人，地位高贵的人，都围绕着法兰西喜剧院这位令人倾心的年轻女演员，组成了一个辉煌永驻的场所。而她在共和党人、革命党人、流血的巴黎之间穿梭往来，就象文明欧洲里的一颗闪闪发亮的慧星，身后拖着一条极为显赫，极为有趣的尾巴。

于是高潮来到了，有些人把这个沙龙称为艺术古怪团体。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个高潮的真正动机仍然是个令人难解的谜。不管怎样，玛格丽特有一天终于同珮西·布莱克尼结了婚。就这样，没有通知她的朋友，没有订婚晚会和宴会，也没有用其他形式来代替时髦的法国婚礼。

她的朋友们不约而同地把她称做“欧罗巴最

聪明的女人”。而那位愚蠢、呆笨的英国人到底怎样被围绕着她转的知识界所接纳，没有人敢去猜想——金制的钥匙据说可以打开每一扇门，怀有恶意的人是这么断言的。

够了，反正她嫁给了他。于是“欧罗巴最聪明的女人”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位“可诅咒的白痴”布莱克尼联结在一起了。甚至连她最亲密的朋友，也只能把这件事归因于她那极度古怪的动机。人们一听到有人说，玛格丽特同这位蠢人结婚，是因为他可能带给她荣华富贵，都不免大笑起来，嘲讽这种想法的荒唐。事实上他们知道，玛格丽特对金钱一点也不在意，更不在乎头衔。此外，偌大一个世界，至少还有不少人，假若不象布莱克尼那么富有，也是同样地出身高贵，他们一定会很乐意地给予玛格丽特所渴望得到的地位。

至于珮西勋爵自己，他被公认为完全不适合于他所从事的艰巨的职业。他的主要长处似乎仅限于对她的盲目崇拜，他的巨大财富，以及他在伦敦宫廷里所受到的宠爱。但是考虑到他本人的知识的局限，伦敦社交界认为，就珮西勋爵来说，要是他能够把荣华富贵施于一个不那么才貌出众的妻子身上，那就会显得明智得多。

近来他在英国上流社会已经名声显赫，不过他早年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的父亲，已故阿杰伦·布莱克尼勋爵，有着可怕的不幸

遭遇。他亲眼看着他那作为偶像来崇拜的年轻妻子，同他过了两年幸福的生活后，无可奈何地变成精神错乱。而珮西正是在布莱克尼太太患病时出生的。这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完全是上帝对整个家庭的诅咒。阿杰伦勋爵不得不把受难中的年轻妻子带到国外。珮西大概就是在那里接受教育的。他在低能儿似的母亲和心烦意乱的父亲中间长大成人。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他成了自由的人，享受着父亲留下来的一大笔遗产。

珮西在尚未把他那年轻貌美的法国妻子带回家来以前，在国外曾经作过多次旅行。那时的上流社交界准备张开双臂迎接他们，因为珮西勋爵很富有，而他的妻子又多才多艺，所以连威尔士王子也很喜欢他们。在半年之内，他们被公认为时兴的领头人。珮西勋爵的大衣成了城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的蠢话也常被引用，他的傻笑声常被那些公子哥儿们争相模仿。大家都知道他愚蠢得不可救药，不过那时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惊奇，因为所有布莱克尼家族的几代人都蠢笨得臭名远扬，而他的母亲又象个低能儿似地死去。

上流社交界之所以接受了他，把他当做宠儿，因为他的马匹是全国最好的，他的盛宴和酒是最受欢迎的。至于他同“欧罗巴最聪明的女人”结婚，天哪，不可能的事情竟然迅速地发生了！没有人可怜他，因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安排的。英国有许多出身高贵和美貌的女人，这些女

人很愿意帮他挥霍布莱克尼家族的财产，一边花钱如流水，一边宽容地对他的愚昧和好心眼露出微笑。没有人可怜珮西勋爵，还因为他看来不需要怜悯——他似乎为他的聪明妻子感到骄傲。她一点也不掩饰她对丈夫憨痴的鄙视，可珮西对此并不大介意。她甚至用他作代价来锻炼她那固有的才智，并以此作为娱乐。

在坐落于里察蒙的豪华房子里，珮西带着冷静的天真充当他聪明妻子的助手。他慷慨地把珠宝和各种奢侈品给了她，而她也用无与伦比的风雅姿态接受下来，并用她欢迎巴黎知识界的那种翩翩风度来使极豪华的寓所充满好客的气氛。

从体态方面来说，珮西·布莱克尼勋爵长得不可否认地潇洒——除了他那惯常有的懒洋洋、厌倦的神情外，他总是那么英俊。他有着英国绅士所固有的极佳鉴赏力，总是打扮得无懈可击，穿着刚从巴黎流传到英国来的最时髦服装。在九月里这个特别的下午，尽管坐马车走了那么远的路途，尽管又有雨水又有泥土，他的大衣还是无可指责地、恰到好处地披在他那壮实的肩膀上。他的手看起来差不多象女人的手那么白。加上缎子短大衣，宽领的背心，紧身的条纹马裤，这些都把他的魁梧身体衬托得十分完美。当他静止不动的时候，人们也许会赞叹这么一个英国男子的模特儿，直到他那纨袴子弟的气度，矫揉造作的举动，重复不断的傻笑相继出现，人们

对于珮西的钦佩才嘎然停止。

他懒散地走进老式的客栈过道，把落在那件漂亮大衣上面的水滴抖了抖，然后把一片镶金的眼镜片放到他那无精打采的蓝眼睛上面，扫视了一眼因窘迫而突然陷入沉默的人群。

“你好，安彤尼！你好，安德鲁！”他说着，认出了两位年轻人，同他们握手。“亲爱的伙伴，”他又说，忍住一阵轻微的呵欠，“你们见过这么糟的气候吗？真他妈的鬼天气！”

他古里古怪地嘿嘿笑了一下，一半窘迫一半讥讽。玛格丽特转身朝向她丈夫，从头打量到脚，她欢乐的蓝眼睛里微微闪烁着愉快的光。

“啊哈，”一两分钟的沉默后，由于没有人作出什么反应，珮西勋爵便接着说，“你们大家怎么都那么忸怩？——出了什么事了？”

“噢，没什么，珮西勋爵，”玛格丽特带着某种程度的欢快回答，声音听起来有点勉强，“没什么事打扰你的平静——只不过有人侮辱你的妻子罢了。”

说这句话时她笑了一声，很明显她是想让珮西勋爵确信事情没那么严重。这一下显然很奏效，因为珮西勋爵也随着笑起来，心平气和地回答：“哈，亲爱的！你别这么说。嘿，谁那么胆大竟敢同你过不去啊？”

安彤尼勋爵想要插话，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少年威巩特已经很快地朝前跨了一步。

“先生，”他先是十分用心地鞠了一躬，然后用糟糕的英语发表他的短篇演说：“我母亲德杜纳·德·巴塞雷伯爵夫人得罪了这位夫人，我看这位夫人是你的妻子。我不用请求你原谅我母亲，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对的。但是，作为堂堂的男子汉，我乐意接受您的报复！”

年轻人挺直了颀长的身体，满面热情、自豪、激动，盯着六呎多高的珮西·布莱克尼勋爵以及他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华贵。

“天哪，安德鲁爵士，”玛格丽特发出她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瞧瞧这幅美丽的图画——英国大火鸡斗法国矮脚鸡！”

这个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只英国大火鸡十分迷惑地低头瞧了瞧法国的矮脚鸡，后者威胁似地围着他团团转。

“哈，年轻人，”最后珮西勋爵把眼镜片放上去，带着不加掩饰的惊奇瞧着这位法国少年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说说你是在哪儿学的英语吗？”

“先生，”威巩特想反驳，那位看起来很笨重的英国人对他的好斗姿态竟不以为然，使他觉得很难堪。

“我敢说，他的英语太棒了！”珮西勋爵无动于衷地继续说，“他妈的真太妙了！你说是吧，安彤尼——嗯？我打赌我讲法国话绝对讲不了那么好，是吗？”

“可不是吗，我也可以打赌，你讲不了那么好！”玛格丽特插话说。“珮西先生讲法语时的英国腔就是用刀子也割不断。”

“先生，”威巩特严肃地打断话头，用更蹩脚的英语说，“恐怕你还没有了解。我要做那种只有在绅士们之间才能做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珮西勋爵茫然地问。

“我的剑，先生！”威巩特回答道。他虽然仍很困窘，但已经开始发怒了。

“你是个运动员，安彤尼勋爵，”玛格丽特乐不可支地说，“对付那小矮脚鸡，你能胜他吗？”

此刻珮西勋爵抬起他那半合半开的沉重眼皮，困倦地盯着威巩特看了一下，忍住了另一个呵欠，伸了伸长长的四肢，懒洋洋地走开了。

“上帝宠爱你，年轻人。”他善意地咕哝道。“见鬼，你的剑对我有什么好处哇？”

这个四肢发达的英国人用这种明显的侮辱性态度对待少年威巩特，使他怒不可遏，他所想说的话都由于汹涌而来的怒气而堵塞在喉咙里了。他只吐出了一个清晰的词：

“决斗——先生！”他一字一顿地说。

布莱克尼勋爵再次转过身来，俯视着他面前发怒的家伙，平静而愉快地傻笑起来，把双手插进他大衣的宽大口袋里，不紧不慢地说——“决斗？哈！这就是你的意思吗？小捣蛋，你是个好

斗的小恶徒！你想在安份守己的人身上打出个洞来吗？……至于我，年轻人，我从来不跟人进行决斗。”他一边说，一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把他那双长长的，懒惰的腿往前面伸直出去。“决斗是他妈的最不舒服的事情，对吧，安彤尼？”

毫无疑问，威巩特已经略有所闻，在英国绅士们之间决斗的风气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压制；不过对于他来说，勇敢与荣誉的概念是建立在传统的法规上面的。他看到一位绅士居然拒绝决斗，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他模糊地考虑着，他应该朝这个长腿的英国人脸上一击。就在这时，玛格丽特高兴地插话了。

“我请求你，安彤尼勋爵，”她用温柔、甜蜜、悦耳的声音说，“我求你当个和平使者吧。这个小孩子正在气头上，还有，”她带着稍微有点生硬的讥讽口吻接着说，“他也许会伤害珮西勋爵的。”她嘲笑了一下，不过一点也没有打动她丈夫安之若泰的心境。“那只英国火鸡正得意洋洋呢，”她说，“珮西勋爵能够激怒所有的圣人，自己却不发脾气。”

这时，布莱克尼勋爵已经象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加入这阵嘲讽他的笑声中来了。

“真他妈的机灵鬼，对吧？”他说着愉快地转身走向威巩特。“我的妻子是个聪明的女人，年轻人……如果你在英国住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一点的。”

"佩西先生是对的，维巩特，"安彤尼勋爵说，把一只手友善地放在法国少年的肩上。"你到英国做的头一件事竟是挑动他决斗，这是不合适的。"

威巩特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轻轻耸了耸肩，对这个雾岛上的荣誉观念和不寻常习俗表示不以为然。他带着恰如其份的尊严说，"嗯，如果先生满意了，我也就无所谓了。你是我们的保护者，假如我错了，我自己收回了。"

"哼，好吧！"布莱克尼回答说，满意地长长叹了一口气，"你自己滚到那边去吧！他妈的你这激动的小狗，"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几句话。"真的，安德鲁，如果你的朋友们从法国带来的货物都是这个样子，我奉劝你把他们扔到英吉利海峡去，要不然我就要宣布禁止进口，把你们和走私货都关起来。"

"哈，珮西先生，别再显示你的骑士精神了，"玛格丽特卖弄风情地说，"你忘了，你自己也把一包货从法国带进来了吗？"

布莱克尼勋爵慢慢站起来，规规矩矩地在她妻子面前深深鞠了一躬，用一种尽善尽美的豪侠语气说，"我得到了市场上最好的货物，我的鉴赏力是不会错的。"

"恐怕这些货物胜过于你的骑士精神吧，"她讥讽道。

"真见鬼，亲爱的！讲点道理吧，你以为我

会让自己受制于那些不喜欢你鼻子形状的人吗？”

“天哪，珮西勋爵！”布莱克尼夫人大笑起来，给他行了一个古老而又优美的屈膝礼。“你不用害怕！不喜欢我鼻子形状的男人就不是男人！”

“去他妈的，谁害怕来着？你怀疑我的勇敢吗，夫人？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地保护那些家伙的，对吧，安形尼？我刚才一直藏着拳头，忍着没揍那个法国小子，可他自己也没有坚持到底哇——”

“真的，珮西勋爵，”玛格丽特说着，高兴地笑了好久，笑声在走廊里的老橡木椽子间回响，“哈！哈！哈！——你看起来一定象一幅漂亮的图画……而且……而且你害怕一个法国娃娃……哈！哈！……哈！哈！”

“哈！哈！哈！嘻！嘻！嘻！”珮西勋爵善意地附和着笑起来。“嗨，夫人，你过奖了！安德鲁，你听着，我把我的妻子逗笑了！——那个欧罗巴最聪明的女人！……混帐，应该在这上面放个碗！”他用力地拍着靠近他的一张桌子。“喂，吉里！快点，老兄！这边来，吉里！”

和谐的气氛又恢复了。吉里班德先生费了好大劲，才使自己从这最后半小时里所经历过的百感交集中清醒过来。

“来碗甜酒，吉里，要又热又浓的，嗯？”

珮西说道。“应该刺激一下刚才把那位聪明女人逗笑的才智。哈——哈——哈！快点，我的吉里班德先生！”

“嗯，没时间了，珮西先生，”玛格丽特说，“船老大马上就要来了，我哥哥必须立刻上船，不然‘白日梦’号会赶不上潮头的。”

“没时间了，亲爱的？时间够多的，让每个绅士喝酒喝个醉，然后在潮水回转以前上船。”

“夫人阁下，”吉里班德恭敬地说，“我想是那位年轻绅士同珮西勋爵的船老大来了。”

“对啦，”珮西说，“那么阿蒙可以同我们畅饮一通了！谢谢。”他转身朝威巩特走去，“安彤尼，那法国小崽子要来和我们一起饮酒吗？让我们祝酒言和吧。”

“事实上你们都是些快乐的伙伴，”玛格丽特说，“不过我要到另一个房间去同我哥哥告别，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

如果不同意她这么做未免欠妥。安彤尼勋爵和安德鲁爵士觉得此时布莱克尼夫人无心同大家聊天。她对他哥哥阿蒙的挚爱是极为深沉和动人的。阿蒙刚刚同她一起在英国的家中度过了几个星期，正准备回国做事，又赶上这种不寻常的时候。

珮西勋爵也不想阻拦他的妻子。他以那种有点造作的豪侠气度，为她打开咖啡室的门，按照当时的风俗，朝她鞠了个花俏的一躬，而她只不

过朝他匆匆地投去略带轻视的一瞥。只有安德鲁爵士，自从他见到了苏珊娜姑娘后，他的头脑似乎变得更敏锐了些，更富有了同情感。他注意到了傻乎乎的珮西勋爵跟在聪明的妻子后面走出去时的那种古怪神情：既充满了热切的渴望，又带有深沉的无可奈何的激情。

7

秘密果园

走出那喧哗的咖啡室，一个人站在灯光昏暗的过道里，玛格丽特·布莱克尼似乎呼吸得更自由了些。她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就象一个人由于长时间不断地自我控制而受到沉重的压迫一样。几滴眼泪悄悄地顺着她的双颊流下来。

外面雨已经停止，透过轻飘而过的云朵，暴风雨后的太阳射出微弱的光线，照在肯特美丽的白色海岸上和周围那些古怪而不规则的房屋上。玛格丽特朝门廊走去，往外面望着大海。一艘张着白帆的帆船在变化无穷的天空衬托下，正在微风中轻轻游动。这就是“白日梦”号，珮西·布莱克尼勋爵的游艇，它正准备把阿蒙带回法国的腥风血雨中去。

远处有两个人朝“渔民客栈”走来——其中一个已经上了年纪，滚圆而多肉的下巴有一撮奇怪的灰毛，他用特有的摇摇晃晃的步态走着，显示出这是个惯于航海的人。另外一个是年轻人，细长的身材，穿着一件黑色的饰边大衣，显得整洁、适宜。他的脸刮得很干净，一头黑发在那清楚的、高贵的前额上往后梳着。

“阿蒙！”玛格丽特看到哥哥从远处走来便喊道，幸福的微笑在她甜美的脸上闪耀，眼里噙着泪花。

瞬时间兄妹俩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船老大恭敬地站在一旁。

“离阿蒙先生上船的时间还有多久？”布莱克尼夫人问船老大。

“半小时后我们就必须起锚，夫人阁下。”船老大答道，抚摸了一下他那灰白的头发。

玛格丽特同哥哥挽着臂，朝着峭崖走去。

“半小时，”她若有所思地朝大海望去，“半小时后你就要远远地离开我了，阿蒙！啊，我简直不能相信你要走了，亲爱的！这最后几天——珮西不在，我只有你一个人作伴，可这几天也象梦幻般地溜走了。”

“我不会走太远的，好妹妹，”年轻人温存地说，“渡过一个狭窄的海峡——再走几哩路罢了——我可以很快回来的。”

“不，并不在于这路程，阿蒙——而是那可

怕的巴黎……这个时候……”

他们走到了峭崖的边缘。轻柔的海风微微吹动玛格丽特的头发，在她脸上飘拂着。微风也吹得她那柔软的，饰有花边的披肩式三角围巾的末端飘动起来。她试图看透法国海岸那遥远的地方。

“我们美丽的国家，玛格丽特，”阿蒙说道。他似乎已经推测到了她在想什么。

“他们做得太过份了，阿蒙，”她激动地说，“你是个共和党人，我也是……我们对自由平等有着同样的热情……但即使是你，也一定认为他们未免做得太过份了……”

“嘘——”阿蒙本能地说，一边很快地朝他四周警觉地瞥了一眼。

“哟，你看，连你自己都认为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不安全的——这儿还是英国呢！”她突然带着强烈的女性的热情搂住了他。“别走，阿蒙！”她哀求道：“别回去！万一……万一……我该怎么办呢……”

她的声音哽咽了，她那温存，忧伤和可爱的眼睛哀求似地盯着年轻人，他也反过来直瞪瞪地望着她的眼睛。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是我勇敢的妹妹，”他轻声地说，“你是会记得的，当国家处于动乱时，她的儿女是不应该别过脸去不理睬的。”

甜蜜的、孩子般的微笑又浮现在玛格丽特的脸上，表情极为哀婉动人，整个脸象是浸在泪水中一样。

"啊，阿蒙！"她说，"你一定会小心的，是吗？"

"尽可能吧……我答应你。"

"记住，亲爱的，我只有你一个人……来关心我了……"

"不，好妹妹，你现在有了珮西，他在关心着你呢……"

她的眼睛里浮上了奇怪的愁闷神情，她喃喃道："他是关心过我的……以前……"

"不过可以肯定……"

"好啦，好啦，亲爱的，别为我担忧吧，珮西非常好……"

"不，"他热烈地打断道，"我就是要为你担忧，我的好妹妹。听我说，亲爱的，以前我没有对你谈过这些事。每当我想问你一些事，总象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不过，不管怎样，我似乎觉得不能不问你一个问题。就这样走开把你留下……如果你不愿意回答，你可以不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时，他注意到一个几乎是恐惧的，冷酷的表情突然在她眼里飞快地一闪。

"什么问题？"她简单地问道。

"珮西·布莱克尼勋爵知道不知道——我是说，他知道在逮捕申西尔这件事里你所起的作用

吗？”

她大笑起来——一阵沉闷、辛辣、卑视的笑声，这笑声就象她那悦耳的声音中的一个不和谐的强音。

“你的意思是指我向法庭指控申西尔，所以法庭最终把他和他一家人送到断头台去这件事吗？是的，珮西知道……结婚后我告诉过他……”

“你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你就完全免除了谴责，是这样吗？”

“谈‘来龙去脉’已经太迟了；他从其他地方听到这个消息，我承认时似乎已经太迟了。我再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尽管当时我那样做情有可原。再说，我也不可能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解释——”

“还有呢？”

“还有，我现在很满意了，阿蒙，因为我知道英国最大的傻瓜蛋最瞧不起他的妻子。”

这一次她带着强烈的怨恨说道。

阿蒙意识到自己不慎用笨拙的指头触着了她疼痛的伤口。

“不过珮西勋爵是爱你的，玛。”他温和地重复道。

“爱我？——算了，阿蒙！我曾经一度认为他爱我，要不然我就不会嫁给他了。我敢说——”她讲得很快，好象很高兴终于放下了压着她好儿个月的沉重负担似的，“我敢说，甚至你也象别

人一样，认为我嫁给珮西勋爵是因为他很富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亲爱的，事情并不是这样。他似乎带着一种奇特的、炽热的、专一的感情爱慕着我，这种感情一直深入到我的心中。那时我才24岁，而以前我从没爱过任何人，这是你所知道的。所以那时我自然会认为爱不是我的本性。但是我总认为：被别人盲目地、热烈地、倾心地爱着一定是极为幸福的……事实上是被别人倾慕——珮西的迟钝和愚蠢吸引住了我，因为我想他非常爱我。一个聪明的男子自然会有其他兴趣；一个雄心勃勃的男子也会有其他希冀。……我认为只有一个傻瓜才会只懂得倾慕女子，而不会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何况我也准备作出反应，阿蒙，我自己会接受爱慕的，并给予无穷的温存体贴作为回报……”

她叹了口气——这叹气声里包含了很多幻想的破灭。阿蒙一直让她讲着，没有打断她。他听着她讲，同时又任凭自己的思路狂野地奔驰。看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其实不过是个道地的少女——仍然站在她生活的门坎上，可是却被剥夺了希望，被剥夺了幻想，被剥夺了那些金色的神秘的梦，被剥夺了所有这些能够使她的青春变成一个永恒的假日的东西。这实在太可怕了！

虽然他热烈地爱着他妹妹，不过也许他明白这一切。他研究过许多国家里的人，各种年纪的人，各种社会等级和知识阶层的人，所以他心里

明白玛格丽特没有完全说出来的话。不错，珮西·布莱克尼是蠢笨的，但是在他迟钝的脑海中，仍然有地方来容纳那根深蒂固的骄傲，因为他是一个家族悠远的英国绅士的后裔。当阿蒙听到玛格丽特犯下的过错时，感到被刺着了痛处。也许她太年轻而误入歧途，或者是被人唆使．阿蒙知道这一点。而对那些利用玛格丽特年轻、冲动和轻率的人，阿蒙知道得更清楚。不过珮西·布莱克尼很迟钝，他不愿意倾听事情的原委，他只抓住事实不放。而这些事实已经明白告诉他，玛格丽特曾向法庭控告了一位同胞。玛西可能对于她的所作所为感到鄙视。不管这种鄙视是如何地不知不觉，也会使他心中对她的爱消失，而爱是怜悯和理智所无法挽回的。

甚至到了现在，妹妹仍使他迷惑不解。生活与爱情是如此的奇怪和反复无常。是否因为丈夫对她的爱正在消逝，所以才会在她心里唤醒了对他的爱？各种奇怪的极端在爱情的小道上相会：这位有着半个欧罗巴知识界拜揖在她脚下的女人，也许已经把她的爱情倾注于一个傻瓜身上。玛格丽特脸朝外，凝眸注视着夕阳。阿蒙看不到她的脸，但他立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金色的霞晖里闪亮了一会儿，然后从她的眼里掉落到她那淡雅的饰有花边的白色三角围巾上去。

可是他找不出什么话题来同她谈。他对妹妹那多情的性格了解得很清楚，也知道在她那坦

率，开朗的后面隐伏着的含蓄。

他们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当阿蒙年纪轻轻，而玛格丽特还只是个小孩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便双双去世了。他比她大八岁左右，一直看着她长大，直到她结婚，住进那豪华的公寓里。在那几年辉煌的日子里，他一直陪伴着她，看着她走进伦敦这个带着许多忧伤和凶兆的新生活中去。

这是她结婚以后，阿蒙头一次出游英国。然而这几个月的分离，似乎在兄妹之间筑起了一堵模糊的墙；双方相互之间的挚爱还是那么深沉和热烈，但是现在似乎各自都有了一个秘密的果园，而另一方都不敢贸然闯进对方的果园里去。

有许多事情，阿蒙不能告诉他妹妹。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局势几乎每天都在变化，玛格丽特可能不易了解他自己的观点与同情心怎样地改变了。而玛格丽特也不可能对她哥哥泄露她心中的秘密——因为她本身对于这些秘密也搞不清楚。她仅仅知道：在豪华和奢侈的中间，她感到孤独和不愉快。

可现在阿蒙要走了。她为他的安全担心，她渴望他留在自己身边。她不愿意谈及自己的事而毁坏这既忧伤又甜蜜的最后的几分钟。她温存地领着他沿着峭崖走着，然后往下走到海滩上。他们臂挽着臂，他们还有许多话要说呢，当然这些话是在他们各自的秘密果园之外的。

8

特派间谍

下午很快要过去了。漫长而寒冷的英国夏天的傍晚，正把雾濛濛的灰白纱罩披在葱绿的肯特大地上。

“白日梦”号终于扬帆了。玛格丽特·布莱克尼独自在峭崖边上站了一个多小时，眺望着远处的白帆，它们正飞快地把唯一能真正关心她的人带走，这是她唯一敢于爱的、她知道可以信赖的亲人。

在她左边不远的地方，从“渔民客栈”射出来的灯光在愈来愈浓的雾中泛着黄光。她那疼痛的神经使她似乎觉得，她能够从那个地方捕捉到开玩笑和诙谐的谈话声。甚至能捕捉到她丈夫那不断的、单调平板的笑声，这笑声不停地刺激着她那敏感的耳朵。

珮西勋爵很微妙地让她独自一人在外边。她猜想，出于愚蠢和好意，他也许懂得她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望着那些白帆在很远的地方消失在模糊不清的地平线上。他对于礼貌是十分敏感的，所以他甚至没有建议她应该带个仆人以便使唤。玛格丽特很感激她丈夫的所有这些做法，她对于他常有的深思熟虑以及他那真正是无边无际的慷慨大方总是尽量表示感谢。她有时甚至努力控制她对丈夫的讥讽与抱怨的想法，那种想法——尽管她不愿意——会使她说出一些极为刻薄的侮辱人的话来，她隐隐约约地希望这些话会刺伤他。

是的，她经常希望刺伤他，让他觉得她也同样瞧不起他，忘记了她曾经是爱过他的，爱过这个愚蠢的纨袴子弟的！他的思想似乎超不出领带打法或大衣的新式样。啊哈！可是，……模糊的记忆既甜蜜又炽热，同这平静的夏夜很协调，它乘着轻微的海风那看不见的翅膀，飘回到她的脑海中：他第一次对她表露爱慕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钟情啊——完全是个奴仆——而且那爱情中还有某种潜在的剧烈感，迷得她神魂颠倒。

他追求她的时候，她一直把他的爱慕看成是一只狗对主人的忠诚。接着突然之间那爱情、那坚贞似乎完全消失了。在举行简单的小规模的婚礼后24小时，她把那个故事讲给他听，说她怎样无意中在一些朋友面前谈到了有关申西尔的事，然

而他们却利用这个消息，把这位不幸的侯爵和他的一家送上了断头台。

她恨这位侯爵。几年前，她亲爱的哥哥阿蒙爱上了安琪·申西尔小姐，但是阿蒙是个平民，而这位侯爵对他的地位充满了骄傲与傲慢的偏见。有一天，阿蒙这位胆怯的爱慕者，毕恭毕敬地斗胆送了一首炽热的充满感情的小诗给他梦寐以求的偶像。然而，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在巴黎城外的路旁，被申西尔侯爵的贴身男仆，用鞭子抽了一顿，打得他象一只奄奄一息的狗——原因就是他居然胆敢抬起头正眼瞧着贵族小姐。那时候，这种事情常常发生，而且总是导致血腥的报复。

玛格丽特对这些事全都记得。她哥哥成长时一定遭受了巨大的磨难，而她和他一起受的磨难也使她不堪回首往事。

接着报应的日子来到了。玛格丽特碰巧在她的社交圈子里听到申西尔的一些行为。在那些日子里，一句话就足够了。尽管玛格丽特并不存心报复，但她涉及申西尔的轻率言谈在24小时内产生了后果。他被逮捕了。他的文件受到搜查，在他桌上发现了他同奥地利军队勾结的信件。他被控告为出卖祖国，于是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分享了这个可怖的命运。

玛格丽特一时被她的冲动和轻率所引来的可怕后果吓坏了。她没有力量营救这位侯爵。当她同珮西·布莱克尼结婚时，她也许还没有意识

到，他把她无意中犯下的、她自己感到内疚的过错看得那么严重。她一点不漏地向她丈夫承认了全部过失，相信珮西对她盲目的钟爱和她对于丈夫的无边的威力，可以使他很快地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

当然，那时他似乎不把这当作一回事；事实上他好象不懂得她所说的一切是什么意思。但是更可以肯定，从那以后她就再也看不到一丝爱情的痕迹了，而以前她认为这爱是完全属于她的。现在他们远远地隔开了，珮西勋爵似乎把她的爱丢到了一边，好象扔掉一只不合适的手套一样。她试图通过把她的机智来刺激他，以便唤醒他，并尽量激起他的嫉妒。如果她不能激起他的爱情的话，也要努力煽动他的自尊。但是，一切都失败了。他还是老样子，总是一副驯服的模样，说话慢吞吞的，整天昏昏欲睡，总是十分殷勤，永远象个绅士；她得到了人世间以及一位富有的丈夫所能给予一位美丽少妇的一切。不过，在这个迷人的夏夜，随着"白日梦"号的白帆最终在夜晚的阴影中隐去，她觉得自己比远处一个沿着崎岖的峭崖疲乏地拖着脚步的流浪汉还要孤单。

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又叹了一口气，然后背朝着大海和峭崖，慢慢地走回"渔民客栈"。当她走近时，狂欢作乐声和诙谐的笑语越来越高，越来越清楚。她可以分辨出安德鲁爵士的愉快声音，安彤尼勋爵的狂热哄笑，她丈夫偶尔一两句

慢吞吞的，带着睡意的评论。接着她意识到路上的寂寞和很快聚集在她四周的黑暗，她加快了脚步。倾刻之间，她觉察到一个陌生人迅速向她走了过来。玛格丽特没有抬头，她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渔民客栈”已经在可以呼唤得到的距离之内了。

当陌生人看到玛格丽特快步朝他走来时，他停住了。当她要从旁边走去时，他安静地说：

“女公民圣裘斯特——”

“啊！”

听到她自己那熟悉的姑娘家名字在她身边这么近的地方响起，玛格丽特惊奇地小声喊了出来。她抬头望了望陌生人，这一次她却带着毫无掩饰的兴奋喊了出来，并感情洋溢地把双手朝他伸了过去。

“肖弗林！”她喊道。

“是我，女公民，愿为你效劳。”陌生人说着，颇有骑士风度地吻了吻她的手指尖。

玛格丽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她怀着喜悦的心情望着眼前这位并不很吸引人的身影。肖弗林那时三十几岁将近要四十岁了，是个看起来很机灵的中年人，深陷进去的眼睛里有着古怪的狐狸一样的表情。他就是那位在一两个小时以前与吉里班德先生友好地对酌过的陌生人。

“肖弗林——我的朋友，”玛格丽特说着，满意地小声叹了口气，“我很高兴见到你。”

可怜的玛格丽特·圣裘斯特，在她周围的豪华之中和那些古板拘泥的朋友当中，能看到一张使她回忆起在巴黎那些幸福时光的脸庞，不用说是很高兴的。那时候她象皇后似的支配着那里的社交界。但是她没有注意到浮动在肖弗林嘴角周围讥讽似的淡淡微笑。

"可是你要告诉我，"她高兴地接着说："到底为了什么事，或者为了什么人而来到伦敦的？"

他们又重新朝着客栈走去，肖弗林走在她身边。

"我也应该向你问候，美丽的夫人，"他说，"你自己呢？"

"哦——我？"她耸了耸肩，"我烦透了，朋友！就这么回事。"

他们走到了"渔民客栈"的过道里，可是玛格丽特似乎不愿意进去。暴风雨后的晚风是可爱的，而她又碰上了一位呼出巴黎气息的老朋友。他对阿蒙也很熟悉，他能谈起被她丢在法国的那些快活的朋友。所以他们就在过道里遛跶着，听着谈笑声，呼唤"莎丽"和要啤酒的声音，敲着酒壶的声音，骰子滚动的哗啦声，夹杂着珮西·布莱克尼勋爵愚蠢而沉闷的笑声，所有的声音都一起从咖啡室那灯光明亮的窗子飞出来。肖弗林站在她身边，他那机灵而忧郁的黄色眼珠盯在那张俏丽的脸上，这张脸在这柔和的英国夏天暮色

中看起来是如此的可爱和幼稚。

“你真令我吃惊，女公民。”他安祥地说，一边拿起一撮鼻烟。

“现在我使你吃惊吗？”她愉快地反问道。“真的，我的小肖弗林，我应该想到才对，你有这么敏锐的眼光，你一定猜到了这个由大雾与道德所组成的气氛对玛格丽特·圣裘斯特永远是不适合的。”

“天啊！果真有那么糟吗？”他问道，一脸嘲讽的惊恐之状。

“是那么糟，”她答道，“甚至更糟。”

“这就怪了！嗯，我以为一位美人一定会发现英国的生活特别吸引人。”

“是的，我也这么想！”她叹了口气说。“漂亮的女人们”，她沉思地接着说，“在英国应该玩得很痛快；但既然所有的赏心乐事都不让她们去做——她们只好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

“是这么回事？”

“你不会相信的，我的小肖弗林，”她认真地说，“但我经常是过了一整天——一整天——都没有碰到一桩吸引人的事。”

“怪不得，”肖弗林殷勤地应道，“欧罗巴最聪明美丽的女人正为无聊而烦恼哩！”

她音调悦耳地，轻快而又孩子气般地笑了起来。

“这真是太糟糕了，是吗？”她调皮地说，

"要不然见到你我就不会这么高兴了。"

"可不是嘛，在结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对啦——历时一年的罗曼谛克，这才是难处啊……"

"嗨！……那种田园诗般的傻事，"肖弗林平静地嘲讽道，"甚至还不到几个星期吧？"

"田园诗般的傻事从来不会长久，我的小肖弗林……它们突然象麻疹似的在我们身上出现，又好象轻而易举地被医治好了。"

肖弗林又抓起一撮鼻烟，他似乎对这种有害的习惯已经成瘾了，因为那时候是很流行的。也许，他发觉鼻烟可以很方便地掩护他，使他能够偷偷地往他所要打交道的人的脸上投去迅速而机警的一瞥，以便尽力看透那些人的灵魂深处。

"怪不得，"他用同样殷勤的态度重复道，"欧罗巴最活跃的脑袋瓜居然也遇到了无聊的苦恼。"

"我希望你有医治这种病的妙方，我的小肖弗林。"

"既然珮西·布莱克尼勋爵都无法医治它，我哪里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呢？"

"我们暂时别谈论珮西勋爵好不好，亲爱的朋友？"她冷冰冰地说。

"啊！亲爱的夫人，请原谅。不过这正是我们难以办到的事，"肖弗林说着，再一次把他那

双象警戒中的狐狸那样敏锐的眼睛飞快地瞄了玛格丽特一眼。"我有个专治百无聊懒病症的偏方，我本来会很高兴把它呈献给你的，要不是——"

"要不是什么？"

"要不是珮西勋爵——"

"这同他有什么相干？"

"恐怕关系可大着哩！我想献出去的偏方，美丽的夫人，有一个极为普通的名字：工作！"

"工作？"

肖弗林审慎地朝玛格丽特望了很久。好象他那对锐利而苍白的双眼正在研究她头脑中的每一个念头。他俩单独在一起，晚风纹丝不动，他们轻柔的低喁被淹没在咖啡室传出来的喧闹声中。肖弗林在过道里又走了两三步，然后迅速而警惕地朝周围望了望，看到确实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时，他才走到玛格丽特身边。

"你愿意为法国出点力吗，女公民？"他问道，突然改变了神态，瘦削的狐狸般的脸变得无比的冷峻。

"哈，伙计！"她漫不经心地应道，"你突然变得满脸严肃起来……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能否为法国效一点小劳——不管怎样，这要看法国，或者是你——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效劳。"

"你曾经听说过'紫樱花'吗，圣裘斯特？"

肖弗林冷不防地问道。

“听说过紫樱花？”她反问道，一迭声高兴地笑起来。“当然啰，伙计！我们这儿谈的尽是紫樱花……我们有‘紫樱花’草帽；我们的马匹称做‘紫樱花’，前天晚上在威尔士王子的宴会上我们吃了‘紫樱花’蛋奶酥……天啊！”她乐不可支地接着说，“前天我在裁缝店里订做一件镶饰边的蓝色衣服，请原谅我，女裁缝把那种服装也称做‘紫樱花’衫！”

她高兴地继续往下唠叨着，肖弗林一直没有动，当她那悦耳的嗓音和孩子般的嘻笑在寂静的晚风中回响时，他甚至也不想阻止她。但肖弗林仍然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听着她大声地笑着。当肖弗林重又开口时，他那清晰，尖锐，生硬的声调并不比他的呼吸声高多少。

“那么，既然你已经听说过这位神秘莫测的人物，女公民，你一定猜到了，而且也已经知道，这位把他的真实身份用奇怪的化名掩护起来的人，正是我们法国最凶恶的敌人……是象你哥哥阿蒙这样一些人的死对头。”

“哈——”她叹了口气，“我敢打赌他是……这些日子法国有许多凶恶的敌人。”

“不过，女公民，你是法国的女儿，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应该乐于帮忙自己的国家呀。”

“阿蒙立志把他的一生献给法国，”她自豪地说，“至于我嘛，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在英

国这里……”

“不，你……”他更加热切地敦促道。他那瘦削的老狐狸一样的脸突然变得很感人，充满了尊严。“在英国这儿，女公民……只有你能够帮助我。听着——我是作为共和国政府的代表被派来这里的。明天我就要把证书交给伦敦的彼特先生。我在这里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出有关这个紫樱花组织的所有一切。这个组织已经构成对法国的长期性威胁了，因为它宣誓要帮助那些该死的贵族——背叛自己祖国的人，人民的死敌——从他们所应得的正义惩罚中逃脱。你知道的和我一样清楚，女公民，一旦他们来到这里，那些法国移民就会企图煽动公众的敌对情绪，反对共和国……他们准备同任何敢于攻击法国的敌人携手合作。最近几个月内，几十名这样的逃亡贵族，有的人有卖国的嫌疑，有的已被法庭判了刑，但他们已顺利地渡过海峡，逃到了这里。他们的每一次出逃都是有预谋的，有组织的，而且正是在这帮英国人的帮助下实现的。这个组织的头目，诡计多端，身份又神秘莫测。我们的特派人员们不管怎么竭尽全力，都无法发现他到底是谁；其他人都在他的手下，而他是真正的头目。他就在这个奇怪的化名的掩护下，镇定地从事着摧毁法国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擒贼要先擒王；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抓住他我就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这一帮人的其他成员。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花花

公子，这点我深信不疑；快帮我找到那家伙吧，女公民，为了法国去找他吧！”

玛格丽特一动也不动地听着肖弗林这一席热烈而激动的谈话，屏住了呼吸。在这之前，她只要一想到那位勇敢的人，她的心和想象力就已经被搅动了。他的名字虽然并不为人所知，却已经营救出了几百条性命。她对那些高傲的法国贵族并没有多少同情，对于他们由于地位高而不可一世——例如德杜纳伯爵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更是十分蔑视。不过，她对于年轻的共和国的所作所为也感到厌恶。她离开巴黎已有几个月了，恐怖政权虽然在九月的大屠杀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一切越过海峡到达她身边时却只剩下一个微弱的回响。现在，她只是害怕她哥哥阿蒙——虽然他是个温和的共和党人——也许有一天会成为这些大屠杀的牺祭品。

所以，当她第一次听到这帮年轻的英国人，仅仅出于仁爱，把男女老少们从那可怕的死亡中救出来，她便为他们感到自豪。现在，当肖弗林讲话时，她的念头已经飞到了那些鲁莽妄动的小队里，飞到了那位豪侠的，神出鬼没的领头人身上。冒着生命危险，这位领头人正随时准备慷慨地奉献自己的生命。

当肖弗林说完话时，玛格丽特的眼睛湖湿了。她胸前的饰边随着她快速的呼吸而上下起伏着。她再也听不见旅店里传出来的喧哗声。她再

没注意她丈夫的说话声或傻笑声。她的念头在徘徊着，搜寻着那位神秘莫测的英雄。啊！假如她碰上这样一个人物，她也许会爱上他的，他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吸引着她罗曼谛克的想象力：他的性格，他的力量，他的勇敢，他手下那些人对他的忠诚，还有，他头顶上那顶隐匿的王冠，好象有一道荣耀的光环在闪烁。

“为了法国找找他吧，女公民！”

耳旁肖弗林的声音把她从梦中唤醒过来。神奇的英雄消失了，而在离她不到二十码的地方，一位她曾经发誓要对他坚贞不二的傻男人正在畅欲欢笑。

“哈！伙计，”她恢复了满不在乎的神态，回话道，“你真令人吃惊，叫我上那儿去找他呀？”

“到处去找，女公民，”肖弗林暗示性地低声说，“我听说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夫人是伦敦社交界的中心……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所有事情，听到所有的事情。”

“很容易，我的朋友？”玛格丽特回答，她站得挺直，带着轻微的鄙视望着她面前那个瘦削的身材。“很容易！你似乎忘了还有一个六呎高的珮西·布莱克尼勋爵，横挡在布莱克尼夫人和这件事情中间。”

“为了法国，女公民！”肖弗林热烈地重复说。

"哼，伙计！不管怎么说，你在胡说八道，因为即使你真的知道谁是'紫樱花'，你对他也无能为力——他是一位英国人！"

"我会利用时机的，"肖弗林冷冰冰地，粗声粗气地干笑了一下。"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先把他送去断头台，把他的热情冷却冷却。然后，如果有人借此在外交关系方面小题大作，我们可以道歉；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对丧失亲人的家庭给予抚恤。"

"你的想法太可怕了，肖弗林！"她往后退了一步，好象躲避什么有毒的害虫似的。"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他很勇敢，高尚，我从来不——你听见吗？——我从来不帮忙干这种邪恶的事！"

"那么你喜欢让逃到这里的法国贵族侮辱你吗？"

肖弗林射出这支利箭时是看中了目标的。玛格丽特那年轻娇艳的双颊顿时变得惨白。她用力咬住下唇，因为她不愿意让他看见利箭正中红心。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她带着无所谓的态度说，"我可以保卫我自己，但我拒绝为你——或者为法国干任何肮脏的工作。你有你的办法，你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我的朋友。"

玛格丽特·布莱克尼朝肖弗林又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背朝着他，径直走进客栈里去。

“那可不是最后的话啊，女公民。”肖弗林说。这时，一抹光线从过道射出来，照在她那优雅的，穿戴花丽的身段上。“我希望我们在伦敦见面！”

“可以在伦敦见面，”她掉转过头来说，“不过刚才可是我最后的一句话。”

她推开咖啡室的门，身影从肖弗林的视线中消失。但是肖弗林仍然在过道里待了一两分钟，又抓起了一撮鼻烟。虽然遭到一顿训斥和怠慢，但是他那机警的、狐狸似的眼睛看起来既不羞恼也不失望；相反地，一个古里古怪的微笑，半带讥讽而又完全满意的微笑在他的嘴角闪动着。

9

格　斗

持续不断地下了一天的雨，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的星光灿烂的夜，一个凉爽、温柔的暮夏之夜：微带着潮湿的泥土气息，滴着晶莹水珠的树叶，都显示出英国的韵味。

一辆豪华的马车，由四匹很好的英国良种马拉着，在伦敦市区的大道上奔驶。车厢里坐着珮西·布莱克尼勋爵，手里紧拉着缰绳，旁边坐着裹在昂贵的皮大衣里的布莱克尼夫人。“在满天星斗的夏夜行驶五十哩路——”玛格丽特脑中闪过这个念头就感到十分欣喜。

珮西不停地抽打着马，他那四匹良种马是两三天以前刚送到多弗尔来的，正好冲劲十足，跃跃欲试，给这次遥远的行程增添了许多趣味。而玛格丽特正巴不得有这么几个小时的悠然自在，也

洋洋得意起来。夜晚的微风吹拂着她的脸颊，她开始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到哪里去呢！根据往常的经验，她知道珮西勋爵这种时候话不会太多，他经常让他那辆漂亮的马车载着妻子在夜里一连行驶好几个小时，从一地到另一地，除了偶尔说一两句有关天气或道路好坏的话以外，难得再说些什么。珮西很喜欢在夜里赶车，而她也很快就习惯了他的这种爱好。当她坐在他身旁，让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欣赏着他那娴熟的、很有把握的持缰绳的方法，她常想到，不知道他那迟钝的脑袋瓜里此刻正在想些什么。珮西从未告诉过她，而她也从来不想过问。

此刻的“渔民客栈”里，吉里班德先生正在到处转遛着，查看这查看那，把灯吹灭。顾客们全都走了，但是楼上温暖舒适的小卧室里，吉里班德先生还有好几位重要的客人哩：德杜纳伯爵夫人，苏珊娜小姐，还有少年威巩特。另外两间卧室是专门为安德鲁·福克斯爵士和安彤尼·都赫斯特勋爵准备的，如果他们决定留下来过夜，那可真让寒舍生辉了。

这两位年轻的豪侠人物很舒适地坐在咖啡室里。尽管夜里很温暖，大堆的柴火还是欢快地燃烧着。

“我说呀，吉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吗？”安彤尼勋爵问道。这时，可敬的老板仍然在忙着清理杯子和酒罐。

“你没看见吗，都走光了，我的老爷。”

“还有，你的仆人都上床睡觉了吗？”

“是的，除了店里守更的小男仆以外。不过——”吉里班德先生笑着说，“我想不久他就睡着了，这个小淘气。”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谈上半个小时，不用怕被人打搅了？”

“听候吩咐，我的老爷。我会把蜡烛放在食具柜上……你们的房间都收拾好了……我自己就在上房睡觉。不过老爷你只要大声喊，我保证听得见。”

“好的，吉里先生。还有——我说，把灯熄了吧，只要柴火的光亮就够了——我们不想引起过路人的注意。”

“遵命，我的老爷。”

吉里班德先生按照吩咐一一去办——他把那盏古老的从椽木天花板上垂挂下来的灯熄掉，并吹灭了所有的蜡烛。

“咱们来杯酒吧，吉里，”安德鲁爵士建议道。

“好的，先生！”

吉里班德走开去取酒。房间里漆黑一片，只有木柴在火炉里燃烧着，发出红红的、忽明忽灭的亮光。

“还需要什么吗，绅士们？”吉里班德先生问道。他已转回来，手里拿着一瓶酒和几个杯

子，放到了桌子上。

“这已经很好了，谢谢，吉里！”安彤尼勋爵说。

“晚安，我的老爷！晚安，先生！”

“晚安，吉里！”

两位年轻人听着吉里班德先生那沉重的脚步声在过道里和楼梯上作响。不一会儿，连那声音也消失了，整个“渔民客栈”似乎都进入了梦乡。只有两位年轻人在火炉旁默默地对酌。

一时间万籁俱寂。甚至在咖啡室里，也只剩下那架祖父留下来的老座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还有燃烧着的木头发出的哔哔剥剥的响声。

“这次一切都顺利吧，安德鲁？”安彤尼勋爵终于问道。

安德鲁爵士显然沉浸在梦幻中，直瞪瞪地凝视着火光。不消说，他在火光中看到了苏珊娜俊俏的，淘气的脸，棕色的大眼睛，还有一绺黑色卷发盘在孩子般的前额。

“是的，”他说，仍然在沉思，“一切都挺顺利！”

“没出事吧？”

“没有。”

安彤尼勋爵高兴地笑了，一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我想不必多问了，这次你一定觉得旅途很愉快吧？”

"是的，朋友，你不必多问了，"安德鲁爵士快乐地回答。"一切都很好。"

"那么为她的健康干杯吧！"安彤尼勋爵打趣地说。"苏珊娜是个好姑娘，尽管她是个法国人。现在为你的爱情干杯——愿她天长地久！"

安彤尼勋爵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跟着他的朋友坐到火炉边。

"嗯！我想下次就轮到你出远门了，安彤尼。"安德鲁爵士把自己从幻想中拉回来。"当然，我希望你也会有跟我一样愉快的任务，会有一个同样迷人的旅行伴侣。你不知道，安彤尼……"

"是的，我不知道，"他的朋友高兴地打断话头，"但我相信你的话。现在——"他接着说，突然一副认真的神情爬上了他那充满笑意的脸，"事情办得如何了？"

两位年轻人把他们的椅子靠紧一些，虽然只剩下他们单独在一起，他俩还是本能地压低了声音。

"我在加莱镇同紫樱花单独会晤了几分钟，"安德鲁爵士说，"就在一两天以前。他比我们早两天到达英国。他从巴黎一路上护送着这群人，打扮得——你怎样也不会相信的——象个菜市的老妪一样。他亲自赶着有蓬盖的大车，一直到他们安全地出了城。德杜纳伯爵夫人、苏珊娜小姐和小威巩特就藏在萝卜和白菜下面，他们自己当然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赶车人是谁。他载着他

们穿过一排士兵和一群高声喊叫'打倒贵族'的暴民。这辆运菜车是和其他车一起过去的，紫樱花披着披风，穿着裙子，包着头巾，也高呼着'打倒贵族'，而且比其他人喊得都响。真的！”年轻人说着，眼睛里闪着对他们所爱戴的领头人的热情。“这人简直是奇迹！我敢打赌，他的面孔真怪，——他就这样度过了难关。”

安彤尼勋爵的话比他的朋友少得多，他只是诅咒一两句话来表示他对领头人的崇拜。

“他要你和赫思汀到加莱镇去见他，”安德鲁爵士小声地说，“下月2日——我看看，那就是下个月的星期三。”

“好的！”

“当然，这次是有关德杜纳伯爵的事情，这是个危险的任务。自从伯爵被公安委员会宣布为'嫌疑犯'后，他能够从家里逃出来，真是紫樱花别出心裁的杰作。可现在伯爵又被抓了，并判处了死刑。把他带出法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能逃得出来，那可是死里逃生的奇迹。阿蒙·圣裘斯特真的去接他了——当然，还没有人怀疑阿蒙。但是过后……把他们两人带出那个国家，我相信这可是件艰难的差事，连我们的领头人也要绞尽脑汁。我希望我也会接到命令参加这个营救小组。”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特别指示吗？”

“对了，比往常更为明确的指示。共和国政

将似乎派了一个间谍到英国来，一位名叫肖弗林的男子。据说此人对我们的组织有着刻骨的仇恨，决心要查出我们领头人的身份，以便下一次在法国设法绑架他。这个肖弗林身边带了一整队间谍。在我们的头目弄清楚一切情况以前，他认为我们在办事时，应该尽可能地少碰头，决不能在公共场合互相交谈。紫樱花如果想同我们说话，他会设法通知我们的。”

两位年轻人都俯身朝着炉火，因为火苗已经熄灭了，只有余烬的红色闪光在火炉前投下一个小半圆形的血红的亮光。房间的其他部份都笼罩在一片黑暗当中。安德鲁爵士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他把那张纸条展开来，两个人借着微弱的亮光一起看着。他们看得那样专心致志，那样沉湎于他们的事业，把这张从他们所崇拜的领头人手里直接送来的字条看得那么宝贵，以致他们全然听不见周围的响声。火炉栅格里松脆的灰烬掉落声，时钟单调的滴答声，紧靠他们旁边的地板上什么东西柔和的沙沙声，这一切他们都听不见。这时，一个黑影从屋里一条板凳下面出现了，象蛇一般的，悄悄地朝两位年轻人爬过去，越爬越近，屏住呼吸，在黑暗中紧贴着地板匍匐前进。

“你要把这些指示记在头脑中，”安德鲁爵士说，“然后把它烧掉。”

他正准备把信放进口袋里去，这时另一张小

纸条从里面飘了出来，掉到了地板上。安彤尼爵士弯下腰把它捡起来。

"这是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安德鲁爵士答道。

"刚从你口袋里掉出来的。这肯定不是和那张字条放在一起的。"

"奇怪！——是什么时候放在我的口袋里的？这是我们的领头人写的。"他说着，瞥了那纸条一眼。

两个人又都俯下身，努力地辨认这后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很潦草的字迹写着几个字。这时突然有个轻微的响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它似乎是从那边的过道传来的。

"什么声音？"两个人都本能地说。安彤尼跨过房间朝门旁走去，他迅速而突然地拉开门。说时迟那时快，他的两只眼睛正中，被人狠狠地击了一拳，凶猛地把他打回屋子里。与此同时，蜷缩在黑暗中的蛇一样的身影一跃而起，从背后扑到未加提防的安德鲁爵士身上，把他推倒在地。

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两三秒钟的时间里。安彤尼勋爵和安德鲁爵士都没有来得及喊出声或作出最轻度的反抗，就分别被两个人抓住，每人嘴里都被迅速地塞进了破布，背靠背地绑在一起。他们的臂膀，手，腿，都被捆了个严严实实。

这时，其中一个人轻轻地关紧了门，他戴着面罩，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另一个人把他们捆

绑完毕。

“捆牢了，公民。”其中一位说道，他最后望了一眼紧绑着两位年轻人的绳结。

“好！”门边那个人答道，“现在搜查他们的口袋，把所能找到的纸条统统给我。”

事情迅速而悄悄地办好了。戴面罩的人拿走了所有的纸条，侧耳倾听了一下“渔民客栈”内是否有任何声音。很明显这场格斗一直没有被人听见，他感到很满意。他再次拉开门，断然地朝过道里一挥手。四个人从地上抬起安德鲁爵士和安彤尼勋爵，象他们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不发一点声音地把两个被捆在一起的年轻侠士抬出客栈，沿着多弗尔大街走向远处的黑暗中。

咖啡室里，指挥这场大胆格斗的戴面罩人迅速地朝那张抢来的纸条瞥了一眼。

“总的来说今天干得还不错，”他嘀咕道，一边安静地取下他的面罩。他那苍白的狐狸一样的眼睛在火苗的红光中闪亮着。“今天干得还不错。”

接着他从安德鲁爵士的小本子里又翻出两三封信来，注意到了刚才两位年轻人正想细看的那张小纸条。其中一封署名阿蒙·圣裘斯特的信，似乎给了他一种奇特的满意感。

“阿蒙·圣裘斯特果然是个卖国贼，”他咕哝道，“哼！美丽的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夫人，”他恶狠狠地咬牙切齿地说：“我想这回你该帮我去寻找‘紫樱花’了！”

10

戏院包厢

这是考文园戏院欢乐的夜晚之一，是1792年这个值得纪念的秋季的第一天。

戏院里，华丽的剧场正厅前排包厢，楼下正厅后座，以及普通楼厅和上层楼的位子，都已经座无虚席。德国作曲家格鲁克的歌剧《俄耳甫斯》极受知识界的观众欢迎。但那些服饰艳丽的时髦女人，却不大关心这出最新的德国歌剧。她们坐在那里闲聊起来。

名歌星塞莉娜唱完了她那了不起的咏叹调后，照例赢得了无数崇拜者的掌声；而本杰明·英克利敦则是大家公认的最受女人们宠爱的男演员，他受到了皇家包厢的特别赞赏。此刻，第二场戏那堂皇的尾声已经结束，帷幕落了下来，观众们被那位艺术大师魔力般的旋律所迷住，似乎

全都满意地一起吐出了一口长长的气。接着，成百个滑稽而轻浮的声音迸发了出来。

在豪华的正厅前排包厢里，可以看到很多社会名流。被国家事务整天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彼特先生，在今晚的音乐享受中得到了短暂的放松；戏谑浮夸、外貌有点粗鲁平庸的威尔士王子，从这个包厢走到那个包厢，利用短短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同他那些最亲密的朋友聊起来。

在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的包厢里，有一位古怪的、有趣的人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男人，有着一张机警、略带嘲讽的脸和深凹的双眼，正聚精会神地听着音乐，带着挑剔的眼光审视着观众。他身着黑色礼服，再配上那没有抹任何香粉的黑头发——连格伦维尔外交大臣也对他表示一种分明是冷淡的敬意。

在那些英国式的美妇中间，间或出现一两个外国人的脸谱，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些法国贵族在英国找到了和平的避难所。他们的脸上都刻有忧虑和悲伤的表情。尤其是女人们，对音乐和人群的欢呼都不大注意。不消说，她们的心里也许飞到了远方的丈夫、兄弟、儿子身边，亲人们仍处于危险之中，也可能刚刚遭受了厄运。

在这些外国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近从法国逃出来的德杜纳伯爵夫人。她穿着茶黑色的厚丝织服，显得神色肃穆，只有一条白色花边围巾，稍微冲淡了她那悲哀的神情。她旁边坐着波

特尔夫人，她一直尽量地说些巧妙的俏皮话和轻浮的笑话，想让伯爵夫人那悲伤的嘴角露出笑意来，可是她白费工夫了。坐在母亲后面的苏珊娜和威巩特，也都神情忧郁，一言不发，在这么多陌生人当中还显得有点害羞。苏珊娜的眼神似乎很愁闷。她一进入拥挤的戏院，便急忙四处张望，目光搜寻着每一个包厢。显然，她希望看到的那张年轻人的脸并不在戏院里。她只好在母亲身后静静地坐下来，闷闷不乐地听着音乐，对那些观众再也没有兴趣。

“啊，格伦维尔勋爵！”波特尔夫人高兴地喊道。那位聪明的外交大臣在彬彬有礼地敲了敲包厢的门后，这时已经出现在包厢的门口。

“你来得正好，格伦维尔勋爵。这位是德杜纳伯爵夫人，她很想听听从法国来的最新消息，都快要憋坏了。”波特尔夫人说。

尊贵的外交大臣走向前来，同女人们握手。

“哎！——”格伦维尔先生悲哀地说，“真是再糟糕不过了。大屠杀还在继续进行；巴黎充满了血腥味；断头台一天处理一百名受害者。”

伯爵夫人脸色煞白，满脸泪水，倚靠在椅子里，战战兢兢地听着外交大臣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啊，先生！”她用不大地道的英语说，“听到这些真可怕——我那可怜的丈夫还在那个恐怖的国家里。此刻他正在危难之中，而我却平安无

事地坐在家院里，这对我来说简直太难受了。”

“天哪，夫人！”诚实而直率的波特尔夫人说，“就算你坐在修道院里，也不能使你的丈夫摆脱危险呀。你还要照顾孩子们，可不要让他们过早地懂得焦虑和悲哀的滋味。”

看到朋友如此热情，伯爵夫人不禁破涕为笑。波特尔夫人的声音和风度并不亚于一个英武的男子。她有着金子般的心，她那有点粗鲁的态度下面，隐藏着最真诚的同情和最温柔的善良。

“除此以外，夫人，”格伦维尔勋爵接着说，“昨天你不是告诉我，紫樱花组织以他们的名誉担保一定要把伯爵先生安全地带过海峡来吗？”

“是的，”伯爵夫人答道，“这是我唯一的希望。昨天我见到了赫思汀勋爵，他再次向我作了保证。”

“所以你就用不着害怕了。只要是他们发誓要做的，他们就一定能够办得到。哎——”老外交家叹了口气，“要是我年轻几岁的话——”

“哈，先生！”波特尔夫人尖刻地打岔道，“你还挺年轻哩，你完全可以不理睬那个坐在你的包厢里的法国人，你瞧那个草包多神气啊！”

“我希望我可以这么做。不过，夫人阁下，你应该记住，在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时，我们应该把偏见丢到一边。肖弗林先生是法国政府的特使……”

“我的天哪，先生，”她反驳道，“难道你把海峡那边的凶手们也称做‘政府’吗？”

“让英国政府同法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这种想法并不明智，”外交大臣谨慎地说，“而我们也不能就此拒绝礼貌地接受法国派来的特使。”

“外交关系见鬼去吧，我的老爷！那只狡猾的狐狸不过是个间谍罢了。这点我可以担保，你也会发现的。什么外交不外交的，不过是一个劲地迫害这些难民们——迫害勇敢的紫樱花和他们那个组织。”

“我敢断定，”伯爵夫人噘起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说，“如果肖弗林想要加害我们的话，他一定会发现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夫人是个忠诚的同盟者。”

“上帝保佑！”波特尔夫人喊道，“有谁见过这么刻薄的人么？格伦维尔勋爵，你口才流利，能说会道，请你向伯爵夫人解释说，她正在说着傻话。你在英国这里所处的地位，夫人——”她面色愠怒，转身朝伯爵夫人斩钉截铁地说，“可不象你在法国时可以随心所欲，摆出那副傲慢的贵族架子。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夫人也许同情，也许不同情那些法国恶棍；她也许与申西尔的被捕有关，也许无关；但她可是我们英国时尚的领头人。而珮西·布莱克尼勋爵的钱比几十个人合在一起的钱还要多，何况他和皇室交

往密切，你想责难布莱克尼夫人，这不仅伤害不了她，还会使你自己变得象个傻瓜。是这样吗，格伦维尔勋爵？”

外交大臣对这件事怎么看法，德杜纳伯爵夫人对波特尔夫人这番言辞激烈的长篇训斥有些什么反映都还没有下文，《俄耳甫斯》第三场的幕已经拉开了。戏院里的各个角落里传来了要人们保持肃静的声音。

格伦维尔勋爵同女人们匆匆告别，回到自己的包厢。肖弗林先生在休息时一直坐在那里，手上拿着那个永不离身的鼻烟盒，机敏的灰眼睛紧紧盯住他对面那个包厢。那里的观众中响着丝裙子的沙沙声、大笑声和惊奇的骚动声。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夫人由丈夫陪着，刚刚走进包厢。她的脸掩映在一大绺金色而又略带红色的卷发下面，显得天仙般的美丽。头发上淡淡地洒了香粉，往后拢着，在她那秀气的后脖颈上打了一个很大的黑发结。她总是穿着最新款式的时装。就在这天晚上，她把女人们这两三年来所流行的披肩式三角围巾和宽领外衣给摒弃了。她身着古典式的短腰长袍。这件长袍马上就成为欧洲好几个国家的女人所赞赏的款式。它配上她那优雅，天生丽质的身段，更显得完美无瑕。事实上，长袍是由闪烁的衣料织成的，看起来就象是富丽堂皇的金线刺绣。

她走进包厢后，先把身子探出包厢外一会

儿，朝她所认识的人看了一眼。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朝她鞠躬致礼，连皇家包厢的人也迅速地作出谦恭的敬礼。

从第三场戏一开始，肖弗林就一直紧张地注视着玛格丽特。她坐在那里被音乐迷住了，纤雅的小手摆弄着一把镶着珠宝的小扇子，那高贵的头部、脖颈和手臂，饰满了名贵的钻石和稀罕的珠宝。所有这些都是那位在她身边懒散地伸展着四肢，倾慕于她的丈夫所馈赠的礼物。

玛格丽特对于音乐简直是爱得发狂。今晚的歌剧《俄耳甫斯》迷住了她。她那甜美的脸上，清楚地浮现着幸福生活的喜悦。这种欢乐的火花在她那愉快的蓝眼睛里闪烁，点燃了潜伏在她嘴角的微笑。她到底才25岁啊，正值青春妙龄，又是个备受上流社会崇拜、款待、钟情、爱抚的宠儿。两天前，“白日梦”号已经从加莱返回，给她带来的消息说，她所尊敬的哥哥已经安全登陆。哥哥思念着她，为了她，哥哥一定会谨慎行事的。

她一时陷入沉思之中。但是舞台上的热烈旋律，使她忘记了她那破灭的幻想，忘记了消失了的爱情美梦，甚至忘记了懒散的，善良的，无足轻重的丈夫，他用施予她大量物质享受的办法来弥补他所缺乏的精神方面的造诣。

珮西勋爵在包厢里只是出于礼节的要求在她身边待了一会儿，便让路给那些络绎不绝地前来

向时装皇后致礼的崇拜者。珮西独自踱了开去，也许去和那些性情相投的朋友谈天。玛格丽特甚至没有怀疑他到哪去了——她满不在乎，她周围有一群伦敦的"青年帮"在向她献殷勤。最后玛格丽特把他们都打发走了，希望单独一人欣赏一会儿歌剧。

一阵小心的敲门声把她从艺术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请进！"她有点不耐烦地说，连看也不看一眼这位不速之客。

肖弗林一直在等着机会，一看到只剩她独自一人，等不得那一声"请进"说完，就溜进了包厢，站到了玛格丽特位子后面。

"跟你说句话，女公民。"他安详地说。

玛格丽特很快地转过身来，她的确十分吃惊，不完全是假装的。

"天哪，伙计！你吓死我了，"她勉强挤出一点笑意，"你来得真不凑巧，我正想欣赏一下歌剧，没心思谈话呢。"

"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肖弗林说着，一边不经允许就悄悄地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她身后——挨得那么近，使他可以在她耳边小声说话，不怕被人听见；在黑暗的包厢里也不怕被人看见。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由于玛格丽特不屑回答，他只好重复道。"布莱克尼夫人总是被她的倾慕者包围着，赞美着，一位老朋友当然就没

有什么机会可以挨近了。”

“哎呀，”她不耐烦地说，“真的，你必须另找机会。今晚戏剧结束后，我要上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去。可能你也去吧？到时我会给你五分钟时间的……”

“只要能在这包厢里单独同你谈三分钟就足够了，”他心平气和地说，“而且我想你要是肯听我的话，还算是聪明的，圣裘斯特女公民。”

玛格丽特身不由己地战栗了一下。肖弗林仍然压低了声音说话。他安详地抓起一撮鼻烟，可是他的态度里有某种东西，他那苍白，狐狸一样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使玛格丽特血管中的血似乎要凝固了。她好象看到了至今尚未能预测到的可怕危险。

“你这是威胁我吗，公民？”她终于问道。

“不，美丽的夫人，”他豪爽地说，“不过是支射向空中的箭罢了。”

他停了一会儿，就象只看着老鼠冒冒失失地打身边跑过的猫，做好了扑上去的准备，但还带着欣赏即将到来的恶作剧的狡诈感等待着。接着他不动声色地说——

“你的哥哥阿蒙·圣裘斯特正处于危险之中。”

他眼前那张美丽的脸庞一动也不动。他只能看到这脸庞的侧影，因为玛格丽特似乎专注地望着台上。但肖弗林是个敏锐的观察者，他注意到

她的眼睛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嘴唇突然抿着，美丽优雅的身段突然绷紧起来。

"上帝，"她装作愉快地说，"既然这是你独撰的情节，你最好还是回到你原来的座位上去，让我好好地欣赏一下音乐。"

她开始用手神经质地拍着包厢的坐垫来和着节奏。歌星塞莉娜正对着观众高声唱着，曲调迷人地从她的双唇中流出。肖弗林并没有离开座位，他静静地望着那只紧张的小手，这是唯一的表示，说明他的箭已准确地命中靶心。

"嗯？——"她突然心不在焉地哼了一声，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

"嗯，女公民？"他平静地回答。

"我哥哥怎么啦？"

"我可以告诉你有关他的消息，我想你会感兴趣的。不过，首先得让我解释一下——可以吗？"

这问题是没有必要提的。他觉得，虽然玛格丽特仍然固执地别转过头去，可她的每根神经都拉紧了，注意地听着他说话。

"那天，我请求你帮助……因为法国需要你的帮助；而且我认为我可以依赖你，但是你拒绝了。从那以后，我有急事要办，你也有你的社会义务，这样就使得我们分开了。这期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请求你别转弯抹角了，公民，"她轻松

地说，“音乐挺迷人的，观众们也会对你的谈话感到不耐烦的。”

“请再等一分钟，女公民。那天我有幸在多弗尔碰见你，在我得到你的回答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弄到了一些信件。这些信件暴露了另一批贵族出逃的小阴谋——其中包括卖国贼德杜纳伯爵。这一切都由那位好管闲事的主要人物‘紫樱花’在安排。关于这个组织的秘密，有些线索我已经掌握了，但还不是全部。所以，我要你——不，你必须帮我把它们全部搞到手！”

玛格丽特带着明显的不耐烦听着，她耸了耸肩，快活地说——

“哈，伙计，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我对你的计划不感兴趣，对紫樱花也不感兴趣吗？要不是你提到我哥哥的话……”

“请你耐心点，女公民。”他不紧不慢地继续往下说。“有两位绅士，安彤尼·都赫斯特勋爵和安德鲁·福克斯爵士同一天晚上也在多弗尔的渔民客栈里。”

“我知道，我在那儿看见过他们。”

“我的同行们已经得知，他们正是那个该死的组织的成员。是安德鲁爵士把德杜纳伯爵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护送过海峡的。当他们两个人单独留在那里的时候，我手下的人冲进客栈里的咖啡室，把两位好汉的嘴巴塞住，反绑在一起，搜查出他们所带的信件，并交给了我。”

一刹那她猜到了危险。信件？……阿蒙行动谨慎吗？……这个想法使她产生了莫可名状的害怕，但她仍然不愿意让肖弗林看出她害怕了。她欢快地笑了。

“真的吗？你的无礼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她轻蔑地说，“抢劫和暴行——而且是在英国！在挤满了客人的旅店！你的手下也许会被当场抓住的。”

“被当场抓住又怎么样？他们是法国的儿女，而且都受过严格的训练。假如他们被抓，他们会被送去坐牢，甚至送上绞刑架，但决不会说出一句抗议或失检点的话。不管怎样，这种险是值得冒的。在人来人往的客栈里搞这些小动作，可比你想象的安全多了，何况我手下的人是有经验的。”

“哦，还有那些信件呢？”她漫不经心地问道。

“真不幸，这些信件让我认识了一部分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活动……够了，我想目前足以挫败他们的反叛计划了！但只是目前而已，因为我仍然不知道紫樱花的身份。”

“哈，我的朋友！”她又恢复了刚才的轻率态度，“那么你又绕回原来的话题了，是吗？这样你就可以让我欣赏一下这咏叹调的最后一节了，真的！”她卖弄地装成强压下一个呵欠，“要不是你谈到我哥哥的话……”

"我现在就要谈到他了，女公民。在那些信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安德鲁·福克斯爵士的，这是你哥哥阿蒙·圣裘斯特亲自写的。"

"嗯——还有呢？"

"那封信表明他不仅同情法国的敌人，而且还是个帮手，如果不是紫樱花组织成员的话。"

这一击最终来到了。玛格丽特一直在等待着，但她不愿显露出害怕，她决心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她希望能调动她身上所有的才智来应付它。

阿蒙的那封信——傻瓜，粗心大意的阿蒙——已经落在肖弗林手中。玛格丽特仿佛已亲眼看过那封信。肖弗林为了自己的目的，一定会暂时保留那封信，利用它来搞掉阿蒙。这一切她都知道得很清楚。但她继续高声笑着，笑得比以前更快活，声音更高。

"哎，朋友，"她扭过头来把他的脸整个儿扫视一番，"我不是说过，这是你杜撰的情节吗……什么阿蒙同紫樱花合伙啦，阿蒙热心帮助那些他所鄙视的法国贵族啦……真的，这个故事给你的想象力增添了无穷的信誉！"

"让我把话说明白，女公民，"肖弗林用同样沉着冷静的语气说，"我必须正告你，阿蒙遇到的危险是致命的，别想得到丝毫的宽恕。"

正厅前座包厢里边，突然沉默下来约摸有一两分钟。玛格丽特笔直地坐着，神色严峻，呆

湃，尽力思考着，正视眼前的状况，考虑该怎么对付肖弗林最为妥当。

舞台上的演员已经唱完了那首咏叹调，现在正穿着她那虽是古典式的，但在十八世纪又相当流行的长袍出来向热情的观众致意。观众向她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肖弗林，”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夫人终于收起平时惯有的那种虚张声势的态度，平静地开口说，“朋友，我们来互相了解一下好吗？似乎我的才智由于这种潮湿的气候而生锈了。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急于要发现紫樱花的身份，是这样吗？”

“他是法国最凶恶的敌人，女公民。由于他在暗处动作，所以更加危险。”

“你的意思是说，也更加高尚？好吧，那么现在你要强迫我做暗探，作为换取我哥哥阿蒙平安无事的条件，是这样吗？”

“咄！多么难听的字眼，美丽的夫人！”肖弗林温文尔雅地反驳道，“决没有什么‘强迫’的意思。我以法国的名义要求你做的工作，绝对不能用令人惊骇的字眼‘暗探’来称呼。”

“无论如何，这里是这么称呼的，”她冷冰冰地说，“那就是你的意图，对吗？”

“我的意图是，只要你为我帮个小忙，你自己就能为阿蒙·圣裘斯特赢得自由与解脱。”

“帮什么忙？”

“不过是今晚帮忙观察一下罢了，女公民——”他急切地说，“听着：在安德鲁·福克斯爵士身上找到的信中有一张小纸条，你看——”

肖弗林从他的小本子里抽出一张小纸条递给她。这就是四天以前那两位年轻人遭到肖弗林手下的人袭击时正在看的那张纸条。玛格丽特机械地接过来，低头看起来。上面只有两行字，是用变了体的，明显地伪装了的字迹写的。她半出声地念了一遍：

“记住，除非十分必要，我们应该尽量少见面。下个月二日你将收到更完整的指示。假如你希望再次同我谈话，我会在G先生的舞会上等你。”

“这是什么意思？”玛格丽特读完后不解地问。

“再细看一遍你就会明白的，女公民。”

“这边角上有个图案，一朵小红花……”

“对了——”

“紫樱花，”她脱口说道，“G先生的舞会指的就是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

“我也是这样理解这张字条的意思的，女公民。”肖弗林无动于衷地作结论道。“安彤尼·都赫斯特勋爵和安德鲁·福克斯爵士被绑起来后，我手下的人对他们进行了搜查，然后按照我的命令把他们抬到多弗尔大街边的一间孤零零的房子里。那间房子是我特地租用的。直到今天早

晨。他俩一直是一对亲密的囚徒。但是发现了这张小纸条后，我就想到，应该让他们到伦敦去，及时参加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俩一定会有许多话要对他们的头目说……所以今晚他俩就会有机会同他晤谈，按照他所指示的那样去做。今天早晨，这两位好汉在多弗尔大街边那间孤零零的房子里，突然发现栏栅和绳索都松开了，他们的看守也不见了，还有两匹备好鞍的好马拴在院子里。我还没有见到他们，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得出万无一失的结论：他们一定马不停蹄地直奔伦敦。现在你可以看到了吧，女公民，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看来的确很简单，是吗？”她说，作了最后一次艰苦的努力，显示出无所谓的样子，“当你想杀一只鸡的时候，你抓住它，然后你扭歪它的脖颈……只有临死的鸡才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此刻你在我的喉咙上横着一把刀，还扣留一个人质来挟持我顺从遵命……你以为很简单，可我不这样认为。”

“不，女公民，我是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把你所钟爱的哥哥从他干的傻事所造成的恶果中挽救出来。”

玛格丽特的脸色顿时变了，双眼渐渐湿了。“他是世上唯一始终真诚地爱我的人……”她的声音哽咽了。她绝望地问道，“肖弗林，你要我怎么样呢？就我目前的处境来看，根本是不可能

的。”

“不，女公民！”他冷冷地、残忍地说，并不注意那绝望的孩子般的恳求，尽管这种恳求有可能熔化一个铁石心肠。“布莱克尼夫人，没有人会怀疑你，所以，只要有你的帮助，我就可能——天晓得？——最终成功地发现紫樱花的真面目。……你立刻要去参加舞会，到了那里替我观察观察，女公民。观察并注意听听……如果你偶然听到一句话或一声耳语，你可以告诉我。你要注意安德鲁爵士或安彤尼勋爵想要跟什么人谈话。现在没有任何人会对你产生怀疑。紫樱花今晚肯定会来参加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把他找出来，我以法国的名义起誓，你的哥哥会平安无事的。”

肖弗林果真把刀对着她的脖子了。玛格丽特觉得自己被缠在一个网中，丝毫没有希望从网中逃脱了。毫无疑问，阿蒙已经被公安委员会列为“嫌疑犯”之一了。他不可能获准再次离开法国的。如果她拒绝按肖弗林的命令行事，阿蒙就会被无情地打倒。此时她仍然希望——女人们总是如此——能与肖弗林达成妥协。她把手向这位她所害怕和怨恨的男人伸了过去。

“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答应帮助你，肖弗林，”她愉快地说，“你会把阿蒙的信还给我吗？”

“如果今晚你给了我有力的帮助，女公民，”

他带着讥讽的微笑回答，“我当然会把信还给你的……明天就给你。”

“你难道不相信我？”

“我完全相信你，亲爱的夫人。但是阿蒙·圣裘斯特的生命已经被他自己的国家没收了……这条命要靠你去赎回。”

“我也许无能为力，”她哀求道，“尽管我很乐意帮助你。”

“那确实太可怕了，”他平静地说，“为了你自己……也为了阿蒙。”

玛格丽特发颤了。她觉得不用指望从这个家伙身上得到宽恕了。他力大无边，他的手中攥着她哥哥的性命。她对他太了解了，不会不懂得这一点的：假如他达不到他的目的，他决不会罢休的，他会变得残忍无比的。

尽管戏院里空气闷热，玛格丽特还是觉得寒冷。动人的音乐旋律似乎是在遥远的地方。她把那条昂贵的饰边围巾拉起来围住肩膀，默默无言，好象是在梦中。

一会儿，她的思绪从处于危险中的可爱兄弟身上移开，挪到了另一个有权赢得她的信任和感情的人身上。她觉得很孤单，为了阿蒙而担惊受怕。她希望从一个知道怎样帮助和安慰她的人那里得到慰藉和劝告。珮西·布莱克尼勋爵曾经爱过她，现在是她的丈夫，为什么她要一个人来经受这种可怕的折磨呢？确实，珮西的头脑很简

单，但他肌肉很发达。毫无疑问，如果她来出主意，而他拿出男子汉的勇气和力量，他俩合在一起就能够战胜诡计多端的肖弗林，把人质从他那双报复的手中营救出来，又不至于危害那小队英勇的斗士和他们那位境界崇高的领头人的生命。珮西勋爵同阿蒙也很熟悉，他似乎很喜欢阿蒙，她相信他会帮忙的。

肖弗林再也不注意她了。他已经道出了那残酷的"或者——或者——"的选择，让她自己做决定。这一次似乎轮到肖弗林沉浸在歌剧那扣人心弦的曲子中了。他摇晃着尖尖的，象雪貂一样的头来和着音乐的节拍。

一阵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把玛格丽特从迷惘中惊醒过来。珮西·布莱克尼勋爵走进包厢来了。他个子挺高，睡眼惺松，满脸友善，堆着半害臊、半痴呆的微笑。这一切似乎都在激怒着玛格丽特的每一根神经。

"嗯……你的椅子在外面，我的宝贝，"他慢条斯理，略带愠怒地说，"我以为你想去参加那个屁舞会——哦，对不起，肖弗林先生，我没注意到你在这儿……"

当珮西勋爵走进包厢时，肖弗林就已经起立了。这时珮西勋爵把两根细长的指头伸给了他。

"你去参加舞会吗，我的宝贝？"

"嘘——嘘！"从戏院里各个角落传来了恼怒的抗议声。

“去他妈的，真不懂礼貌！”珮西勋爵善意地笑着说。

玛格丽特颇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她的最后一点希望似乎也破灭了。她用斗篷把自己周身裹起来，连看也不看丈夫一眼。

“我这就走！”她说着挽起丈夫的手臂。在包厢门口，她转过身来直直地盯着肖弗林，他腋下夹着他的三角摺帽——十八世纪法国男子颇为流行的一种帽子，薄薄的嘴唇边浮起古怪的微笑，正准备跟着这对不相配称的夫妻走出去。

“回头见，肖弗林，”她愉快地说，“呆会儿在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上见。”

她感觉得出，这位狡猾的法国特使肯定深感满意，因为他讥讽地一笑，便抓起一小撮鼻烟。接着，他掸了掸那件精致的饰边上衣，得意地搓了搓他那双瘦骨嶙峋的手。

11

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

当时的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所举行的舞会，是那一年中最辉煌的盛会。秋季刚刚开始，所有的显要人物都尽量及时赶到伦敦来参加舞会，尽最大的能力来出出风头。

威尔士王子殿下也答应参加舞会，他刚刚从剧院那边过来。格伦维尔勋爵自己听了头两场歌剧，然后先回去准备迎接贵宾们。夜里十点钟——这个时间在那个年代是不寻常地迟了些——外交官邸堂皇的楼房用外国棕榈树叶和花朵装饰得十分精致。屋子里挤满了人群，其中一个房间单独隔开专门用作跳舞厅。小步舞曲的优美旋律柔和地为贵宾们的欢笑和闲谈伴奏着。

在另一个小房间里，正对着漂亮楼梯的顶端，尊贵的主人站在那儿迎接来宾。地位显赫的

男人，雍容华丽的女人，从欧洲各国赶来的贵宾鱼贯地从外交大臣面前走过。按照那个时代的时髦作法，他们互相行礼致候，然后有说有笑地分散到舞厅里，接待室或玩牌室去。

离格伦维尔勋爵不远处，肖弗林正倚靠在一张落地式桌子上。他穿着那件漂亮的黑礼服，悄悄地观察着一群群来宾。他注意到珮西勋爵和夫人尚未到达，所以每当新的客人出现，他那敏锐的眼睛就迅速地朝门边投去一瞥。

他站在那里有点被冷落的样子。眼下正当可怕的九月，动乱的消息刚刚飞越海峡传过来，作为法国革命政府的特使，在英国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英国官员还是给了他一定的礼遇：彼特先生同他握了手，格伦维尔勋爵不止一次地同他寒暄。可是伦敦社交界的名流们却完全把他忽视了。女人们根本不理睬他，没有正式官衔的男人也拒绝同他握手。

不过，肖弗林并不因为社交礼节不周而感到烦恼。他只是把它当作外交往来中的一桩小事罢了。他热衷于自己的事业，对法国有着炽热的爱，这些感情使他完全不在乎他在这个雾蒙蒙的，古老的英国所受到的怠慢。

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肖弗林心中还有别的目的。他坚信法国贵族是法国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他希望亲眼看到他们每个人被消灭。他把每个成功地从法国逃走的贵族，看成是从断头台上

被偷出来的猎物。这些逃亡贵族，一旦越过边境，便煽动外国人反对法国。他们试图引诱欧洲的一些强国派兵进入革命的巴黎，并释放路易斯国王，把共和国的领导人处死。

所以，几乎用不着怀疑，神秘莫测的紫樱花引起了肖弗林的仇视。这帮团体财源充足，胆大包天，诡计多端，已经顺利地从法国救出了几百个贵族。大部分逃亡者在英国受到款待，他们把一切都归功于紫樱花和他的组织。

肖弗林对他的巴黎同僚发誓说，他一定要找出这个好管闲事的英国人，诱使他到法国来，然后……一想到就要看到那颗不可思议的头颅和别人一样，轻而易举地在断头台的铡刀下掉落，肖弗林便得意地深深吁了一口气。突然，楼梯口一阵大骚动，所有的谈话声暂时停止。这时，有人在外头大声宣布，"威尔士王子殿下及其随从和珮西·布莱克尼勋爵暨夫人驾到——"

格伦维尔勋爵赶紧到门边去迎接贵客。

威尔士王子身穿豪华的，遍布金绣的橙红色天鹅绒宫庭服，挽着布莱克尼夫人的臂弯走进来。他的右边是珮西勋爵，身着华丽灿烂的、样式与众不同的米色缎服。他那潇洒的头发不撒香粉，脖颈上和手腕上绕着价值昂贵的饰带，下腋夹着扁平的时髦三角摺帽。

一阵恭敬的寒暄之后，格伦维尔勋爵对宾客说，"王子殿下，可以允许我向你介绍法国政府

的特使肖弗林先生吗？”

威尔士王子一进来，肖弗林就迈步上前等着被介绍。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而王子只是随便地点一下头作为回礼。

“先生，”王子殿下冷冷地说，“我们要设法忘掉派你来的那个政府，把你仅仅当作我的客人，当作一位从法国来的非官方人士，这样你就是受欢迎的。”

“阁下——”肖弗林答道，再次弯腰致礼，“夫人——”他补充道，礼节性地朝玛格丽特也鞠了一躬。

“哟，我的肖弗林！”她带着满不在乎的快乐神情说道，一边把她的纤手伸给他。“肖弗林先生和我是老朋友了，王子殿下。”

“噢，”这次王子善意地说，“那么你就倍受欢迎了，先生。”

“还有另外一位，我请求王子殿下也允许我向您介绍。”格伦维尔勋爵插话说。

“啊，是谁呢？”王子问道。

“德杜纳伯爵夫人和她的孩子，他们最近刚从法国来。”

“太好了！——这么说来，他们是幸存者啰！”

格伦维尔勋爵转身找着伯爵夫人，她坐在房间的另一头。

“上帝赐爱我！”王子殿下看到那伯爵夫人

的呆板神态，便对玛格丽特喃喃道，“上帝赐爱我！她看来很善良、很忧伤。”

“是的，王子殿下，”玛格丽特微笑答道，“善良正象宝贵的香料一样，弄碎后便益发香气四溢。”

“善良……天哪，”王子叹口气道，“多半和你那迷人的性格不相适应，夫人。”

“这位是德杜纳伯爵夫人。”格伦维尔勋爵把夫人向大家作了介绍。

“见到你十分荣幸，夫人！你知道吗，我的父皇很欢迎你们这些被法国赶过海峡来的同胞。”

“王子殿下总是很宽厚，”伯爵夫人带着尊严很得体地回答。接着，她指了指腼腆地站在身边的少女说，“这是我的女儿苏珊娜，先生。”

“啊，多迷人啊——多迷人啊！”王子说，“伯爵夫人，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介绍布莱克尼夫人，获得她的友谊，使我们感到荣幸。你和她一定会有许多话要交谈的，我敢打赌。正是由于她的缘故，每一位法国同胞都会受到加倍的欢迎……她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她的敌人便是英国的敌人。”

听着高贵的王子这一席通情达理的话，玛格丽特的蓝眼睛兴奋地闪着光。德杜纳夫人恶意地侮辱了她，但在这儿却接受了一次公开的教训，玛格丽特禁不住满心欢喜。但对于伯爵夫人来说，她受过宫庭礼节的严格训练，所以丝毫没

有露出窘迫的痕迹来。于是两个女人便正式地互相施了礼。

“王子殿下总是宽厚的，夫人。”玛格丽特假作正经地说，闪亮的蓝眼睛充满了调皮的神色。“不过这时用不着他来调解……我们上一次见面时你对我的好意接待，仍然愉快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们这些可怜的放逐者，夫人，”伯爵夫人冷淡地说，“对你的祝愿表示诚挚的谢意。”

“夫人！”玛格丽特又行了一次屈膝礼。

“夫人！”伯爵夫人带着同样的尊严还了礼。

与此同时，王子同少年威巩特和蔼地交谈着。

“很高兴见到你，威巩特先生，”王子说，“你父亲在伦敦当大使的时候我同他很熟悉。”

“啊，先生！”威巩特答道，“那时我还是个小不丁点的男孩呐……我把这次幸会归功于我们的保护者紫樱花。”

“嘘——”王子立即一脸正经地说，并暗指着远远地站在一边的肖弗林。他正盯着玛格丽特和伯爵夫人，对于这一幕似乎有所觉察，薄薄的嘴唇周围泛着得意的带讥讽的微笑。

“不，先生——”肖弗林说道，好象直接回答王子的挑战似的，“请不要阻止这位少年表达他的谢意，那有趣的红花的名字我很熟悉，法国

也很熟悉。”

王子敏锐地盯了他片刻。

“真的，先生，”他说，“也许你了解这位民族英雄比我们自己了解的还多……也许你知道他是谁，”他转身向着屋里的人群，接着说，“女人们都正洗耳恭听呢，如果你希望在女性中成为受欢迎的人物，你就应该满足她们的好奇心。”

“啊，先生，”肖弗林意味深长地答道，“法国谣传殿下能够——而且也愿意——对那种神秘莫测的路边小花作出最真实的描写。”

他说话时迅速而机敏地盯着玛格丽特，但她不动声色，目光毫无畏惧地同他的眼光相遇。

“不，先生，”王子回答，“我谈不出什么来，那个组织的成员十分小气，对他们的领头人的秘密守口如瓶……所以他的崇拜者也只能对着一个偶像表示敬意。在英国这里，先生，”他带着美妙的翩翩风度和尊严说，“我们只要一提到紫樱花，每张漂亮的脸孔便会充满激情。除了他那些忠实的助手外，谁也没有见过他，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个子是高是矮，皮肤是白是黑，长得漂亮还是难看；但我们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男子汉。而我一想到他是个英国人，也就多少感到有点自豪，先生。”

“哟，肖弗林先生，”玛格丽特接着说，用几乎是蔑视的眼光望着这位法国人平静的，狮身

人首一样的脸，“王子殿下还应当补充说，我们女人都把他当作老英雄看待……我们崇拜他……我们佩带他的徽章；他陷于危险中时我们为他颤抖，他得胜时我们同他共欢庆。”

肖弗林什么也没说，只是冷静地朝王子和玛格丽特鞠了一躬；他觉得两位谈话者都是有意的——尽管各人方式不同——都在表达对他的鄙视及挑衅。那位好吃喝玩乐，无所事事的王子，肖弗林本来就很瞧不起他；那美丽的妇人，金色的头发中别着红宝石和金钢钻石做成的小红花——命运已被他攥在手中，所以他能够保持沉默，等着事情自然发生。

人群突然沉寂下来，但这沉寂马上被一阵长久的、兴高采烈的傻笑声打破了。

“……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丈夫，”从珮西勋爵那里传来了低沉的做作的声音，“只好滚到一边站着，眼看着她们在狂热地崇拜一个该死的影子。”

大家都笑了——王子比任何人笑的声音都大些。激动紧张的气氛缓和了，接着每个人便愉快地交谈起来，欢乐的人群分散开来，各自到相邻的房间里去了。

12

一 张 纸 条

玛格丽特忍受着煎熬，尽管她也说说笑笑，尽管她更受人们的倾慕，被更多的人围着，比任何其他女人更受到殷勤的款待，她却觉得自己象被判了死刑的人一样，在度着人世间的最后几天。

她的神经一直处于痛苦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程度就在陪同丈夫从戏院到舞会的短短一小时内增加了一百倍。原来她以为也许可以把自己善良的、懒散的丈夫当成有价值的朋友和顾问，但现在这一微弱的希望之光，就在她同他单独在一起时，一刹那间消失了，就象这个念头产生时一样迅速。犹如对牲畜或对忠实的奴仆一样，她对丈夫有一股善意的轻视感，使她撇开了这个念头；在令人伤心的危机中，这位男子汉也许会成

为她的精神支柱。阿蒙正处于死亡的关头，为了换取他的安全，必须为肖弗林干一桩可怕的事情；这就使她处于爱与恐怖的煎熬之中。在这个时候，丈夫本来应该成为一位头脑清醒的顾问才好。

珮西就站在那儿，这根精神支柱，头脑清醒的顾问，被一大群头脑空空的纨绔子弟包围着。这些人正怀着极大的兴趣，争相传诵着他刚刚作成的一首打油诗。

玛格丽特到处听到的都是荒谬的、愚蠢的话语，人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谈，甚至连王子也笑着问她是否欣赏她丈夫刚作的诗句。

"这首诗不过是在打个领带结那么短的时间内写成的，"珮西勋爵得意地向围着他的奉承者宣布道。

"这里找他，那里找他，
法国佬四处奔波寻找他。
他是在天上？他是在地下？
该死的无影无踪的紫樱花！"

珮西勋爵的妙语在灯火辉煌的接待厅里四处回响，威尔士王子被吸引住了。他打赌说，如果没有布莱克尼勋爵，生活将不过是一片荒凉的沙漠。

接着王子挽起珮西的手臂，把他领到玩牌室去玩骰子游戏。

珮西勋爵的主要兴趣似乎都集中在玩牌桌

上。他通常让妻子去打情骂俏，和男人跳舞开玩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今晚，念完了他的小诗之后，珮西便把玛格丽特丢下，让她被一大群崇拜者纠缠着，这些人都愿意帮助她忘掉这个高个子的懒丈夫。珮西认为这位欧罗巴最聪明的美丽女人会恪守英国的婚约的。

玛格丽特过度紧张的神情，激动和不安，使她显得更加迷人了：在一群各种不同国籍，不同年龄的男人们的簇拥下，每当她经过一个人面前，都会引起一阵倾慕的惊呼。

她再也不愿意往下想了。她早期所接受的豪放不羁的艺术训练，使她像个宿命论者——她觉得事情会自然发展，而引导事情的发展她并不在行。她知道不用指望从肖弗林那里得到怜悯了。他已经给阿蒙的头开出了高价，让她自行决定是否值得付钱。

舞会的晚些时候，她看到了安德鲁·福克斯爵士和安彤尼·都赫斯特勋爵。他们刚刚到达。她注意到安德鲁爵士立即向苏珊娜走去。两位年轻人很快地走到有窗户的深凹边墙里去，同人们隔离开来，开始了长谈，双方似乎都很热烈很愉快。

安德鲁和安彤尼看起来十分憔悴，但是都穿戴得无可挑剔。从他们那气派十足的举止中，一点也看不出他们觉察到萦绕在他们和领头人周围的可怕灾难。

她从小苏珊娜的口中得知，紫樱花组织不想放弃他们的事业。小苏珊娜公开说，她和母亲确信，几天后德杜纳伯爵一定会从法国被救出来。她开始隐隐约约地怀疑，在灯光辉煌的舞厅里，在那些衣着华丽的人群中，在那些围着她转的俗气男子当中，有一位是“紫樱花”，他竟然牵引着这个大胆计划的线头，他手中掌握着那些宝贵的生命。

一股火烧火燎的好奇心攫住了她，使她急于想认识紫樱花。虽然这几个月来，她听到别人谈起过他。而且对他的埋名隐姓也认为理所当然，可现在她却渴望认识他——并非仅仅为了挽救阿蒙——啊，并不是为了答应肖弗林，而是出于她对紫樱花有勇有谋的热情崇拜。

当然，他一定在舞厅的某个地方，因为安德鲁·福克斯爵士和安彤尼·都赫斯勋爵到了这里，显然是等着见他们的领头人——也许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新的命令。

玛格丽特朝每个人看了看，瞧瞧那些典型的贵族诺尔曼人，那些长得五大三粗，头发美丽的萨克逊人，那些温柔幽默的凯尔特人，猜测着其中哪一位会显露出某种力量、精神和计谋，足以把出身高贵的英国绅士，包括王子殿下在内，置于自己的意志和领导之下。

安德鲁·福克斯爵士吗？肯定不是。他那含情脉脉的蓝眼睛正温存而热烈地望着小苏珊娜的

背影，她正被严厉的母亲硬拉着离开快乐的会晤。玛格丽特从房间这一头望着安德鲁，看到他终于叹了口气转过身子，茫然和孤独地站着，因为苏珊娜小巧玲珑的优雅身段已经在人群中消失了。

她看着安德鲁慢慢地朝门边走去，那门通向一个小房间；他停下来倚靠在小房间的门框上，焦虑地朝四周张望着。

有一阵子，玛格丽特一直在努力避开那些在她跟前频献殷勤的男人。她穿过衣冠时髦的人群，向安德鲁爵士倚靠着的门口走去。为什么她希望靠近安德鲁，她自己也说不上来：也许她受到威力无比的神力的驱使，因为神力看来经常在左右着人们的命运。

她突然站住了！她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她兴奋地睁大了眼睛，朝着门飞快地一瞥，接着以同样快的速度又别转身去。安德鲁仍然心神不安地站在门边，但是玛格丽特清楚地看到赫思汀勋爵——一位青年花花公子，她丈夫的朋友，也是王子的朋友——很快地从安德鲁爵士身旁擦过，悄悄地把什么东西塞进他手里。

就那么一眨眼的时间——啊，不过是这么一瞬间！玛格丽特停了下来，接着她又令人佩服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重新开始走动——不过这次加快了脚步，尾随安德鲁爵士走去。

从玛格丽特看到安德鲁爵士倚靠在门边的时候起，到她跟着他进入那个小房间，这一切都不

过是发生在不到一分钟内的事。命运准备给人一击的时候总是迅速的！

玛格丽特·圣裘斯特曾在她哥哥阿蒙怀里度过了童年时代，少年时代，一直受到他的保护。此时；她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她的地位，她的尊严，她的热情——忘记了一切，只记住阿蒙正处于生命危险之中；记住离她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在那个没人住的小房间里，安德鲁爵士的手中也许握着一个能够挽救她哥哥性命的护符。

赫思汀勋爵把那神秘的东西偷偷塞进安德鲁爵士手中后不到三十秒，玛格丽特便走进了那个小房间。安德鲁爵士背朝着她，站在放着很多蜡烛架的桌子旁，手上拿着一张纸条，正在一字一句地看着上面的内容。

她尽量不被发现，身上那件紧身的柔软长袍拖在厚厚的地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屏住呼吸，悄悄地从背后走近他……就在这时，他转过身来，看见了她；她呻吟了一声，迅速把手搁在前额，轻声地喃喃道，“舞厅里热哄哄的真可怕，我觉得快晕过去了……啊！……”

她踉跄几步，好象就要摔倒一样。安德鲁爵士很快清醒过来，把他正在看的小字条捏在手中揉成一团，刚好及时地扶住了她。

“你病了，布莱克尼夫人？”他关心地问道，“让我——”

“不，不，没什么——”她很快地打断道。

“椅子——快！”

她一下子坐到靠近桌旁的椅子上，把头向后仰着，闭起了双眼。

“嗯——”她喃喃道，声音仍然很微弱，“晕眩快消失了……不用管我，安德鲁爵士，我向你保证我已经觉得好些了。”

玛格丽特坐在那儿，仍然闭着眼睛。安德鲁爵士就在她身后，右边是放着五大枝蜡烛架的桌子。仿佛什么也没看见，只有阿蒙的脸。阿蒙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他似乎在望着她，他背后是一个阴暗的画面：巴黎沸腾的人群，公安法庭光秃秃的墙壁，检察官判处阿蒙死刑，血红的断头台上那把污迹斑斑的铡刀正等着他……

小房间死一般的寂静。片刻过后，从灯火辉煌的舞厅里传来了加伏特舞曲优美的调子，华丽服装走动起来的沙沙声，一大群快乐人们的谈笑声，好象在为这个小房里正在上演的戏作古怪而神秘的伴奏。

安德鲁爵士再没有说一句话。接着便是玛格丽特身上那额外的感官变得越来越强有力。她看不见房间里的一切，因为她双眼闭起；她也听不见房间内有什么动静，因为从舞厅传来的喧闹声淹没了一切。但是，她却知道——好象她既看到也听到了——安德鲁爵士此时正把那张纸条往一支蜡烛的火苗上放。纸片刚刚点燃，她便睁开了双眼。她用两支纤纤的手指，从年轻人手中敏捷

地夺过纸条，接着她吹灭了蜡烛，煞有介事地把纸条凑近她的鼻孔。

“你考虑得很周到，安德鲁爵士，”她高兴地说，“肯定是你的老祖母教给你的，燃烧纸条的焦味是治晕眩的最好偏方。”

她满意地叹了口气，把纸条紧紧地夹在她挂满戒指的手指间——这神秘的东西也许能够救阿蒙的命。安德鲁爵士呆住了，望着她好一会儿。他感到迷茫，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完完全全惊呆了，似乎不能理解这个事实：玛格丽特那纤细的手指间所夹住的，也许是关系到他的伙伴生死存亡的重要东西。

玛格丽特发出一长串欢乐的笑声。

“你干吗那样盯着我看呀？”她笑嘻嘻地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觉得好多了，你的偏方真有效，这房间又凉爽宜人。”她又神态自若地补充道：“舞厅里传来的加伏特舞曲很美，使人心情平静。”

她若无其事，心情愉快地唠叨着。安德鲁爵士精神紧张，绞尽脑汁地想着怎样才能用最快的方法，把那张烧了一角的小纸条从这位美妇的手中夺回来。各种各样模糊的、混乱的念头交织着在他脑中闪动。他突然记起了她的国籍，最糟的是他又想起了与告发申西尔有关的可怕故事来。这故事虽然在英国没人相信，但主要是因为珮西勋

爵的地位与财产，以及她本人的聪明美貌的缘故。

“怎么，还在做梦般地盯着我？”玛格丽特说道，高兴地笑了。“你很胆小，安德鲁爵士，现在我想到了这一点。刚才你看到我的时候似乎不是高兴而是吃惊；不管怎样，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我的健康，也不是因为你懂得老祖母的偏方才烧这张小纸条的。……我敢打赌，一定是你的情人小姐给你的无情书信，所以你准备毁掉它。现在你要老实承认——”她顽皮地拿起那张纸条，补充道，“这纸条写着她最后的毁约吗？或者要求最后一次接吻后散伙？”

“不管它是什么，布莱克尼夫人，”安德鲁爵士慢慢地恢复了知觉，“这小纸条是属于我的，所以——”

顾不得考虑他的行动是否会被看作对一位女人无礼，年轻人斗胆朝那张纸条扑过去；但是玛格丽特的念头转得比他的还要快，她的动作在这阵紧张激动的压迫下，也变得更迅速准确。玛格丽特个子很高，身材健美，猛地朝后退一步时，撞倒了笨重的桌子。呼地一声，桌子连同上面的许多蜡烛架一起倒下来。

她立即大声惊叫，“蜡烛，安德鲁爵士——快！”

没有损坏什么东西，只有一两根蜡烛在烛架倒下时熄灭了。其他的蜡烛泪滴到了名贵的豪华地毯上；另一支蜡烛燃烧着了盖在它上面的纸灯

罩。安德鲁爵士迅速而敏捷地吹灭了火苗，拾起桌子，把蜡烛重新放回桌上。他仅仅用了几秒钟时间做这些事情，而玛格丽特所需要的恰好就是这几秒钟。她抓住时机很快地瞥了那张纸条一眼，看到了它的内容——一行用她以前所看见过的歪歪扭扭的手迹写的字，署名处有着同样的印记——一朵用红水笔画成的星形小花。

安德鲁爵士再次瞧了瞧她，看到她脸上有一股既惊奇而又庆幸的表情。就在这时，那张宝贝小字条轻轻地飘落到地上，年轻人急忙把它捡起来，紧紧地攥在手中，脸上紧张的神情立即松弛下来。

“真不害臊，安德鲁爵士，”她顽皮地摇摇头说，“你把一位神经过敏的伯爵夫人的心搅得乱糟糟，却又赢得了那可爱的小苏珊娜的爱情。好哇，好哇！我相信一定是爱神丘比特支持你，并吓唬要用烛火烧毁整个外交部官邸，目的是让我把这张谈情说爱的字条交出来，免得让我轻率的眼睛给玷污了！你想想，只要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就可以知道一位误入歧途的女人的秘密了。”

“如果我重新开始这个被你打断的有趣消遣，”安德鲁爵士现在同她一样镇静了，“你会原谅我吗？”

“一定会的，安德鲁爵士！我怎么敢再次阻挠爱神呢？也许爱神对于我的冒昧会给予严厉惩

罚的。把你那封‘情书’烧掉吧，无论如何！”

安德鲁爵士把那张纸头揉成一条长纸捻，又把它凑到了烛火上去。他没有注意到在他对面那张美丽的脸庞上奇特的微笑，因为他正全神贯注地烧着纸条。如果他注意到了的话，也许他脸上那放心的表情就会消失了。他望着那张与命运相关的纸条在火焰中卷了起来，很快地最后一点碎片也掉到了地上，他用脚踩在那些灰烬上面。

“好啦，安德鲁爵士，”玛格丽特用她那无动于衷的口气说，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你敢不敢请我跳个小步舞，撩一撩你那位小美人的醋意？”

13

或者……或者？

玛格丽特·布莱克尼设法从半烧焦的纸条上读到的那几个字，不折不扣是命运的吩咐。“我明天动身……”这一句她看得很清楚，接着是蜡烛烟熏黑的一块模糊的地方，下面的几个字看不清了。但是在字条底端，还有一个句子，写得很清楚很明显，每个字都象是燃烧的火焰，在她眼前晃动。“如果你希望再次同我谈话，准一点正我会在晚餐室里。”字条最后很简单地画了一朵星形小花，这对于她已经是很熟悉的了。

准一点正！现在快十一点了，舞会已经进入最后一轮小步舞。此时玛格丽特和安德鲁爵士正在领跳双人舞，穿行在优雅地缠结在一起的男女

舞伴中。

快十一点了！竖立在金属托座上那架漂亮的路易斯十五世座钟上的指针似乎使人发疯似地飞快走动着。再过两个小时，她和阿蒙的命运便知分晓了。两小时以内她必须决定：或者严守她略施计谋所得来的消息，让哥哥听凭命运摆布；或者存心出卖一位勇敢的人，一位正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他的同胞，高尚而慷慨的，对同胞不存戒心的人。要干出这后一件事似乎是可怕的。但是，阿蒙呢？阿蒙也是高尚和勇敢的。阿蒙也是不存戒心的。何况阿蒙爱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在她手中。现在，当她能够把他从死亡之中救出来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啊，这简直太残忍了！哥哥那和善、温存的脸，充满了对她的爱，似乎正责备地望着她。“你是能够救我的，玛——”他似乎在对她说话，“可是你却选择了救一个陌生人的生命，一个你并不认识的人，一个你从没见过的人，宁愿让他得到安全，而把我送上断头台！”

所有这些念头的冲突在玛格丽特的脑海中汹涌着，同时她的嘴唇又必须挂着微笑，踩着小步舞那优雅的，迷宫式的舞步旋转着。她凭她那敏锐的感觉，注意到她已经成功地消除了安德鲁爵士心中的疑惧。她的自我控制完美极了！她是个高超的演员，在这场小步舞中，她演得比以前在法国喜剧院当演员时更为出色。不过，一位可爱的

哥哥的生命并不只依靠她的戏剧才能。她很聪明，决不会做过火的表演。她再也没有提及使安德鲁爵士难堪的“情书”。她看着安德鲁的疑虑慢慢地溶化在阳光灿烂的微笑之中。并且她马上发现，不管安德鲁头脑中一时起了什么样的疑虑，在小步舞曲的最后几节音乐结束之前，她有把握成功地把这疑虑完全打消掉。安德鲁自然无法了解她激动狂热到何种程度，她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使那平淡无味的谈话得以保持不断，宛如涓涓细流。

跳完舞，玛格丽特请安德鲁爵士带她到隔壁房间去。

“我已经答应到楼下去陪王子殿下用晚餐，”她说，“不过在我们分手之前，请告诉我……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你？”

“是的！坦白说吧，因为刚才我把你吓了一跳……不过，请记住，我不是个英国女人，我并不把交换‘情书’看成是罪过，我发誓我决不会告诉小苏珊娜的。不过现在你要告诉我，我可以在星期三我要举行的‘水上聚会’上欢迎你吗？”

“我说不定呢，布莱克尼夫人，”他闪烁其辞地回答，“也许明天我必须离开伦敦。”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离开，”她认真地说，接着她看到了安德鲁的眼睛里又出现了焦

虑的神色。她快活地说，“没有人比你投球投得更好，安德鲁爵士，在滚木球草地上我们会想念你的。”

安德鲁爵士领着她穿过房间走到那边的另一个房间去，王子殿下早已在那里，等着美丽的布莱克尼夫人到来。

“夫人，晚餐已经为咱们准备好了，”王子说着，把他的手臂伸给玛格丽特，“我满怀着希望，但命运女神老是随便地对我皱眉蹙额，我只好充满信心地寻找美丽女神的微笑。”

“王子殿下在牌桌上一直失利吗？”玛格丽特问道，一边挽起王子的手臂。

“啊，很不走运！珮西·布莱克尼先生是我父亲臣民中最富有的，他尚且不满意，其实他的运气好得气煞人。对了，这位无与伦比的聪明人在哪儿？我打赌，夫人，假如没有你的微笑和他的俏皮话，这生活一定会象一片荒凉的沙漠一样可怕。”

14

准一点正！

晚餐是十分令人愉快的。出席的人都说，布莱克尼夫人从来没有这么可爱，那“该死的傻子”珮西勋爵也从来没有这么逗人乐。

王子殿下让珮西·布莱克尼愚蠢而有趣的打诨逗得大笑不停，一直笑得眼泪也流了出来。珮西那首拙劣的打油诗“这里找他，那里找他……”，配上“啊，快乐的英国人！”这首歌的曲子来唱，并用玻璃杯撞击桌子的声音来伴奏。此外，格伦维尔勋爵请了一个手艺极高的厨师——一些爱开玩笑的人说他是贵族的后裔。这位厨师在失去财富之后便来到外交部的餐厅里寻找运气。

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兴高采烈。当然，在这

拥挤热闹的餐厅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探察出她内心正在激烈斗争的细微迹像。

时钟正在无情地滴滴答答地走着。时间已经是午夜后，甚至威尔士王子也想离开餐桌了。在最后这半小时内，两位勇敢的男人的命运将要互相搏斗——亲爱的哥哥和那位不知名的英雄。

玛格丽特这个时候甚至不想看一眼肖弗林；她知道他那敏锐的，狐狸一样的眼睛会立即把她的内心看透，而且会使她做选择的天平偏向阿蒙这一边。虽然眼睛不看肖弗林，但她内心深处仍然缠绕着一种模糊不清的希望，也许会发生“什么事”，大的事，极其巨大的，划时代的大事，把这可怕的责任重新从她那年轻软弱的肩膀上移开，使她不必在这两种残酷的决定之间做出抉择。

但是时钟仍然滴滴答答地走着，它似乎永恒不变地呈现这种单调的状态，而人们的神经却随着它的滴答声阵阵发痛。

晚餐结束后，跳舞又重新开始了。王子殿下离开了，年纪大的贵客们也纷纷互相告辞，只有年轻的来宾毫无倦意，在晚会的最后一刻钟里又跳开了伏加特舞。

玛格丽特觉得再也跳不了一场舞了。人的最终持久的自我控制也有个限度。她在一位内阁部长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小房间。房间里仍然空无一人。她知道肖弗林一定埋伏在什么地方等着她，

随时准备抓住第一个可能的接头机会。晚餐前的小步舞结束后，肖弗林的眼睛曾盯着她望了一会儿。她知道这位敏感的外交家，有着一双善于搜寻迹象的暗淡眼睛，一定已经揣测出她的任务完成了。

命运支使着事情如此发展。玛格丽特忍受着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最可怕的内心冲突；她已经准备听天由命了。但是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救出阿蒙。首先，他是她的哥哥，自从她还是个婴孩时丧失了双亲后，哥哥对于她来说，既是母亲又是父亲，而且也是朋友。一想起阿蒙要倒在断头台上，就使人觉得恐怖，甚至不敢去细想——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绝不能发生的，绝不能！永远不能……至于那位陌生人，那位英雄——哦，让命运去决定吧！玛格丽特要把哥哥的生命从残忍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然后再让那位足智多谋的紫樱花自己去解救自己。

也许玛格丽特迷惘地感觉到，那位大胆善谋的英雄，既然这几个月来已经挫败了一支间谍小分队，也就可以设法避开肖弗林，不受丝毫的影响，一直坚持到最后。

玛格丽特一边想着，一边听着那位内阁部长滔滔不绝地谈话。毫无疑问，他一定觉得他找到了布莱克尼夫人这样一个难得的知音。突然，玛格丽特看见肖弗林那张机警、狡猾的脸从放着门帘的门口往这里窥探。

"凡古德勋爵，"她对那位部长说，"你愿意帮我做件事吗？"

"我十分愿意为夫人阁下效劳，"他颇具骑士风度地回答。

"请你去看看我的丈夫是否还在玩牌室里好吗？如果他还在那里，请你告诉他我很累了，想立刻回家去。"

一位美妇的命令可以对全人类发生效力，甚至对一位内阁部长也不例外。凡古德勋爵准备领命。

"我不愿让夫人阁下一个人待在这里，"他说。

"不用怕，我在这儿很安全——而且，我想不会有人来打搅……不过我确实累了。你知道，珮西勋爵要坐车回里茨蒙德去，路可长着哩，要不然我们就无法在天亮前赶回家，因为我们走得很慢。"

凡古德勋爵被支使开了。

他一离开，肖弗林马上蹓进房间，镇定而冷漠地站到了她身边。

"有消息告诉我了吧？"他问。

似乎有一件冰斗篷突然披到了玛格丽特的肩上；虽然她的双颊火热热地闪着亮光，她却觉得浑身透凉和麻木。啊，阿蒙！你知道吗，为了你，一位忠诚的妹妹正在做出可怕牺牲，牺牲她的骄傲，尊严和女性的气质？

"没什么重要的消息，"她说着，眼睛木然地望着前面。"不过也许会是一条线索。我设法——不管怎样——发现安德鲁爵士在一支蜡烛上焚烧一张纸条，就在这房间里。我成功地把那纸条抢到手中，并往上面看了大约十秒钟。"

"这时间足够你看清楚纸条上的内容了吧？"肖弗林安详地问道。

她点了点头。然后她继续用同样平板的、机械的声调说，"在纸条的下角，画有一个象往常那样潦草的签署，那是一朵红色星形小花，在小花上面我读到两行字，其他的全部被烛火烧焦变黑了。"

"这两行字是什么？"

她的喉咙似乎突然缩小了。她觉得说不出那几个字来，因为那几个字可能会把一位勇敢的人送到死亡中去。

"还好没有整张纸都烧掉，"肖弗林带着冷冰冰的讥讽口吻说，"因为那对阿蒙·圣裘斯特是不利的。那两行字是什么，女公民？"

"一行是'明天我动身'，"她平静地说，"另一行是——'如果你希望再次同我谈话，准一点正我会在晚餐室里'。"

肖弗林抬头望了望就在壁炉架上方的时钟。

"这么说我还有足够的时间，"他镇定地说。

"你要干什么？"她问。

她脸色苍白得象一座雕像，双手冰凉，头和心脏悸动着，神经可怕地绷紧了。啊，这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她应该干些什么才能抵消她所做的这一切呢？她已经作出了选择：她到底是干了一件邪恶的事还是一件崇高的事？看来只有为人类作善恶记录的天使，能够给予回答了。

“你要干什么？”她机械地重复道。

“唔，眼下还不打算干什么。要看情况而定。”

“看什么情况？”

“看看准一点正我将在晚餐室里见到的是什么人。”

“你将见到紫樱花本人，这不用说；可是你不认识他。”

“是的，不过我马上会认识的。”

“安德鲁爵士会给他报警的。”

“我想不会。刚才在舞会上你离开他时，他站着看了你约摸一两分钟。那神色使我意识到，你们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挺自然的，不是吗？我必须对这件‘事’的性质作出明智的猜测。所以我同那位年轻的勇士进行了热烈的长谈，直到一位夫人走过来，挽着他的手臂去用晚餐。”

“后来呢？”

“晚餐期间我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当我们大家又上楼时，波特尔夫人把他留下来，

开始扯起那位俊俏的苏珊娜·德杜纳小姐的话题来。我知道波特尔夫人没有谈完之前，安德鲁爵士是不会移动一步的，这个话题至少还可以谈一刻钟，而现在已经差五分就是一点了！”

肖弗林准备离开了。他向门边走去，把门帘拉到一边，站了一会儿，指给玛格丽特看远处安德鲁·福克斯爵士的身影，他正同波特尔夫人亲密地谈着呢。

“我想，”他带着得意洋洋的微笑说，“我有希望在餐室里找到我所要找的那个人，美丽的夫人。”

“也许不止一个人。”

“不管他是谁，只要时钟敲了一响，他就会被我的手下盯住；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或许是两个，甚至是三个——明天一定会动身前往法国，其中之一必定是紫樱花本人！”

“嗯——还有呢？”

“美丽的夫人，明天我也要动身到法国去。在多弗尔的渔民客栈里，从安德鲁·福克斯爵士身上搜出的信件中提到了邻城加莱，谈到了我所熟悉的一家旅店，叫做‘灰猫旅店’，谈到了海岸边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布朗查老爹的小草屋——我必须尽力去找出那间草屋。看来紫樱花似乎已经决定不派遣其他人，他自己‘将于明天动身’。那么，我马上就要在晚餐室见到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个要动身到加莱去，我要跟踪

这个人，一直到那些贵族们等待他的地方。至于这个人，美丽的夫人，他就是我寻找了将近一年之久的那个人；他的精力胜过我，他的机智挫败了我，他的勇气使我惊奇不已——是的，我——我领教过两三次他所搞的恶作剧的滋味了——这是一位神出鬼没、难以捉摸的紫樱花！”

“那么阿蒙呢？”她恳求道。

“我什么时候失约过吗？我可以答应你，哪一天紫樱花和我同时前往法国，哪一天我就派特别信使把阿蒙那封不谨慎的信送还给你。还有，我要以法国的名义向你保证，哪一天我抓住了好管闲事的英国人，阿蒙就一定能回到英国来，安全地回到他那迷人的妹妹怀抱中。”

肖弗林深深地鞠了一躬，又瞧了一眼时钟，然后溜出了房间。

玛格丽特似乎觉得，透过所有的声音，所有的音乐，跳舞声，笑声，她可以听到肖弗林那猫子一样的脚步声，穿过宽敞的接待厅，走下笨重的楼梯，到了晚餐室，打开门。命运已经决定了，为了她所爱的哥哥，命运驱使她开口，听凭她干了一桩邪恶的事。她躺回她的椅子里，浑身乏力，一动也不动，看着那残忍的敌人的身影在她疼痛的眼睛前面恍恍忽忽地闪动。

肖弗林到了晚餐室，里面空无一人。房间看起来象是一个愁眉不展的、被遗弃的、俗丽的人儿，又象是一件舞会散尽后的舞衣丢在那里无人

过问。

桌子上散乱地摆着空了一半的杯子，尚未打开的餐巾四下里乱丢着，椅子三三两两地摆在一起，好象是幽灵坐在一起亲热地交谈。有一些成双成对的椅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放在房间的角落里，说明了刚才有人曾在这里边喝着香槟，边吃着点心，窃窃私语，戏弄调情；还有三、四把椅子堆在一起，使人回想起愉快的、热烈的有关最新丑闻的讨论；另一些椅子排成直的一行，看起来很古板，很挑剔，好象被遗弃了的寡妇；还有靠近桌旁的孤零零的单把椅子，说明有几位贪吃的客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珍贵的菜肴；而其他几只翻倒在地上的椅子则充分说明了格伦维尔勋爵窖藏美酒的威力。

事实上，这是楼上时髦聚会的鬼怪复制品；这是一个曾对每一个舞厅和晚餐室进行过骚扰的幽灵；是一幅用白粉笔画在纸板上的图画，单调，不着颜色。闪亮的丝织衣服和华丽的刺绣大衣再也不放在突出的地位，烛光也懒洋洋地在它们的插座上摇曳着。

肖弗林和善地笑了。他搓了搓那双长长瘦瘦的手，朝空无一人的晚餐室四周望了望，连最后一个仆人也离开到楼下大厅里去了。灯光灰暗的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外面的伏加特舞曲和谈笑声，以及偶尔从外面路过的马车辘辘声，传到这个"睡美人"一样的宫殿来。这些声音就象远处掠

过的幽灵的呢喃细语。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平安，那么豪华，那么寂静，即使是最敏感的观察者，也永远猜想不出：就在此刻，这个空无一人的晚餐室不过是个陷阱，是用来擒拿那动乱不安的年代里所能见到的最有勇有谋的人。

肖弗林想了想，努力要知道这迫在眉睫的将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他已发誓要让这个人的末日来临。关于他的每一件事都是怪诞而神秘的；他狡猾地掩盖起来的身份；他施于十几名盲目而狂热地服从他的英国绅士的威力；他在经过严格训练的小分队中所激起的强烈的爱和驯服；除此以外，还有他那令人惊叹的无穷胆量，使得他公然在巴黎城墙内与他不共戴天的死敌较量。

怪不得这位行踪诡密的匿名英国人会在法国引起人们迷信般的恐怖。当肖弗林朝着这神秘的英雄马上就要出现的房间四下里看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有一股奇怪的敬畏感遍透他的脊背骨。

但是他的计划是周密的。他可以肯定，紫樱花还没有得到警告。他也同样确信，玛格丽特·布莱克尼不会欺骗他。如果玛格丽特愚弄他——一种令人战栗的残酷表情在肖弗林锐利的灰色眼睛中闪现——如果她愚弄他，阿蒙·圣裘斯特将会被处以极刑。

但是不会的，当然她不会欺骗他的！

幸运的是，晚餐室里无一外人：当那位毫无顾忌的神秘人物单独进来时，肖弗林就可以方便地同他交谈，因为除了肖弗林自己以外别无他人了。

等着吧！当他带着满意的微笑巡视一下这间与外界隔绝的房间时，这位狡猾的特使觉察出哪里传来了平静的、单调的呼吸声。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酒酣饭饱的人，此刻他正悠然自得地睡着，远远避开楼上跳舞的喧哗声。

肖弗林再次往四下里认真瞧了瞧，看到在房间黑暗的角落里，在一张沙发上斜躺着一个人，嘴巴张开着，眼睛紧闭，从鼻孔里传出甜甜的安详的鼾声。此人便是欧罗巴最聪明最美丽的女人的懒丈夫，衣冠华丽的珮西勋爵。

肖弗林望着他吃饱喝足后躺在那儿的蠢态，安宁，毫无知觉，世界与他均处于平安无事的状态。肖弗林不由浮起一丝几乎是怜悯的微笑，这微笑一下子使他脸上那生硬的线条和灰白的眼睛里的讥讽表情缓和了许多。

显然，这位睡得正香的人不会影响肖弗林为捉拿紫樱花而设下的圈套。他再次搓了搓手，也学着珮西·布莱克尼的样子，在另一张沙发的一角伸开四肢躺下来，闭上眼睛，张开嘴巴，哼出安详的呼吸声，并且——等待着！

15

怀　疑

玛格丽特·布莱克尼看着肖弗林身着黑色服装的身影轻轻地走过舞厅。她不得不在那里等待着，激动得神经一阵阵震颤。

她坐立不安地在那间仍然无人光顾的小房间里待着。透过放着门帘的门口朝一对对跳舞的人影望去。虽然望着他们，却什么也没看见；听着音乐，却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焦急和疲倦。

凭着脑子里的幻想，在她眼前展现了此刻正在楼下发生的事情：空旷的晚餐室，决定命运的时刻——肖弗林在监视着！接着，准一点正，一个人走进来。他，神出鬼没的紫樱花，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已经几乎成了一个不真实的幻像，他的隐蔽身份是何等的离奇啊！

玛格丽特希望此时她也在晚餐室里，亲眼看

着紫樱花走进来。她知道凭着女人深邃的洞察力，一下子就能从陌生者的脸——不管他是谁——看出那只有领头人才可能具备的强烈个性：这独特的个性属于英雄人物，属于威力巨大的，高高翱翔的鹰——可是眼下这鹰的翅膀正慢慢地被守猎者的圈套缠住。

玛格丽特毕竟是个女人。她怀着纯粹的悲哀想着他。铁一般的命运似乎太残酷了，它让无所畏惧的狮子屈服于老鼠的啮咬！啊，要是阿蒙的生命不是处于危险中的话……

“说真的，夫人阁下一定以为我是很疏忽大意的，”冷不防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传达你的口信可真不容易啊，因为开始时我到处找不到珮西勋爵。”

玛格丽特已经完全忘记了她丈夫和拜托凡古德勋爵给丈夫传口信的事了。这阵子凡古德勋爵突然说出她丈夫的名字时，她听起来竟觉得那么的奇怪和陌生。这最后五分钟里，她已经再次沉浸到她往日的旧生活中去了。那时候阿蒙总是在她身边，爱着她、保护着她，使她免遭那年代里巴黎到处都有的小阴谋的暗算。

“最后我总算找到他了，”凡古德勋爵继续说，“把你的话转告了他。布莱克尼先生说他会马上命令备好马的。”

“啊——”她说，仍然心不在焉地，“你说你找到我丈夫了？你向他转告我的话了？”

"是的，他在晚餐室里呼呼地睡大觉呢，起初我简直没法叫醒他。"

"十分感谢！"她生硬地说，尽量想把自己的思想收拢回来。

"马车备好之前，夫人能允许我有幸与你跳个对舞吗？"凡古德勋爵问道。

"不，谢谢，我的老爷。不过——你会原谅我的——我确实累极了，而且舞厅里的热气越来越闷人了。"

"温室里倒挺凉爽的，我带你上那边去吧，让你吃点什么。你好象是病了，布莱克尼夫人？"

"我只是很累，"她有气无力地回答，跟着凡古德勋爵到了温室，那里微弱的灯光和绿色的植物确实使空气变得十分凉爽怡人。凡古德先生为她找来一把椅子，她便一下子坐上去。这样长时间的等待真是令人难以忍受。为什么肖弗林不来告诉她监视的结果怎样呢？

凡古德勋爵十分殷勤周到。但她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她突然发问道，把他吓了一跳，"凡古德勋爵，刚才晚餐室里除了珮西·布莱克尼勋爵以外，还有谁吗？"

"还有法国政府的特使肖弗林先生，也在另一个角落里睡大觉。"他有点诧异，"夫人干吗打听这个？"

"我不知道……我……你注意到了你进去的

时候是几点吗？”

“大概是一点过五分或十分左右吧……我不知道夫人阁下在想些什么？”他说。很明显这位美丽的夫人心思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一直不在听他那学问渊博的谈话。

不过她的心思的确并没有飞得太远，不过飞到楼下罢了，飞到肖弗林一动不动地监视着的晚餐室里。他失败了吗？刹那间这种可能性在她眼前升起，象是一种希望——希望紫樱花早已得到安德鲁爵士的报警，而肖弗林的圈套失灵了，捕捉不到鸟；但是这希望马上变成了害怕。他失败了吗？——要是那样的话——阿蒙！

凡古德勋爵自从发现他没有听众以后就不再说话了。他想伺机溜走，因为坐在这位女人对面，不管她如何美丽，她并没有注意到他为了愉悦她所作出的极大努力。这对于内阁部长来说，是令人扫兴和尴尬的。

“我去看看夫人的马车备好了没有。”他终于试探地说。

“啊，谢谢，谢谢……你真是太好了……恐怕我只是个令人遗憾的伙伴而已，可我的确是累了……也许，我最好一个人呆着。”

她一直盼望甩掉他，因为她希望狐狸一样的肖弗林会四处觅食，在剩下她单独一人时来找她。

但是凡古德勋爵走了以后肖弗林还是没有

来。啊，发生什么事了？她觉得阿蒙的命运在平衡中倾斜。她害怕——现在更是心惊胆战地害怕——肖弗林失败了，神出鬼没的紫樱花再次溜走了，她便毫无希望得到肖弗林的怜悯与饶恕。

肖弗林已经道出了“或者——或者——”由她选择，别无其他事可以使他满意了：他的心是非常毒辣的，一定会认为她存心作弄他。再一次捕捉不到那头鹰的话，肖弗林那报复的心理一定会对可怜的猎物阿蒙感到满意的！

可是她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了；她已经为阿蒙绷紧了每一根神经。一想到什么都失败了，她简直忍受不了。她坐立不安；她想立刻去听那最坏的消息；她知道肖弗林一无所获时一定会把恼怒和讽刺全部倾泻在她身上。

一会儿格伦维尔勋爵过来告诉她说，她的马车已经备好了，珮西勋爵手拿缰绳在等着她。玛格丽特立即对尊贵的主人说了声“再会”。走过房间时，许多朋友拦住她，同她愉快地告别。

外交大臣站在楼梯平台上，一大群真正的豪侠绅士们正等着向美貌的时装皇后道别。外面拥挤的门廊下面，珮西勋爵那几匹高贵的马正在不耐烦地往地上刨着蹄子。

在楼梯上，当她最后同主人告别时，突然看见了肖弗林。他正慢慢地走上楼来，轻轻地搓着双手。

他那表情捉摸不定的脸上有一种古怪的神

色，半欢喜半迷惑不解，那双敏锐的眼睛同玛格丽特相遇时，充满了讥讽的意味。

“肖弗林先生，”当他停在楼梯口一本正经地向她鞠躬时，玛格丽特对他说，“我的马车就在外面，我可以挽住你的手臂吗？”

象往常一样地豪爽，肖弗林把手臂给了她，带她下楼去。人群十分拥挤，外交大臣的一些客人正在辞别，另一些人倚在栏杆上看着人群沿着宽楼梯上上下下。

“肖弗林，”她终于沮丧地说，“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夫人？”肖弗林装出吃惊的样子，“在哪里？什么时候？”

“你在折磨我，肖弗林。今晚我已经帮了你的忙，当然我有权利知道。刚才一点正的时候在晚餐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玛格丽特轻声说，相信在人群的一片喧哗声中，她的话除了身边这位男人外，其他人都不会听到的。

“寂静与安宁笼罩着一切，美丽的夫人；那时辰我正在一张沙发上睡觉，而珮西·布莱克尼勋爵在另一张沙发上打呼噜。”

“没有人到屋里去吗？”

“没有。”

“那么我们失败了，你我两人？……”

“是的！我们失败了——也许……”

“不过，阿蒙呢？”她恳求道。

“啊，阿蒙·圣裘斯特现在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祷告上帝吧，亲爱的夫人，但愿那根发丝不会断掉。”

“肖弗林，我为你效过劳，真诚地，认真地效过劳……你记得……”

“我记得我的允诺，”他平静地说，“哪一天紫樱花和我在法国的土地上相会，哪一天阿蒙就会回到他那迷人的妹妹怀抱中。”

“那就意味着我的手一定要沾上一位勇士的鲜血。”她说着，打了一个寒战。

“他的血，或者你哥哥的血。当然，象我一样，目前你应该希望那位形影不定的紫樱花会动身上加莱去——”

“我只有一个希望，肖弗林公民！”

“什么希望？”

“在太阳升起之前恶魔把你召去，到其他地方去！”

“荣幸之至，女公民。”

玛格丽特把肖弗林留在楼梯的拐弯处待了一会儿，试图探出那瘦削的、阴险的面具后面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肖弗林仍然是那么温文尔雅，不可捉摸，脸上没有任何线条暴露给这位可怜的，焦急的女人，说明她应该害怕或者应该大胆地存有希望。

在楼下平台上，她立刻被围住了。每当布莱

克尼夫人出门上马车前，总有一大群奉承拍马的人，象飞蛾一样地团着她那令人晕眩的美貌之光团团转。在她尚未最后离开肖弗林之前，她把小手伸给了他，摆出了她所具有的可爱姿态，象小孩一样地哀求道，“给我一线希望吧，我的肖弗林！”

肖弗林用最完美的侠士风度朝她那只小手弯下腰去——这只手透过那雅致的透明黑色镶边手套，看起来是那么秀气、白皙——他吻了吻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

“祈祷上帝不要让发丝断了！”他重复道，露出了诡谲的微笑。

肖弗林走到一边去，好让那些飞蛾更紧地靠着她的美貌光轮转着。这些衣着华丽的公子哥儿们入迷地注视着布莱克尼夫人的每一个步态，把她的视线给挡住了，使她再也看不见那敏锐的狐狸般的脸。

16

里茨蒙德

几分钟后，玛格丽特已经钻进了金碧辉煌的马车，裹在松软舒适的皮毛大衣里，挨着珮西勋爵坐了下来。四匹矫健英俊的马拉着车，沿着寂静的街道隆隆地驶去。

虽然凉风习习，吹拂着玛格丽特发烫的面颊，但她仍感到了融融的暖意。珮西勋爵驾着马车疾速地向里茨蒙德奔去，伦敦城不久就被抛在了后面。马车格格作响地上了铁桥。

河水顺着曲线柔和的弯道，蜿蜒地流淌着，就象一条银蛇，在皎洁的月光下闪着光。道旁的树木不时将宽阔的路面笼罩在它们长长的阴影下。四匹马不停地狂奔着，珮西轻轻地挽着缰绳，稳稳当当地驾驶着。

在舞会和晚宴结束后驱车夜行，玛格丽特向

来十分开心。她很欣赏丈夫这个怪癖，每天晚上用马车送她回到座落在河畔的漂亮住宅，而不住在伦敦那些令人窒息的房子里。珮西喜欢驾着骏马奔驶在孤寂的、铺满月光的路上；她则喜欢坐在车厢里，让英格兰夏末的柔风轻拂她的面颊，扫去舞会和晚宴给她留下的闷热感觉。

珮西今晚似乎着了魔似的，马车驾得象飞一般快，沿着河边的路拼命地向前冲。和往常一样，他一声不吭，眼睛直盯着前方，缰绳松松地搭在他修长白净的手上。玛格丽特偷眼看看他。她能看清丈夫英俊的侧影，怠惰的眼睛，直挺的眉毛和厚重的眼睑。

这张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真诚，使玛格丽特回忆起珮西追求她时那段幸福的时光。那时候，他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懒散无能，一事无成的花花公子，一生都泡在牌桌上、宴会厅里。一想到这里，玛格丽特就感到痛心。

可是此刻在月色里看不清这双怠惰的蓝眼睛里的神情；她只能看清他那坚实的下颏，有力的嘴角和轮廓分明的、宽阔的前额。确实，造物主对珮西是恩宠的，给了他这一切；至于他的缺陷，那只能归咎于他可怜的半疯的母亲和精神失常的父亲。他们俩都没能照料在身边长大的孩子。而现在，似乎正是他们的疏忽和放任开始渐渐结出恶果的时候了。

玛格丽特心中油然产生深切的同情。自己方

才经历的道德危机使她宽容了别人的缺陷和过失。命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生来就是在劫难逃，备受命运的摆弄和折磨。如果有谁一星期前告诉她，说她会卑贱地去打听朋友的秘密，把一个勇敢的、不怀戒心的朋友出卖给冷酷的敌人，那么她一定会对这种预言报以轻蔑的一笑。

然而，她却确实干出了这种勾当。那个勇敢的人也许就要死在她的手上，就象两年前她漫不经心的几句话就断送了申西尔侯爵的命一样。那一回，她在良心上是清白的——她绝不是有意伤害人——是命运插了一手。但这一回，她干的勾当显而易见是卑鄙无耻的，是故意的，至于促使她这么做的动机，即使是最宽容的人也会嗤之以鼻的。

玛格丽特感觉到挨着她的那支强壮的胳膊。她明白，如果丈夫知道今夜这件事，该会怎样加倍地鄙视她、讨厌她啊。人呵，就是这样互相评判着。肤浅地、任意地评判着，毫不留情、又毫无理由地互相轻视。玛格丽特瞧不起丈夫的空虚愚昧，无所事事；同样，她也感到珮西勋爵更瞧不起她，因为她连遵守道义的力量都没有，更谈不上响应良心的召唤而牺牲自己的兄弟了。

玛格丽特沉湎在思索中，不知不觉地这一小时在夏夜的习习清风中悠然过去了。突然，一阵尖锐的失望感向她袭来——这时马车已经到了

家，拐进了漂亮的英格兰住宅的大门。

珮西勋爵在河畔的这个住宅建于都铎王朝，至今已颇有些年代了。古色古香的房子气势宏伟，位于精心修葺、布局雅致的花园中间，如画般的地坪向河边伸展开去。古墙的红砖在绿茵的衬托下显得十分醒目、别致。美丽的草坪前竖着一支古老的日规，使周围的景色平添了一层和谐的气氛。株株百年大树给地面留下了清凉的影子。在这夏末秋初的温暖之夜，树叶微微泛出黄色和金色，使古老的花园在月光下变得格外宁静而富有诗意。

珮西勋爵使马车紧挨着伊莉莎白式的前厅停稳了。虽然时间已晚，还是有一大队仆人前来照应，他们就好象从地下突然冒出来一般。马车还在隆隆响着，他们就已经站成一个半圆圈恭候主人的到来了。

珮西勋爵迅速跳下来，扶着玛格丽特步下车来。她在屋外徘徊了一会，珮西则给仆人吩咐了几句。玛格丽特沿着屋子漫步，踏上了草坪。她用如梦的眼光向银白的景色望去。与她心中翻腾的强烈感情对比，大自然似乎宁静得出奇；她可以听见潺潺的水声，听见几片枯叶幽灵般轻盈地飘落时发出的索索声。

身边一切都在静谧中。马匹被牵往远处的厩棚，它们腾跃嘶叫的声音消失了。仆人们回屋休息时匆匆的脚步声也消失了。整幢房子安静了，

只有客厅上方的两套房间里还亮着灯光。一套房间是玛格丽特的，一套是珮西的。两套房间在房子的两端，分得很开，就象他们彼此的生活一样，相距甚远。她不觉叹了一口气——究竟为什么叹气，她也说不清楚。

内心的绞痛折磨着玛格丽特，她深深地为自己感到悲恻。有生以来她从未如此孤独，如此强烈地渴望安抚和同情。她又叹了口气，转身朝屋子走去，心里模模糊糊地揣度着，在度过这样一个不宁之夜以后，她是否还能平静地休息。

她还没有走上台阶，突然听见踏在碎砂石道上沉稳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丈夫的身影从暗处出现。珮西也在屋外蹓跶，沿着草地向河边走去。他还穿着厚厚的骑马服，骑马服上别出心裁装上的时髦翻领和胸饰这时都已被撩到了身后。他双手习惯地插在深深的马裤口袋里。那身在格伦威尔勋爵举办的舞会上穿的，缀着华丽昂贵的襟饰的白色礼服，在房屋黑暗的背景下，白森森的，就象个幽灵。

珮西显然没有注意到她。过了一会儿，他转身朝房子走来，径直到了台阶前。

"珮西勋爵。"

他的一只脚刚踏上台阶，听到声音，吃了一惊。他停下来，朝暗处玛格丽特叫唤他的地方探询地望去。看到玛格丽特，他又摆出平时与她说话时惯有的优美绝伦的骑士风度，说道，"有何

吩咐，夫人？”

他一只脚仍踏在台阶上，那副姿态微微地、但又不容置疑地向她暗示着，他急于脱身，这时根本无心停下来和她交谈。

“空气这么清新，”玛格丽特说，“月光这么平静，这么富有诗意，花园这么迷人，你不想在那儿待一会儿吗？时间还不太晚。再说，我陪着你，还不至于倒你的胃口，让你避之不及吧？”

“不，不，夫人——”珮西平静地说，“事情可能正好相反。我担保，没有我在场，您会发现午夜的空气更有诗意；不用说，离开我这个累赘越远，夫人您就能更惬意地欣赏这一切。”

他抬脚又要走。

“对不起，珮西勋爵，你想错了。”她急忙说着，向他挪近了些。“唉！我们真是疏远了。可是请记住，这不是我造成的。”

“噢，夫人，这可要请您原谅我了，”他冷言以对，“我的记性不好。”

他直盯着玛格丽特的眼睛，目光中依旧是怠惰和冷漠——这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了。玛格丽特与他对视了一阵，然后走下台阶，挨近他。她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了。

“记性不好吗，珮西勋爵？啊！那该是多大的变化啊！三、四年前你到东方去，路过巴黎时才和我相处了一个钟头，可两年后你回来时却依

然记得我。"

玛格丽特在月光下婷婷玉立，显得天仙般地美丽。毛皮外套从双肩滑落下去，衣服上的金线刺绣闪闪发光。她那双孩童般的蓝眼睛正对着他的眼。

珮西直挺挺地立在那儿，好一阵子一动不动。那只放在台阶石栏杆上的手握得铁紧。

"您要求我在此陪伴，夫人，"他冷淡地说，"不会是期望我们再沉湎于对往日那种脉脉温情的回忆之中吧？"

他的声音冷漠无情，毫不妥协。那态度又生硬又固执。女性的尊严提醒着玛格丽特应该冷若冰霜，一言不发扭身就走，或者仅仅点个头以示礼节；但是女人的本能又暗示着她要留下——这种敏锐的直觉使美丽的女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使她渴望着将生性简慢不恭的男人征服于自己的膝下。玛格丽特伸出手去。

"呵，珮西勋爵，我们为什么不回忆回忆往事呢？眼下的一切并没有光采夺目到那种程度，以致于我们稍稍沉湎于往事也会变得有煞风景。"

珮西弯下高大的身躯，托着她的指尖，彬彬有礼地吻了一吻。

"夫人，"他说，"鄙人愚钝不堪，无法随您追忆往事，请多原谅。"

他又动身要走，可是甜润的、孩童般的柔嫩

嗓音又把他唤了回来。

“珮西勋爵——”

“恭候吩咐，夫人。”

“爱情难道会转瞬即逝吗？”她说着，突然激动起来。“我曾经以为，你对我的激情会长过人的生命。这份爱难道如今一丝不存了吗？珮西……这爱，也许能帮助你，克服我们之间令人伤心的疏远啊！”

珮西听着这话，魁梧的身躯似乎变得僵硬起来，嘴唇越发显得紧张、坚定，那双往常一惯怠惰的蓝眼睛里渐渐露出了桀傲不驯的神色。

“说这个干吗，夫人？”他冷冰冰地问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玛格丽特说。

“意思很明白，”珮西突然变得尖刻起来。虽然他尽力克制自己，可是每个字仍然带着刺。“冒昧请教夫人，为什么心血来潮，对我说这些？恕我蠢笨，无法洞悉其中缘由。难道你想重演去年的把戏，重新品尝其中的乐趣？你是否想看着我再次成为你脚下可怜的乞爱者，任凭你踢来踢去，象只讨厌的叭儿狗，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她成功地把他惹怒了，虽然只是一瞬间的激动。她直视着珮西，她看见了一年前的珮西。

“珮西，我恳求您，”她轻声说道，“难道我们不能埋葬过去吗？”

“对不起，夫人，我记得你是说要回忆过

去。”

“是的，可是我说的不是那个过去，珮西！”她说着，话语中含着一片温情。“我要说的是你爱着我的那段美好时光。我……唉！我太虚荣，太轻浮了；你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我。我嫁给了你，希望你对我的倾爱也能在我心中萌发对你的爱……可是……唉！”

月亮沉入一片乌云之中。东方一抹淡灰的晨光缓缓驱动着沉重的夜幕。珮西此刻只能隐隐看见玛格丽特线条优美的轮廓，小巧的，女王般高贵的头，茂密的浅红色卷发，和当作王冠戴在头上的一串闪闪发光的星状宝石。

“夫人，我们婚后二十四小时，德·申西尔伯爵一家就在断头台上送了命。传到我耳朵里那些沸沸扬扬的话语，都说是珮西·布莱克尼勋爵的新娘帮忙把这家子送到那儿去的。”

“不！我已经亲口告诉过你那件事的真相。”

“你只是等到连我也不认识的人把最可怕的细节都给我说了，你才开始告诉我的。”

“可是你却当即相信他们的话！”玛格丽特十分冲动地说。“不去证实，也不来问我！你亲口说你崇拜我，你发誓说爱我胜过你自己的生命。可是你却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了。你相信我会做那种卑贱的事，你以为我故意瞒着你，你以为我应该在结婚前就告

诉你！可是，如果你当时愿意听听我的话，我就会告诉你，直到申西尔上断头台的那天早晨，我还在竭尽全力设法营救他们一家子！遗憾的是，断头台上的铡刀一落，你对我的爱也顿时消失了。于是我的自尊使我闭上了嘴。要不，我本来会告诉你，我是怎样被愚弄了。唉！那些谣传把我说成是法国最聪明的人，可是我却被人利用，中了圈套。那些人毕竟老谋深算，知道怎样利用我对阿蒙的爱，也知道怎样利用我的报复欲望。事情落到这个地步不是很自然的吗？”

玛格丽特的声音哽咽了。她顿了一顿，试图平静下来。她哀求般地望了珮西一眼，好象珮西是审判她的法官。珮西任凭玛格丽特激动地诉说，自己却一言不发，也不表示同情。此刻，当玛格丽特停下来，咽下夺眶而出的热泪时，他却依旧等待着，漠然置之。黎明的昏暗光线把他的身躯衬托得更高大，更刚硬。怠惰，随和的面容奇怪地变了。玛格丽特虽然激动不已，她还是看到，这双眼睛不再是无精打采，他的双唇不再是谦和无力。他那下垂的眼睑中，似乎燃烧着一种奇异的炽热感情。他的双唇紧闭，似乎仅仅是由于坚强意志的控制，内心翻腾的感情才没有喷薄而出。

玛格丽特到底是个女人。她有着女人一切迷人的缺点，有着女人一切可爱的罪孽。作为一个女人，她立即明白了，以往的几个月中，她是完

全错了：这个站在眼前的男人，虽然冷漠得象座石雕，却依然象一年前那样爱着她。他的感情也许蛰伏在深处，但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还是那么强烈、炽热，势不可挡，一如当年疯狂的初吻。

骄傲使他对玛格丽特敬而远之。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则想着赢回曾经被她征服、归她所有的那个男人的心。猛然间，她仿佛觉得，只要再度受他一吻，那么她的幸福就永远有保障了。

"请听我说，珮西勋爵。"她的声音低迴婉转，柔情无限。"阿蒙是我的一切呵！我们没有父母，只能相依为命。他是我的小爸爸，我是他的小妈妈。我们就是这样相互爱着。有一天——珮西勋爵，请允许我说下去——申西尔叫他的仆人们用鞭子抽了哥哥一顿——我最心爱的哥哥啊！可是阿蒙什么地方得罪了申西尔呢？不过是因为他，一个平民，居然敢爱上贵族的女儿！就为这个，阿蒙在半路上被截住，挨了一顿打，被打得象只奄奄一息的狗。呵，我是多么痛苦啊！他受凌辱，我的心都要碎了！后来，有了报复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但是，我当时只想给那个盛气凌人的侯爵添一点麻烦，也让他丢丢脸。他和外国人勾结，反对自己的祖国，而我碰巧知道这件事，就说了出来。没想到——我怎么猜得到——这是那些人设下的圈套。他们愚弄了我！等我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已经为时过晚了。"

"夫人，"珮西勋爵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回忆往事也许不是件轻松事。我已经告诉过您，我的记性不好。但我的头脑里总想着一件事，这就是侯爵死的时候，我曾恳求您告诉我那些闹得满城风雨的传闻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我记得你当时拒绝做任何解释，只是一味地要求我爱你，无条件地忠于你，我当然不想奉献这种不道义的忠诚。"

"我曾想考验你的爱，但你的爱经不起考验，虽然你总是说，你是为我而生，为爱我而存的！"

"说穿了，你说的那种爱就是要我置廉耻而不顾，"珮西说着，不觉动容了，不再那么固执，那么无动于衷了，"你要我象个恭顺的奴隶，一声不吭地接受女主人的一切调遣。当时，我心中充满爱的激情，我并不要求你解释，我在等待，并不怀疑，只是希望。只要你开口，什么样的解释我都会接受，我都会相信。但是你不说一个字。你承认那血淋淋的事实，你傲气十足地回到你兄弟家中，一去就是几个星期，留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该相信谁，因为供着我唯一幻想的神龛，已在我的脚下摔得粉碎了。"

此刻，玛格丽特不必再抱怨他的冷漠了。珮西的声音激动得发抖，虽然他竭力地控制住自己。

"唉！我当时也太负气了，气得发疯。"她

伤心地说道，“我一离开你，马上就后悔了。可是等我回来，却发现你大大改变了。你戴上那副冷漠的面具，就象睡死了一般。你直到……直到现在才摘下了这副面具。”

她站得离他这么近，松软的头发碰到了他的面颊。她的双眼闪着泪花，令他心旌摇荡，不能自已。她柔婉的嗓音，使他条条神经躁动着火一般的激情。然而，他那颗骄傲的心毕竟曾经受过剧烈的创伤。虽然他深爱着这个女人，却不愿屈服在她的石榴裙下。他合起双眼，砍断视线，不再去看那个可爱、秀丽的形象，不再去看雪白的脖颈，不再去看晨曦照耀下微微泛着玫瑰色的身影。

“不，夫人，那不是面具。”珮西冷淡地说。“我曾经发誓，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几个月来，这条生命一直是你的玩物，它已经尽了它的职责。”

玛格丽特现在已经明白，丈夫的冷漠确实仅是一副面具。昨晚所遭受的烦恼和痛苦，又涌回她的心田，但却不再那么剧烈了。相反地，她感到这个钟情于她的男人，能帮助她承受起重负。

“珮西勋爵，”她激动地说，“天晓得你花了那么大的劲来使我难以完成我要做的事。算了，不谈这些了，行吗？我想和你谈谈。因为……因为我碰到麻烦了。我需要……你的同情。”

“听候吩咐，夫人。”

"你太冷酷了。"她叹了一口气。"唉，我简直不能相信，几个月前我的一颗泪珠就能使你发疯。现在，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来求你，你却……"

"夫人，"珮西勋爵说道，他的声音几乎和她的一样颤抖。"请您告诉我，怎样才能为您效劳？"

"珮西，阿蒙危在旦夕。他写给安德鲁的一封信，已经落入了一个魔鬼的手中，他明天就可能被捕，然后被送上断头台。除非……除非……噢，太可怕了！"她失声痛哭起来。昨晚的一切，又涌回她的记忆之中。"太可怕了，你无法理解　　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也没有人同情……"

泪水止不住滚滚而出。她所遭受的一切磨难，所做的无力挣扎，阿蒙凶吉未卜的命运，把她彻底压垮了。她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急忙靠在石栏杆上，捂住脸，剧烈地抽泣着。

一听到阿蒙的名字和他所处的险境，珮西的脸色陡地变白。眉宇间更现出无比的坚毅、顽强。可是他不说话，注视着玛格丽特苗条的、哭得抖抖颤颤的身体。渐渐地，他的神色不觉变得柔和，眼眶中闪闪发光，似乎是泪水在滚动。

"这么说，嗜血的疯狗开始咬起喂养它的人了？"他尖酸地自语道，接着又十分温柔地对仍在痛哭的玛格丽特说，"夫人，请擦干眼泪。我看见美人儿哭就受不了，何况我……"

玛格丽特悲哀无助的模样，突然激发起珮西的一腔激情，压倒一切的激情。他本能地伸出双手，要把她紧紧抓住，拥在怀里，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她不受任何邪恶力量的伤害……可是在瞬间的心灵搏斗中，骄傲又占了上风。他用非凡的意志控制住了自己。他冷冷地轻声说，"夫人，请您转过身来，告诉我怎样才能荣幸地为您服务？"

玛格丽特狠命控制住自己，把泪痕斑斑的脸转向珮西，伸出手去。珮西带着骑士风度拘谨地吻了吻她的手。可是这一回，玛格丽特的指头在他的手里停留了很久。她感到，虽然珮西的嘴唇像石头一样冰冷，他的手却热得发烫，并在微微发抖。

"为了阿蒙，你什么都能做吗？"她温柔地说道。"你在宫廷里很有影响力，还有许多朋友……"

"不，夫人，倒是您该依赖您那位法国朋友肖弗林的影响力呢！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甚至可以影响法国共和政府呢！"

"我不能求他，珮西……哎，我希望我有勇气告诉你……可是……他正在悬赏缉拿我哥哥呢……"

要是玛格丽特当时有足够的勇气，她本来会袒露襟怀，把一切都告诉珮西，告诉他那天晚上她所做的一切。她是怎样被胁迫的，又是怎样地

受到良心的谴责。可是她不敢屈从这个冲动的愿望，至少这个时刻不敢。因为她刚刚开始意识到，珮西仍然爱着她。她希望珮西能回心转意。这种情况下，她自然不敢再向他承认一桩新的罪过。珮西也许不能理解这一切的，也许不会同情她所作的种种挣扎。告诉了他，那依然冬眠般沉睡的爱也许就永远不会再苏醒过来了。

大概珮西勋爵也感觉到了在玛格丽特心中掠过的千言万语，他的态度显得格外热切——他祈望玛格丽特能真正地信赖他，对他开诚布公。但是玛格丽特极不明智的骄傲阻遏着他俩的坦诚相待。她仍然沉默着。珮西叹了一口气，便十分冷淡地说，“夫人既然一谈这事就受不了，我们就不谈它了……至于阿蒙，我请您不必过虑。我担保他平安无事。我可以走了吗？时间不早了，再说……”

“至少您得接受我的谢意之后再走吧？”她温存地说着，一边挨近了他。

刹那间，珮西情不自禁地想把她搂在怀里，他想吻去她眼眶里滚动的泪水——但是，她曾经这样地诱惑过他，之后又象抛掉不称手的手套一样，把他撇在一旁。他想，她这样做不过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罢了。而他，是太高傲了，绝对不会让自己再受这样的诱惑的。

珮西往旁边一站，把她让了过去。玛格丽特失望地一声短叹。他的高傲与她的爱短兵相接，而他的高傲保持住了征服者的地位。也许，方

才她不过是受了一场愚弄，在他眼里看到的爱的光芒，也许不过是骄傲的火焰。谁知道呢！也许不是爱，而是恨！她驻足看了看他；他又回到了先前的那副模样：僵直、无动于衷。骄傲战胜了。他不屑理睬她。黎明的灰暗在初升太阳的玫瑰色光芒下逐渐退却了。鸟儿啁啾，大自然苏醒了，对着明媚的十月的早晨微笑，对它的温暖报以幸福的微笑。可是很不幸，在这两颗心灵之间，却隔着一道牢固的、无法逾越的篱藩。骄傲筑起了它，双方谁也不愿首先推倒它。

珮西弯下高大的身躯，鞠了个躬，以示礼貌。玛格丽特最后微微苦叹一声，举步登阶。她手扶石栏，袅袅婷婷地上了台阶。长长的锈金裙尾扫下台阶上的枯叶，发出和谐的索索声。玫瑰色的晨辉，在她的秀发上镶了一道金边。她头上、手上佩戴的红宝石闪烁着灿烂的光芒。她走到巨大的玻璃门前，又停了下来，望着珮西，不抱任何希望，但又渴望能看见他伸出双臂，能听见他召唤她回头。可是珮西岿然不动。他那魁梧的身躯简直就是高傲和固执的化身。

热泪又涌出玛格丽特的眼眶。她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的泪，便急速转身进了门，飞快地跑回自己的卧室。

加果这时她回过身来，或是往玫瑰色光芒照耀下的花园里看一眼，她一定会看到一幅使她自己的痛苦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变得不是不可以忍

受的景象——那条强壮的男子汉已被炽烈的感情和巨大的沮丧所压倒，傲气终于垮了，倔强也烟消云散，意志弱不禁风。他怀着疯狂的爱亲吻那双小脚曾经踏过的地方，亲吻那双纤细的手曾经碰触的地方。

17

告　别

玛格丽特回到屋里，发现女佣人正忐忑不安地挂念着她。

“夫人该累坏了吧。”可怜的女人说道，自己却困得快睁不开眼睛了，“都过五点了。”

“嗯，是的，露易丝，恐怕过一会儿我就会觉得累了，”玛格丽特亲切地说，“可你现在就很累了，快去睡吧。我自个儿上床。”

“可是，夫人……”

“别说了，露易丝，快去睡吧！给我找件披风，让我独自呆会儿。”

露易丝求之不得地服从了。她帮助主人脱下豪华的舞服，替她裹上一件轻软多褶的披风。

“夫人还要些什么？”

“不要了。出去时把灯关掉。”

“是，夫人。晚安，夫人。”

“晚安，露易丝。”

女佣人走了。玛格丽特拉开帷帘，推开窗子，花园和远处的溪流泛着玫瑰色的光芒。极目东方，太阳冉冉升起。朝阳下，玫瑰色化成了璀璨的金色。草坪上此时已空无一人。玛格丽特俯视那片草地，思绪翻腾。方才，她就站在那儿，枉然地企图赢回一个男子的爱，一个曾经完完全全归属于她的爱。

奇怪的是，虽然已经为阿蒙备尝分扰，受尽了磨难，此时此刻她的心头仍然清晰地感到了犀利的、甚至更为凄楚的痛苦。

她的肢体，因为渴望那个男子汉的抚爱，仿佛在隐隐作痛。而他却轻视她，拒她的温存于千里之外，对她的恳求冷冰冰不屑一顾，对迸出的激情漠漠然无动于衷。纵然如此，这股激情的火焰还是燃起她的希望。她希望巴黎欢愉的往日不致全然逝去，永远遗忘。

一切是多么奇怪，她居然仍然爱着他！回顾几个月来的误解和孤寂，她悟出自己从未终止过对他的爱；心灵的深隐之处，始终朦胧地感到，他那愚蠢的谈吐，空洞的笑声和懒洋洋的冷漠态度不过是假面具罢了；而真正的男子汉，她曾热恋过的那个强健、热情、机智的男子汉，那个曾以炽烈的感情使她神魂颠倒，以独具的个性将她牢牢吸引住的男子汉，却依然故我。她总感觉

到，她那个表面愚钝的头颅里必有隐秘，始终不为外界所知；而对于她，则尤其讳莫如深。

女人的心哪，是如此般纠结复杂的谜，以致心的主人常是最无能为力的解谜人。

莫非玛格丽特这个“欧洲最聪明的女人”爱上的真是个傻瓜？一年前出嫁时对他怀有的情愫是否真是爱情？现在——当她觉察到，尽管他依然爱着她，却不再甘愿俯首下心，成为拜倒在她脚下的奴仆时——她对他所怀的感情是否仍是爱情？啊！玛格丽特自己也无法弄清，至少此时此境弄不清楚，骄傲与自尊已封住了思想之门，禁锢了对自己心灵深处的探究。但有一点无须讳言——她一定要俘获那颗顽强的心，她要再度征服他……然后，她要永恒地保住他……她要守着他，守着他的爱，她要配得上这种爱，要滋育这种爱。没有这个男子汉的爱，便再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这是不容置疑的。

她的脑海里，思想在剧烈地冲突着，疯狂地翻卷着，她沉湎于其中，时间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大概是持久的亢奋使她精疲力竭，她眼皮一阖，便沉入不宁的梦乡，那疾驰而过的一个个梦境似乎不过是焦虑的绵延罢了。突然门外一阵脚步声，把她从睡梦中——毋宁说是从冥想中——惊醒过来。

她神经质地跳起来，倾听着：屋子里静悄悄的，脚步声远去了。旭日绚烂的光辉射进敞开的窗

户，洒遍卧室。她抬头望望钟，才六点半——家里不会有谁这么早就起床的。

她刚才一定不知不觉地打了个盹，又被嘈杂的脚步声和压低的谈话声惊醒了——会是谁呢？

她踮起脚，轻轻地穿过房间，扭开门定神听了听，门外万籁俱寂——在人们睡意正浓的清晨所特有的静谧中，这阵脚步声使她心绪不宁。忽然，她瞥见脚下门前石阶上，有个白平平的东西——啊，是封信！那么一幅阴森森的模样，玛格丽特简直碰也不敢去碰它。上楼时，那里肯定没有这封信，是露易丝丢下的？还是什么恶作剧的精灵给她显示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幻影？

她弯腰拾起那封信，看清了信是写给她的。笔划很大，商人一样的字迹，是她的丈夫写的！她顿觉惊诧不已，困惑万分。有什么急事等不得天亮，非得在深更半夜给她写信呢？

她撕开信封，读道：

“迫于不测之事，我必须速往北方。不辞而别，祈望夫人见谅，此行或可延宕数周，因而无法出席夫人礼拜二的‘水上聚会’。忠顺的仆人：珮西·布莱克尼谨启。”

玛格丽特一时反应不过来；廖廖数字，她居然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

她站在楼梯转弯处，手里把玩着文体华丽，简短而神秘的信，头脑里一片空白。疑虑不安和无法解释的不祥预感绷紧了她的每根神经。

珮西勋爵在北方拥有大宗财产，他经常独自前去呆上个把星期。然而异常蹊跷的是，什么事会迫使他在清晨五、六点钟仓猝动身呢？

她试图摆脱一种陌生的，六神不安的感觉，可是却摆脱不了。她浑身上下打着哆嗦，她想见她的丈夫——如果他还没有动身的话——这急切，不可抑制的欲望摄住了她的心。

玛格丽特忘记自己仅薄薄地裹了条晨巾，头发松散地披在双肩。她飞快地跑下楼梯，穿过厅堂，直奔大门。

家仆们还没有起床，大门照常上了锁，闩了栓。可她敏锐的耳朵却听到了嘈杂的人声和马蹄踏在石板上的得得声。玛格丽特用紧张得发抖的手指拔开一个个门栓，沉重的门栓扣得很紧，慌忙中她磕青了手指，指甲抠得生疼，她却全然不顾。一想到可能赶不上马车，想到他可能已经离去，见不着她来送行，听不见她道一声“一路顺风”，她就焦急得全身瑟瑟发抖。

她终于扭动钥匙，推开大门。她的耳朵没有欺骗她：一个男仆正紧挨着马站着，手里握着缰绳。两匹马中，有一匹是“撒腾”。这是珮西最心爱的，跑得最快的马，已经备好鞍子，准备启程了。

不一会儿，珮西勋爵也出现在房子拐角处，疾步朝前走来。他已经换下了雍容华丽的舞会礼服，身着一件质地精良，缀着花边，裥褶笔挺的

衣服，套着高筒靴，穿着马裤，富贵堂皇，毫无瑕疵。

玛格丽特迈前几步，珮西抬头看见她，眉头稍稍一蹙。

“要走了？”她急促不安地问道，“上哪儿去？”

“夫人，今早我不得不赶往北方办件意外的急事。”他说道，态度依旧冷漠。

“可是——明早的客人……”

“我恳求夫人代我向王子殿下致以深切的歉意。以鄙人之见，夫人精通礼仪之道，因此，我不在场，想必也不致招人注意。”

“不过你并非不可以等到……等到水上聚会完了再动身……”她说着，还是那么急促，惶然。“事情决不致如此急促，昨夜你根本没有提起——”

“夫人，这件事来得又突然，又紧急，因此我恳求您允许我立即动身……回来时经过城里能为您办点什么事吗？”

“不，不，谢谢……不要什么……您快去快回吗？”

“很快就回来。”

“周末之前？”

“说不准。”

珮西勋爵显然急于脱身，但玛格丽特却竭力留住他，哪怕一两分钟也好。

"珮西，"她说，"您不愿意告诉我为什么必须今天走？作为你的妻子，我自然有权利知道。您不是上北方去，这我清楚；因为昨夜离开剧院时，没有信来，也没有人打那边来。从舞会回来后，也没有什么等待您去做……您不是去北方，我敢说……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而且……"

"不，没有秘密，夫人。"他回答道，话音中隐隐透出不耐烦，"我的事与阿蒙有关……好了！现在能让我走了吧？"

"与阿蒙有关？……您不会碰上危险吧？"

"危险？我……不，夫人，您的关切使我感到荣幸。正如您所说，我有些影响力；此行之意便是趁着不太晚的时候，运用我的影响力。"

"至少可以允许我道声谢吧？"

"不，夫人。"他淡淡地说，"不必如此。我的生命尽可由您差遣调度。况且您已经充分酬赏我了。"

"我的生命也尽可由您差遣调度，珮西勋爵，假使您愿意接受，就将它与您为阿蒙所做的一切交换吧。"她高呼道，冲动地朝他伸出双臂，"噢！我不阻留您了……我的思念随您同去……再见！"

她的秀发奔放地泻下双肩，使她在晨曦中显得无比妩媚可爱。珮西深深地鞠个躬，亲吻她的手。玛格丽特感到了炙热的一吻，她的心由于喜

悦和期望而战栗了。

“你很快就会回来吧？”她情意绵绵地问道。

“很快的！”他渴望地凝视着她那蓝湛湛的眼睛，回答道。

“嗯……你都记住了？……”她问道。她的双眼回答了他的凝视，眼神中充满着无限的希望。

“我会永远记住您给了我为您效劳的荣誉，夫人。”

他的言语冷漠，矜持，但却没有使他心寒。她那颗女性的心早已洞悉了他那颗在骄傲的驱使下用冷漠为掩护的火热的心。

他又鞠了一躬，请求让他动身。玛格丽特让开，看着他跃上“撒腾”的背脊，飞快地出了大门，她挥手最后说了声：“再见！”

“撒腾”应着主人激动的心绪疾驰而去，很快，一个弯道就把他藏匿不见了，他的贴身仆人颇为费力地策马紧紧跟随着。玛格丽特欢欣地松了口气，转身进了门。顿时，她感到象个玩累的孩子，困倦不堪，便回到房间里。

她的心刹那间完全安宁下来，虽然由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渴念仍在隐隐作痛，一缕朦胧而甘醇的希望却好似香油膏，使痛苦平息下来。

她不再为阿蒙忧心忡忡了。刚才策马而去的男子汉，已经去帮助阿蒙了。这个男子汉的体魄和智慧激发了玛格丽特对他的无限信赖。她诧异自

已怎么会把他看成愚昧的蠢才？毋庸置疑，那是他戴的假面具，目的在遮掩她给他的忠诚的爱情所造成的创伤。再多待一会儿，他的激情就要冲破约束而迸发了，可是他不愿让她窥见自己仍对她一往情深，更不愿让她知道自己为此而遭受折磨。

而现在一切都会好的；她愿意将自己的骄傲在他的面前击碎，挫掉它的锐气。她要对丈夫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往昔的美好时光，必将重放异彩，他俩又可以重温双双漫步于福斯坦布森林的乐趣；丈夫虽然语言不多——因为他生就沉默寡言——但是那颗坚强的心便可以觅到休憩，往日的幸福也将翩然而归。

她越回想昨晚的事，就越不害怕肖弗林，不怕他的阴谋了。可以肯定，他现在并没有查明紫樱花的身份。凡古德勋爵和肖弗林都证实没有人去过宴会厅，除了肖弗林本人和珮西——呵——珮西！要是她早点想起这件事，问问他就好了！不管怎样，现在她不用再为神秘的英雄是否会落入肖弗林的圈套而担惊受怕了；即使他不幸被害，也绝不能将过错归咎于她了。

倒是阿蒙确实处境危险，但珮西已发誓要保证他的安全，不知何故。玛格丽特看着他驰骋而去时，心里压根没闪过失败的念头。她一心只想着，等到阿蒙安全抵达英国时，她一定不让他再回法国去了。

玛格丽特这会儿甚至有些高兴了。她拉紧窗帘，挡住刺眼的阳光，上了床。一挨枕头，便象个累垮的孩子，进入了安宁而无梦的睡乡。

18

神秘的印章

玛格丽特一觉醒来，已经正午。睡了一个长觉之后，顿觉心舒气爽。露易丝端来了鲜奶和一盘果子，她便津津有味地吃起这顿简单的早餐来了。

她嚼着葡萄，思绪万端。五个多小时前，她目送丈夫策马而去。现在，缕缕幽思，尽随着他伟岸挺拔的身影纵横驰骋开了。

露易丝带来了她急切想知道的消息，仆人带着"撒腾"回来了，而珮西则留在伦敦。仆人说，珮西勋爵看来准备登上他那艘停泊在伦敦桥下的帆船。珮西会见了"白日梦"号帆船的船长布里格斯，然后让仆人牵着"撒腾"回到里茨蒙德。

这消息使玛格丽特迷惑不解。珮西这个时候

乘“白日梦”号究竟要去哪里？他说过，是为阿蒙去的。对了！珮西勋爵那些声威赫赫的朋友们，四海皆是。也许他正打算上格林威治，不然就是……玛格丽特不想再猜测了，反正很快一切都会明了的，何况他说过一定会回来。他会记着她的话，快去快回的。

玛格丽特面前是漫长而闲散的一天。她等着旧日校友小苏珊娜·德杜纳来访。昨晚，她心血来潮，趁着威尔士王子在场，来了个小小的恶作剧，向伯爵夫人提出要苏珊娜陪她玩。殿下为这个主意拍手叫好，还宣布午后要亲自拜访两位女士。伯爵夫人不敢违拗，当下即被迫同意把小苏珊娜送到里茨蒙德，与朋友共度悠长欢愉的一天。

玛格丽特热切地盼着苏珊娜的到来。她渴望和苏珊娜聊聊往日的校园生活。她只想和苏珊娜一个人作伴。她们可以一起信步河畔，或是漫游典雅古老的花苑和富丽多采的鹿园。

苏珊娜还不来。玛格丽特穿好衣服，准备下楼。她身着一件素雅的细棉布上衣，婀娜的细腰扎着条蓝色的宽腰带，围上精致的披肩，胸前别着几朵新鲜的紫玫瑰。此时此刻，她看起来宛如一个婷婷玉立的妙龄少女。

她穿过卧室外的楼梯平台，在通往楼下的精细的橡木楼梯口静静地停立了片刻。左边是她丈夫的房间——一套她从来没有进过的卧室。

这套房间有寝室，更衣室和会客室，平台尽头还有间小书房珮，珮西不用时，总是把它锁着。他的贴身仆人负责整理这套卧室，谁也不准进去。夫人从来不屑光顾，而其他仆人当然不敢随便破这个铁板一样的规矩。

前些日子，玛格丽特对丈夫采取了一种不怀恶意的揶揄态度，常常嘲笑他，笑他本人和书房周围笼罩着的神秘气氛。她总是笑嘻嘻地断言，他之所以把一双双探询的眼睛挡在他那个“圣斋”之外，是因为他唯恐这些眼睛会探出这四壁之中并没有进行着什么“研究工作”；所有家具中，出尽风头的不过是供珮西勋爵酣睡的那张舒适的扶手椅罢了。

在这明朗的十月的清晨，玛格丽特漫步在走廊上，心里就想着这些。丈夫的贴身仆人显然在忙于整理主人的房间，门几乎都敞开着，书房的那扇门也打开了。

一阵孩子气的，强烈的好奇心突然袭来，她想窥探一下珮西勋爵的书斋。不准入内的规矩对她自然不生效，仆人当然也不敢与她作对。尽管如此，她仍希望仆人在其它房间忙着，这样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不受干扰地略为探索一下其中的隐密。

她踮起脚根轻轻溜过平台，一半由于激动，一半由于惊奇而瑟瑟发抖。她在门槛边收住脚步，停留片刻，感到异常不安，犹豫不决。

门虚掩着，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她小心翼翼地推开门。一片沉寂。仆人显然不在屋里，她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玛格丽特立即被周围一切的极度简朴给镇住了：暗而沉的帷幕，笨重的橡木家具，墙上挂着几幅地图。这些简陋的用具同那个浪迹都市的惰怠的男人，那个赛马迷，那个纨绔公子、时髦风尚的魁首，横竖也联系不起来——那些都不过是珮西·布莱克尼的外表罢了。

屋子里，没有任何仓促离去的蛛丝马迹。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板上没有一屑碎纸，所有的柜子、抽屉都关得严严的，窗帘拉开了，清新的晨风流注进来。

屋子当中，沉重的书桌面窗而立，书桌上的摆设有点象办公时事务繁忙的模样。书桌左面的墙上，挂了一幅女人全身画像，大得几乎顶天立地。画框金碧辉煌，画像细腻优雅，还签上了名字。那是珮西的母亲。

对于那个女人，玛格丽特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她由于体弱多病，在珮西还是孩儿时，便死在国外。画家给她画像时，她一定是正值芳龄，姣容无双。玛格丽特看着画像，不由为母子俩的酷似而震惊；他俩有着同样的低矮方正的额头，上面覆盖着一头浓密的金发，平滑而凝重；深邃，怠惰的蓝色眸子，紧挨着线条分明的直眉；在这对眸子流露出来的怠惰后面，是同样强烈而深蕴的

激情——婚前那些日子里，这股激情曾使珮西容光焕发；昨夜黎明前玛格丽特走近他时，又一次注意到这股激情，这激情使她的声音也不知不觉地变得亲切柔婉。

画像引起了玛格丽特的兴趣，她细细地端详了一番。然后，她转身看了看厚重的书桌，上面叠着一大堆文件，打扎得整整齐齐，贴了签条，看样子它们是以完美无比的方式分门别类地归了档的帐单和收据。嗬！玛格丽特可想也没想过——甚至从来也未曾发现是否值得过问一下——这个被世人一致认为缺少脑筋的珮西是怎样操持父亲留下的巨大家业。

一走进这个干净利落的屋子，她便陷入了惊奇的渊薮之中，以致眼前这个显而易见的，证明了丈夫处理事务非凡能力的事实，也只不过在她心中撩起了稍纵即逝的诧异而已。但这也使她的某种意识更根深蒂固：他那凡夫俗子的愚钝，纨袴子弟的浮华和愚昧不堪的言谈，并不单单是一副面具而已——事实上他在老谋深算地扮演着一个不可告人的角色。

玛格丽特暗自纳闷：为什么丈夫要自找麻烦？为什么他——一个严肃而诚挚的人——希望在伙伴面前显出没头没脑的傻模样？

他也许指望借此掩藏他对看不起自己的妻子的爱。可是这个目的完全可以用更小的牺牲去换取，而用不着老是很别扭地装模作样，招惹更

大的麻烦。这不期而至，难以言状的神秘感使她惶惑不安，莫名其妙地担忧起来。她茫然回顾。猛地觉得这间萧森黑暗的屋于冷得令人难受。墙上除了精美的肖像画外，再没别的画片，只有几幅地图，全是法国的分区图；一张北岸区域图，其余是巴黎郊区图。她觉得费解：珮西勋爵要这些地图干什么？

这个房间，她进得来，却无法理解。她感到头疼，便扭身要离开这个奇怪的卧室。她不想让仆人发现她在这里，于是最后扫了周围一眼，转身朝门口走去。刚迈腿，就踢到一个小东西，这东西刚才可能是掉在桌子边的地毯上，现在被她踢起，咕鲁一下直滚过房间。

她俯身拾起来，是个硬实的金戒指，平坦的盾板是个小小的印章。

玛格丽特把戎指套进手指，端详起盾板上的雕刻。上面刻着小小的星状花朵！她曾两次清楚地见过这花朵：一次在剧院，另一次在格伦维尔外交大臣的舞会上。

19

紫樱花

究竟是在哪个奇特的瞬间那古怪的疑团第一次潜入玛格丽特的心房，她自己过后也说不上来，只记得手里紧紧攥着戒指，跑出房间，下了楼梯，到了花园的幽静之处，与鲜花、流水、飞鸟独处相依。在这里，她可以再看看那只戒指，更仔细地琢磨琢磨那个印章。

此刻，她痴痴地，心不在焉地坐在枝叶垂吊的埃及榕树的树荫里，盯着戒指那平坦的金盾和上面镂刻的星形花朵。

哎，荒唐！难道自己是在做梦不成？太神经过敏了，竟把微不足道的巧合看成是什么迹象和秘密。近些日子，城里城外的人不都正在煞有介事地模仿着神秘英勇的紫樱花的所做所为，纷纷仿制他的印章吗？

她自已不是也在披风上绣了一朵紫樱花？她戴的宝石戒指上和珐琊发夹上不也镶着同样形状的花？那么珮西勋爵选用这种图案来做戒指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这么做并不难理解，是的……不难理解……。此外，丈夫那种优雅的气质，懒散的举止，华贵的服饰和花花公子般的派头，与那个勇悍无畏的，把法国受难者从断头台下抢救出来的谋士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

她的思绪一阵混乱，她的头脑一片空白……周围的一切她都置之度外了。这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花园的另一头传来，把她吓了一跳。

“亲爱的——亲爱的玛，你在哪里？”小苏珊娜一溜小跑，穿过花园，鲜嫩得就象玫瑰花蕾，眸子里跳动着欢乐的光芒，褐色的卷发在柔和的晨风中轻轻飘荡。

“他们说你在花园里。”她快活地一迭声说着，带着美丽少女稚气的冲动，一头扎进玛格丽特的怀里，“我就跑出来吓吓你，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了吧，嗯？亲爱的小玛格丽特，小亲亲……”

玛格丽特忙不迭地把戒指藏进手绢里，装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欢乐样子，迎合小姑娘的冲动。

“真的，漂亮的人儿，”她莞尔一笑，“能单独和你好好待上一整天真让人高兴。……你不会感到腻味吧？”

“呀，腻味？玛格丽特，你怎么说这种刻薄

话？记得在修道院学校那个好地方，每逢我们俩在一起，不总是很快活吗？”

“还能说几句悄悄话哩。”玛格丽特附和道。

两个年轻姑娘挽着手，逛起花园来。

“呀，你家花园可真美哟，亲爱的玛格丽特，”小苏珊娜兴冲冲地说，“你一定很幸福吧！”

“哦，是的，我应该幸福才对——不是吗，漂亮的人儿？”玛格丽特说道，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

“可你说得那么伤感，亲爱的……噢，我说，你现在是过来人了，再也不喜欢和我说悄悄话了吧？嗬？在学校那阵子，我们有多少悄悄话要说呀！还记得吗？——有的话连圣女大姐也不告诉呢——虽然她那么好。”

“你现在有了头号秘密了吧——唛，小家伙？”玛格丽特喜孜孜地说：“那秘密一会儿就要透露给我了，是吗？别这样，别脸红了，亲爱的……！”

看见苏珊娜那张漂亮的小脸泛起红晕，她又加了一句，“老天作证，没什么可害臊的。他是个高尚、诚挚的人。有这样一个人做你的情人……作你的丈夫，是值得骄傲的。”

“真的，亲爱的，我不是害臊，”苏珊娜轻声说道，“你这么夸他，真让我感到非常非常骄

傲。我想妈妈会同意的。”她想了想，又补充一句，“我也会的——啊，多美好啊！——不过，当然现在不考虑这些，要等爸爸安全……”

玛格丽特猛地一震。苏珊娜的父亲！德杜纳伯爵！——一旦肖弗林探明紫樱花的身份，伯爵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

她从伯爵夫人那儿得知，那位神秘的领头人已经用他的名誉担保，要把德杜纳伯爵安全送出法国国境。而小苏珊娜——她除了自己绝顶重要的个人秘密以外，对其他的事一无所知——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着。玛格丽特的思路又回到昨晚的事情上。

阿蒙的危险处境，肖弗林的威逼恫吓，还有他那个残忍无情、却已为她所接受的“或者——或者——”的条件。

宴会后，她再没听到肖弗林的音讯。她推想，肖弗林已经失败。今天早晨由于丈夫做了保证，她便不再为阿蒙的安全担忧了。

可是这阵子，正当苏珊娜兴高采烈，天真地说个不停的时候，一阵恐怖突然向她袭来，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害怕了。肖弗林什么也没说，这一点不假，但她记得舞会结束后分手时他那副凶相，恶毒而充满嘲讽。是否他早已发现了什么？是否他已经布置就绪，要在法国当场捕获这个英勇的谋士，然后毫不怜悯，毫不拖延地把他送上断头台？

玛格丽特吓出一身冷汗，她的手痉挛地捏着衣兜里的戒指。

"你好象有心事，亲爱的！"苏珊娜停下滔滔不绝、兴致勃勃的描述，埋怨道。

"不，不，亲爱的——我听着呢，真的。"玛格丽特强作欢颜，吃力地说道，"我喜欢听你说话……看见你幸福，我也很高兴……别担心，我们能设法赢得妈妈的支持。安德鲁是个高贵的英国绅士，有产业有地位，伯爵夫人不会不同意的……不过，小家伙，现在请告诉我——你父亲近来有什么消息？"

"嘿！"苏珊娜快乐地说，"再好不过了。赫思汀先生清早来看妈妈，他说我爸爸一切都好。他还说顶多再过几天，爸爸就会安全抵达英国。"

"是的——"玛格丽特说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紧盯着苏娜珊的嘴唇。小姑娘兴冲冲地接着说——"现在我们再也不用害怕了！你还不知道吧，亲爱的，那个伟大而高尚的紫樱花亲自去救爸爸了。他已经动身了，亲爱的，真的动身了……"苏珊娜兴奋地添了一句，"今早他还在伦敦，明天，说不定他就到加莱接爸爸去了……然后，然后……"

玛格丽特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的那一击终于降临了！二十四小时来她一直试图欺骗自己，敷衍自己的担忧。然而，动身去加莱的正是珮西，今

早在伦敦的也是他……他，珮西。布莱克尼……她的丈夫……她昨晚已把他出卖给肖弗林了！

珮西……珮西……我的丈夫……紫樱花……噢，她居然如此耳不聪，心不明！现在一切全都明朗了——一切……他扮演的角色，他蒙上的假面具……全是为了掩人耳目啊！

当然，也许他的所作所为充其量不过是冒险猎奇的恶作剧而已——就象别的男人为了满足嗜好，寻求刺激而滥杀生灵一样，这个悠闲而富有的人为了使生活有个目标，数月来，带领着麾下的勇士，以冒险拯救无辜的人们为乐趣，把男人，女人，孩子从死神手里夺出来。

新婚燕尔时，他也许曾想过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她，可是关于申西尔侯爵一事的谣言传到了他耳中，于是他开始疏远她，对她不理不睬。毫无疑问，他一定认为玛格丽特说不准哪一天也会出卖他以及誓死追随他的勇士们。所以，当他对千百人施予救命之恩，为千百户家庭消灾赐福时，却对她玩弄着诡计，就象对待那些毫不相干的人一样。

珮西戴的这个愚蠢的花花公子的面具效果甚佳，这个角色扮演得真是天衣无缝。怪不得肖弗林及他手下的密探一直无法探出，这个看来缺少脑筋的傻瓜，就是那个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都以他的莽勇和足智多谋挫败了法国最精明的密探的紫樱花。甚至就在昨天晚上，肖弗林前往格

伦维尔大臣宴会厅寻找紫樱花时，也认为看到的不过是在沙发一角昏睡的珮西·布莱克尼勋爵。

不过，丈夫那足智多谋的头脑在那时是否已经猜出了这个秘密？这真是一团可怕的，令人心惊胆颤的不解之谜。为了救出亲兄弟，她出卖了连姓名也不知道的人，把他抛给了命运，使他任其摆布。却没有料到，被送上绝路的正是自己的丈夫。

不，不，万万不能！命运绝不会这样打击她的！造物主见此也要奋起反击的。昨晚攥着一片小纸的那只手，在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之前，应该被打得动弹不得才好。

"怎么啦，亲爱的？"玛格丽特的脸色变的苍白，小苏珊娜感到确实有点不对劲了，"你病了吗？玛格丽特？到底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孩子，"她喃喃说道，犹在梦中，"等一会儿……让我想想……想想……你说，紫樱花今天已经动身了？"

"玛格丽特，亲爱的，怎么啦？你真吓死我了……"

"没什么，孩子，我说……没什么……我想独自待会儿——噢，亲爱的……今天怕是不得不缩短我们聚会的时间了……我可能得出去一趟……明白吗？"

"亲爱的，我明白一定出了什么事因此你想一个人待着。我不妨碍你，别惦记着我。我的仆

人还没有走……我带着她来的，别惦记着我。”

苏珊娜冲动地搂住玛格丽特。虽然她还是个孩子；她却感到了朋友的深切悲哀，姑娘的敏感使她不愿再去窥探其中的隐秘。而是设法回避开去。

她一下又一下地吻着玛格丽特，然后心事重重地走出草坪。玛格丽特一动不动地呆立着，沉思着……想着该着手干些什么。

小苏珊娜刚要上平台阶梯，一个仆人拐过屋角朝玛格丽特奔去，手上拿一封用火漆封口的信。苏珊娜意识到，或许又有什么坏消息。她觉得这种心境下的玛格丽特可再也经不起一击了。

仆人恭敬地在女主人身边站住，递上封了口的信。

“怎么回事？”玛格丽特问。

“邮差刚送来的，夫人。”

玛格丽特木然地接过信，用抖索的手指翻过来。

“是谁交给邮差的？”她问道。

“夫人，邮差说他的任务只是送信，夫人自会明白信是从哪里来的。”

玛格丽特撕开信封。她早已猜到里面是些什么，因而她只不过机械地瞥了它一眼。

那是阿蒙·圣裘斯特写给安德鲁的信——就是肖弗林的密探从“渔民客栈”盗去，后来肖弗林又用以要挟玛格丽特，逼她俯首听命的那

封信！

如今，肖弗林履行他的诺言了——送回了牵累到圣裘斯特的信……这表明他已经探出了紫樱花的踪迹。

玛格丽特一阵天旋地转，魂魄飘飘欲离。她晃了晃，若不是苏珊娜一把扶住她的腰，恐怕早跌倒了。她竭力控制住自己——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叫那个邮差来。”她十分镇静地说，“他还没走吧？”

“是的，夫人。”

仆人去了。玛格丽特转身对苏珊娜说：“孩子，你到屋里去，告诉仆人做好准备，恐怕我得送你回家了，孩子。不过——等一等，告诉仆人给我准备好行装和大衣。”

苏珊娜没吱声。她温柔地吻吻玛格丽特，默默地照她的话去做了。这孩子被玛格丽特脸上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无以名状的悲伤吓坏了。

一分钟后，仆人回来了，后面跟着那位邮差。

“这封信是谁交给你的？”玛格丽特问道。

“一个绅士，我的夫人。”来人答道。“他就住在查林叉道对面那家‘玫瑰花和蒲公英’旅馆。他说您知道的。”

“‘玫瑰花和蒲公英’旅馆？他那时在干什么？”

“等马车，夫人。他租了辆马车。”

"马车？"

"是的，我的夫人。他租了辆专用马车。我从他的仆人那儿得知他要直接去多弗尔。"

"行了，你可以走了！"她转身吩咐仆人，"从马厩里挑出四匹最快的马，立即备好马车！"

仆人和邮差听从吩咐，立刻就走了。玛格丽特孤零零地在草地上伫立了片刻。她那优美的身段象座坚硬的石雕，眼神凝固，两只手紧抱在胸前，双唇翕动，不断地发出悲切凄婉，摧人心肺的喃喃声，"怎么办，怎么办？到哪儿去寻找他啊？——噢！上帝啊，给我启示吧！"

然而，这却不该是懊悔和绝望的时刻。

对于自己犯下的罪，玛格丽特十分清楚，虽然事出无意，却令人发指。在她看来，妇道人家所犯的罪，莫大于此了。而另一个致命的过失，则是没能够猜出丈夫的秘密。她早该知道，她早该知道的啊！

可是她怎么猜得到，没有人能象珮西那样如痴如醉，始终不渝地爱着她？她居然没想一想，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个白痴，就象他故意装出来的那个模样？不管怎样，她至少早就应该知道他戴着假面具，而且发现这点之后，她早就应该在没有外人的场合把这副面具从他脸上揭下来。

她对珮西的爱则一直是微不足道，弱不禁飒的，她的爱轻而易举地被自己的骄傲击碎了。

此外，她自己也蒙上一个面具，装着十分瞧不起他。实际上，她完全误解了他。

但现在没有时间重温往事了。她在不知不觉中犯了罪，现在她必须弥补过失，不是靠空洞无益的懊悔，而是靠果敢有效的行动。

珮西已经前往加莱，完全不知道最无情的敌人就跟在身后。他一大早就从伦敦出发了，若是顺风，二十四小时内就一定会抵达法国。他肯定早就算好了风向，选好了这条航线的。

可是，肖弗林将立即乘车去多弗尔，在那里租条船，这样肯定会与珮西差不多同时到达加莱。一到加莱，珮西就会去见那些正急切地等待紫樱花将他们从可怖的死亡之中拯救出去的人们，而肖弗林则盯住了他的一举一动。这样一来，珮西不仅自身难保，还会危及苏珊娜的父亲德杜纳伯爵和那些等待着他，信赖着他的流亡者的生命。当然，其中也有前去会见德杜纳伯爵并坚信紫樱花始终在保护着他的阿蒙。

这些人的生命和丈夫的生命都系在玛格丽特的手中。她一定要救出他们，只要这一重任是人类的勇气和智慧可以企及的话。

遗憾的是，她无法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一切。就是到了加莱，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丈夫。而肖弗林自从在多弗尔盗得那些文件后，就把握了珮西的全盘计划。因此，最重要的是赶快给珮西报警。

现在，对丈夫的了解使她确信，珮西绝不会抛弃把命运托付于他的人，他不会在危难关头畏缩不前，让德杜纳伯爵落入全无怜悯之心的嗜血者的手中。倘若他得到警报，就可能制定新的计划，他就会更加留神，更加谨慎，或许还能转危为安。倘若他丝毫不知情况有变，则可能落入狡诈的圈套。

万一失败——万一命运实在无法抗御——那么，她至少可以在他身旁，安慰他，抚爱他。若是他们最终难免一死，她就要在最后一刻化死亡为甘醇，他们要双双死去，手拉着手，其乐无穷地意识到痴情已经得到痴情的回报，而种种误会则已冰消雪释。

决心一经下定，她又昂首挺胸了。这就是她所要做的，愿上帝赐予她智慧和力量吧！一想到将要在危机四伏中与他重逢，她的目光不再呆滞，而是闪烁着内在力量的光芒。想到将与丈夫分担危险，想到或许有助于他，想到即使失败，也能最终与他同在，她的眸子便迸出了欢乐的火花。

她孩子般甜美的脸蛋变的严峻而执拗，牙关紧闭，撇下的嘴唇绷得紧紧。她打定了主意，不成功，则作出牺牲。无论如何要为珮西奋力一搏，和他同生死，共患难。她的两道直眉一竖，道出了铁一般的意志；一皱，她计上心头。她必须先找到安德鲁，他是珮西的知交。玛格丽特一想到这

个小伙子总是那样热情地谈起神秘莫测的首领，对他表现出五体投地的崇拜，不禁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栗。

安德鲁会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她的。马车备妥了，换了衣服，告别小苏珊娜，她就可以上路了。

她平静地走进屋子，从容不迫，却又毫不迟疑。

20

朋　　友

不出半个钟头，玛格丽特已坐进马车里，陷入了沉思。马车载着她朝伦敦疾驰而去。

刚才，她依依告别了小苏珊娜，看着她和仆人乘上马车，平安地动身回城去。然后，她叫邮差该王子殿下带去一封信，解释说由于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不得不外出，恳请他宽宥她的失礼，并恩准暂延其威严的垂访。玛格丽特另外送了封信预约几匹驿马，以备替换。

她换下细棉布外衣，穿上黑色旅行服，披上斗蓬，带足钱——丈夫总是慷慨地任她花钱——然后启程上路了。

她并不想用虚幻无益的希望来欺骗自己。肖弗林说过，阿蒙的安危取决于是否能立即捕获紫

樱花。现在，肖弗林送回了牵连着阿蒙的那封信，无疑表明他已经十分满足，他已经认准了珮西·布莱克尼就是他曾立誓要置之死地的人。

是的，这里没有美妙幻想的容身之地。她的丈夫珮西的胆魄激起了她的崇拜，燃起了她炽烈的爱情；然而却是她亲手把他送进了虎口，使他危在旦夕。她出卖了珮西——虽然绝非故意，但事实上就是出卖。万一肖弗林果真抓住了至今还蒙在鼓里的珮西，那么他的死必将归咎于她。然而，她就是洒尽一腔鲜血，也要保护他，就是用自己的死换回珮西的生，她也是心甘情愿的呵！

她命令车夫送她到"皇冠"旅馆。马车一到，她立即叫车夫给马喂料，让马好好休息。然后让人用轿椅把她抬到安德鲁·福克斯爵士的住处。

玛格丽特觉得，在珮西那面勇敢的旗帜下所集合的朋友之中，安德鲁是她最可信赖的人。他向来是她的好朋友。如今，他对苏珊娜的爱又使他们的关系更进了一层。安德鲁也可能已经离家随着珮西去完成那狂热的使命了，如果这样，她就得去拜访赫思汀勋爵或安彤尼勋爵了——他们中不管是谁，玛格丽特总希望有人能帮她一把，要不然，她肯定无法救出丈夫。

不过，安德鲁·福克斯爵士正巧在家。仆人把玛格丽特引到楼上，来到一间虽然不大但铺陈豪华的客厅。不多时，安德鲁进来了。

安德鲁获悉女客人是谁时，显然很是惊讶。此时，他正不安地——甚至有点疑惑地——瞅着玛格丽特。他按规矩风度翩翩地向她鞠了几个躬。

此时玛格丽特的不安已经荡然无存，完全一副泰然自若的神色。她端庄地回了礼，便开始平静地说了起来。

“安德鲁爵士，我不想唠唠叨叨浪费时间，我想简要地谈谈。有些事你不信也得信，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首领紫樱花——即我的丈夫珮西——目前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如果说玛格丽特先前对自己的推断尚有些微怀疑，那么此刻她便可以证实一切了——安德鲁爵士大惊失色，脸色陡地变得煞白，他甚至无法耍个小聪明稍事掩饰。

“安德鲁爵士，且不管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感谢上帝，反正我知道了！”她继续平静地说道，“再说，现在要救他也许还为时不晚。遗憾的是，我无法单枪匹马地干，因而我向你求助来了。”

“布莱克尼夫人，”年轻人试图恢复镇静，“我……”

“先听我说完好吗？”她打断他，“事情是这样的：法国政府的间谍那天晚上在多弗尔盗去你们的信件后，在信中发现了一个计划，也就是你们的首领决定救出德杜纳伯爵和其他人的计

划。紫樱花——珮西，我的丈夫——今天已单独前去完成这一使命了。肖弗林已经知道紫樱花就是珮西·布莱克尼勋爵，他将跟踪到加莱去，在那里对他下手。你我都清楚，如果珮西落在法国革命政府手里，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命运。任何干预，无论来自英国政府，还是来自国王乔治本人，都救不了他的命。他们那帮人会想方设法在官方交涉之前下手。不仅如此，身受重托的首领，还会不知不觉地被人利用；暴露隐藏德杜纳伯爵和所有那些仍然寄希望于珮西的人的地方。”

她平心静气地说着，话语中却充满了坚定的意志和不屈的决心。她的目的是使年轻人信赖她，帮助她。因为没有他，她将什么事也办不成。

“我不懂……”他呐呐地重复道，一心要赢得时间，想一想怎么做最为恰当。

“噢，可我相信你懂，安德鲁爵士。你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正视现实吧！珮西乘船去加莱了，我推测是到哪个偏僻的海岸去了吧。肖弗林盯他的梢，已经去多佛尔了。今晚可能就要渡过海峡，想想会发生什么事吧！”

年轻人默默不语。

“珮西会顺利到达目的地，但由于不知道被人盯梢，他一定会去寻找德杜纳伯爵和其他人——其中有我的哥哥阿蒙——珮西一定会找到他

们的。他可能会逐个地去找，但他一点也不知道那双全世界最尖利的眼睛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一旦他无意中暴露了所有依赖他的人，一旦肖弗林认为再没有油水可捞了，他就会在珮西准备把那些人救回英国时，收紧圈套。珮西就将在断头台上断送他高贵的生命。”

安德鲁爵士仍然一言不发。

“你不信任我，”她动了感情，“噢，上帝！你难道看不出我是一片至诚吗？男人呀，男人……”

她突然用纤细的双手抓住年轻人的肩膀，逼他正眼看自己，补充道，“告诉我，我是不是象那种世界上最邪恶的女人——出卖自己丈夫的女人？”

“布莱克尼夫人，”年轻人终于开口了，“上帝不允许我把如此恶毒的言辞强加于您，但是……”

“但是什么？告诉我呀……快，快呀……每秒钟都是宝贵的啊！”

“您能否告诉我，”他决断地问道，双眼探询地看着玛格丽特蓝湛湛的眼睛，“是谁帮助肖弗林弄到了刚才您所说的那些情况？”

“是我，”她平静地说道，“我承认——我不愿对你撒谎，因为我希望你绝对信任我。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紫樱花是谁？因为我若是成功了，我的报酬就是换回我胞兄的生命安

全啊。”

“成功地盯上紫樱花的梢？”

她点点头。

“至于肖弗林是怎样迫使我这么做的，现在说也没用。阿蒙对于我来说何止是兄弟啊！……再说，再说……我怎么猜得着？……我们在浪费时间，安德鲁爵士……每分每秒都是珍贵的……啊，以上帝的名义……我的丈夫处境万分危险啊……他是你的明友，你的伙伴，帮助我救救他吧……”

安德鲁发现自己处境尴尬难当。他曾当着首领的面发誓要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可是这个正在向他哀求的美丽夫人毋庸置疑是诚挚的。同样不可怀疑的是，他的朋友和领头人，正置身极度的危险之中，而且……

“布莱克尼夫人，”他最终说道，“天晓得，您把我弄糊涂了。我简直不知道我要怎么办才算尽职。告诉我，您要我做些什么？紫樱花若是有危险，我们十九个人随时准备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此刻还没有献出生命的必要，我的朋友，”她平静地说道，“我的头脑和四匹快马还能应付眼下的需要。但我必须弄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她眼中充满泪水，又添了一句，“我已经在你面前贬抑了自己，我已经对你承认了过失，我还要承认我的脆弱吗？——我和丈夫一直是疏远的，

因为他不信任我，也因为我耳不聪、目不明，不理解他。你得承认，他简直是在我眼睛上蒙了厚厚一层布，使我怎么也看不穿；但是昨天晚上，在我无意中将他推入如此致命的险境之后，这块蒙眼布突然落了下来。安德鲁爵士，即使你不愿帮助我，我还是要奋力去救我的丈夫。为了他，我会不遗余力的。但如果去晚了，就什么也来不及干了。留给你的，将是终身的悔恨；而留给我的，则是一颗破碎的心。”

“慢着，布莱克尼夫人，”年轻人被这个高雅美丽的妇人的柔婉真情所触动，“你知道吗，你要干的，都是男子汉才能干的事。你不可能单身到加莱去，那样要冒极大的危险。况且，眼下找到你丈夫的机会——恕我直言——是极其渺茫的！”

“噢，我盼的就是冒险！”她喃喃低语道：“我盼望去承受种种风险——我要以此赎回我犯下的种种罪过。不过，你恐怕错了，肖弗林那双眼正盯着你们一伙人，对我则不太会注意的。赶快吧，安德鲁爵士！——马车备好了，没有时间可浪费了……我是非去找他不可的，非去不可！”她几乎是带着蛮劲又说了一遍。“我非得去告诉他，肖弗林正在跟踪他……你难道不明白，难道还不明白吗？我非去他那里不可……即使……即使太晚了，救不了他……至少……也要在他身旁了却一生。”

"上帝作证，夫人！请下命令吧，我，以及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伙伴，却乐意为您的丈夫捐躯。但是如果您亲自去……"

"别说了，朋友！你难道不知道，不把我带去，我会发疯的吗？"她向安德鲁伸出手去，"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安德鲁应声答道："我听候吩咐。"

"那么，听着，我乘马车前去多弗尔，你骑马尽快跟上我。傍晚时分在"渔民客栈"碰面。肖弗林会回避那地方，因为那里的人都认识他。我认为那里最安全，我很乐意让你护送我去加莱。没有你给我指点，我很可能碰不着珮西。到了多弗尔，我们就租只帆船，趁夜色渡过海峡。假使你同意，请化装成我的贴身仆人，我想能躲过密探的。"

"我完全听候您的吩咐，"年轻人诚恳地答道，"我祈求上帝保佑您到达加莱之前能看见'白日梦'号。只要肖弗林跟在脚后，紫樱花在法国土地上的每一步都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上帝保佑，安德鲁爵士。好，再见吧！——今晚多弗尔见。今夜将是我和肖弗林之间的渡海搏斗——为了紫樱花的生命。"

安德鲁吻了玛格丽特的手，把她送到轿椅前。几分钟后，她又回到了"皇冠"旅店。马车已经准备停当，正等着她。只片刻工夫，马车便轰隆隆地沿着伦敦大道驶去，转眼便以令人晕眩

的速度直奔多弗尔。

玛格丽特精神抖擞，开始了行动。此刻她没有时间失望，没有闲暇思索。有安德鲁·福克斯爵士作为伴侣和同盟，希望又在她心中死灰复燃了。

上帝是宽容的。他绝不允许一个勇敢的男人死在一个热爱他，崇拜他，乐意为他而死的女人的手里，不会允许如此震骇人寰的罪行发生的。

玛格丽特的心飞向那个神秘的英雄。在她还没探明他的身份时，她始终在意识深处钟情于他。昔日里，她曾笑谑地把他称做她那颗心的“影子国王”。现在，她却猛然发现那个她所崇仰的谜一样的人物和这个炽热地爱着她的男人居然是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啊，有了这般奇迹，即使再有两个更加令人愉悦的幻影闯进她的脑中，又何足为奇？她迷迷茫茫地揣度着一旦与他面对面地站着，她要说些什么才好。

过去的数小时内，她太忧虑，太激动了。现在，她便放任自己沉缅在这仅有的一点稍为光明、稍有盼头的想法之中。渐渐地，车轮单调沉闷的轱辘声，抚慰了她的神经。由于疲倦，由于许多流出的泪水和未流出的泪水使双眼发痛，她不情愿地合上双眼，不安宁地进入了梦乡。

21

悬　念

玛格丽特到达“渔民客栈”时，已是深夜。多亏在沿途各个驿站换了一匹又一匹的马，她才能在八个小时之内赶完全程。由于平时玛格丽特付起钱来总是爽快大方，因而此时这些驿站提供的马都是最快最好的。

她的车夫也十分卖力。不用说，一听到将酬以特别优厚奖赏的许诺，他便格外地精神抖擞，把马车驾得如飞一般。

布莱克尼夫人半夜光临，引起“渔民客栈”一阵子骚动。莎丽匆匆跳下床，吉里班德先生为了让这位重要的来客感到舒适些，颇费了一番心思。

作为店主人，这两位乡亲的举止和教养是令人赞赏的。看见布莱克尼夫人在这非同寻常的时

刻只身到来，他们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慌和怀疑。当然，他们内心可能自有别的想法。可是玛格丽特深深地陷于生死存亡的重要的事情之中，对那些鸡毛蒜皮的枝节问题，自然也不会去斟酌揣摩的。

咖啡室里——那正是不久前肖弗林袭击两位英国绅士的地方——空无一人。吉里班德先生匆匆点上灯，在大壁炉里生起令人惬意的小火，然后把一张安乐椅挪到壁炉旁。玛格丽特感激地坐下了。

“夫人要在这儿过夜吗？”俊俏的莎丽小姐问道。她已经忙不迭地在桌子上铺上了雪白的桌布，准备给夫人摆上简单的晚餐。

“不，不过夜，”玛格丽特回答，“不过，我想要这个房间，如果我可以占用这个房间一两个钟头的话”。

“夫人尽管用吧。”诚实的吉里班德说道。他把那张红润的脸绷得铁紧，生怕在这位上流人面前流露出无比的惊异。尽管如此，夫人还是觉察到了。

“潮水一变，我就要搭乘能弄到手的第一艘船渡过海峡。不过，我的车夫和仆人要在此过夜，或许还要多呆几天。我希望你好好安顿他们。”

“是，夫人，我来关照他们。要莎丽给您上晚饭吗？”

“好，请吧。上些冷盘。安德鲁·福克斯爵

士一到，立刻让他到这儿来。”

“是，夫人。”

诚实的吉里班德此时不禁露出了满脸苦恼。他对珮西·布莱克尼勋爵尊崇备至，可不愿意看着珮西的夫人和年轻的安德鲁私奔。当然这事他管不着。吉里班德不是那号嚼舌头的人。但是，他心里却想着，这女人到底还是个“花瓶”。既然这个“花瓶”和其他“花瓶”一样堕落，那又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别熬夜不睡，诚实的吉里班德先生。”玛格丽特又转身温和地说，“莎丽我的女店主，你也别熬夜，安德鲁爵士也许会晚些时候来。”

吉里班德巴不得让莎丽睡觉去。对这件事情，他开始厌恶起来。当然，这不关他的事，再说，布莱克尼夫人付房租时总是出手大方的。

莎丽摆上简单的晚餐：冷肉、酒、水果。然后她恭恭敬敬地退了下去，心里一阵纳闷：夫人就要和她的骑士私奔了，怎么看起来仍是如此端庄肃穆。

对玛格丽特来说，令人厌倦的等待的时刻开始了。她知道安德鲁至少要数小时后才能赶到多弗尔。他得先搞到一套与仆人身份相称的衣服。他的骑术是十分高超的，再说遇上这种急事，他一定会简装轻骑，迅速赶完伦敦到多弗尔70英里的路程。但他虽然能骑得让马蹄子飞起来，沿途却未必都能换得上好马。不管怎么说，他至少要

在玛格丽特离开伦敦后一个小时才能动身。

一路上，玛格丽特没见着肖弗林的任何踪迹，她的车夫也说没看见女主人描述的那个萎琐矮小的法国人。因此，他显然始终都抢在前头了。中途停下来换马时，玛格丽特不敢向沿途旅店里的人打听消息，唯恐肖弗林处处布有密探，要是让他们听见她的询问，他们就会赶过她，向肖弗林报告她的到来。

这时，她寻思着肖弗林会在哪个旅店停下来，是不是已经交上好运租到了船，是不是已经上路去法国了，等等。最后这个想法象铁钳一样揪住她的心：倘若她真的去晚了，怎么办？

屋子里的孤寂压倒了她——一切都静默得可怕。打破这孤寂的，只有那只老掉牙的座钟，它嘀嗒嘀嗒走着，慢得可怕，刻板得可怕。

楼房里，除了她，别人想必都入睡了。她听见莎丽上了楼。吉里班德先生望着车夫和仆人回来后，就在玛格丽特一星期前初次遇见肖弗林的门廊下站定了。他显然想等着侍候安德鲁·福克斯爵士。可是不一会儿，甜蜜的睡梦征服了他；玛格丽特转眼间听见在座钟的嘀嗒声外又加上了这位可敬先生单调而悦耳的呼吸声。

不知什么时候，玛格丽特突然发觉十月里欢乐美丽和煦的白昼已变成了寒冷狂暴的黑夜。她只觉得寒气逼人。壁炉里熊熊的火焰使她很惬意。可是随着时间慢慢挨过，天气逐渐变得更加

恶劣。尽管海军码头远离旅店，巨浪拍岸的声音却依然象闷雷一样传到了耳里。

风越来越狂暴凶猛，刮得老式房屋的铅框窗户和沉重的大门呼呼作响。外面，狂风摇曳着大树，呼啸着倒灌进巨大的烟囱。玛格丽特不知道这阵风是否利于航行。对于风暴，她毫不畏惧，就是冒再大的危险，她也不愿意推迟一个小时渡海。

忽然，门外一阵骚乱，把她从冥思中惊醒过来，准是安德鲁匆忙赶到了。她听见马蹄在屋外石板地上一阵急响，接着，便是吉里班德睡意朦胧而又高兴的声音欢迎他的到来。

刹那时，玛格丽特体会到了自己尴尬的处境：在这种时候，单身一人出现在大家都熟悉的地方，和一个同样众人所知的，却又是化装而来的骑士约会！对那些嗜爱摇唇鼓舌、搬弄是非的人，这该是怎样一个胃口大开的盛餐哪！

不过，另一个想法更使她感到幽默有趣：此行本来是十分严肃的，但诚实的吉里班德先生却对她的行动产生了误解。她那孩子般的嘴角挂上了微笑。玛格丽特心里这么想着，所以当穿着仆人衣服，几莫能辨的安德鲁步入咖啡室时，她竟能够乐呵呵地向他致候了。

"上帝作证！我的仆人先生"，她说，"你的出现太使我满意了。"

吉里班德跟在安德鲁爵士之后，显得异常困

惑不安。这个时髦的年轻人的化装，证实了吉里班德最坏的猜测。他强作欢颜，却没有一丝笑意。他旋下酒瓶子的木塞，摆正了椅子，准备上菜。

“谢谢，忠厚的朋友。”玛格丽特说道，她依旧微笑着，琢磨可敬的吉里班德先生这当儿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了，让你添了不少麻烦了。……这是给你的。”

她递给吉里班德几枚金币。他带着不卑不尊的谢意，恭敬地接了。

“慢着，布莱克尼夫人，”吉里班德刚要走，听到安德鲁爵士插了一句，“恐怕还少不了我们的老朋友吉里的殷勤招待呢……很抱歉地告诉您，夫人，今晚我们过不去了。”

“今晚过不去了？”她吃惊地重复道，“但是我们一定得过去。安德鲁爵士，我们一定得过去！我们不能不过去。无论花多大代价，今晚也要弄一条船。”

年轻人忧郁地摇摇头。

“这不是代价的问题，布莱克尼夫人。险恶的暴风是从法国方向吹来的，风向对我们十分不利。只要风向不变，就不可能开航。”

玛格丽特面色煞白。她没料到有这么一下。大自然耍着残忍可怕的诡计。珮西身处险境，她却无法到他身旁——只是因为风恰巧从法国海岸吹来！

“可我们必须去！我们必须去！”她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韧反复喊道，“你知道，我们必须走！——你不能再想个办法吗？”

“我已经去过海边了，”安德鲁说，“我和两个船长谈过，今晚绝对不可能开船，水手们全都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玛格丽特，又补充一句，“没有一个人今晚可以驶出多弗尔。”

玛格丽特立即领会了。“没有一个人，”包括她自己，自然也包括肖弗林。于是她愉快地向吉里班德点点头。

“那么好吧，我该休息了，”她对吉里班德说，“有我的房间吗？”

“唔，有的，夫人。一间上好的房间，既明亮，又通风。我马上去收拾一下……另外有一间给安德鲁爵士——都准备停当了。”“妙极了，诚实的吉里，”安德鲁轻快地说着，一边用力拍了拍这个可敬主人的背，“打开这两间房，在柜子上给我们放些蜡烛。我发誓，你一定困极了，不过夫人睡前还得吃些夜宵。喂，别害怕，我的愁眉苦脸的朋友，虽然夫人来访的时辰不同寻常，但毕竟是贵府的莫大荣幸。倘若你能确保夫人清静舒适，珮西·布莱克尼勋爵一定会对你加倍奖赏。”

安德鲁无疑是猜到了厚道的吉里班德先生脑子里那些翻腾冲突的疑团和担忧，便故意拿出时

髦绅士的派头，用词藻华丽的暗示来消去这个可敬店主的疑虑。他颇为得意地看到自己多少获得了成功；因为一提及珮西勋爵的名字，吉里班德红润的脸上顿时有了一点生气。

“我马上就去张罗，先生。”他欣然应道，态度也不那么僵硬了，“夫人的夜宵吃够了吗？”

“够了，谢谢，厚道的朋友。我饿坏了，累极了，请你料理料理房间。”

吉里班德前脚刚走，玛格丽特便急不可耐地问：“现在你告诉我，告诉我所有的消息。”

“没有什么更多的事可以告诉你了，布莱克尼夫人。”年轻人答道，“风暴使任何船只都不可能赶这趟潮水驶出多弗尔。有些东西起初对于你似乎是可怕的灾难，实际上却是祸中之福。既然我们今晚无法渡海到法国，肖弗林也处于同样的窘境。”

“他可能在风暴来临之前就走了。”

“上帝保佑，”安德鲁乐悠悠地说，“他要是真的走了，那他的船十有八九要被吹离航线！谁晓得？兴许这阵子他已经葬身海底了。风暴正闹得凶呢！小船这时辰要是还在海上，那可够呛呢！不过，如果指望那个奸滑的恶魔带着杀人计划沉到海底，恐怕是靠不住的。我和几个水手谈过，他们都肯定说好几个小时内一直没有船开出多弗尔；另外，我得知今天下午有个陌生人也到

了海边，和我一样，也在打听渡往法国的事。”

“那么，肖弗林还在多弗尔？”

“肯定还在。是否让我去拦截他，用我的剑刺穿他？这确是解决难题的捷径。”

“不，安德鲁！天哪，别开玩笑啦！我发现昨晚起我就一直巴望着那个恶棍死掉。但是你的提议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不容许谋杀的。”

至少长达十二小时的强制性休息要到下次潮汐才结束，这对于处在极度亢奋状态中的玛格丽特，确实难以忍受。安德鲁劝她在桌旁坐下，吃一点夜宵，饮点酒。在这些小事上，她象个孩子似地顺从了，硬着头皮吃了些点心，喝了点酒。

安德鲁怀着深切同情，同玛格丽特谈起了她的丈夫，逗得玛格丽特都乐了。他讲了好几个故事，告诉她紫樱花怎样为那些逐出国土的法国流亡者出谋献策，使他们得以虎口脱险。他谈起紫樱花的勇武气概和他的机智善变，谈起紫樱花怎样从鲜血淋漓、杀戒常开的断头台刀口下抢救出男人、女人甚至儿童。直说得玛格丽特眼里迸出激情的火焰。

安德鲁告诉她，紫樱花凭着那精巧多变的化装，迷惑了巴黎沿路关卡为他而特别派遣的，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的精明看守。说到这，玛格丽特快乐地微笑起来了。

上一次伯爵夫人和孩子们的逃脱，真是名副

其实的杰作——布莱克尼化装成一个讨厌的老妪，戴着龌龊的帽子，白发散乱纠结，那模样叫鬼神见了也要发笑的。

安德鲁尽力描述布莱克尼的外貌，说最大的困难总是他的身材，那副到了法国就越发显得高大的身材化装起来就困难倍增。玛格丽特听到这里，开心地哈哈大笑。

这么着又捱过了一小时。可是还要在多弗尔无所事事地再熬过好几个小时呢。玛格丽特不耐烦地叹口气，从桌子旁站了起来，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这一夜慢慢过去。风暴的呼啸将撵走睡意，她将在二楼的卧榻上与极度的忧虑为伴了。

她思忖着珮西此刻会在哪里。“白日梦”号是艘坚固、工艺精良的航海游艇。安德鲁认为风暴到来之前，这艘船肯定已经进了避风港。再不然，也许平静地泊在原地，压根儿没冒险驶出风口。

船长是个老练的水手，珮西也能象一个出色的水手操纵帆船。他们不会因为风暴而遇到危险的。

玛格丽特上床休息时，早已过了午夜。正象她所担心的，睡意躲躲闪闪地回避着她的眼睛。在这漫长、可怕的时刻里，风暴一个劲地咆哮着，把她和珮西分隔两地。她的脑袋里黑暗得无以伦比。巨浪在遥远的地方隆隆作响，将悲哀的痛苦送进心灵。她此时心境不佳，大海冲击着她

的神经，更激发了她的忧愁。只有当人们兴高采烈时，才有耐性欢悦地凝视宽阔无垠，翻腾不息而单调得恼人的水面，只有此时此刻，大海才能与人的心境——无论是肃穆庄重还是轻松愉快——合谐并且产生共鸣。人们欢乐，粼粼的波光便辉映出愉快的光芒。人们忧愁，层层的碎浪则仿佛卷起更多的哀伤，向人们絮叨着无望、絮叨着幸福的渺茫。

22

加莱镇

最沉闷的黑夜，最漫长的白昼，迟早总归有个终结。

玛格丽特就在这样严酷的精神折磨中度过了十五个多小时，几乎要被逼得发疯。熬过了无眠之夜，她打了个早起，由于兴奋而清醒，由于渴望早点出发而心焦，又由于担心路遇梗阻而发愁。别人还没起床，她就忧心忡忡地走出屋子，生怕错过出发的黄金时刻。

下楼来，玛格丽特发现安德鲁·福克斯正坐在咖啡室内。半个钟头前，他出去了一趟，到了海军码头，然而仅仅打听到，无论是法国邮船还是私人预订的船只都不能驶出多弗尔。风暴刮得正猛，潮水快退了，假使风力不减，风向不变，他们也不得不再等十至十二个小时，直到下一次

退潮才能启程。

玛格丽特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绝望了。她感到虚弱难支。只是凭借坚强的毅力，她才没有訇然垮下。但这一来，原来就心事重重的安德鲁又平添了一层忧虑。

尽管安德鲁试图掩饰他的忧虑，玛格丽特仍看得出，年轻人和她一样，渴望找到那位同伴和朋友。这迫不得已的滞留对他们俩都是可怕的。

他们究竟怎样在多弗尔捱过了沉闷的一天，事后玛格丽特怎么也说不上来。她害怕露面，唯恐附近碰巧有肖弗林的密探。于是她要了个单间起居室，和安德鲁一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坐在里面，无事可做，只有思索，猜测，偶尔间也燃起一线希望。每隔长长一段时间，莎丽就端上饭菜，他们俩便硬着头皮马马虎虎尝几口。

风暴减弱了，可是潮水退得太远，船无法下水。风改变了方向，正平息下来，变成令人舒适的微风，向西北吹拂着——要迅速渡往法国，这时可是再好不过了。

两人等待着，不知道启程的最后时刻究竟会不会到来。安德鲁又去了一趟码头，很快就回来了，告诉玛格丽特，他已经约了一艘快帆船，水手们打算一到顺潮就下水。漫长烦闷的一天中，只有这个时刻才有点快乐。

下午五时，玛格丽特终于紧紧带上面纱，下码头去了。安德鲁扮成仆人随后跟着，手里提着几

件行李。

一上船，凉爽清新的海风便使玛格丽特精神振奋。轻风鼓起了“浪崖”号的白帆，船兴冲冲地驶向苍茫的大海。

风暴后的夕阳灿烂辉煌。玛格丽特望着多弗尔白色的悬崖从视野中渐渐消失，心中便愈觉平静，又满怀希望了。

安德鲁爵士对她体贴入微。玛格丽特觉得，逆境之中有他作伴，真是太幸运了。

渐渐地，法国灰濛濛的海岸开始从迅速凝聚的重重夜雾中显现出来。可以望见一两盏灯忽闪忽现，好几个教堂的尖塔在笼罩的烟霭中兀然耸起。

半小时后，玛格丽特登上了法国的海岸。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她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国家。

法国的容貌，人们的外观，甚至这个偏僻海边小镇的景象，无不活生生体现出三百英里外美丽的巴黎城中动荡不安的革命风暴。法国贵族儿女的鲜血淌流不息。寡妇的悲号和孤儿的啼喊，使巴黎呈现出一派恐怖气氛。

男人们戴着清一色的红帽子，左边都别着三色旗帽徽。玛格丽特注意到，同胞们以往那种音容笑貌，现在却千人一面地被狡诈的猜疑取代了，她止不住一阵寒战。

如今，男人们都是彼此的告密者，晚间谈笑时最天真无邪的言辞都可能被当作倾向贵族或是

背叛人民的罪证。哪怕是闲荡着的妇女们，眼中也隐含着恐惧和憎恨的古怪神色。玛格丽特登上岸时，她们盯着她和跟在后面的安德鲁。玛格丽特打她们身边走过时，她们低声咕哝道："该死的贵族！"或"该死的英国佬！"

但除此之外，他俩的出现并未引起更大的骚动。加莱即便在这种年头，还在一个劲地与英国通商。海岸边时常可以见到英国商人。人们都知道，由于法国关税沉重，便有人将大量的法国葡萄酒和白兰地私运过海。法国资产者对此贸易大为高兴；他们很乐意看到人们把钱从他们憎恶的英国政府和国王手里挖出来。英国的走私者在加莱和其他镇里那些摇摇欲坠的小酒馆里总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居民起初还扭身瞅着这两个身着英国时装的异乡人，嘴里诅咒着，可后来当安德鲁指引着玛格丽特穿过七弯八拐的小巷时，居民们便不再理睬他们了，以为他俩正忙着购买必须交纳关税的货物，运回那个大雾弥漫的国度。

玛格丽特颇为奇怪，丈夫伟岸魁梧的身材怎么能招遥过市而不引人瞩目。她猜测着他会化装成什么样子去完成那件崇高的使命，而同时又不至招惹睽睽众目呢？她诧异了。

一路上，两人很少交谈。一上岸安德鲁便领着玛格丽特横穿过镇子，到了另一头，转而向克

利兹海峡走去。街道狭窄而弯弯曲曲，秽气冲天，空气里混杂着腐鱼和地窖的潮味。昨夜的风暴给此地带来了一场大雨。玛格丽特不时陷入齐踝深的泥泞中，路旁没有灯，只有从屋里偶尔透出的昏暗摇曳的灯光。但她对这小小的不舒适并不在意，上岸时安德鲁爵士说过，“我们可能会在‘灰猫旅馆’碰上布莱克尼。”她现在仿佛是走在玫瑰花铺的地毯上，因为她几乎立刻就可以碰上他了。

安德鲁显然很熟悉路径。他在黑暗中准确无误地走着，也不用问路。他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天太黑了，玛格丽特看不清这座房子的外观。这栋安德鲁称为“灰猫旅馆”的屋子，显然是加莱郊外通向克利兹海峡的偏僻客栈。它远离海岸，浪涛的声音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安德鲁用手杖叩了叩门，玛格丽特听见里面一阵咕哝和几声咒骂。安德鲁又敲敲门，这一回，却是命令式的；传来了更多的咒骂。随着，拖沓的脚步似乎挪近了房门。一会儿，门打开了。玛格丽特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破烂，最肮脏的屋子门口。

糊墙纸一条一缕地从墙上搭拉下来，屋里的家具，纵使你把它们想象得如何好，也似乎没有一件能称得上是完整的。大部分椅子都断了靠背，其余的则没有座位。四方桌断了脚，那一角就用柴棍支着。

屋子角落有个很大的壁炉，上面悬着个锅，散发出一股不算太难闻的热汤气味。墙的一面，高高地架了个阁楼，前面挂了条褴褛的蓝白格子布门帘。一架东倒西歪的梯子伸向阁楼。

没有装饰的大墙上，斑斑驳驳尽是褪了色的糊墙纸和污言秽语，有人用粉笔涂了几个大字“自由——平等——博爱”。

一只散发着怪味的油灯从天花板摇摇晃晃的椽子上垂下来，昏惨惨地照着整个肮脏的处所，一切看起来邋遢得可怕，令人望而却步。玛格丽特简直不敢跨过门槛。

然而，安德鲁却毫不迟疑地走向前去。

“我们是英国游客，公民。”他操着清晰的法语说道。

出来开门的人想必就是这个肮脏客栈的主人了。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大块头农民，穿一件从未洗过的蓝外衣，笨重的木底皮鞋上只见稻草东一根西一根地伸出来；他下身套了条破烂的蓝裤子，头上戴一顶缀着三色旗帽徽的红帽子，表明了他这一阵子的政治观点。嘴里含着一根木烟斗，廉价烟草的呛味冲了出来。他睨视着两个游客，带着怀疑和极度蔑视的表情，咕哝道，“该死的英国佬！”又朝地上啐了一口，进一步显示他精神上的独立性。但是他到底站到一旁，让他们进了屋。不用说，他很清楚：除了“英国佬”，谁还能总是随身揣着鼓囊囊的皮夹子？

“噢，上帝！”玛格丽特刚进屋子，就用手绢捂住她娇嫩的鼻子，“真是个吓人的窝！你肯定就是这地方？”

“嗨，就是这地方，没错儿。”年轻人答道，一边用时兴的绣边手绢拍去椅子上的灰尘，让玛格丽特坐下。“不过我发现我再没见过比这更糟的窝啦！”

“上帝作证！”她说道，同时带着几分好奇和万分的恐惧，环视着周围坍毁的墙壁，残缺不整的椅子，嘎嘎欲倾的桌子。“确实太不招人喜欢啦！”

“灰猫旅馆”的主人不再理睬客人了。他猜想，这两人不多久就会要晚饭吃，那时候，哼，一个自由公民是不会对他们百依百顺的，甚至用不着礼貌；不管是谁，哪怕他们穿得再漂亮也不顶事。

壁炉边蜷缩着一个人，身上披着破布片；看身段象个女人，然而就是身段也难以辨认，只有那顶曾经一度是白色的帽子，和那件多少象件紧身胸衣的东西，才略略呈现出一点女人气。她坐在那儿，喃喃自语，不时搅动锅里的杂烩汤。

“喂，我的朋友，”安德鲁终于叫道，“来晚饭哪。……我担保，”他边说边指着蜷缩在壁炉边的那个破布团子，“那个女公民正调着美味的汤呢。可我的女主人已经好几个钟头没碰食物啦！”

店主人沉吟半晌：一个自由公民，对有求于自己的人，可不能随叫随到哩。

“该死的贵族！”他嘟嘟哝哝，又朝地上啐了一口。

然后，他慢慢悠悠晃到屋角柜台前，拿出破旧的白镴汤碗，一声不响，慢吞吞地递给他的老伴。老伴同样一声不吭，从锅里舀了一碗汤。

玛格丽特惊恐地盯着这一过程，倘若没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意志，她早就耐不住，早就逃出这个藏污纳垢之地了。

“上帝作证！我们的男主人和女主人都不是快活人，”安德鲁瞧见玛格丽特脸上惊恐的样子，便说道，“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愿给您提供更丰盛，更可口的食物……不过我想您会发现这汤尚可入口，酒也很好。这些人在泥淖里打滚，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嘛。”

“噢！我恳求您，安德鲁爵士，”她轻声说道，“别为我操心了，我根本就不想吃东西。”

店主人正不紧不慢地准备着那些恶心的东西；摆上两只汤匙，两个杯子。安德鲁放心不下，又把它们小心地揩试了一遍。

店主人送来一瓶酒和几片面包。玛格丽特勉强向前拉了拉椅子，做出要吃的样子。安德鲁则为了和他扮演的角色相称站到了椅子后。

“啊，夫人，我恳求您，”他看见玛格丽特似乎难以下咽的样子，便说道，“请您多少试着咽

几口吧——别忘了，花力气的时候还在后面呢！”

汤的确不错，闻也好，尝也好，味都挺美。如果不是吓人的环境，玛格丽特或许还会喜欢上它。她撕开面包，啜了几口酒。

“不，安德鲁，”她说，“我不喜欢看你站着。你和我一样，得吃些东西。你在我身边坐下，吃点面包，就算是晚餐吧。他们最多不过把我看做和仆人私奔的古怪英国女人罢了。”

店主人摆上只够果腹的东西后，似乎再也不愿让客人找他们的麻烦了。店主人的老伴拖着脚悄悄走出了房间，他自己则这里站站，那里走走，咂巴着他的怪味烟斗——有一阵子竟在玛格丽特的鼻子下吞云吐雾——似乎生来自由的公民就该这般与任何人平起平坐。

当店主人倚在桌旁抽着烟，满腹狐疑地俯视着这两个“该死的英国佬”时，安德鲁操着英国土话骂道：“混帐的老东西！”

“噢，看在上帝的面上，”玛格丽特瞧见安德鲁那不列颠血统的本能使他恶狠狠地捏紧了拳头，忙劝道：“记住你是在法国。在这种年头，人们就这德行！”

“我恨不得掐死这个老野种。”安德鲁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刚才接受了玛格丽特的建议，在她身边坐下了。这当儿他俩正竭力地瞒着对方，做出吃喝的样子。

“我恳求您，”玛格丽特说道，“让那家伙由着他的性子做好了，兴许他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呢。”

“尽我的努力吧，妈的！我宁可掐死他，也不愿去问他……嘿，我的朋友！”他转而用法语愉快地说着，一手拍拍店主人的肩膀，“你是否在这一带见过我们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你见过不少英国游客吧？”

店老板从窄窄的肩膀上扭头瞥了安德鲁一眼，又就着烟斗吐了一阵烟雾，然后慢慢吞吞地嘟囔道：“嗯——有时候！”

“哈！”安德鲁漫不经心地说，“英国游客总晓得哪里能找到好酒，咹，我的朋友？——好吧，告诉我，夫人想知道你是不是碰巧认识她的一个老朋友，个子高高的一个英国绅士，他常到加莱办事。他这回，准备去巴黎——夫人原想在加莱和他见面的。”

玛格丽特竭力不看店主人，唯恐流露出心急如焚的神态。店主人拖着时间，慢吞吞地答道：“高个子英国人？——今天？——是的。”

“你见到他了？”安德鲁不动声色地问道。

“是的，今天，”店主人板着面孔，不声不响地从近旁的椅子上拿起安德鲁的帽子，搁在自己头上，又提了提自己的脏裤子，用手势示意被问及的人穿着很漂亮的衣服。“该死的贵族，”他嘀咕道，“高个子英国人！”

玛格丽特好不容易才压下了惊叫。

"准是珮西勋爵了。"她喃喃说道，"他甚至没化装。"想到闯入野蛮疯狂的境地，面对死亡却依然豪气冲天的珮西，想到他在危机四伏之中仍不忘穿着新剪裁的衣服，上面的花俏饰边依然纹丝不乱，玛格丽特在千般忧虑中不由地微笑了，透过夺眶而出的泪水微笑了。

"唉，真是蛮勇！"她叹口气说道，"安德鲁，快问问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唔，是。"安德鲁仍带着那副不经意的神态对店老板说道，"我们老爷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你见到的那个高个子英国人，一定是夫人的那位朋友了。你是说，他已经走了？"

"是呀，走了……不过很快就该回来了……回到这里——他预订了晚饭……"

玛格丽特高兴得发狂。安德鲁赶快按住玛格丽特的胳膊，用手势警告她；否则，玛格丽特就要暴露自己了。珮西平安无事，将要归来，也许一会儿就能见着他了。啊！喜悦的狂野几欲超出玛格丽特所能抑制的程度。

"喂！"她喊道，在她眼中，店主人转眼变成了从天而降的福音使者，"喂——你是说那个英国绅士就要回到这儿来？"

从天而降的福音使者又往地上啐了一口，表明他看不起形形色色的跑到"灰猫旅馆"胡闹的贵族们。

“嗯，”他哼了一声，“他订了晚饭——他要回来……该死的英国佬！”他又骂了一句，用来抗议这个女性英国佬的大惊小怪。

“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她把纤细白嫩的手按在他那蓝外套的脏袖口上，急切地问道。

“他去寻马车了。”店老板简单地答道，粗暴地抖掉手臂上那只王孙公侯们以一吻为幸的纤纤素手。

“他什么时候走的？”

店主人显然受够了这类询问。他认为，对一个与任何人平等的公民来说，被这些“该死的贵族”——虽然这些英国佬很有钱——反复盘诘，是不大相宜的。要与新近诞生的尊严相称，不用说应该是尽可能地粗鲁；对彬彬有礼的提问作低三下四的回答则分明是奴性的表现。

“不知道！”他斩钉截铁地说，“别没完没了啦，滚吧，贵族们！……他今天要来，他预订了晚饭，他出去了，他就要回来——就这些！”

这番话便是告别辞了，借以声明他作为一个公民和自由人，有权爱怎么粗鲁就怎么粗鲁。说罢他拖着脚出了屋子，呼地一声带上了门。

23

希　望

“上帝作证，”安德鲁看见玛格丽特还想叫回粗暴的房东，便说道：“夫人，我想最好让他去吧，从他那再得不到什么了，况且还可能引起他的怀疑。在这种鬼地方，谁也不知道周围会潜伏什么密探。”

“我可不在乎！”她轻快地回答：“反正我已经知道了我的丈夫平安无事，而且几乎立即就见得着他了！”

“嘘——”安德鲁见玛格丽特高兴得忘乎所以，大声说着话，真正警觉起来了，“这年头的法国可是隔墙有耳啊！”

他迅速从桌旁站起身，在寒碜龌龊的屋里转了转，到门口凝神听了听——店主人刚才就从那儿消失的——只听见哼哼唧唧的骂声和拖沓的脚步声。他登上通往阁楼的摇摇晃晃的梯子，查看

究竟四周有没有肖弗林的密探。

“没别人吧，先生，”当年轻人坐回她身边时，她兴致勃勃地说，“可以聊聊吗？”

“小心为妙！”他恳求玛格丽特。

“上帝作证！年轻人，你的脸色真阴郁。可我呢，却乐得直想跳舞！真的，再没什么理由可害怕了。我们的‘浪崖’号就在海口，离岸还不到两英里呢。我丈夫大概不出半小时就能回来，回到这个屋子。真的！什么也挡不住我们，肖弗林和他的人还没到呢！”

“不，夫人！恐怕我们并不了解实情。”

“你是说——”

“我们在多弗尔时，肖弗林也在那里。”

“可同样被那阵阻碍我们动身的风暴耽搁了吧？”玛格丽特说。

“一点不错，可是——我以前没说，是怕吓着你——上船前不到五分钟我还在海滩见到肖弗林。我敢发誓我见到的就是他。他打扮成神甫，化装得连他的贴身保镖怕也难以认出来。不过，当时我听见他正和船老大讲价钱，要他火速将他送到加莱。我们动身后一小时内他也一定出海了。”

欢悦的表情骤然从玛格丽特脸上退去。珮西在法国城里所处的巨大危险豁然清晰，清晰得可怕。肖弗林正咬着珮西不放。在加莱，这狡诈的外交特使有无上的权力；他一声令下，珮西就将

被跟踪，被逮捕，被……。

她的血液仿佛滴滴都凝冻在血管里了。在英国，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刻里，她也没有如此深切地意识到丈夫所处的危险是这样迫在眉睫。肖弗林曾发誓要把紫樱花送上断头台。因而隐名埋性曾一度是珮西安全的保障。可是，玛格丽特却亲手把这个无所畏惧的谋士暴露给了最残酷无情的敌人。

肖弗林在“渔民客栈”伏击安彤尼勋爵和安德鲁爵士后，获取了这最后一次远征的全盘计划：今天，即十月二日，阿蒙·圣裘斯特、德杜纳伯爵和其余流亡者必须与紫樱花会合，或者按照原先安排的，与紫樱花的两个使者会合。地点仅含糊地暗示为“布朗查小屋”，但紫樱花的部下显然都知道那个地方。

阿蒙和紫樱花的关系，至今还不为人知。一个多星期来，他带着紫樱花的重要指令离开英国前去与流亡者会合，并设法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点。

这些事，玛格丽特一开始就都想到了，安德鲁又证实了她的猜测。她很清楚，即使珮西知道肖弗林盗去了他的计划和发给手下人的指令，珮西也来不及与阿蒙重新联系，或是给流亡者发出新的指示了。

那些流亡者必定会在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他们都不知道死亡正威胁着他们。

珮西·布莱克尼谋划并组织了整个行动。象往常一样，他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同伴去冒几乎注定要遭到逮捕的危险。因此，他才会在格伦维尔大臣的舞会上匆匆给他们留下“明早我亲自去——单独去。”的纸条。

如今，珮西的身份已被敌人探明。一旦他踏上法国的土地，便会受到步步盯梢。肖弗林的部属将跟踪他，一直跟到那个隐密的小屋。那时，圈套就会向他和流亡者们收紧了。

玛格丽特和安德鲁比敌人早出发一小时，现在只有充分利用这一小时的时间去告诉珮西他正处于重重危险之中，劝告他放弃鲁莽的、只能以自己的牺牲告终的远征。

不管怎样，毕竟还有一个小时。

“肖弗林从抢走的文件中知道了这个旅店，他一上岸就会直奔旅店而来的。”安德鲁认真地说。

“他还没到呢！”玛格丽特说，“我们比他早走了一个钟头。珮西马上就来了，等肖弗林得知我们从他的指缝中溜掉时，我们早过了半个海峡了。”

她急切而激动地说着，指望能用自己心中重新燃起的希望感染年轻的朋友。可是安德鲁却忧心忡忡地摇摇头。

“又不说话了，安德鲁？”她有点耐不住了，“为什么摇头啊，为什么神色这么忧郁？”

“上帝作证，夫人，”他答道，“只因为您在制定玫瑰色的计划时，忘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我什么也没忘……你说的是什么因素？”她急不可待地追问一句。

“这就是男子汉的气质，”安德鲁冷静地答道：“和珮西·布莱克尼的名誉。”

“我不明白——”她喃喃道。

“您以为布莱克尼勋爵真会离开加莱，丢下他已着手干的事不管？”

“你是说——？”

“这里有年迈的德杜纳伯爵——”

“伯爵……”她喁喁说道。

“有阿蒙·圣裘斯特……还有其他人。”

“我的兄弟！”她喊了起来，摧人肺腑的痛楚使她哽咽了。“上天助我，我真的都忘了！”

“那些流亡者正等待着紫樱花呢，他已经保证要将他们安全送过海峡，而他们对珮西则是充满信心的啊。”

的确，她忘了考虑这个因素。倾心爱恋的女人往往是极端自私的。这二十四小时来，玛格丽特心中思念的仅有珮西，仅有他那宝贵的、高尚的生命以及他所处的危险。萦绕在她脑海里的只有他，只有这个勇敢的英雄，他所钟爱的丈夫！

“我的兄弟，”她低声道，眼眶里泪水盈

盈，对阿蒙的回忆又涌现出来了。阿蒙，童年的伴侣和亲人哪，为了救他，玛格丽特犯了不赦之罪，这罪行危及了她勇敢的丈夫的生命。

"倘若珮西·布莱克尼勋爵抛弃了信赖他的人们，他断不会成为十几个英国绅士所信任并引以为豪的首领。"安德鲁骄傲地说道，"对于他，食言不果这种事，连想一想都是荒谬的。"

两人一阵沉默。玛格丽特捂着脸，任凭泪水缓缓从颤抖的手指缝中淌出。年轻人一言不发；他的心为这个备受煎熬的丽人痛苦。他始终感到她莽撞的行为使所有的人都陷进了可怕的绝境。他十分了解他的首领：珮西向来一往无前，胆魄惊人，珍视自己的名誉。安德鲁知道，布莱克尼先生就是冒再大的危险，也将恪守自己的诺言；即使肖弗林接踵而至，他也会不顾一切做最后一拼，营救出那些托付于他的人们。

"上帝作证，安德鲁，"玛格丽特终于竭力止住泪水说道，"你是对的，我现在不再去劝他放弃职责，给我自己丢脸。正如你所说的，我即使恳求也没有用，愿上帝赐给他力量和智慧，战胜追踪者！"她激昂而坚定地继续说，"他也许不会拒绝带你去完成那高尚的事业。你俩有勇有谋，上帝保佑你们。现在，我想不该再浪费时间了。我依然认为要保证珮西的安全就得让他知道肖弗林正盯着他。"

"毫无疑问，珮西有无穷的智慧，一旦他觉

察到危险，他会更小心；他的机敏可称得上奇迹呢！”

“那么，你是不是去镇子里探一下情况。我在这儿等他来——说不定你会碰巧找到珮西的踪迹，那就节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你若是找着他，千万告诉他要注意！——穷凶极恶的敌人就在脚后啊！”

“但是您在这么一个破窝里待着，可真够呛！”

“不，我不在乎——不过你能否请那位粗鲁的主人给我另找一间屋子，能避开过路旅客的注意。多给店老板几个零用钱吧，这样等高个子英国人回来，店主人就不会不告诉我一声。”

她说得很安详，甚至有些高兴，因为她最坏的打算也都做好了——如果迫不得已的话。她不愿再表现出懦弱的样子，她要证明自己值得他——这个为同胞献身的人的爱。

安德鲁听从了她的话，不再说什么了。他本能地感觉到，玛格丽特的意志更坚强了；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交给她安排，成为她的臂膀，让她成为发号施令的头脑。

安德鲁走进店主人和他老伴的屋门前，敲了敲门。象往常一样，回答他的是一阵低沉的咒骂声。

“嗨，我的好朋友，”安德鲁不容抗辩地说道，“夫人想在这儿歇歇，你能不能给她另外开

一间房子？她想单独呆着。”

他从兜里掏出一些钱币，故意让它们在手里叮当作响。店老板开了门，表情淡漠而无礼地听着年轻人的要求。可是一看见钱，顿时减了几分懒散。他从嘴里取下烟斗，拖着脚步走到外屋。

他指指身后墙上的阁楼。

“她可以在上面歇着，”他嘟嘟哝哝地说道，“上面很舒服，再说我也没别的房间了。”

“再好不过了。”玛格丽特用英语说道。她当即看出了这隐蔽的位置可以给她的好处了。“呆在上面很好，看得见一切，又不被人发现。给他钱吧，安德鲁。”

她朝店主人点点头。他便登梯上楼，收拾起地板上凌乱的稻草。

“允许我恳求您，夫人，别草率行事，”当玛格丽特正要跟随店主人踏上晃晃悠悠的梯子，安德鲁说道，“记住，这地方四处是密探。我乞求您，不要在珮西面前暴露自己，除非您确信只有你俩在场。”

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就感到这种谨慎是多余的：玛格丽特和任何男性一样冷静、清醒，不必担心她会做出什么莽撞的举动。

“好的。”她说着，微微做出欢快的样子，“我保证绝不在陌生人面前与珮西交谈，以免他遭受生命危险，计划受到破坏。不用担心，我会看准机会，以他最需要的方式为他效力。”

店主人下了楼梯。玛格丽特准备登上那安全的去处。

“我不敢吻您的手，夫人。”玛格丽特开始登梯时，安德鲁说：“因为我是您的仆人，但我祝愿您心情好，假如半小时后没碰上布莱克尼先生，我就会回来。我希望能在这里看到他。”

“好，最好那样，等半个小时问题不大，肖弗林不可能在此之前到这儿来。上帝保佑我们在半小时内找到珮西·布莱克尼。祝你好运气，不要为我担心。”

她轻盈地踏上那通往阁楼的摇摇晃晃的梯子，店主人不再理睬她了。要是她喜欢，尽可以在那里把自己安顿得舒舒服服。

安德鲁看她上了阁楼，坐在稻草上，拉上槛楼的帘子。年轻人注意到，要想观察，监听而不被人察觉，呆在那儿是再妙不过了。

因为给了店主人重赏，粗暴的老店主不再有暴露她的任何借口了。安德鲁抬脚走到了门口，又转身看看阁楼。玛格丽特甜甜的脸正在破烂的帘子后俯视着他。年轻人欣慰地看到，那张脸是安详的，甚至微微带笑。他最后点点头告别玛格丽特，然后步入了夜色中。

24

死亡的圈套

一刻钟很快就在无声无息中过去。楼下屋子里，店主人已经忙了好一阵子，清理桌子，重新摆设，准备接待另一个客人。

看着老家伙在张罗，玛格丽特发现时间过得更加愉快。这桌饭菜就是为珮西而准备的。显然，店老板对这个即将到来的高大的英国人还有点敬畏。他似乎干得比以往更卖劲，使得这破屋子看起来略为减少了一点令人望而却步的肮脏。

他甚至从旧碗柜哪个秘密旮旯里翻出一条看上去多少象是桌巾的东西。他铺开桌布，看见上面满是洞眼，不满意地摇了摇头，然后在桌上横来竖去地摆弄着桌布，力图把那些破洞掩藏起来。

接着，他又拿出一条餐巾，虽然又旧又破，但多少还算干净。他用餐巾擦拭桌上的杯子、盘

子和汤匙。

玛格丽特看着店老板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干活，情不自禁暗笑起来。很清楚，要么就是那位英国人的伟岸魁梧或拳头的力量慑服了这个生来自由的法国公民，要么就是几个钱币在起作用，否则他怎么也不会为"该死的贵族"如此卖劲。

摆好桌子，老头巡视了一遍，显然很得意。然后又用衣角抹去椅子上的灰尘。他搅了搅汤锅，往火里扔了一把新柴，然后才懒懒地走出屋子。

只剩下玛格丽特一个人在沉思着。她把旅行斗蓬铺在稻草上，舒舒坦坦地坐着。稻草飘出新鲜的草味，使阁楼下面飘来的臭气也不那么刺鼻了。虽然独自一人，此刻她却十分快乐。因为透过破帘子，能看见一张歪斜的椅子，破烂的桌巾，酒杯，盘子和汤匙。这些丑陋不堪的东西似乎在对她说：它们在等着珮西。快了，很快了，他会来的；这个脏屋子没有旁人，他们就要单独在一起了。

多么美妙啊！玛格丽特合上了双眼，摒弃一切杂念，只留下这唯一的念头。几分钟之后她就要独自和他在一起了。她要奔下梯子，他则会把她拥在怀里。然后，她要告诉他，她愿意快乐地为他而死。也愿意快乐地和他双双死去，因为整个地球也盛不下这么大的幸福。

在这之后又将发生什么事？她一点都猜不

着。她想，安德鲁当然是对的，一旦珮西决定了做什么，就会去完成它。而她现在身处此地，却什么也做不成，最多只能警告他要小心，肖弗林亲自跟踪而来了。说完了这些，她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去完成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英勇的使命。即使她的柔情蜜语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相反，无论珮西叫她做什么，她都不得不服从，她甚至得照他的吩咐躲到一边去，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等待。虽然他自己或许正在走向死亡。

即便如此，也不可怕；最不堪忍受的是担心他将永远不知道她是多么爱他——但无论如何现在可以不用为此担心了，这个肮脏的房间——它本身似乎也在等着他——预示着，珮西不久就要来了。

忽然间，她灵敏过人的耳朵听见逐渐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她的心高兴得猛然一跳！珮西到底来了？不！脚步似乎迈得不够大，不够坚实；而且她还听出是两个人的脚步声，是的，是两个人！两个男人沿着这条路进来了，大概是两个陌生人，来喝口酒，或者……。

可是她没时间猜测了。没多久，门口传来一声专横的叫喊，接着门砰地从外面给粗暴地推开了。一个凌厉的声音高声喊道："喂，公民！喂——！"

玛格丽特看不见新来的人，但从帘子的缝隙间，她能观察到楼下屋子的一角。

她听见店主人拖沓的脚步从屋里传出来，听见他象往常一样发出一连串咒骂声。然而，当店主人看见陌生人时，他站住了，正停在屋中间，落在玛格丽特的视野里。店主人看着陌生人，带着比对待刚才的客人更加轻蔑的口气骂道："该死的祭司！"

玛格丽特的心刹那间仿佛停止了跳动。她双目圆睁，凝视着其中一个来人。就在这时，来人快步走近店主人，他身穿法国教士通常穿的法衣，戴着宽边帽，穿着钉扣鞋。可是当他面对着店主人时，他撩开衣襟，亮出了三色旗军衔。这个亮相真有效，一下子把老头子轻蔑的态度变成了卑躬屈膝的巴结顺从。

这个法国教士的出现，使玛格丽特毛骨悚然。她看不见被宽边帽的阴影遮住的脸。但是她认出了他的身架子，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听出了那浮泛的脚步声，那正是肖弗林！

可怕的处境震动了玛格丽特。她好象猛地挨了一击。绝望和对未来的忧惧，使她头晕目眩，她差点在这重击之下昏厥过去。

"来一碗汤，一瓶酒，"肖弗林蛮横地命令店主人，"然后滚出去——明白了吗？我想独自待着。"主人照办了，这一次却是悄声细语，不再抱怨咒骂。肖弗林在给高个子英国人准备的酒菜旁坐下。店主人在一边忙着，讨好地为他盛汤斟酒。玛格丽特看不见另一个和肖弗林一起进来的

人，那人在门边等候着。肖弗林粗暴地打了个手势，店主人赶紧退回里屋去。肖弗林这才招呼同伴过来。玛格丽特立即认出是狄斯伽，肖弗林的亲信秘书兼总管。早些日子，玛格丽特常在巴黎见到他。他穿过屋子，站在店主人门口倾听了片刻。

“没人在偷听吧？”肖弗林简短地问。

“没有，公民。”

玛格丽特担心肖弗林会命令狄斯伽全面搜索，她简直不敢想象，万一被发现将会发生什么事。幸运的是肖弗林看起来倒不是那么担心密探，而是更急于与秘书谈话。他把狄斯伽叫到身旁。

“英国帆船呢？”他问道。

“太阳下山时就不见了，公民，”狄斯伽回答“当时它正朝西驶向内滋海峡。”

“哈——好！”肖弗林叫道。“嗯，简德泰上士怎么样了？——他说什么？”

“他对我保证，上个星期你给他的命令已经完全照办了。从那天起，所有通往此地的道路都日夜加以巡逻；海滩和悬崖都严格搜索过，并且加了岗。”

“他是否知道‘布朗查小屋’在哪儿？”

“不，公民，似乎没人听说过叫那个名字的地方，沿着海岸过去，渔夫的小屋多如牛毛，当然……只是……。”

“行了，今晚怎么样？”肖弗林不耐烦地打

断他。

“各条路和海滩象往常一样巡逻，简德泰正等待新的命令。”

“那么，立即上他那儿去，告诉他向各路巡逻队增派人员，特别是沿着海滩这一路，明白吗？”

肖弗林言辞简练，字字打在玛格丽特的心上，象是对她最美妙的希望敲响了丧钟。

“要士兵们尽可能严密地监视沿岸一路和沿岸的外国人，不论他是步行、骑马，还是乘车。我不必再描述紫樱花的外貌了，因为他也许会化装。但是他怎么也掩藏不了他的高个子，除非是弯下腰，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公民。”狄斯伽回答。

“只要一看见外国人，立刻派人骑马直接来这儿向我报告，同时派两个人盯住他。谁要是看见那个高个子外国人，又把他给丢了，谁就要为自己的失职偿命，清楚了吗？”

“清楚了，公民。”

“那么，好极了，立即去见简德泰，你务必亲眼看着增援部队出发执行巡逻任务，然后，叫上士给你五六个人，你带他们一道来。你可以在十分钟后回来，去吧！”

狄斯伽敬了个礼，便出门去了。

玛格丽特吓坏了，她听着肖弗林给下属的命令，追捕紫樱花的全盘计划已经十分明了。肖弗

林想让流亡者暂时处于虚幻的安全之中，在秘密地点等珮西与他们会合。与此同时，他们将包围这位勇敢的谋士，趁他与反叛共和国的保皇党分子同谋协作时，将他当场拿获。这样一来，万一他的被捕风闻国外，英国政府也不能合法地袒护他；与法国政府的敌人一起策划阴谋，法兰西政府就有权将他处死。

逃脱对于紫樱花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道路都有人在巡逻，看守。圈套已经布好，罗网已经张大，它将越收越紧，直到最终紧紧箍住珮西。到了那时，他纵有超乎常人的狡猾，也无法脱网逃生。

狄斯伽正要走，肖弗林又把他叫回来。玛格丽特朦朦胧胧揣摩着，他还有什么更险恶的诡计，使那个以一当十的勇士落入圈套。

肖弗林转身对狄斯伽说话时，玛格丽特看见了他。她刚能看见祭司宽边帽下的那张脸，此时此刻，这张削瘦的脸和眼珠里，竟充满如此刻骨的仇恨，和魔鬼般的恶毒。玛格丽特的最后一缕希望在心中彻底泯灭了。她感觉到，从这个人手里，她绝对祈望不到怜悯。

“我忘了，”肖弗林重新说着，一边搓着那双瘦骨嶙峋的、魔爪般的手，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那个高个子异乡人可能会拉开架式，拼死搏斗。记住，除非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我要他活着——假如可能的话。”

他狞笑起来。玛格丽特原以为她已经领略了人类心灵所能忍受的全部恐怖和痛苦，然而，当狄斯伽离开房间，她单独留在这孤寂、肮脏的房间里，与那个魔鬼为伍时，她仿佛觉得在这之前，她所熬过的一切磨难，与目前相比，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好一阵子，肖弗林仍然自鸣得意，不停地笑着，怪叫着，摩擦着双手，期待着就要到了的胜利。

肖弗林的计划周密完整，可望大获全胜。没留下任何漏洞可以让那个勇敢至极，聪明透顶的谋士逃脱。每条路都加了岗，每个角落都设了哨。海岸边那个偏僻地方的小屋里，流亡者在等着他们的救星，同时也将他引向死亡——不，引向比死亡更为糟糕的境地。这个魔鬼，穿着圣人的服装，却丧失了人性，他是不会让那个勇士速死的。

这个恶魔最大的愿望，就是生擒那个狡猾的对手。长期以来，他挫败了肖弗林，使他束手无策，所以肖弗林现在渴望幸灾乐祸地看着他，欣赏他的毁灭。勇猛的苍鹰一旦被捕捉，一旦折断了高贵的双翼，则注定要忍受老鼠的噬咬。而她，勇士的妻子，热爱着他，却又给他带来了这一切，又无法作任何有助于他的事。

希望已荡然无存，她只愿陪伴他瞌然逝去，在临终短暂的片刻中，告诉珮西她的爱，真挚而炽烈的爱，是完全属于他的。

肖弗林在桌旁坐下，脱下了帽子。当他俯身吃饭时，玛格丽特正好可以看见他单薄的身子和尖削的下巴的轮廓。他显然相当得意，正十分安详地等候事态的发展；他看来甚至很欣赏店主人那些走了味的食物。玛格丽特十分纳闷，人类彼此之间，居然可以蕴藏着如此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

她凝视着肖弗林，突然，一个声音传进耳膜，她顿时心寒如石。然而，这声音却不是让人丧魂失魄的恐怖叫喊，而是因快乐而发出的轻快调子。清新的嗓音激越地唱着："上帝保佑吾王——"

25

鹰与狐狸

玛格丽特蓦地屏住了呼吸，耳闻那曲调和声音，她仿佛觉得刹那间生命凝结僵固了。她辨别出唱歌的就是她丈夫。肖弗林也听见了歌声，他飞快地朝门口张望一下，慌忙抓起宽边帽，扣在脑袋上。

歌声越来越近；短短一瞬间，狂野的欲望占有了她，她想冲下楼梯，飞奔出去，不惜任何代价打断歌声，乞求那活跃的歌手趁早赶快逃走，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克制住了冲动。肖弗林会把她堵在门里的，而且更糟的是，她不知道肖弗林是否在喊声所及的地方布置了士兵。虽然她愿以一死救出珮西，她的轻举妄动却可能成为谋杀的号令。

“王朝永世长存，

上帝保佑吾王！”

歌声愈发激越高亢。转眼间，门推开了。一阵死一般的沉寂。

玛格丽特看不见门；她屏住了呼吸，想象着出了什么事。

珮西进门后，当然马上看见了桌旁的祭司；他迟疑了不到五秒钟。紧接着，玛格丽特看见他高高的身子穿过屋子。他边走边大声快活地喊道：“哈罗！嘿，没人吗？傻子主人上哪儿去啦？”

他穿一件华贵的外衣和骑马装。好几个小时之前，玛格丽特在里茨蒙德最后见到他时，他穿的就是这身衣服。和往常一样，他的堂堂仪表绝无可挑剔之处；领边、袖口的刺绣细巧精致。他的手修长白净，金发仔细地梳理过，手里则一如往常矫揉造作地拿着付眼镜。照理说，珮西·布莱克尼勋爵这会工夫应该在前往威尔士王子游园会的路上，而不是明知故犯，无可救药地一头栽进死敌为他而设的圈套。

他在屋当间站了一会，这时玛格丽特吓瘫了，仿佛连呼吸的能力都丧失殆尽。每分每秒她都等待着肖弗林发出信号，等待着士兵们涌进房间，等待着冲下去帮助珮西。即使死，也得叫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珮西站在那儿，温文尔雅，对一切全然不知。她几乎脱口喊道：

“快逃啊，珮西！——那是你的死敌！——

趁这时来得及，快逃啊！”

然而，连这么做的时间也没有了，因为眨眼工夫，布莱克尼已坦然地走到桌旁，兴冲冲地拍拍祭司的背，用他那种独特的，拖长而造作的声调说开了，“奇怪嘿……唔……肖弗林先生，我发誓，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此与您见面啊！”

肖弗林正往嘴里送汤，一下给呛住了。他瘦削的脸变得青里透紫。不过，一阵的咳嗽解了他的围，使这个老奸巨滑的法兰西特使免于暴露出他从未经历过的惊愕。毋庸置疑，对手大胆的举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被这个举动的勇气和莽撞弄得一时进退两难。

他显然没有防备，事先让士兵把这破房子包围起来。而布莱克尼先生则猜着了这一点。他那计谋层出不穷的脑里无疑已经又有了什么计谋。按这个计谋，他能好好利用这次的不期而遇。

玛格丽特一动不动待在阁楼上。她已经庄重地对安德鲁发了誓，不在任何陌生人面前与丈夫交谈，她也有足够的自制力，不会无缘无故冲动地打乱他的计划。

静静坐观这两个人待在一起是对毅力的巨大考验。玛格丽特刚才听见肖弗林命令士兵巡逻所有的道路，她懂得，如果珮西此刻离开“灰猫旅馆”，那么无论他朝哪个方向走，不多远就会被巡逻兵发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留下来，狄斯伽不久就会领着肖弗林特地要来的士兵，回到

这里。

圈套在收紧，玛格丽特却什么也干不了，只能看着，想着。这两人外貌真是奇异的对比。而两个人中间，居然是肖弗林显得有些畏惧。玛格丽特太了解他了，足以捉摸出他脑子里正打着什么主意。虽然他只是孑然一身待在偏僻的旅店里，面对一个体魄强壮，大胆鲁莽得无以复加的汉子，肖弗林却并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玛格丽特知道，肖弗林为了他心目中的事业会心甘情愿地铤而走险。肖弗林所担心的是，这个鲁莽的英国人一旦把他打倒，就会立即逃脱。而他那些部下如果没有他来指挥调度，八成是抓不住紫樱花的。

不管怎样，此刻法国政府的特使在强大的敌手面前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很明显。

布莱克尼勋爵傻乎乎地笑着，满心愉快。他庄重地捶着肖弗林的背，想止住他的咳嗽。

“非常抱歉……”他嘻嘻哈哈地说道，“非常抱歉……看来我打扰您喝汤了，……糟得很，笨手笨脚啊，汤……呃，真他妈的！——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居然就这么完蛋了……呃，噎着了，……就跟你一样……让一匙子汤给噎的。”

过后，他不好意思地俯身朝肖弗林善意地傻笑。

“活见鬼，”他见肖弗林恢复了过来，又接着说，“这个脏窝真惹人讨厌……不是吗？哈！

您不介意吧？”他抱歉地补充一句，坐进桌旁一张椅子里，把一只汤碗拉到面前，“那个傻子主人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

桌上另有一只盘子，他于是心安理得地自己动手用起汤来，又给自己斟了杯酒。

好一阵子玛格丽特揣摩着肖弗林会如何举动。他化装得很巧，也许一恢复过来就会否认自己的身份；但肖弗林太奸滑了，绝不会玩弄虚假的太露骨的小孩子把戏。这当儿，他已经伸出手，也兴高彩烈地说道："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珮西先生。请您务必原谅我，——姆，我还以为您在海峡那一边呢，突然一吓差点没叫我断气。"

"哈！"珮西快活地咧嘴笑道，"差点断气，不是吗——嗯——肖弗仁先生。"

"对不起——是肖弗林。"

"请原谅——请原谅！是的，——当然是肖弗林……呃……外国名字我老是闹不清。"

珮西若无其事地喝着汤，开怀地笑着，好象他打老远急如星火地赶到加莱，为的就是到这满是污垢的旅店来和他的死敌共进晚餐。

肖弗林这工夫差不多恢复过来了，也平静地喝着汤。

玛格丽特十分纳闷，珮西为什么不当即打倒这矮小的法国人——毫无疑问，他脑子里一定动过这念头，因为他那惰怠的眼光落在肖弗林单薄

的身骨子上时，频频闪现出不怀好意的光芒。

然而这只机敏的脑袋，这个曾策划了多少冒险计谋的脑袋是卓有远见的，绝不肯冒不必要的险。这地方终究有可能布满密探，店老板说不定也受雇于肖弗林呢，天晓得！也许肖弗林只要发一声喊，就能召来二十几个人，团团围住布莱克尼。他可能还来不及给流亡者报警一声就被抓住捆起来。不能冒这个险。他是来帮助别人的，是来帮助别人安全脱险的。他已经对他们发了誓，因此，他必须恪守誓言。于是，他一边吃着，东拉西扯地闲聊着，一边思考着，谋划着。与此同时，小阁楼上满腹焦虑的可怜女人也在绞尽脑汁筹划着该如何办。她渴望冲到珮西身旁，却怕搅乱他的计划而不敢动弹。渴望带来了痛苦，她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我不知道您……呃……供着圣职哩。”布莱克尼乐呵呵地说。

“我……呃，嗯……”肖弗林嗫嚅着。对手不露锋芒的举动显然使他不知如何应付是好。

“可是，啧！您到哪儿我也认得出来。”珮西心平气和地继续说着，又给自己斟了杯酒。“虽然假发和帽子让你变了点样。”

“是吗？”

“上帝！那玩艺儿叫人变样儿……可是……妈的！我希望您不介意我所说的。这样随便说话真他妈的该死！……我希望您别介意。”

"不，不，一点也不！——喝！我希望布莱克尼夫人安好。"肖非林忙不迭地改变了话题。

布莱克尼郑重其事地喝完盘里的汤，饮尽杯里的酒。突然，玛格丽特似乎觉得他疾速地环视了一下屋子。

"好，谢谢您！"最后他干巴巴地说了声。一阵静默。玛格丽特看得出，两个人显然心里都在互相揣度、估量着对手。

珮西坐在桌旁，离蜷伏着的、大惑不解的玛格丽特不到十码，她差不多看得见珮西的整个面容。玛格丽特不晓得要干些什么，也不晓得要想些什么。她现在已经能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再想冲下楼让丈夫发现自己了。一个能这样逢场作戏的男人，是用不着女人多嘴多舌告诫他小心谨慎的。

凝视所钟情的男人，是每个多情女人珍爱的奢侈。玛格丽特此时便沉溺在这样的奢侈之中。她透过破帘子，审视着丈夫英俊的脸庞……此时她可以异常清晰地看到，惰怠的蓝眸子里，蕴聚着力量和智慧。这些秉性使紫樱花受到了同伴们的尊重和信赖。"我们十九个人随时准备为您的丈夫献身，夫人。"安德鲁曾对她这样说过。她看着珮西的额头，低矮，却平坦宽阔；眼睛蓝湛湛的，深邃而凝重；处处表现出不可屈服的力量。在他扮演着的天衣无缝的喜剧角色背后，隐藏着超人的意志力和奇迹般的机灵敏捷。她悟出

他对伙伴们所具有的那种魅力了——他不也对她的心和她的想象施展其魔力了吗？

肖弗林竭力保持着往日的文雅，掩藏起他的烦躁。他飞快地瞄了一下表；狄斯伽快回来了，再过两、三分钟，这个冒失的英国人就将稳稳当当地置于简德泰上士那五、六个心腹士兵的看管之下了。

“您是打算去巴黎吧，珮西先生？”他心不在焉地说道。

“活见鬼！不，”布莱克尼笑了笑答道，“只到里尔，——不去巴黎……巴黎太不舒服了，……呃，肖弗林先生……对不起！……”

“象你这样对巴黎的剧烈动乱没有兴趣的英国绅士是不会觉得这里不舒服的。”肖弗林讥诮地说。

“啧，您知道那不关我的事。再说我们那该诅咒的政府在这件事上完全站在你们一边。您有急事吧，肖弗林先生？”看见肖弗林又一次掏出手表，珮西补了一句：“兴许，你有约会……请您别为我操心……我的时间可属于我自己呐。”

珮西从桌旁立起身，拖了张椅子到壁炉前，玛格丽特又一次被引得想向他走去。时间越来越紧迫；狄斯伽随时可能带人回来。珮西还不知道这件事……噢！这一切多么可怕——她无可奈何了。

"我不急，"珮西兴冲冲地接着说，"可是，啧！如果办得到，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在这个上帝抛弃的鬼地方多待！但是，真他妈的！先生。"当肖弗林第三次偷偷摸摸看表时，他又说道，"任你怎么瞧那只表，它也不会走得更快些。你大概在等朋友吧？"

"呃……是一个朋友。"

"我想，不会是个少妇吧，祭司先生？"布莱克尼大笑道，"当然，神圣的教会是不会允许的啰？……咳？……不是吗！可我说呀，到火边来吧……他妈的越来越冷了。"

珮西用靴跟踹了踹火，使木柴在壁炉里燃得更旺些。他似乎并不急着走。看来对临头的危险毫无觉察。他又拖了条凳子到火炉边。肖弗林这时已焦急得按捺不住了，他选了个瞧得见门口的地方在壁炉边坐下来。狄斯伽去了将近一刻钟了。玛格丽特痛楚而明白地意识到，狄斯伽一到，肖弗林就会抛弃逮捕其余流亡者的计划，立即逮捕这个莽撞的紫樱花。

"哎，肖弗林先生，"珮西满不在乎地说，"我恳求您告诉我，您的朋友漂亮不？这些法国小女人有时还真他妈的风流哩，——不是吗？不过我声明我不该问这些。"他加了一句，一边心不在焉地跨到桌旁，"要说尝尝鲜的话，教会的人从来就不落伍……嗯？"

可肖弗林根本没听，他的每一感官都集中到

了狄斯伽即将出现的那扇门上。玛格丽特的心思也集中到了那儿，因为她的耳朵突然间从黑夜的冥寂中，捕捉到了远处传来的大队人马节奏整齐的脚步声。

是狄斯伽和他的人！再过三分钟他们就到了！再过三分钟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勇敢的鹰将落入猎人的圈套！她想行动，想叫喊，可是她不敢。玛格丽特听着士兵由远而近，看着珮西的一举一动。他站在桌旁——桌上堆满了晚餐留下的杯、盘、汤匙、盐瓶、胡椒瓶。珮西的背向着肖弗林，还在拿腔拿调，傻里傻气地喋喋不休。说话间，他从口袋里掏出鼻烟盒，猛地将胡椒瓶往烟盒里一倒，倒得一干二净。

然后，珮西转过身来，对肖弗林痴痴笑道：“嗳，你说什么来着，肖弗林先生？”

肖弗林全神贯注地听着渐近的脚步声，没注意到这个狡猾的对手干了些什么。这会儿，他憋着劲，力图在到手的胜利前不露声色。

“我没说什么，”肖弗林应声答道，“是——因为您一直在说着，珮西勋爵。您是说……？”

“我刚才是说，”布莱克尼走近坐在火边的肖弗林，“我的老乡这回卖给我一些上好的鼻烟，好极了，从来没吸过。您要来一点吗，祭司先生？”

他站在肖弗林身旁，以他独特的漫不经心和温厚的姿态，给他的对手递上了鼻烟盒。

肖弗林——正如他对玛格丽特说过的——这一生中也见识过那么几个诡计，却做梦也没想到这种诡计。他一只耳朵拴在了迅速逼进的脚步声里，一只眼盯在狄斯伽和他的人马即将出现的门上，让这个冒失的英国人满不在乎的神情把他诱进了虚幻的安全地带，他一点也没料到这个正作弄他的诡计。

他捏起一撮鼻烟。

只有极偶然地用劲吸过一撮胡椒粉的人，才能略略体会到这一吸会把人——无论什么样的人——弄到怎样的一种万般无奈的地步。

肖弗林只觉得脑袋迸胀欲裂——一阵接一阵的喷嚏几乎噎住了他；霎时间，他变的又瞎，又聋，又哑。而就在这一瞬间，布莱克尼勋爵安详地，不慌不忙地拿起帽子，从兜里掏出些钱，搁在桌上，然后平稳地阔步走出了屋子。

26

犹太车夫

玛格丽特过了一会才清醒过来。这个小插曲从头到尾还不到一分钟，狄斯伽和士兵们还在离“灰猫旅馆”二百码左右远的地方。当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她心中奇异地交织着欢乐与惊诧。这一手利落极了，巧妙极了！肖弗林依然是万般无奈，真要挨上几拳还远远不至于如此。眼下，他既看不见，又听不见，还说不出，而诡计多端的对手却从他的指缝中悄然溜掉了。

布莱克尼走了！不用说是去“布朗查小屋”和流亡者们会师去了。因为这当儿，肖弗林实在是束手无策。狄斯伽和他的人马也没逮住紫樱花。但是，海滩和所有的道路都有人巡逻，到处有人看守，每个陌生人都有人盯梢。珮西穿着那

身华丽的盛装，能走出多远？

这时，她狠狠责备自己没早点下楼，把该说的那些话，无论是警告，还是爱，都向他倾诉。他或许最终还是需要这些的。因为时至于此，他对肖弗林逮捕他的命令还不摸底呢。

然而，这些令人忧惧的念头尚未在她的脑中明确形成，她就听见门口兵器撞击的铿锵声和狄斯伽发出的“立定！”的口令声。

肖弗林稍稍缓过气来，喷嚏打得不那么凶了，他挣扎起来，踉踉跄跄刚挨到门口，就听见狄斯伽在外面敲门。

肖弗林推开门，他的秘书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他就赶在喷嚏的间隙中结结巴巴憋出两句话。

“高个子外国人——快！——你们谁看见他了？”

“在哪儿，公民？”狄斯伽吃惊地问道。

“在那里，废物！刚出这个门，五分钟还不到！”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公民！月亮还没出来，而且……”

“你正好晚了五分钟，我的朋友。”肖弗林暴怒地喝道。

“公民……我……”

“你是照我的命令干的，”肖弗林烦燥地说道，“这我知道，可是你拖延了宝贵的时间！亏

得没捅出大乱子，否则没你的好日子过，公民狄斯伽。”

狄斯伽脸色一白，上司的整个架式表露出他的无比愤怒和憎恨。

“高个子陌生人，公民——”狄斯伽结结巴巴地说道。

“五分钟前就在这里，在屋里，在桌旁吃晚饭。真他妈的大胆！事情明摆着，那个该诅咒的英国佬看起来力气赛过公牛，我不敢单独对付他，店老板又是个天大的傻瓜。他就在你们鼻子底下溜掉了。”

“公民，他走不了多远就会被盯住的。”

“嗯。”

“简德泰上士已经增派四十人给巡逻队；另有二十人去海滩。他担保说整天都有人看守，任何陌生人也休想不受监视而到达海滩，或登上船只。”

“好，他们是否明确自己的任务？”

“命令下达得很清楚，公民。我亲自交代那些准备出动的士兵的：他们必须尽可能隐蔽地跟踪任何陌生人，特别是高个子，或是弯下身似乎想掩饰身高的人。”

“当然，无论如何不许扣留这个人，”肖弗林急匆匆地说，“那个鲁莽的紫樱花会从笨蛋们的指缝中滑掉的。现在必须让他抵达‘布朗查小屋’，然后在那里包围他，抓住他！”

“这些士兵们都明白了，公民，他们也知道一旦盯住高个子陌生人，就得一边跟踪他，一边同时派人回来直接向您报告。”

“对。”肖弗林搓搓双手，十分满意。

“我还有事向您报告，公民。”

“什么事？”

“约莫一刻钟前，一个高个子英国人和一个叫诺尔本的犹太人谈了好一阵。那个犹太人住在离这不到百步远的地方。”

“是吗？——还有什么？”肖弗林不耐烦地追问。

“谈话内容全是关于马车的事。高个子英国人想租用马车，十一点前要备好。”

“十一点早过了。那个诺尔本住在哪儿？”

“出这个门走几分钟就到。”

“派人看看陌生人是不是搭乘诺尔本的车走了。”

“是，公民。”

狄斯伽给一个士兵传达了命令。

狄斯伽和肖弗林的谈话玛格丽特一句也没漏过，而句句话都带着绝望和不祥之兆击在玛格丽特的心头。

她怀着莫大的希望，远道跋涉而来，就是要帮助丈夫，而至今她什么也做不成，只能坐视不救，只能心肝欲裂地看着索命的罗网向紫樱花渐渐收紧。

眼下，珮西迈不出几步就会被许多双眼睛发现、盯梢。她自身又无能为力，帮助丈夫的可能性差不多成了零。此时，甚至重见亲人一面的机会也变得渺茫了。然而，她决计紧紧咬住敌人。她心中隐隐感到，只要看住肖弗林，珮西就仍然可能逢凶化吉。

肖弗林独自阴沉沉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狄斯伽则在屋外等着他派去找诺尔本的人归来。几分钟过去了，肖弗林显然满心烦燥。一眼就看得出，他谁也不相信。这个无畏而莽勇的紫樱花最后给他来的这一招突然使他对成功产生了怀疑。追捕这个冒失的英国人，看来非得他亲临督阵，亲自监视，亲手指挥不可了。

大约五分钟后，狄斯伽回到屋里，后面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穿着肮脏褴褛的粗布衣，肩头磨得油光发亮。他留着波兰犹太人的发式，卷着鬓角，红头发斑斑驳驳夹了不少白发。腮边和下巴上一层污垢给他一种古怪的形象。他弓身走在狄斯伽后面，迈着拖沓的脚步。

肖弗林深怀法国人对被歧视民族的偏见，示意这家伙跟他保持一定距离，以免损其尊严。三个人正站在悬挂的油灯下，玛格丽特能清楚地看见他们。

“是这个人吗？”肖弗林问。

“不，公民，”狄斯伽回答道，“我找不到诺尔本，想来他已经载着陌生人走了。不过，这个

人似乎知道点东西，他愿意效劳以讨个赏钱。”

“噢——”肖弗林哼了声。

犹太人谦卑地站在一旁，拄着一条带结的粗手杖，宽边帽在肮脏的脸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等着高贵的阁下屈尊启齿。

“公民，告诉我，”肖弗林趾气高扬地对他说，“你知道我的朋友——一个高子个英国人的一些情况，我想见他。”犹太人急切地向前一迈，肖弗林急忙补上一句：“喂！站远些，见鬼！”

“是，阁下。”犹太人声音沙哑地答道：“傍晚我和诺尔本碰见个高个英国人——就在附近的路上。”

“你和他谈过话吗？”

“他和我们谈过话，阁下。他想知道能不能租给他马车，晚上他想去个地方。”

“你说了些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犹太人用一种受了伤害的调子说：“诺尔本这个该死的……这个强盗崽……”

“喂，别废话。”肖弗林粗鲁地打断他，“说下去。”

“他从我嘴里抢走了话头，阁下。我刚要说把我的好马车给那个有钱的英国人，随他爱去哪就去哪，诺尔本已经开了口，抢先把他那匹饿得半死的小马，还有那辆破烂车子给了英国人。”

“英国人干了些什么？”

"他听了诺尔本的话，阁下，还当场把手插进衣兜，掏出一大把金币，把金币亮给诺尔本看，还告诉他，假如十一点以前给他备好车马，钱就都归他。"

"那么，当然马和车子都备好了？"

"哼！这么说吧，算是备好了，阁下，诺尔本的小马还跟平常一样拐。一开始动也不肯动，你只好踢呀踢呀折腾好一阵子，到末了它才肯挪窝。"犹太人恶意地嘿嘿笑道。

"那么他们动身了？"

"是的，约摸五分钟前动身的吧，那个外乡人傻得惹人讨厌，又是个英国佬！——他早该知道诺尔本的小马不配拉车。"

"不过假使他没别的办法呢？"

"没别的办法，阁下？"犹太人粗声粗气地辩道："我给他说了多少遍，我的马，车比诺尔本那匹只剩骨头架子的马跑得更快，坐起来更舒服，他偏不听我的话。也难怪，诺尔本那个大骗子，鬼点子真不少，英国佬给哄住了。其实，他要真有急事，用那笔钱租我的马车不是更划得来吗？"

"那么，你也有马车啰？"肖弗林威严地说。"嘿，有哇！阁下……如果阁下想乘……"

"你知道不知道我的朋友乘了诺尔本的车往哪条路去了？"

犹太人若有所思地摸摸腮帮子，玛格丽特心

跳得到了爆炸的边缘。她听见了专横的命令，她焦虑地盯着犹太车夫，却看不清宽边帽阴影下那张脸的表请，她恍恍惚惚觉得他长长的、肮脏的手正掌握着珮西的命运。

一阵长长的停顿，肖弗林不耐烦地朝前凑着身子，皱起了眉头。末了，犹太人慢慢伸手从胸前宽而深的衣袋里掏出几枚银币，他沉思地盯着银币，然后声调平淡地说："这是高个子外国人乘诺尔本的车子走时留给我的，让我不要对别人说起他和他做的事。"

肖弗林不耐烦地耸耸肩。

"多少钱？"他问。

"二十法郎，"犹太人回答："阁下，我这辈子从来就是忠实可靠的。"

肖弗林二话不说，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几枚金币，放在掌心，一边向犹太人伸出去，一边让它们发出叮叮的响声。

"我的手里有多少金币？"他平静地问。

显然，他不想吓唬这个人，他另有打算，要安抚安抚他。他担心若老是用断头台之类的惩罚相迫胁，会吓坏这老家伙。反之，利用对钱的贪恋，比利用对死的惧怕，也许更为有效。

犹太人的眼睛向肖弗林手中的金币投去急促而锐利地一瞥。

"我想最少有五个吧，阁下。"他巴结讨好地说。

“你想，这些够不够松开你那张诚实的嘴？”

“阁下想知道什么？”

“既然我的朋友乘诺尔本的车走了，你的车马能否把我送到能找着他的地方去？”

“我的马和车能把阁下送到您喜欢的任何地方去。”

“到一个叫做‘布朗查小屋’的地方，怎么样？”

“阁下猜着了？”犹太人惊喜地说。

“你知道那地方啰？”

“知道，阁下！”

“走哪条路？”

“圣·马丁路，阁下。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悬崖。”

“你认得路吗？”肖弗林粗鲁地又问一句。

“每块石头，每根草我都认得，阁下。”犹太人镇静地答道。

肖弗林二话不说，把金币一块一块扔到犹太人面前。他趴下去，用手拾，用膝挡，忙了个不亦乐乎。一枚金币滚远了，钻到了碗柜底下，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掏出来。老头在地上爬来爬去找金币时，肖弗林静静地等着。

当犹太人重又站起身时，肖弗林说——

“你的马车什么时候备好？”

“现在就好了，阁下。”

“在哪儿？”

“离这个门不到十米，阁下您是不是垂恩看一看？”

“我不想看，你能送我走多远？”

“就到布朗查小屋，阁下。比你朋友坐的诺尔本的小马还要跑的更远呢。我担保，不出两英里路我们就能在半路上超过滑头诺尔本那匹小马，那辆破车和高个子外国人。”

“最近的村子离这儿有多远？”

“英国人走的那条路上，米柯隆是最近的庄子，离这不到两里路。”

“如果他想走的再远些，他能在米柯隆换上新的马吗？”

“能——如果他走了那么远的路。”

“你呢？”

“阁下何不试试？”犹太人简短地说。

“我是想试试，”肖弗林平静地说：“可是记住，如果你骗了我，我要叫两个最壮实的士兵给你一顿痛打，你那口气也许从此就永远离开你这个丑陋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我的高个子英国朋友，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布朗查小屋，你将另外得到十个金币。这个价怎么样？”

犹太车夫又若有所思地摸摸腮帮子，看看手中的钱，看看严厉的对话者，又看看始终站在身边一言不发的狄斯伽。停了一会，他慎重地说：“成！”

“到外面等着。”肖弗林又威胁道，“记

住，既然答应了这场交易，你就得完成你那一份活，不然，上帝做证，我就要照我的那一套做了。”

犹太老头最后非常驯服讨好地鞠个躬，拖拖沓沓出了房间。肖弗林似乎为接见犹太车夫而高兴。他又搓搓双手，露出通常那副得意的凶相。

“给我把外衣和靴子拿来。”他最后对狄斯伽说。

狄斯伽走到门口，照传了命令。不一会儿，一个士兵带来肖弗林的外衣、靴子和帽子。

他脱下教袍，里面是布背心和紧身马裤。他换了衣服，转身对狄斯伽说——

“公民，你立即尽快回到简德泰上士那儿，告诉他再给你派十二个人，把他们带到圣·马丁路。我敢肯定你很快就会赶上载着我的马车。假如我没估计错，一会儿在布朗查小房将有一场激战。我担保，我们将在那儿把猎物逼到死角。这个莽撞的紫樱花有股勇气，或是说是傻劲。——我简直不知道究竟是哪个——他会坚持照原来的计划做的，他已经去会见德杜纳和阿蒙·圣裘斯特那些叛国者了。刚才有阵子我还以为他可能不想去了。一旦被我们发现，他们一伙会被追做困兽之斗的。我推想，我们有人会受伤。这些保皇党擅长剑术，那个英国人狡猾得象魔鬼，看来力气也非常大。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至少是五对一。你带人紧紧跟着马车，沿着圣·马丁路，穿

过米柯隆村。英国人在前面走，他顾不了后面的。”

他一边发出简短有力的命令，一边已经换好了衣服。他把教士的衣服扔在一边，重新穿上日常那身熨贴的暗色衣服，最后拿起帽子。

“我将把一个非常有趣的俘虏送到你的手中。”他嘎嘎笑着，一反常态，居然狎昵地挽着狄斯伽的手臂，把他领到门口：“我们不能立即杀了他，是吗，狄斯伽？布朗查小屋——我不会弄错吧——位于海滩的一个偏僻地方。围猎受伤的狐狸是种粗野的运动，我们的人在那里可以略略享受一下猎人的乐趣。好吧，去挑选你的士兵吧，朋友，要那种能享受这类运动的人——唼？我们必须看看紫樱花怎么枯萎下去——如何地畏缩、发抖，唼？……到了最后，我们才……”他做了个杀气腾腾的手势，低沉地、恶毒地笑着，笑声把使人魂飞魄散的恐怖送进了玛格丽特的心窝。

“好好挑选你的勇士吧，公民狄斯伽。”他又说了一句，便领着秘书出了屋子。

27

跟　　踪

玛格丽特一刻也不能犹豫了。"灰猫旅馆"外面已经复归夜的寂静。方才她听见狄斯伽向部属发完命令后便到城堡去调兵增援了。他要再调十二个人来，因为捕捉这个狡猾的高个子英国人，六个人怕是不足敷用的。他足智多谋的脑袋，比他的骁勇和气力来得更危险。

几分钟后，她又听见犹太人粗哑的声音吆喝着牲口，然后，响起了轮子的轱辘声和摇摇晃晃的破车在粗石路面上的吱嘎声。

旅店里鸦雀无声。店老板和他的妻子被肖弗林吓住了，巴不得肖弗林把他们忘记了才好。他们俩横竖不露面，一点活着的迹象也没有。往常一串串的低声咒骂这会儿也听不见了。

她又等了一会儿，便悄悄地下了破梯子，紧

紧地裹上深色的斗篷，溜出了旅店。

黑夜沉沉，伸手不见五指，可是她敏锐的耳朵却捕捉到了前面大车的行进声。她希望不会被逼近的狄斯伽的士兵和仍在值勤的巡逻队发现，便躲进道旁沟壑的阴影里向前走去。

这样，伴着孤独和黑暗，玛格丽特步入了艰难旅途的最后一程。米柯隆村在三里之外，还得再从那儿走到“布朗查小屋”。通往那个生死之地的路坎坷不平，但她却不在乎。

犹太人那匹马快不起来。玛格丽特虽然由于精神紧张和全身疲劳而睏惫不堪，但她知道在坡道上不难跟上马车。那匹可怜的畜牲准是饿得半死，不时地歇息，一停就是半天。

这条路远离大海，灌木矮树夹道而生，枝叶稀疏，向南伸出，半明半暗中，酷似幽灵坚硬的杂草，被长年不断的海风吹得往一边倾倒。

玛格丽特紧挨着路边低矮的灌木丛走着。幸亏，月亮不曾显出要穿透云层窥探世界的愿望，使她安全地避开了路人的视线。身旁的一切是如此冥寂，只有极远极远的地方传来海的声息，尤如一阵悠长低沉的呜咽。

空气清寒彻骨，充盈着海的气息。在臭气熏人、肮脏邋遢的旅店滞留良久之后，玛格丽特理当乐于享受这芬芳的秋夜的气息，这海浪悠远低迴的鸣唱；她理当沉迷在这片平和与静谧之中，这偶尔被远处海鸥尖厉的鸣叫及马车轮毂的嘎嘎声

所惊破的静谧之中；理当喜爱这海岸的幽静无人之处，喜爱这清新的空气，这大自然平远、无垠的空间；然而，她心中却充塞着残酷的预兆，充塞着巨大的痛苦，满怀着对那变得无比珍贵的人生的渴念。

她寻思靠边走最安全，可是却在溜滑的路堤上失了一脚，而且发现在泥泞的斜坡上步子很难迈得开。她又想最好别太靠近马车。在静夜中，车轮的轧轧声是不会失去向导的作用的。

孤寂极了。加莱方向几星黯淡的灯光已远远地撤在了身后。这条路上人烟罕迹，附近甚至见不到一间渔夫或是樵夫的小屋，右边远处是悬崖峭壁，下面是坑坑洼洼的海滩。奔涌而至的潮水冲击着海滩，发出连绵不断的呢喃。就在前方，车轮正轧轧地载着一个穷凶极恶的敌人驶向胜利。

玛格丽特揣度着珮西这时究竟会在这片人迹罕见的海滩上的什么地方。肯定不远。他只比肖弗林早动身不到一刻钟。她揣度着他是否知道，在这片凉爽、充满海的气息的法国土地上，到处潜伏着密探，他们个个都贪婪地等待着捕捉住他高大的身影，然后紧紧跟踪，一旦他把他们带到了那些毫无戒备的朋友那里，他们就会收紧布下的天罗地网。

前面，肖弗林在犹太人的车里颠来颠去，正十分惬意地盘算着。想到罗网已经织就，那个莽撞

得无以伦比的英国人已逃不出他的掌心，他得意地搓起了双手。时间过去了，犹太人慢吞吞地，然而却又很有把握地载着他摸黑朝前赶。他愈来愈渴望着看到捕获这个神秘的紫樱花，看到那令人兴奋的壮观的结局。

捕获这个大胆的阴谋家，将给公民肖弗林的桂冠上增添最辉煌的荣誉之枝。瞧！当场捕获，就在他与叛国者同谋反对法兰西时当场捕获！嘿，这一来紫樱花就无法要求本国政府的庇护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肖弗林早已下定决心，必须使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来不及阻止他报仇的行动。

他将那个无意中出卖了丈夫的不幸的妻子置于梦魇般可怕的境地，心里却从没有过一丝懊悔。事实上，肖弗林连想都不再想她了；作为一件工具，她已经被用过了——。一件有用的工具，不过如此。

犹太人的瘦马跑起来比走着好不了多少。它慢悠悠地往前走，赶车人还得不时地让它停下来歇息。

"我们离米柯隆村还远吗？"肖弗林不时地问。

"不太远了，阁下。"犹太车夫呆板平淡地回答。

"我们还没碰上我们俩的朋友哩，照理他该蜷在路当间让我们赶上哩。"肖弗林讥诮地说。

"耐着点，尊贵的阁下，"犹太人答道，

"他们就在前面，这些车辙我认得，就是那个叛国贼，那个狗崽子的！"

"你肯定这条路没错吗？"

"我敢肯定，就象阁下口袋里十块金币在我面前一样肯定。那些钱不大工夫就全归我了，这我拿得准。"

"听，那是什么？"犹太人突然说。

一片宁静中，清晰可闻踏在泥泞路上的马蹄声。

"是士兵。"他敬畏地悄声加了一句。

"停一下，让我听听——"肖弗林说。

玛格丽特也听见了冲马车、也冲自己来的马蹄声。她早就预感到狄斯伽和他手下人很快就会赶上来，他们终于来了。但他们来自相反的方向，大概是从米柯隆村来的。黑暗很好地隐蔽了玛格丽特。她听到大车停了下来，便小心翼翼地，不出声地踏在柔软的地面上，悄悄向前挪了挪。

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四肢发抖。她猜得出这些骑马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肖弗林早就有命令："盯梢任何一个出现在海滩或大路上的陌生人，尤其是高个子，以及弯下腰想要掩藏高个头的人。一旦盯住，立即派人骑马来报告。"莫非他们已经盯上了高个子陌生人，而派了信使骑马带回这重要情报？莫非被追逐的野兔终于一头撞进了绞索？

玛格丽特感觉到大车停定了，便乘暗摸得更近些。她蹑手蹑脚挨到可以听到信差说话的地方，听听他说些什么。

一阵急促的口令“自由、平等、博爱！”之后，接着就是肖弗林急迫的询问。

“有消息吗？”

马背上的两个人在马车旁勒住缰绳。

玛格丽特看见两个映在夜空上的侧影，也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和马的喷鼻声。在她身后不远处，传来行进中整齐划一的踏步声，那是狄斯伽和他的士兵们。

一阵长长的停顿，此时肖弗林无疑已让士兵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不一会儿，他们便迅速地一问一答起来。

“你们看见陌生人了？”肖弗林急切地问。

“不，公民，没看见任何陌生人。我们从悬崖上来。”

“说下去。”

“在离米柯隆村不到半里的地方，我们见到一座粗糙的小木屋，看样子是渔夫放网具的小屋。乍一看似乎里面没人，我们以为没什么可怀疑的，后来才看见屋角有个孔冒出烟来。我下马爬到屋前，小屋那时空着，可是屋子一角有些炭火，还有几张凳子。我们商量以后，决定大家先牵马隐蔽起来，留下我来监视。”

“好！你看见什么没有？”

“半小时后，我听见有声音。不一会儿，两个人朝悬崖走来，一个年轻的，另一个老的，他们咬了会儿耳朵，听不见讲些什么。”

一老一少？！玛格丽特听着，那颗痛苦的心似乎骤然停止了跳动：少的莫非是阿蒙？老的莫非是德杜纳？是不是这两个流亡者被人当作了捕捉紫樱花的诱饵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那两个人不久就进了小屋，”士兵继续说着，玛格丽特剧痛的神经似乎感到了肖弗林胜利的暗笑。“我爬近前去，可是木头墙太厚，我只零星地听见几句话。”

“噢？——快说，你听见什么了？”

“老的问少的是不是能肯定就是那地方。‘嗯，是的，’年轻的回答说，‘准是这地方。’然后年轻的就借着炭火的光给老的看了一张纸条。‘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年轻的说，‘我离开伦敦前他交给我的，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动，除非得到新的命令——但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我们方才来的路，看……这是城堡、叉道……我们就是从这里抄道到圣·马丁路的……这是我们到悬崖边的小路。’后来可能是我弄出了一点声响，那年轻人走到门口，担心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等他再回到他伙伴那以后，他们耳语的声音太低，就再也听不见了。”

“嗯，还有呢？”肖弗林不耐烦地问。

“我们共有六个人在那块海滩巡逻，我们碰

了碰头，认为最好留下四个人来看守小屋，我们两人立即骑马回来报告。”

“你们没有发现什么高个子陌生人的踪迹吗？”

“没有，公民。”

“假如留下看守的人看见他，他们准备怎么办？”

“他们会继续监视。如果陌生人露出逃跑的迹象，或是海上有船出现，他们就会立即包围他。必要时会开枪的，这样可以召来其他正在周围巡逻的士兵，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陌生人逃脱的。”

“嗯！不过我不想让陌生人受伤——暂时还不想。”肖弗林恶狠狠地低声说道，“听着，你们已经尽了全力。命运之神保佑我不失时机。”

“我们刚才碰上了五六个人，他们在这条路上已经巡逻好几个钟头了。”

“嗯？”

“他们也没有见到陌生人。”

“可是英国人一定就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或是乘着马车，或是……来人呀！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这里离小屋还有多远？”

“大约一、二里路，公民。”

“你能重新找到小屋吗？立即找到？”

“绝对没问题，公民。”

“通到悬崖边的那条小路呢？——在黑暗中

找得到吗？”

“夜并不太黑，公民，我相信我找得着。”士兵很有把握地说道。

“到后面去吧，叫他们把你们俩的马带回加莱，用不着它们了。你们走在大车边上，到了离小路半里地时，叫犹太人停车。注意，一定要叫他抄最近的路。”

说话间，狄斯伽和他的人马正迅速接近。玛格丽特已听得见身后百来码地方的脚步声了。她想呆在这里不安全，也没有必要。她听够了，她似乎顿时间失去了感受力，甚至连痛苦也感觉不到了。经历了数小时无休无止的折磨，经历了在绝望中达到顶峰的痛苦之后，她的大脑、心脏、神经已近乎麻木不仁了。

此时此刻，最微弱的希望也消失殆尽。一箭之遥的地方，流亡者们正盼望着勇敢的救星；他正在路上，在这荒野的某个地方，立即就要加入他们了。然而，苦心经营的圈套就要收紧；在一个狡猾的头领指挥之下，二十多个士兵即将紧紧围住这些流亡者和他们英勇的首领，将他们一网打尽。如果肖弗林遵守诺言，阿蒙可以回到她的身旁。但是，她的丈夫珮西，她那每分每秒都倍觉爱恋，每分每秒都倍感崇敬的丈夫，却要落入无情的嗜血者的手中。

她听见士兵简短地给犹太人发出命令。她迅速地折回到路旁，蜷缩在灌木丛后。狄斯伽和士

兵们走向前来了。

他们无声无息地跟在马车后面，缓缓地沿着黑黝黝的道路向前摸去。玛格丽特等待着，直到她听不见士兵们的声音。推想他们已经走远了时，才直起身子悄悄向前走去。黑暗似乎瞬时间变得更加浓重了。

28

布朗查小屋

玛格丽特跟着大车，宛如在梦中游荡。珮西身旁的罗网越收越紧。她此刻仅存的希望就是再见一眼丈夫，向他倾诉自己所受的磨难，请他原谅自己过去对他理解的很少，误解的却很多。她凝视着箍着她的一团黑暗，想着他究竟什么时刻会不期而至，落入早已为他设下的死亡的圈套。

海浪在远处低吼着，使她不禁瑟瑟发抖。猫头鹰和海鸥不时发出阴惨惨的枭叫，更使她感到无以名状的恐怖。她想起了饕餮的野兽——那些人面兽心的家伙——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猎物。他们为了填饱仇恨的胃口，个个有如饿狼，吞噬起被害者来毫不留情。玛格丽特并不惧怕黑暗，却单单惧怕那个坐在前面破旧马车里的人——此

人挖空心思琢磨出来的种种报复的手段伎俩，足可以让地狱里的恶魔开颜狞笑。

几天来，玛格丽特一直是在骚乱的刺激纷扰中度过的，她已经三个晚上没能安稳休息了。这时，走在滑溜溜的路上，只觉得双脚生疼，双膝累得发抖。路旁就是杂草丛生的壕沟，这倒是个好掩护，没人看见，却又能设法与发号施令的肖弗林保持不到三码的距离。

“喂！”肖弗林以命令的口气低声问道，“布朗查小屋在哪儿？”

“离这里大概八百米左右，在小路旁，悬崖半腰就是。”带路的士兵答道。

“很好，快带我去。下悬崖前，你先爬到小屋旁边，弄清那些叛国的保皇党是不是还在那儿，不准弄出声响，明白吗？”

“明白了，公民。”

“现在，你们都给我听着，”肖弗林加重了语气，对全体士兵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可能不要再说话了，所以你们必须记住我现在说的每一个字。记不住我的话，可要当心你们的性命。”他冷冷地又补充道。

“遵命，公民。”狄斯伽说，“对于命令，共和国的战士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你爬进小屋后，往里看看。如果有个高个子英国人和叛国者们在一起，立即打个唿哨发出信号。”他转而又对全体士兵补充说，“这时你

们全体立即迅速包围小屋，冲进去，趁他们来不及拔出枪，一人抓住一个。他们当中谁要是挣扎，就开枪打他的手脚；但是绝对不准杀死那个高个子，明白了吗？”

“明白了，公民。”

“那家伙个子超过常人，力气也可能不寻常，你们至少要四、五个人才能制服他。”

一阵沉默。肖弗林继续说：“如果眼下还只有那些叛国贼在屋子里——这是十分可能的——就给埋伏的人打个暗号。你们先爬到小屋周围的石块后面隐蔽起来。在高个子英国人到达之前，绝不许出声。只有等他安稳地进了门，才准往前冲。记住，你们要悄悄地干，要象夜里绕着畜栏寻觅猎物的狼。我不想让这些保皇的贵族们觉察到什么——他们只要放一枪，甚至喊一声，就足以警告高个子英国人避开悬崖和小屋了，而且，”他加强语气补充道，“你们今晚的主要任务就是逮捕这个高个子英国人。”

“绝对服从命令，公民。”

“现在，尽量悄悄地往前走，我跟着你们。”

当士兵们象影子般无声无息地沿着崎岖狭窄的小路往前移动时，狄斯伽问道，“公民，犹太车夫怎么办？”

“唔，对了，我差点把犹太佬忘了。”肖弗林说着便朝犹太人转过身子，蛮横地叫他过去。

“过来，你……阿隆，摩西，还是阿拉伯罕

什么的鬼名字。”他对始终默不作声站在瘦马旁边，尽可能远离士兵们的犹太老头吆喝道。

“我叫罗斯伯姆。愿这个名字能使阁下高兴。”他谦卑地禀报。

“我可不高兴听见你那吵哑的破嗓音，但我却高兴给你下个命令。你会发现服从命令才是识相的人。”

“只要阁下高兴……”

“给我闭上你那张该死的嘴。你必须留在这里，听见没有？守着你的车马，直到我们回来。说什么也不准发出一点声响，也不准大声喘气，无论如何不得擅自离开，明白了？”

“可是阁下——”犹太人可怜巴巴地争辩道。

“什么‘可是’‘可是’的，不许回嘴。”肖弗林说道，他的音调吓得胆小的犹太人从头到脚瑟瑟发抖。“要是我回来发现你不在这儿，可别怪我不客气。告诉你吧，无论藏到哪儿，我都能找得到你。我的惩罚可是又稳、又狠、又快，你要是逃走的话，费不了多大工夫，就会被逮住的。听见没有？”

“可是阁下……”

“我问你，听见了没有？”肖弗林咆哮道。

士兵们都爬向前去了，只剩下三个人站在黑暗荒寂的路上。玛格丽特躲在路边，听着肖弗林的命令，就象听着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听见了，阁下，"犹太人说着，又朝肖弗林挨了过来，"凭着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位先知的名义起誓，我一定照您的命令办。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直到阁下垂恩将尊容的光辉再次射向您卑贱的仆人；可是——阁下，您别忘了，我这个可怜的老头神经强不过您那些年轻士兵们，万一这个偏僻地方半夜里钻出个拦路贼，我说不准会给吓得又跑又叫。难道因为我办不到的事，我这个可怜的老脑袋瓜上就得挨那可怕的惩罚，我就得为此送命吗？"

犹太人看起来煞是苦恼，他从头到脚索索发抖，分明不是那种可以单独留在荒山野岭里的人。他说得不假，要是真的给吓着了，他难保不会失禁地大喊大叫起来，那不是刚好给狡猾的紫樱花通风报信了吗！

肖弗林沉吟半晌，然后粗声粗气地问道："把马车留在这里没事吧？怎么样？"

"公民，我想没有这个肮脏的犹太胆小鬼，事儿倒更少些。"狄斯伽插嘴说道，"他要是受了惊，肯定不是没命地逃，就是没命地叫。"

"不过我该拿这个野种怎么办呢？"

"叫他滚回去怎么样，公民？"

"不，一会儿我们还需要他把受伤的士兵运回去呢。"肖弗林说着，话语中透着一股杀气。

又是一阵沉默——狄斯伽等着上司的决断，犹太老头挨着他的马，吭哧吭哧地呜咽起来。

"喂，你这个又懒又笨的胆小鬼，"肖弗林终于开口了，"最好拖着你的脚跟着我们吧。公民狄斯伽，你过来，用这块手帕塞紧这老家伙的嘴。"

肖弗林递过手帕，狄斯伽冷冷地把它塞进犹太人的嘴里。犹太老头乖乖地让他堵住自己的嘴。显然，他宁愿受这个罪也不愿意孤零零一人呆在漆黑的圣·马丁路上。随后，他们三人鱼贯向前走去。

"快！"肖弗林不耐烦地说，"我们已经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了。"

于是肖弗林和狄斯伽沉重的脚步声和狄太老头唏唏嗦嗦拖沓的声音倾刻间便消失在小路上。

肖弗林的话，玛格丽特一句也没有漏过。紧绷的神经已把时局中的每一动向都囊括无遗，尔后，又向敏锐的头脑发出了呼吁。现在，是动用这个曾经被誉为欧洲第一头脑的时候了。

情况确实险恶：几个毫无防备的流亡者正平静地等待救星的到来，而救星也同样也没有察觉到圈套早已设好，只等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张阴森恐怖的罗网在夜阑人静时分罩住了荒凉孤寂的海滩，正把她崇拜的丈夫，她热爱的同胞紧紧地收在网里。而他们却束手待毙，无法抵抗——不是因为无力抵抗，却是因为中了奸计而失于防范。她模模糊糊地猜测着，当死神潜伏的时候，究竟还有些什么人正平静地期待着紫樱花。

此时，她无能为力，只能尾随着士兵和肖弗

林。要不是担心迷路，她早就奔向前去，找到小屋，或许早已及时地警告了流亡者和勇敢的解放者。

猛然间，一个念头闪过，她心中的希望腾然升起——既然肖弗林最禁忌紫樱花和他的朋友们得到警告，她何不尖声大叫？或许他们听得见，这样就有时间逃脱，还不至于太晚。可是她不知道离悬崖有多远，不知道她的喊声能否传到这些濒临死亡的人们的耳里。她的努力说不定为时过早，如果那样，再做一次努力就绝不可能了；她的嘴将被堵得严严实实——就象犹太人那样——成为肖弗林手中百般无奈的俘虏。

她幽灵般无声地跟在后面，疾步前行。她早脱了鞋子，可现在袜子也被扯脱了，但她既不觉得疼痛，也不觉得疲倦。纵使命运乖舛，敌人奸猾，她也一定要重见丈夫。不屈不挠的意志压倒了肉体的一切痛感，却把她的直觉磨砺得更加敏锐。

她什么也听不见，只听见前方一起一落的轻声的脚步。她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在脑海里却涌现出那个小木屋，她看见了丈夫，看见他正盲目地朝死亡迈进。

突然，她本能地停下了疯狂急行的脚步，往路旁阴影深处缩了缩。月亮刚才还是朋友，躲藏在厚厚的云层之后，现在却突然短暂地露了一下脸，大放光明地出现在这初秋之夜，一时间明亮

的光辉泻在这片荒芜孤寂的土地上。

前方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就是悬崖，下面是大海，平静和缓地卷着浪花，远远地伸向自由幸福的英伦岛。玛格丽特凝视着银光粼粼的水面，那颗被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得麻木不仁的心，片刻间似乎又变得柔和舒展了。泪水充盈了她的双眼；不到三英里的海面上，一艘精美的船张着白帆，正停泊在那里等待着。

玛格丽特与其说是认出了那艘船，不如说是猜出了它。那正是“白日梦”号，珮西最喜爱的帆船。船上有被称为“帆船王子”的老船长布里格和他的水手们。白帆在月光下熠熠闪光，象是给玛格丽特送来欢乐和希望。然而她担心再也不会有欢乐和希望了。帆船停泊在那儿，等待着主人，象只美丽的白鸟振翼欲飞。而她却永远到不了白鸟的身边，再见不到那平滑的甲板，再不能凭栏眺望英伦岛那块自由和希望的土地了。

看见帆船，疲惫不堪、可怜的女人似乎又充满了由于绝望而迸发出来的超人力量。这里是悬崖边缘，她的丈夫即将在离悬崖不远的小屋与死神相逢了。月亮出来了，她看清了前方的路。她从远处瞧见了小屋，她要跑过去，惊醒他们，警告他们无论如何作好准备，宁愿战死，也要叫敌人付出血的代价。绝不能象一窝穴居的鼠辈，活活被擒。

她沿着路旁的浅沟，踏着厚密的杂草踉跄前

行。不多久她竟不知不觉地超过了肖弗林和狄斯伽——她准是跑得太快了，竟跑到了悬崖边。她清晰地听到后面几码远的地方传来的脚步声。突然，月光洒满了她的周身。在大海那银白的背景上，清晰地衬出了她的身影。

说时迟，那时快，她象受惊的动物猛地一缩，蜷起身子。她瞅了瞅山崖那块狰狞的岩石——悬崖并不十分陡峭，左一块右一块的大石头提供了落脚之处，下去是不太难的。她正盯着下方，猛然瞧见左前方不远处，一栋粗木小屋立在山崖半腰上，一小点灯光透过木墙，象航标灯似地闪闪烁烁。她的心跳似乎嘎然而止。欢乐带来了急迫感，它是如此强烈，竟使玛格丽特觉得痛彻肺腑。

她没法估量小屋有多远，但她毫不犹豫地开始往下攀，从一块石头爬到另一块石头，全然不顾后面的士兵。那些士兵因为高个子英国人还没出现，显然还隐蔽着。

她急切地向左下方移动着，忘了身后那个死敌肖弗林也正循着这条路前进。她跳跃着，踉跄着，双脚生疼，神志恍忽，可是依然向前……突然，不知是绊在石缝上，还是滑倒在青苔上，她猛地摔倒了。她挣扎起身子，又往前爬。她要及时给他们报警，请求他们在珮西到来之前尽早脱险。她要告诉珮西远远避开这里，避开这可怕的死亡之地。然而，此刻她觉察到了通通的脚步声

赶了上来，已经到了她的身后。一只手忽地向她裙摆抓来，她跌跪下去，同时，一件东西堵住了她的嘴，阻止了她的叫声。

绝望的痛苦使玛格丽特神志昏迷。她仿佛觉得置身于一片雾霭之中。她无可奈何地看着周围，影影绰绰只见一双锐利、恶毒的眼睛正俯视着她。亢奋中，她觉得那两只眼睛里闪着魔鬼般怪异的绿光。

她倒在巨石的阴影下，肖弗林看不清她的身子，便用细瘦苍白的手摸索着她的脸。

"女人！"他低声咒道，"真见鬼！"

"不能放她走，这不用说了，"他喃喃自语道，"我搞不清这时怎么会……"

他突然停下来，几秒钟死一般的沉寂过后，他发出一声低而长的怪笑。玛格丽特又一次感到他的手指在自己的脸上摸索。她害怕得发抖了。

"我的天哪，我的天！"他低声说道，装出一副殷勤劲，"真是不期而遇，妙极了！"玛格丽特觉得自己的手被无法抗拒地提到了肖弗林薄薄的，满是讥诮的唇边。

这番景象如果不是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也是荒谬怪诞的闹剧，心力交猝的可怜女人居然跪着领受了死敌献上的俗气的殷勤。

她的知觉飘飘欲离，嘴上紧塞着的布条几乎将她窒息。她无力动弹，也无力发出哪怕是极微弱的声音。始终支撑着她那孱弱身体的激情，似乎

已顿然崩溃。空虚和绝望彻底麻木了她的头脑和神经。

她迷迷糊糊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身体被人架了起来——一定是肖弗林的命令。她嘴里塞的布弄得更严实了。一双粗壮的手架着她走向前方那点灯光，走向那她曾视之为航标，视之为最后一线希望的灯光。

29

围　　困

她不知道这样被架着走了多久：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已经丧失殆尽。有几分钟，倦怠的造物主甚至动了恻隐之心，让她失去了知觉。

苏醒过来时，玛格丽特发现自己被放在一件男大衣上面，背靠着一块岩石，多少还不算太难受。月亮又藏到了云后。一明一暗的对比，使夜色显得愈发浓重。海水在下方二百英尺远的地方咆哮着。她环顾四周，那点闪烁的红光不见了。从身旁人们急促的问答中，她猜到那最后一程的旅途已告终结。

“公民，小屋里有四个人围在火边，正安静地等着。”

“什么时间了？”

“快两点了。”

"潮水怎么样？"

"涨得很快。"

"那艘船是怎么回事？"

"显然是艘英国船，泊在三公里外，可是没看见小艇。"

"我们的人都隐蔽好了吗？"

"好了，公民。"

"不会出差错吧？"

"高个子英国人不来，他们是不会乱动的。而等他一到，士兵们就会立即围上去，制服那五个人。"

"好。那女人怎么样？"

"我想她还昏迷不醒。就在你背后，公民。"

"犹太佬呢？"

"堵上了嘴，脚也捆在一块了，动不了，也叫不了。"

"好，现在备好枪，说不定用得上。你到小屋前面去，我来看这个女人。"

狄斯伽显然是执行命令去了，玛格丽特听见他挨着岩石兀立的悬崖爬开了。她感到那双热烘烘、枯槁细瘦、魔爪似的手又抓住了她的双手，把它们铁钳般紧紧握着。

"在把手帕从您那张漂亮的小嘴上松开之前，"肖弗林在她耳边低语道，"我想不妨给您一个小小的忠告。当然，我怎么会有幸由如此迷

人的伴侣跟随着横渡海峡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么做当然不会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啰？还有——我想我不会猜错——一旦去掉这块不人道的蒙嘴布，您这张漂亮小嘴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一定是给那个狡猾的英国人报警。这可不成，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追到了这个骗子哩。”

他顿了一顿，那铁钳般的手则更紧地握住了她的手腕。然后，他又急促地低声说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边屋子里面，您的亲兄弟阿蒙·圣裘斯特和叛国贼德杜纳以及另外两个人，正在等着那个神秘的救星，那个胆大包天的紫樱花——他的身份长时间地迷惑了共和国的安全委员会。毫无疑问，如果您叫喊起来，如果发生一场混战，交起火来，那么我为之奔波了几百英里的计划就会落空。话说回来，现在是您决定你的兄弟阿蒙的命运的时候了。您完全可以决定他是否可以自由地和您一起去英国——如果愿意，也可以到其它安全的地方去。”

玛格丽特一声也吭不了，因为手帕紧紧地绷着。肖弗林贴近她的脸，透过黑暗盯着她。她的手对他最后一句话作出了反应，似乎在恳求他。于是肖弗林紧接着说，“亲爱的夫人，我只要求您做一件十分简单的事，就可以保证阿蒙的安全。”

玛格丽特的手动了动，仿佛是在问，“什么事？”

“呆在这儿，不许出声，直到我允许您说话为止。嗯——不过，我想您会照办的。”玛格丽特挺直了身子，似乎对他的命令不屑一顾。肖弗林又发出一声古怪的干笑，说道，“告诉你吧，假如你敢叫喊，不，只要你发出一点声音，或是企图离开这里，我的人——周围有三十个人——就将捉住圣裘斯特，德杜纳以及他的两个朋友，并且照我的命令，当您的面把他们处死。”

这个冷酷的敌人说着，玛格丽特越听越害怕。肉体的痛苦虽麻木了身躯，心智的活力却依然旺盛。她充分意识到肖弗林又一次强加给她的这个残酷的选择里所包含的恐怖。肖弗林在舞会后那个决定性的夜里，曾用同样的残酷的选择要挟她，但是今天却比以往更加可怕，令人肝胆欲裂。

这一次意味着她必须无动于衷地任凭她所崇拜的丈夫毫无所知地走向死亡。而她若是企图发出哪怕是无济于事的警告，那实际上就等于发出了杀死兄弟阿蒙以及其他三个毫无戒备的人的信号。

她看不见肖弗林，却几乎能感到那双犀利的浅色眼睛正恶毒地盯着她无法动弹的身子。他急促的耳语传进她的耳里，犹如给弥留的最后一丝希望敲响了丧钟。

“啊，漂亮的夫人，”他补充说道，一腔凡夫俗子的气息，“除了圣裘斯特，您不会对谁感兴趣的。您只需静静地呆着，不出声，就能保住

他的安全了。我的人已经得到我的严令，无论如何会放过他的。至于那个勇猛的紫樱花，对您又算得了什么呢？相信我吧，无论您怎样发警报也救不了他的命了。好吧，亲爱的夫人，现在让我去掉这蒙住您的漂亮小嘴的手帕，不再使用令人不快的高压手段吧。您知道，我是希望您完全自由地选择您该怎么办的。”

玛格丽特思绪纷乱，太阳穴阵阵发疼。她感到神经不灵，四肢发麻。她坐了起来。黑夜象裹尸布般笼罩着她。她看不见海，但可以听见涌来的潮水缠绵地发出悲切的喃喃细语，谈论着她逝去的希望，失落的爱情，谈着她亲自出卖，亲手葬送的丈夫。

肖弗林解掉她嘴上的手帕，她果真没有叫贼。此刻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仅能勉强地支起身子，强迫自己去思索。

啊，想呀！想！想！想想该干些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在这可怕的寂静中，她说不出时间究竟是过得快还是过得慢。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她感觉不到秋夜里洋溢着海洋气息的、甜丝丝的空气，也听不到海浪的哗哗声和偶尔间鹅卵石滚下石崖时发出的咯咯声。眼前的景色似乎变的越来越虚幻飘渺。玛格丽特，伦敦社交界的皇后，居然会在夜半时分和不共戴天的仇敌并肩坐在荒僻的海滩上。噢！这分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离她不过数百英尺的地方，那个

曾经被她轻视的人，现在却在命运多舛、似梦非梦的生活中变得对她越来越珍贵。这也分明是不可能的事。此时这个人仍无所觉察地走向墓地，而她居然袖手旁观，不去营救——这太不可能了！

为什么她不拼命发一声喊，让喊声穿过荒凉的海滩，送去警报，告诉珮西死亡正潜伏在前进的路上，让他停止前进，立即撤退？似乎是由于本能的驱使，喊声几度到了嘴边。可是眼前的抉择是如此地可怕；这一来，她的兄弟和其他三个人将转眼间被枪杀在她面前，而杀人的号令实际上是她发出的，她将变成行刑的刽子手。

噢，身边的那个人面兽心的魔鬼却深谙人的本性——或者说女人的本性。他对玛格丽特心中的种种念头早已揣摸得细致入微了，因而玩弄起她的感情来，就象琴师摆弄乐器一样。

她是发不出那个信号的——她是女人，她是软弱的。她怎能明知故犯地下令当她的面枪杀阿蒙，让他的鲜血溅在自己的手上？他会诅咒着她死去的。还有小苏珊娜的父亲，他是个老人呀！还有其他的人……噢！这一切真是太可怕了。

等，等，等！可是要等多久？时光飞逝，黎明在即。大海仍在悲怆地喃喃自语，秋风也在夜里轻轻地叹息。荒凉的海滩上寂静无声，简直就象一片坟地。

突然间，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轻快有力的歌声"上帝保佑吾王。"

30

帆　　船

玛格丽特苦痛的心骤然缩紧。与其说是听见，莫若说是感觉到了那些虎视眈眈的士兵们已经做好了厮杀的准备。她的直觉告诉她，他们个个利刃在手，弓身收膝，随时准备一跃而起。

声音越来越近。在这片荒凉的悬崖间的巨大空间里，海水的轰鸣使人听不出这声音究竟有多远，也说不出这活泼的歌声究竟来自什么方向。歌手唱着，祈求上帝拯救他的国王。然而他自己却危在旦夕。歌声先是飘忽微弱，继而渐渐高亢响亮。卵石不时滚下山崖，落在海滩上，分明是被歌手坚实的脚步踩落的。

玛格丽特听着歌声渐近，歌手一步步走入了圈套，只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正在悄然离去。

她清晰地听见近旁的狄斯伽的枪机"嗒"地一声扳开了。

不，不，不能，绝不能！啊，上帝！不能呀！就让阿蒙的血沾在她的手上吧！让自己背上凶手的恶名吧！就让他，她所钟爱的珮西蔑视她，诅咒她吧！上帝啊，上帝！不惜代价救出他吧！

她一蹦而起，疯也似地一声嘶叫。她看见那点小红光透过墙缝闪闪发亮，便朝它奔去，一下扑在木墙上，几乎是疯狂地用紧握的拳头捣起墙来，同时大声喊道，"阿蒙！阿蒙！看在上帝的份上，开枪吧！你们的首领走近了，他来了！他被人出卖了！阿蒙！阿蒙！以上帝的名义，开枪啊！"

她被人抓住，掼在地上。她遍体鳞伤地躺在那儿呻吟着，她全然不顾伤痛，仍在哭喊着，"珮西，我的丈夫，看在上帝的份上，快逃吧！阿蒙！阿蒙！你为什么不开枪呀？"

"你们给我止住那个女人的叫喊！"肖弗林咬牙切齿嘶嘶地叫道，恨不得踹她几脚。

她的脸被蒙上了。她透不过气来，也发不出声了。

勇敢的歌手也沉默了。无疑是从玛格丽特疯狂的尖叫中获悉了临头的危险。士兵们全跳了起来，他们再没有保持肃静的必要了。悬崖间，可怜女人肝胆俱裂的嘶喊声仍在回荡。这个女人竟

敢搅乱肖弗林苦心经营的计划！肖弗林咬着牙根狠狠骂了一句，便急急忙忙地喊着发起命令来。

“冲进去，弟兄们！叫他们一个也别活着出来！”

云隙间月亮又冒了出来，悬崖边沉沉的黑暗一扫而尽，这方土地重又回到明亮的银光之下。几个士兵冲到了屋子的粗木门前。一个士兵看守着玛格丽特。

屋门半掩半合，一个士兵把门推开。屋里黑古隆冬，炭火在屋子一角微微地发着红光。士兵们不由自主地停在门口，等待新的命令。

肖弗林原以为黑暗笼罩的小屋里会有一场肆虐的屠杀，会有来自四个流亡者勇猛顽强的抵抗。可是当他看见士兵们象哨兵似地立在门口，屋里却没有一点动静时，他惊呆了。

他满腹狐疑，不祥的预感和焦虑使他迫不急待地跑到屋门口，往暗处瞅了瞅，然后急促地问道：“怎么回事？”

“公民，我想现在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了。”一个士兵平静地说。

“那四个人不是你们放掉的吧？”肖弗林气势汹汹地吼道，“我不是命令你们不让一个人活着出来吗？快，追上他们！都给我追去！快！给我四处搜查！”

那些人机械地服从了，从斜坡上直向海滩下冲去。另一些兵分两路，向左右两方没命地追

去。

“你和你的部下要为这个过失偿命，公民！”肖弗林对领队的恶毒地说道。“还有你，”他扭身对狄斯伽咆哮着，“不服从我的命令，也得正法。”

“你命令我们一直等到那个高个子英国人来和屋子里四个人会合。可是并没有人来。”领队的脸色阴沉沉地说。

“可是，刚才那女人一喊叫，我就命令你们冲进去，不让一个人逃掉。”

“不过，公民，我想那四个人早已经走远了。”

“你想？——你？……”肖弗林说着，气得差点没有噎住。“你让他们溜走了……”

“是你命令我们等着的，公民，”领队的争辩道，“而且还要我们拿脑袋来担保绝对服从你的命令，所以我们就等待了。我们隐蔽起来后还不到几分钟，我就看见那些人爬出小屋。那时离那个女人叫喊的时候还早着呢。”他最后补了一句，肖弗林气得说不出话来。

“听！”狄斯伽突然说。

远处传来几声枪响。肖弗林张望了一下海滩，可是不安分的月亮偏偏又在厚厚的云层后面藏起了它的光辉，肖弗林什么也看不见。

“你们谁进屋去，点个火。”肖弗林最终憋出了一句话。

领队的悄悄地照办了。他走近炭火，点燃挂在腰带上的小灯。水屋里空无一人。

“他们往哪条路走了？”肖弗林问。

“说不上，公民。”领队的说，“他们直下了悬崖，消失在岩石后面。”

“嘘——那是什么声音？”

三个人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远处，非常远的地方，传来隐隐约约的回声，又消失下去。那是五、六只桨快速划动时发出的尖锐的溅水声。肖弗林掏出手帕，揩去额头上的涔涔汗水。

“小划艇！”肖弗林说着，气也出不匀了。

显然，阿蒙·圣裘斯特和他的三个同伴设法爬离了悬崖。这些士兵不愧是共和国训练出来的军人，由于害怕送命，他们一丝不苟地盲目地服从了肖弗林的命令，等待着那个重要的追捕对象，高个子英国人的到来。

他们四人不用说那时已经到了那个深深地探入大海的海湾。同时，“白日梦”号游艇也一定正密切地注视着他们。时至于此，他们肯定都安全登上这艘英国帆船了。

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个推测，海上传来一声沉闷的开船炮声。

“帆船，公民，”狄斯伽平静地说道，“帆船开走了。”

肖弗林绷紧全身神经，使劲打起精神，才没有既无补于事又有伤尊严地大发雷霆。现在再不

用怀疑，那个该死的英国佬，又一次用智谋把他打得一败涂地。可是他怎么设法到达小屋的，这确实是大大超过肖弗林的想象能力了。

他肯定是在三十个士兵到达悬崖前就进了小屋，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他如何能够乘坐诺尔本的马车从加莱远道而来而又不被穿梭往来的巡逻队发现？怎么解释都不通。好象确实有那么个法力无边的命运之神在照看着这莽勇的紫樱花。肖弗林不由感到一阵神秘的恐怖掠过全身。他环顾周围高耸的崖壁和荒寂偏僻的海滩，浑身发抖了。

然而，这又明明是现实的世界！耶稣纪元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没有什么精灵鬼怪、魑魅魍魉在四处游荡。肖弗林和其余三十个人全都亲耳听见那该死的声音唱着“上帝保佑吾王”，而且是他们在小屋周围埋伏起来之后三十分钟内。而在那个时候，四个流亡者已经到了海湾，上了小划艇。更不可思议的是，海湾最近处离小屋至少也有一英里多路。

那个勇敢的歌手又上哪儿去了呢？从听见他的歌声到海上传来划桨声，相隔仅仅两分钟。而除非魔鬼亲自把翅膀借给他用，否则他绝不可能在两分钟不到的时间里爬过一英里长的岩石兀立的悬崖。他肯定还留在后面，甚至此刻还藏身在悬崖的什么角落里。巡逻队仍在四周值勤，他肯定还会被发现。肖弗林重新感到希望满怀了。

正当这个精明的特使心中希望勃然而起的时候，一两个追赶流亡者的士兵缓缓地爬上了悬崖，其中一人来到了肖弗林身旁。

“我们太晚了，公民，”士兵说，“我们刚好在月亮躲进云里以前赶到海滩。小艇肯定早就在一英里外的第一个海湾等着他们。我们赶到时，它已经划出去好一会儿，离岸很远了。我们朝它开枪，当然没有用。小艇很快地朝白帆船直划过去。月光下面我们看得很清楚。”

“是的，”肖弗林不耐烦地说道，“它是已经离岸一会儿了。你刚才说，最近的海湾在一英里外吗？”

“是的，公民。虽然我猜想小划艇准在海湾附近等着——因为潮水总是先到那里——我们还是一路向海滩赶去。船肯定是在女人叫喊之前几分钟就离岸了。”

在女人叫喊之前几分钟就离岸了？这么说肖弗林的希冀并非自欺欺人的空想了。紫樱花虽然设法让帆船先送走了流亡者，自己却来不及赶上它。他还在岸上。所有的道路都有人巡逻。无论如何，只要那个鲁莽的英国人还在法国的土地上，希望就没有破灭，也不会破灭。

“拿灯来！”肖弗林又进了小屋，急冲冲地命令道。

领队的递过灯来，于是两个人又搜索了一番这个狭小的空间。肖弗林迅速地瞥了一眼屋里的

东西：紧挨着墙有口大锅，盛着最后几块若明若暗的木炭。几张凳子翻倒在地，象是匆忙离开时弄倒的。一个角落里放着渔网，旁边有个什么白色的东西。

“捡起来！”肖弗林指着那白色的东西说，“交给我。”

那是张揉皱的纸片，显然是流亡者仓惶逃走时掉下的。上士对这位公民毫不掩饰的怒气和烦躁望而生畏。他拾起纸片，恭敬地递了上去。

“上士，给我读！”肖弗林简短地说。

“实在看不清，公民……写得太潦草了……”

“我命令你读！”肖弗林凶神恶煞地重复道。上士借着灯光，开始辨认匆忙涂就的字句。

“我不能与你们接头了，否则将危及你们的生命并导致援救计划的失败。你们接到纸条后，略等二分钟，然后逐个爬出小屋，向左急转，小心攀下悬崖，向左直走到第一块岩石边。你们可以看见这块岩石伸向海面——划艇就在岩石后的海湾里等着你们。你们打一个长长的唿哨，小艇就会划过来，我的人会把你们送上帆船，安全抵达英格兰。一上“白日梦”号，马上把小船划回来接我。告诉我的人，我将到加莱附近的“灰猫旅馆”对面的那个海湾等待。我手下的人知道这个地方。我将尽快赶到，叫他们在海上等我，并保持在安全的距离外。暗号照旧，此命令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有误。”

“下面是图章，公民。”上士补充说道，把纸条递给肖弗林。

肖弗林一刻也耐不住了。一句事关重大的话使他竖起了耳朵：“我将到加莱附近的‘灰猫旅馆’对面的那个海湾等待……”——这一句话对他也许意味着胜利。

“你们谁熟悉这一带海岸？”他朝士兵们喊道，他们奔忙了一阵，现在都已经一无所获地转回来了，全体集合在屋子周围。

“我熟悉，公民。”一个士兵说道，“我是在加莱长大的，我认得这里的每块石头呢。”

“有没有一个正对着‘灰猫旅馆’的海湾？”

“有的，公民。我熟悉那地方。”

“高个英国人想到那个海湾去。他不熟悉这里的地形，说不定会绕很长的路，何况他还得躲躲藏藏，避开巡逻队。无论如何，我们还有机会抓住他、谁能赶在那个长腿的英国佬之前到达海湾，赏一千法郎。”

“我认得一条穿过悬崖的近路，”那士兵兴奋地叫道，冲向前去，其他的人立即紧跟了上去。奖赏激励了共和国的士兵们，不到一分钟，他们的跑步声便消失在远处。肖弗林聆听片刻，脸上又重现了仇恨的火焰和渴望胜利的光芒。狄斯伽挨着他站着，仍然一言不发，等着命令。另两个士兵蹲在瘫卧着的玛格丽特身边。肖弗林狠

狠地瞪了狄斯伽一眼。他的周密计划已经功亏一篑，接下来的补救措施也成败未卜。眼前，紫樱花逃脱的可能性仍然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涵养再深的人，也常常不免无缘无故暴怒起来。肖弗林此刻就渴望找个人来倾泄窝了满肚子的火。

玛格丽特双手反剪，倒在地上。虽然这个可怜的生灵毫无反抗，却仍被两个士兵按着，疲劳之神终于专横地表现了自己的力量。玛格丽特昏死过去了。乌黑的眼眶是不眠之夜的记录。蓬乱的头发湿湿地贴在额头上。下撇的嘴角和微张的双唇展示了肉体的痛苦。

这位美丽的布莱克尼夫人，风流优雅，智冠欧洲。她的天生丽质，她的机敏聪慧，她的奢华气度，曾使整个伦敦的社交界为之倾倒。此刻，她却是一幅疲惫潦倒、历尽劫难的女人的画像，一幅凄惨动人的画像。除了那个遭受了挫折的敌人——他正满怀着冷酷的报复的念头——任何人见了这幅画都会为之动容。

“刚才你们让五个人活生生地逃了出去，现在守着一个半死的女人又有什么用？”他轻蔑地对两名士兵喝道。

两个士兵顺从地站起身。

“你们不如去给我找到那条小路和扔在路上的破马车。”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哈，且慢！那个犹太佬在哪里？"

"就在这里，公民，"狄斯伽说道，"我照你的命令堵上了他的嘴，脚也捆起来了。"

近处，一阵痛苦的呻吟传到了肖弗林耳里。狄斯伽绕到小屋的另一边。那个倒霉的犹太车夫双脚捆在一块儿，嘴堵得严严实实，蜷作一团，满脸丧气。

银白的月光下，那张脸由于恐怖显得鬼气横生。他双目圆睁、呆滞无光；浑身打战，活象患了疟疾。青紫的嘴唇间迸出一阵可怜巴巴的唏嘘。然而，原先捆在臂膀上的绳子却松开了，搭拉在身上。可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到这点，也压根儿没想过从狄斯伽扔下他的地方挪开一步。他象吓呆了的小鸡，看着桌上白粉笔画的线，也以为是绑住它的绳索，不敢越雷池一步。

"把那个胆小鬼带过来。"肖弗林命令道。

肖弗林确实觉得格外地愤怒难消。那些士兵充其量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过于准确罢了，他没有理由冲他们发火。而这个犹太野种恰恰使肖弗林有了个理想的出气筒。他一边尖刻地嘲笑着，一边叫两个士兵把倒霉的老家伙弄到明亮的月光下。

"我想，既然你是个犹太人，你一定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交易啰？"

"说话！"看见犹太人双唇哆嗦着，吓得说不出话，肖弗林命令道。

"是，阁下。"可怜的倒霉鬼结结巴巴地说。

"那么，你还记得在加莱我们是怎么谈的？你赶上了诺尔本，赶上他那匹马和高个子英国人没有？咹？"

"可……可是……阁下……"

"'可是'个屁！我问你记不记得？"

"当时我们怎么说的？"

死一般的沉寂，不走运的老家伙瞧瞧巨大的岩石，瞧瞧高悬的月亮，瞧瞧士兵们呆板的毫无表情的面孔，甚至还瞧了瞧旁边那心力交瘁，毫无生气的可怜女人，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不说话？"肖弗林威胁地吼道。

可怜的倒霉鬼张了张嘴又合上，显然还是说不出。他知道从眼前这个铁石心肠的人那里会招来什么。

"阁下……"他斗着胆子求饶道。

"既然你好象是被害怕弄僵了舌头，"肖弗林嘲弄地说，"我只得再提醒提醒你了。我们说定了，在我的高个子朋友到达这个地方之前你如果赶上了他，十个金币就全归你。"

犹太人格格打战的两齿间又迸出一声低低的呻吟。

"可是，"肖弗林一字一顿地补充道，"要是你骗了我，就得挨一顿痛打，教训教训你，叫你今后不再说谎。"

“我没说谎，阁下，我发誓，以阿拉伯罕的名义……”

“尽管用所有你那些老祖宗的名义起誓吧。我知道你们这一套。遗憾的是，照你们教义上说的，他们还在地狱里呢！远水救不了近火啦！现在，你既然没干完你那份活儿，我可要照我的诺言行事了。来人呀！”他扭身对两个士兵说，“给我用皮带狠狠地抽这个该死的犹太佬。”

两个士兵顺从地解下粗重的皮带。犹太人嗥然一吼，简直能把他那些老祖宗们从世界各地全都召来，保佑这个子孙不受法国军官的虐待。

“士兵们，”肖弗林狞笑道，“狠狠地打，让他尝尝皮带的滋味。不过——别把他打死了。”他干巴巴地又补充了一句。

“遵命，公民！”两个士兵象往常一样平静地回答道。

肖弗林并不等着看他们执行命令。他知道可以信任他们——他们挨了他的骂，也正窝着一肚子火呢，这下有了出气的地方，可以由着性子狠揍猛打一顿，他们是不会扭扭捏捏的。

“等那个胆小的蠢货受够了，”他对狄斯伽说，“让那两个士兵领我们去找马车，叫个人送我们回去，让那个犹太佬和那个女人相依为命去吧。”他粗声补充道，“凌晨再叫人来找他们。瞧他们俩这般模样，是跑不了多远的。现在我们没工夫跟他们纠缠。”

肖弗林尚未死心。他知道，领赏的希望激励了他的部下。那个神奇而大胆的紫樱花只有一个人，而他后面却有三十名接踵而至的士兵，要想第二次逃脱可真是异想天开。

然而，他不再觉得是十拿九稳了。英国人的大胆曾使他迷茫，而这些木脑壳的笨士兵们，还有那个插了一手的女人，把他手中的一把王牌变成了一把臭牌。如果不是玛格丽特的出现拖了他的时间，如果士兵们还有一点头脑，如果……唉！这个“如果”可没个完呢！肖弗林木然地站了一会儿，将那三十多个士兵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咒骂充满诗情画意、恬静安谧的大自然，咒骂清辉四射的明月，咒骂鸣奏着美与和平旋律的银色大海，他咒骂女人，咒骂男人。而那个腿长手长，好管闲事，捉摸不定的英国佬，更是惹得他大骂了一通。

身后正受惩罚的犹太人发出一阵阵嚎叫，这却好似一贴膏药贴在他那颗为报复的恶毒所充斥的心上。他咧嘴笑了，想到至少还有一些人也和他一样不得安宁，他的心平静了。

他扭头最后看了一眼海岸偏僻之处，看看沐浴在月光下的木屋，看看他有生以来遭受最惨的失败的地方。

在一块坚硬的岩石上，躺着失去知觉的玛格丽特·布莱克尼。几步开外，倒霉的犹太人宽阔的脊背上飞落着两条粗重的皮带。两个共和国铁

石心肠的士兵，一起一落地挥着粗壮的手臂。犹太人的嚎叫声，差点没把死人叫得从墓穴中转活过来，但却把海鸥惊醒了。它们关注地俯瞰着人世间这些可怕的勾当。

犹太人的呻吟逐渐虚弱了，可怜的倒霉鬼大概是昏死过去了，肖弗林命令道，“行了，我们还不想打死他。”

士兵顺从地系上皮带，其中一人恶狠狠地把犹太人踢到一旁。

“不管他，”肖弗林说，“现在，快领我们找马车去。”

他走到玛格丽特躺着的地方，低头看看她的脸。她已经苏醒过来，正有气无力地挣扎着抬起身子。她那蓝色的大眼睛惊恐地张望着周围，看着洒满清辉的景色。继而怀着恐惧和怜悯，望着犹太车夫。随着知觉的恢复，首先触动心弦的是犹太人的嚎叫和他不幸的命运。接着，她又看见了肖弗林。他穿着黑礼服，衣冠楚楚，几小时来的纷乱似乎丝毫也没有弄皱他的衣服，那双淡色的眸子里凝聚着凶光。俯看玛格丽特时，他脸上浮现出讥讽的微笑。

肖弗林带着一种嘲弄的殷勤，俯下身子，把冰冷的手伸到她的唇边。玛格丽特疲乏的身体立即掠起一阵无可名状的厌恶的战栗。

“很抱歉，美丽的夫人，”他极尽温文尔雅之态，“情势逼人哪，我不得不把您留在此地

了。不过我是弄清了您不致无人保护才走的。我们的犹太朋友罗斯伯姆也在此地，虽然眼下状况不佳，但我毫不怀疑他将会是您这位美人的勇敢的保护者。天亮时我将派人来接您。在此之前，我断定您会发现他是忠心耿耿的，虽然也许有些迟钝。”

玛格丽特虚弱得只有力气扭开头去，她的心已经被残酷的痛苦击碎了。随着意识的逐渐恢复，她的脑海里又浮出那可怕的念头：“珮西怎么样了？阿蒙怎么样了？”

从听见那快活的歌声“上帝保佑吾王”之后——她认为那是死亡的信号——她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再见吧，漂亮的夫人！我不得不和您依依作别了。我希望我们能很快地在伦敦重逢。有幸在威尔士王子的游园会上再见到您吗？——不？——哈！好吧，再见！请代我向珮西勋爵问候。”

他最后讥讽地微笑着鞠了一躬，又吻了吻她的手，便消失在小道上士兵的行列中，狄斯伽不动声色地随在后面。

31

逃　　脱

玛格丽特迷迷糊糊听见那几个人的沉重脚步迅速消失了。

万籁俱寂。玛格丽特把耳朵贴在地面，清晰地辨别出他们的脚步最终转上了大路。一会儿，远处的车轮声和瘦马拖沓的蹄声告诉他敌人已经走出了一里多路。她不知道自己躺在那里有多久了。时间概念已经消失，她朦朦胧胧地仰望月空，倾听波涛单调的声响。

大海沁人肺腑的气息如甘露，滋润了她疲惫的身体。巨大的悬崖静谧安详，幽然如梦。可是，玛格丽特的心中只感受到未卜的凶吉所带来的绵绵无期、难以忍受的痛苦。

她一无所知！

她甚至此时此刻还不知道珮西是否落入了共

和国士兵的手中，和她一样忍受奚落嘲弄。她也不知道小屋里是否横陈着阿蒙生息全无的遗体，而珮西却侥幸生还，然后获悉是妻子的手领着食人兽杀死了阿蒙和他的朋友们。

精疲力竭带来的肉体痛苦是如此巨大，她希望，也相信，自己倦怠的躯体可以永远安息在这里了。经受了数天动荡的骚扰，饱尝了激情的跌宕，领教了云谲波诡，就安息在这里吧。头顶着明朗的夜穹，依傍着瀚海的音响，让宁静秋夜的微风低声吟唱最后一支催眠曲吧。一切是如此孤独，如此安宁，宛如梦乡，甚至远处马车微弱的回声也早已消逝，远远地消逝了。

蓦然间，一声极其怪异的声音——无疑是这片法国的偏僻悬崖从未听过的声音——划破了海滩的肃穆宁静。

它是如此地奇异，微风也停止了呢喃，小石头也不再滚下石崖！

精疲力竭的玛格丽特以为临近的死神大发善心，正用光怪陆离，动人心弦的幻觉来诱引她半睡半醒的感官，使她渐渐失去知觉。

那是一声道道地地的英国话："活见鬼！"

海鸥从窝巢中惊醒过来，惊讶地四下张望；远处的猫头鹰发出一声夜半的鸣叫。高耸的悬崖威严地蹙起眉头，听着这陌生、怪异、亵渎神明的声响。

玛格丽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支起身子，

全神贯注地倾听、搜索着这个绝非鬼使神差的声音，探寻它的真谛。

一切在瞬间复归宁静，寂廖又一次笼罩这片宽阔荒芜的旷地。

似乎是在恍惚中聆听的玛格丽特，觉得她一定是让头上那轮明月磁石般的、清寒的光辉引入了梦境。可是，她又听见那声音了。她的心跳猛地一停。她睁着大眼睛四处搜寻，她简直不敢再相信其他感官了。

“活见鬼！我还指望这些该死的家伙打得轻些呢！”

这次绝不是幻觉，只有那个不列颠人，道地的不列颠人，才能发出他特有的拖拖拉拉的，矫揉造作的声音。

“去他妈的！”不列颠人加重语气又骂了一声，“该死的，我象老鼠一样没劲了！”

眨眼工夫，玛格丽特已立起身子，莫非她在做梦？莫非这片巍峨的，峥石嶙峋的悬崖真是天堂的门户？莫非在历尽劫难之后，天使翩翩飞来，给她带来了芬芳的气息，送来了无限喜悦的消息？抑或她已昏厥，病倒，成了谵妄的猎物？

她又竖起耳朵，听见了同样的，道地的，世俗的不列颠语。压根儿不是天堂的低语，天使的翼扑。

她急切地扫视四周的悬崖，孤寂的小屋和无边的石滩。不是在她上面，就是在下面的什么地

方，不是在岩石后，就在岩石缝中，一定藏着那个发出声音的人。可是她热切渴望的双眼就是看不见。那个声音曾激怒过她，可是现在只要找到它，她就成了欧洲最幸福的女人了！

“珮西，珮西！”她歇斯底里地喊道。她在怀疑和希望中备受煎熬。“我在这儿，快来呀！你在哪儿？珮西，珮西……！”

“是你在呼唤我，这可太好了，亲爱的！”又是那睡意浓浓，拖拖拉拉的声音，“活见鬼！可我到不了你那儿啦。这些该死的长虫把我捆得象只烤叉上的鹅。我跟老鼠一样没劲了，挪不动啦！”

玛格丽特仍然没有明白过来，又过了十秒钟，她还是没弄清是打哪儿传来那拖沓，但是可亲的——噢，还带着陌生的虚弱痛苦的音调呢。看不见任何人……只有那块岩石旁边……上帝啊！……犹太人！……自己是疯了还是仍在梦境？

他脊背朝着淡淡的月光，半跪半卧，枉然地试图用紧捆着的双臂支起身子。玛格丽特奔过去，抱住他的头……她直视着那双湛蓝湛蓝的眼睛，那双温情脉脉，诙谐俏皮的眼睛，在化装得变了形的犹太人的面孔上闪闪发光。

“珮西……珮西……我的丈夫！”她喘息着说。她大喜过望，差点昏倒。“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噢！亲爱的，”他诙谐地说，“过一会儿我们再一起来感谢上帝吧！现在看你能不能松松

这该死的绳子，把我从这种不太优雅的姿势中解脱出来？”

玛格丽特没有刀子，手指又僵硬无力，她便用牙撕扯着，大颗大颗欣喜的眼泪如注地涌出双眼，朴簌簌落在他紧捆着的双手上。

玛格丽特疯狂的努力终于松动了绳索。珮西说道，“怪事！我真纳闷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一个英国绅士竟让外国佬抽呀，打呀，而且不敢照样子还他一手。”

不用说，他是疼得精疲力竭了，绳子一松，他便一堆儿瘫倒在岩石上。

玛格丽特束手无策地东张西望。

“噢！这可怕的海滩，一滴水也没有！”玛格丽特眼见他又要昏倒，伤心地哭喊起来。

“不，亲爱的！”他咕哝着，仍然带着诙谐的微笑。“对我来说，我倒情愿来一口上等的法国白兰地哩！把手伸到这件脏衣服的兜里，就能摸到我的酒瓶……我他妈的动不了啦！”

他喝了几口白兰地，又强要玛格丽特也喝了些。

“嗨，好些啦！嗯？小女人？”他满意地叹口气，“嘿嘀！珮西勋爵穿了这么一身怪模怪样的破烂衣服，可夫人还是一认就准，妙极了！活见鬼！”他摸摸脸颊，又补了一句，“将近二十个钟点没刮胡子了，我想我看上去一定很恶心吧？而且这些卷毛……”

他大笑着，摘去把人变得怪模怪样的假发和卷须，伸了伸修长的，由于弯曲了三十二个小时已经酥麻了的四肢。然后他倾身向前，久久地搜寻着妻子那蓝色的眼睛。

“珮西，”她低声说道，细腻的两腮和丰腴的脖子顿时染上一层红晕，“你要是知道……”

“亲爱的，我……一切都知道。”他柔情无限地说道。

“能宽恕我吗？”

“没有什么需要宽恕的，我的心上人！你的英勇气概，你的献身精神，我真领受不起呢！对于舞会上那段不幸的插曲，你的壮举又何止是对过失的弥补啊！”

“那么，你……都知道了，”她小声问道，“自始至终都……”

“是的，”他温存地答道，“自始至终……可是，我的玛格丽特，要是我知道你有这么一颗高尚的心，我早该信任你，因为你值得信任。而你本来也可以免受这几十小时可怕的折磨，用不着追寻你那个做了这么多需要宽恕的事的丈夫。”

他们俩肩并肩倚坐在岩石边。他把疼痛的脑袋枕在她的肩上，此刻，她是名副其实的“欧洲最幸福的女人”了。

“这就是‘瞎子领拐子’，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的心肝，是吗？”他带着旧日的诙谐微笑着

说。“活见鬼！我真闹不清究竟哪儿更疼，是我的肩膀呢，还是你的小脚。”

他躬身吻吻玛格丽特那从破袜子里探出来的脚。这双惨不忍睹的脚正是坚忍和忠贞的见证。

“可是阿蒙……”她哽咽了。一阵恐怖和痛悔袭来，在这幸福之际，她脑海里浮现出兄弟亲爱的身影。就是为了他，玛格丽特造下了深重的罪孽。

“啾，不用担心阿蒙了，亲爱的。”他柔声说道，“我不是向你保证了他的安全吗？他和德杜纳伯爵以及其他几个人现在都到了‘白日梦号’上了！”

“什么？”她喘息着说，“我不明白！”

“简单得很，亲爱的，”他笑了，一副滑稽相，半似羞赧，半似痴愚。“你听我说，我发现那个粗野的肖弗林企图象蚂蝗一样地盯着我，我就想，既然摆脱不掉，干脆带上他一道走得啦。我是说什么也得去和阿蒙他们会合的，可是条条路上都有人巡逻。我料到，当我在‘灰猫旅馆’从肖弗林指缝中溜掉后，肖弗林一定会到这里来打我的埋伏，不管我从哪条路来。于是我就打算盯着他，看他干些什么。我这个不列颠的脑瓜子不论何时何地和他那个法兰西的脑瓜子可是一样地好使哩。”

结果证明珮西的脑瓜子更胜一筹。珮西接着又侃侃地谈起怎样把流亡者们从肖弗林的鼻子尖

下抢出来。玛格丽特充满了喜悦和惊奇。

“我扮作个肮脏的犹太老头，”他眉飞色舞地说，“我知道他认不出我来。傍晚早些时分，我在加莱找到了诺尔本，花了几块金币，他就把这套衣服交给了我，还把他的车马借给了我，然后就藏到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了。”

“可是肖弗林那么精明，你装的虽象，万一他认出了你……”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

“活见鬼！”他安详地回答道，“那样的话，就没戏唱了。我只有豁出去了。现在，我算是摸透了人的本性。”他补了一句，他那兴高采烈、充满活力的音调中透出一丝悲哀，“这些法国人，我是看透了；他们极端嫌恶犹太人，绝不肯靠近他们，总是离得几码远。他妈的！于是我把自己弄得无法想象地讨人厌。”

“是吗？——然后呢？”她急切地问道。

“哈哈！——然后开始略施小计呗。起初我只是想碰碰运气，可是当我听了肖弗林给士兵们下的命令时，我想，命运终究与我携手合作了。肖弗林命令他的士兵在我到来之前不许动手，否则就得偿命。我全仰仗那些士兵们服从命令的盲目劲了。”

“狄斯伽把我扔在离小屋很近的地方，士兵们又不把我这个驾车将肖弗林送来的犹太佬放在心上，这样我就有了机会。我弄松了那些野兽们给我捆上的绳子，腾出手来。我身上总带着铅笔

和纸，这时我匆匆地写下重要的命令。我打量一下四周，然后就在士兵们的眼皮底下爬到小屋边。正象肖弗林命令的那样，士兵们都隐蔽起来了，动也不动。我把小纸条塞进墙缝，投入小屋，然后等着。在这张纸条里，我叫他们悄悄爬出小屋，沿左边走，直到第一个海湾。“白日梦”号的小划艇就在不远的海面上等待着，上了划艇，就立即给我发个信号。他们一丝不苟地照办了。这对他们，对我都是件幸事。那些看见了他们的士兵，也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肖弗林的命令。他们一动也不动！我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我知道他们都安全离开了，就唱起歌来，这就引起了一场骚乱。”

全部经过就是如此，看起来是那么简单！玛格丽特禁不住为珮西天才的奇思妙想，无穷无尽的精力和超群绝伦的勇气而赞叹——这些都是实现这个大胆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

“可是那些残忍的家伙把您打成这个模样。”玛格丽特一回想起那可怕的侮辱，不由害怕得透不过气来。

“唉！那也没办法，”他轻轻地说，“我的夫人命运未卜，我不得不留在这儿，留在她身旁。”他又神采飞扬地补了一句，“见鬼去吧，再也别害怕了！让肖弗林等着去吧，他捞不到什么东西的，我担保！让他等到我再把他引回英国去。嘿！那时我要让他连本带利地还我这一笔鞭

子帐。我向你保证！”

玛格丽特笑了，在他身边，听着他快活的声音，看着他诙谐地眨着蓝眼睛，伸出强健的双臂，渴望着与敌人决一雌雄，期望着给肖弗林罪有应得的惩罚，多好啊！

她突然一惊，幸福的红晕从腮边消退，快乐的光芒在眼里熄灭——她听见上方一阵蹑手蹑脚的脚步声，一块石头从崖顶直落下海滩。

“那是什么？”她惊恐、警觉地低语道。

“噢！没什么，亲爱的！”他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是你忘记了一件小事……我的朋友，安德鲁·福克斯……”

“安德鲁爵士？”她呼吸不匀地说。

真的，把这位忠实的朋友和伙伴完全抛到脑后了。在焦虑和痛苦的时刻，他信任她，支持她。可她到现在才记起他，太晚了！她不由感到一阵懊悔。

“噢，你把他忘了，是吗，亲爱的？”珮西乐悠悠地说，“幸好，在和我的朋友肖弗林共进晚餐前，我在离旅馆不远的地方碰上了他。他妈的！我和那个恶棍还有一笔帐要清呢！——不过眼下不行。我告诉安德鲁沿着一条很长的，七弯八拐的路来这儿。肖弗林的士兵们怎么也猜不着的。你看，正等着他，他就来了，不是吗，夫人？”

“他照你说的办了？”玛格丽特惊讶地问

道。

“毫不犹疑地照办了。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他从不碍事；现在来得也正是时候。哈哈！他会成为苏珊娜的好丈夫的，最让人羡慕，办事最有条理的丈夫。”

说话间，安德鲁·福克斯已经下了悬崖。有一两回，他停住脚步，捕捉着引他到布莱克尼躲藏之地的低语声。

“布莱克尼先生！”他终于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叫道，“布莱克尼勋爵，是你在那儿吗？”

不一会儿，他转过岩石，看见了倚坐在岩石旁的珮西和玛格丽特。珮西那仍套着犹太人衣服的怪模怪样的身影使他一下怔住了。

布莱克尼挣扎着站了起来。

“是我在这儿，朋友。”他滑稽地傻笑着，“一个大活人！就是穿了这该死的东西看起来象个稻草人了。”

“见鬼！”安德鲁认出了首领，大吃一惊，迸出一声高叫，“我的天哪……”

小伙子看见优雅的珮西穿着怪里怪气的脏衣服，不禁大呼小叫，可是一眼看见玛格丽特，连忙打住到了嘴边的话头。

“是呀！”布莱克尼平静地说，“我的天哪！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空问你，我命令你待在伦敦的时候，你都到法国来干了些什么？违抗命令，嗯？等到我的肩膀不那么疼的时候，看

我教训你吧！”

“见鬼！我能受得住的。”安德鲁喜孜孜地说，“只要还能看见你活着教训我。……难道你愿意我让布莱克尼夫人独自跑来？话说回来，老伙计，以上天的名义，你从哪儿弄到这些别开生面的衣服的？”

“年轻人，有点儿怪，是吗？”珮西开怀大笑。他突然又认真庄重地补充道，“现在你已经到达了，福克斯，我们必须抓紧时间，那个畜生肖弗林回头可能会派人来找我们的。”

玛格丽特一直很高兴，要不是这一番话，她情愿在这里呆一辈子，欣赏他的嗓声，问他一百个问题。提起肖弗林的名字，她不由又开始忧心忡忡。

“我们怎么回去呢？”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从这儿到加莱，一路上都布满了士兵，而且……”

“不回加莱了，我的心肝，”他说，“我们要去内滋海峡的另一端，离这儿不到半里路。‘白日梦’号会在那里接应我们。”

“‘白日梦’号？”

“是的，”他高兴地笑着说，“那是本人的另一个小花招，我本来该早些让你知道。我往小屋里塞纸条的时候，还夹了另一张纸条。我叫阿蒙把它留在屋内。就是这张小纸条，引得肖弗林带着他的人马倾巢杀回‘灰猫旅馆’追捕我去了。

第一张纸条是真命令，包括给老船长的，要他遵命把船开出海湾向西航行，等完全看不见加莱后，再派小划艇到他和我都知道的内滋海峡那边的小海湾等我。船员们都在那等我——我们有约好的暗号。到时候我们会安全启航的，就让肖弗林他们一本正经地看守着'灰猫旅馆'对面的海湾吧！"

"内滋海峡的另一端？可我……我走不动了，珮西。"她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声，挣扎着想抬起疲倦的双腿，却发现自己甚至站都站不稳了。

"我抱你走，亲爱的，"他轻松地说，"你知道，瞎子会领拐子的。"

安德鲁也准备助一臂之力，负上这珍贵的载荷。可是珮西除了自己的肩膀，还不愿意把心爱的人托付给旁人哩！

"当你和她平安地上了'白日梦'号，当我感到苏珊娜小姐不会在英国用责备的眼光迎接我时，就轮到我休息了。"他对年轻人说。

他的双臂虽然又酸又疼，却依然有力。他搂住玛格丽特疲惫不堪的身子，轻轻地抱了起来，仿佛她的身体是片羽毛。

当安德鲁颇为知趣地避开以后，他们俩便絮絮叨叨地讲开了——或不如说是悄悄地耳语——许多话儿，甚至微风也听不见，因为它已经归去休憩了。

珮西忘了一切疲劳；士兵打得很狠，他的肩膀疼痛异常。可是这条汉子的筋骨似乎是钢铁铸就的，他的精力则简直是超凡的。这段路崎岖艰难，得傍着多石的山坡步行半里路远。然而他的勇气，他的肌肉，一刻也没有向疲劳屈服。他走着，迈着坚实的步伐，走着，强有力的臂膀围护着金枝玉叶般的身子……她幸福，安详地躺在他的怀中，时而被摇晃引入了短暂的梦乡，时而在渐明的晨曦中端详他那悦目的面庞，那上面缀着两颗蓝眼睛，垂视着她。那面庞永远是快乐的，永远荡漾着微笑，闪着诙谐的光彩。这时，她说了许多悄悄话。这些悄悄话缩短了使人疲倦的路程，宛若一帖香膏抚慰了他痛楚的筋骨。

绚丽斑斓的朝霞冲破了东方的天空，他们抵达了内滋海峡的海湾。小划艇停泊在海面上，珮西发出暗号，它应声划来。两个强健的英国水手荣幸地把夫人接到了艇上。

半小时后，他们登上了“白日梦”号。忠心耿耿的船员们参与了主人的一切秘密活动，所以见了他古怪的化装，也不感到惊讶。

阿蒙·圣裘斯特和其他流亡者正热切地盼着英勇的救星莅临。而珮西没有停下来听他们的感恩戴德的话，却径直走向自己的船舱，把乐不可支的玛格丽特留在了她兄弟的怀中。

“白日梦”号的每件装备都极其精巧奢华，正称珮西的心。他自己也总在船上备有一套最中

意的华丽的服装。等到全体人员登岸时，他已经充分利用时间，又打扮得光采夺目了。

困难的是给玛格丽特弄双鞋。但是当夫人发现她能穿上一个小水手的鞋子踏上英国海岸时，那小伙子真是欣喜万分！

其余的人则沉默着——历尽艰辛而终于发现了巨大的永恒的幸福之后，人们快乐得无言以诉。

据记载，伦敦几天来为花花公子们所津津乐道的新闻，就是有着威尔士王子和上流社会名人闺秀出席的安德鲁和苏珊娜的盛大婚礼。当然，布莱克尼夫人是美女中的姣姣者，而珮西的服饰则是男士们所无法相比的。

至于法兰西共和国的特使肖弗林，自从威尔士殿下的舞会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迄今，再也没有在伦敦的任何社交场合露面，当然也就没有参加这个盛会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紫樱花
作者＝（匈）芭罗妮斯·欧西著　　叶大波　　邓路平译
页数＝３３５
ＳＳ号＝１１００２０９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１版